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21n1341

大威德陀羅尼經

隋　闍那崛多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卷目次
  - 001
  - 002
  - 003
  - 004
  - 005
  - 006
  - 007
  - 008
  - 009
  - 010
  - 011
  - 012
  - 013
  - 014
  - 015
  - 016
  - 017
  - 018
  - 019
  - 02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341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一

隋北印度三藏闍那崛多譯

如是我聞：
一時婆伽婆在舍婆提大城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復有無量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四部大眾左右圍遶。爾時世尊告長老阿難言：「阿難！有陀羅尼法本，過去諸佛已曾顯示略廣解釋，為諸侍者及以眾生受安樂故、憐愍世間諸天人等廣利益故。我今亦欲說此陀羅尼，亦令眾生受安樂故、哀愍世間諸天人等廣利益故。阿難！汝既是我親承侍者，我今為汝說此法本。諦聽諦受，善思念之，當為汝說。」爾時阿難而白佛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佛告阿難：「一者神通、二者根本；又復一者是欲具足、二者見具足，不入涅槃，所謂斷見及以常見。復有二見不入涅槃，謂於我見煩惱著見，以一智者而言無智。復次應知俗事及與執著世俗言詞，應知事及與非事，應知有為事及無為事，應知生、應知滅，則應知入處、應知非入處，應知去處、應知斷去處、應知處所，應知愛、應知愛因緣、應知境界道，應知發去處、應知入處、應知至處去勝，應知別離、應知別離住處，應知攝非事、應知非義語、應知聚集事，應知緣、應知緣住處、應知緣和、應知緣生處、應知緣生、應知緣所生法，應知行、應知勝行，應知住國土處善根、應知攝閑預成就、應知得閑預分、應知得佛出世善根，應知作防護事、應知信欲減、應知閑處，應知一自在、二分別生、三種得因緣，應知三學行、二種淨戒、三種聖教、一愛著瞋恚、一真實謂如來教、一朋友不可破、一伴可共入怖處、一切眾生自在非善知識、一切眾生具自在難不信發行、一切眾生本性破壞、一切眾生共同一行、一切眾生不得愛故與愛為奴、一切眾生自過不見故不入涅槃、一切眾生各相障礙不得解脫、一善根不能斷故入般涅槃。興造諸業而不失壞，入一欲故入惡處，入二三四五欲故入地獄中。一種不欲、一種印、二種觀察、一種勇健、一道七處、五破壞、五力、五語道處、五世間法、五生趣、五聚陰、五病、五無病、五根、五時、五三摩耶分、五摩呼多、五最後心生處持來、五不勝法、五儜怯、五優婆塞、五種多貪性、五種宰官、五無量、五勝作、五戲論、五恐怖、五怨讎、五不共心分、五不敬、五尊重、五重、五擔、五怖畏、五宰官和合、五種滅依身、五種滅依口、五種滅依意、五種想因緣、五受、五受斷、五暗、五暗盲、五翳障眼、五羅剎、五淵、五迴

轉、五窟、五窟斷、五分第一禪、五種聲、五種世法行、五種共法舉罪、五教示、五善知識教、五種言說法音生處、五種論法、五喜根、五喜生處、五憂生法、五怯弱怖畏應當解說、五種功能應當解說、五種世間功德行、五種漏法和合、五種勝世行、五種觸生、五種惡道、五種惡眼、五種惡耳、五種惡鼻、五種惡舌、五種惡身、五種惡意、五無功德法、五種獨住持因緣、五種離教師隨緣流轉、五種法應隨順眾、五受因緣、五受不斷滅、五法當作憂、五痛著不遍知故受苦痛、五種蓋不可取、五種障分別、五一向行法不應取、五種事物應當離、五相不斷滅、五乾燥無因起、五作惡處滿、五種烟、五奸猾欺誑言說、五種賊長命難打、五作時行、五種眾生塚間平等、五種在空處因緣、五窟處不恐怖隨心所欲、五嚴熾不作惡、五巧行境界處、五無中間、五法不作別異、五住處、五惡住處、五種得錢物得宿命得念智現證見巧因緣隨轉、五無毒、五濕波耶那、五善根大果報隨轉、五功德捨法、五懶惰事、五信滿、五法具足當入正位、五根前受業報、五種智聚欲滿隨轉、五時施善根成熟增長、五施當減諸有、五種戒超越、五道滿足、五戒俱善覆護滿足、五種戒當轉法輪、五戒俱具足已得四十種歡欣法，五種戒俱受已羸劣戒不具足缺減破戒，謂優婆塞優婆夷五種刺患，命終時得五種行巧解脫當具足滿。五中等邊、五種戒羸、五戒句顛倒行無有別異、五戒羸當為說、五戒俱當轉十二相法輪、五種時一法時、五種言一法言、五種眾一眾會、五種道一善妙、五命終一是斷、五智者一最勝、五境界我歎一、五道無別異相、五解脫一無有出、五實言一真實、五種滅一真滅、五種惡無可淨、五踊躍、五自恣、五治罰、阿蘭那宿處具五讚歎、一坐頭多得五讚歎、常乞食行頭多五讚歎、五種人聚落當教示、五縫衣功德、五多聞者功德、樂欲法五功德、五種惡魔波旬作障礙、五種患障法言法言斷具、五惡解脫事、五障礙得、五破壞、五世間賊、五攝受語言、五妄語事、五不共住、五捨智、五破戒惡、五破戒處、五應知分別破戒、五事持毘那耶。應知五分別不持毘那耶、應知五比丘不知正威儀不持毘那耶，言語因緣自說多聞。彼如是如是梵行者，不問五法持毘那耶，健瞋當向惡趣。五持律者，有煩惱而不慚恥，得五種乾燥，自行欲不淨而自說淨，欲行持律時得五種罪、五種非時語。求報施法有五種過患。五種諍論根本，令比丘恐怖。五臭穢法，非學者語。五種論師逼切故毀佛，五種毀法、五種毀僧。法師有五種不淨，比丘應知各別不各別。五種法墮調戲不持戒處，破戒在身成妄語者。復有妄語者，戒如糞穢。比丘五法具足心懆如風。比丘五法具足說外道語。比丘五法具足，不巧知修多羅。比丘五法具足捨佛菩提。比丘五法具足能生瞋恚，瞋恚生已捨佛語。俗人五法具足，於出家法師如法和合。

五下分結、五上分結、五損、五惡、五身結、五惱法、五因、五緣、五頂墮、五不自在作法。五三十三天於先墮相。五四天王天集會法。五三十三天受取、五三十三天不受取。五三十三天如業果報勝酒。五勝法天女捨己天子面向他天。五三十三天作業，釋迦提婆那民共一萬二千天女出善法堂。五三十三天集會欲破阿修羅。五三十三天鬪諍相至園。應知五三十三天發鬪。五三十三天具足法降阿修羅。五三十三天具足健法，初生即有此念，得自業智。五種欲行諸天大集會。五種夜摩天內信巧方便，生得見諸佛。五種往昔善根，夜摩諸天遊戲而不迷惑。五種往昔善根，夜摩諸天各無輕慢亦無嫉妬。五種法具足，夜摩諸天過有閑預。五法具足，兜率陀諸天子當得九十九種歡喜法。五種兜率陀諸天子往昔願法，不失正念。五種兜率陀諸天子往昔願法，而不迷惑。五種往昔勝願戒滿足故，兜率陀諸天子神通成就，願滿足故分別得成。五種法具足，兜率陀諸天子值佛出生，不捨離已得信具足故，捨家出家得近如來，既出家已得解脫智。五法具足，兜率陀諸天子立於先死相法，生而不恐怖死，死已不假作念知所生處，能生厭離而不放逸。七十五種相具足，兜率陀天子勝取欲行。十五種相具足，兜率陀諸天子值佛出生，親近不離不生悔心；若不值佛，命終已後而生人間，當得出家證緣覺道。五眼根相，兜率陀諸天命終已生人間。智者應知五根相夜摩諸天命終、五根相三十三天命終、五根相四天王天命終、三根相地居諸天命終、八種根相人間命終，還生人間。智者應知六種根相，合會大地獄，死還生人間。智者應知應取是相，九根相活大地獄中死、七根相黑繩大地獄中死，十三根相速轉速滅速生寒地獄中，死還生人間。四根相畜生中死、四根相獼猴中死，還生人間。六根相野干中死，還生人間。十六根相，真正師子中死，還生人間。四種彼日初分時根相、四種日中時根相、四種日後分時根相。四種暝根相。阿難！我且略說，若欲廣明是義，有十二俱致百千等數根之勝相，彼佛如來知諸眾生各各根數。

「阿難，有人日初分時應漏盡，不被教示，以放捨故，於日中時作無間業成就滿足。以是因緣故，背佛世尊，墮大地獄。阿難！有眾生日初分時教授佛法，以貪欲具故，彼人是處坐已正念得如是心，如謗諸佛及毀菩提，墮落邪中。阿難！有眾生有欲取衣，離欲著衣。阿難！有眾生有欲舉足，離欲下足。阿難！有眾生念欲睡眠，既坐床已即得漏盡。阿難！有眾生貪欲就臥，頭未到枕，於其中間即得離欲。有眾生不出家時，於佛教中應生天上；既出家已，墮大地獄至不喜處。有眾生不出家故，應墮大地獄中到不喜處；彼出家已，得勝漏盡。智者應當知如是相。阿難！如殊帝迦長者，若七日過已不出家者，應墮阿鼻大地獄中大不喜處。阿難！如來有如是等

知諸根智各各不同，是故如來能知眾生去處來處，亦復巧知諸根別處。阿難！汝觀女人有歡欣法，知染欲、知不染欲，以根增上，觀面故知。況復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能知眾生諸根如是勝相？如來有如是大力、有如是大智。阿難！有眾生，如來於日初分入舍婆提大城乞食時，即至第二四天下，在彼間處日初分時，以四十種相方便教化一眾生故，猶在舍婆提大城次第乞食時。舍婆大城乃有六十眾生，諸根缺壞作無間業，為欲殺母作非法事。彼等眾生若出家者，即得阿羅漢果。」作是語已，時長老阿難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如來為一眾生於彼處中，以四十種相方便教化，猶能於彼舍婆提大城令諸眾生於聖法中作無障礙耶？」

佛告阿難：「彼一眾生在第二四天下大洲世界，如來世尊以四十種方便教化者，唯佛能度非聲聞耶。如來於彼日初分時，若不教化彼一眾生，則能具造五無間業，當墮阿鼻大地獄中。墮地獄已，九十九俱致百千年歲受大苦惱。彼等眾生唯佛能化，非餘二乘。阿難！彼一眾生最後應度，唯佛能化。阿難！如來為彼一眾生故，住九十九俱致百千歲。何以故？阿難！此是諸佛境界。阿難！如來所應作業，要必當作而不廢捨。阿難！如來住壽，若一劫若減一劫，應以佛身度眾生故，或復過彼。阿難！以此因緣故，彼一眾生，如來以四十種教化。日初分時住聖法中，得阿那含果。又復阿難！時彼眾生說此偈言：

「『前際及後際，　現在不知故，
造作於惡業，　亦不知諸法。
前際及後際，　現亦無所有，
三世皆平等，　於中無所得。
分別故有得，　若離則無得，
諸法無所有，　如是隨如見。
所說離欲想，　空想亦復然，
想斷無分別，　此說無所有。
說身有所有，　以取故示現，
諸法不可得，　於中無滅者。
若取於涅槃，　思念即顛倒，
取故說有物，　說想還顛倒。
無想說有想，　無想亦復然，
一切想離故，　比丘成無有。
說欲有所有，　瞋癡亦是有，
此無有知已，　是說法眼者。

我已知彼欲，　如是實無物，
不生亦不滅，　此是彼自想。
大智者善說，　諸法無有想，
世俗故有言，　於中不可得。
虛空空說已，　彼得則所有，
不生名與色，　本性是法空。
功力於涅槃，　復有眾生得，
若有想涅槃，　彼見則是惡。
諸想皆滅已，　法想亦復然，
不取亦不捨，　是上丈夫說。』

「阿難！此等六十眾生舍婆提住者，皆於往昔迦葉佛所諸聲聞人，供養佛已，於後復作非法事業。非阿羅漢，數為利養因緣自稱自舉，而不自知不得法味。造惡業已，諸根毀滅。復次阿難！有五種惡根不平等故，非善友作善友行。阿難！有眾生，五種根相具足，種種承事而不能修，於己母邊亦行欺誑，況餘眾生也。五種根相具足，一眼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種根相具足，可畏眼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種根相具足，赤眼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種根相具足，大赤眼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種根相具足，跛人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種根相具足，脚脛曲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種法，聾人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曲脊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瞎(虛涉反)眼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九指及十一指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節分斷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割耳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割鼻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具足眼根闕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具足睭(式亦反)眼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具足眇眼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具足不正見墜陷識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具足瞎眼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具足黃門人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具足二根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具足割根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具足共丈夫行欲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具足亂心人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具足太長太短過黑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具足太白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具足白癩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具足熟身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具足疎齒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具足豎髮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具足赤頭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具足綠髮頭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具足太黃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具足斫面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法，具足少髮及無髮不得出家。此法律中五根相具足，山羊眼、矘(土莽反)眼、小不瞬眼、[目*窅](一玦反)眼、極深眼、睽眼、睒眼、電眼、睚(子戈目)眼(謂小目)、長眼、睛相逼眼、

轉睛眼、睨(下典反)暉(公困反)坏眼、斑眼、驢眼、雞眼、尸利陀眼、漚婆陀眼、低彌魚眼、婆迦利陀眼(已上無正名可譯)、鷹眼、鞞羅眼(亦無正名)、獼猴眼、狗眼、阿荼迦羅眼(亦無正名)、薩多泥去多眼、尸陵伽羅眼(義云角)、汗眼、黃眼、刪由迦多眼、娑賀賀那眼、缺眼、雉眼、瞿利多眼(團)、刪提多眼(續)、毘跋昄(疋姦反)多妬羅眼(轉患露白)、婆稚多眼、毘盧婆眼、阿舍羅摩那眼、那泥奚多眼、毘鉢羅毘羅眼、闍妬婆眼(一本云禪妬婆，義似蛇)、緊陀羅眼、毘囉伽眼、漚那帝囉眼、三鉢囉朱帝囉眼、憂婆陀囉眼、婆荼婆馬眼、婆囉陀眼、婆羅伽眼、低視眼、猪眼網眼、毘察多眼(被傷)、皺眼青黃眼，不得出家。阿難！復有九萬九千彼彼眾生根，如來悉知、如來悉見。阿難！如來應正遍知有如是等無量無邊知見。阿難！復有二十二根相，詐善比丘貴重資財，諸佛如來皆如實知。復有二十二根相，詐善比丘所有語言臭如死尸。又有十根相，阿蘭若比丘所出語言邪命詐善。有五根相，邪命比丘詐修善故，眾人識知。五根相破戒比丘，諸天唱告有五聲言，於持戒比丘告言：『尊者！某甲比丘戒聚墮、戒聚遠離。』五種受法語出。若有比丘自戒聚墮，彼時諸天白善比丘：『持戒者邊，名某比丘，今戒聚破。』五種讚歎歡喜法。於比丘邊所住諸天及三十三天，知比丘勝已，於四方讚歎五眼根相。比丘外現善相、內心邪命，比丘五種見法各自有患，和合共住更互相信。比丘五有迦婆具足少法，諸比丘應當知，捨仙聖幢相而轉墜下。五法具足比丘不尊重戒，亦不尊敬佛法僧寶。五法具足比丘尼，不敬重佛法僧寶。五法具足比丘尼，不敬重大比丘。五法具足比丘尼，速墮戒聚。五法具足比丘尼，受他教令、依他功力破壞人胎。五法具足比丘尼，實不敬重和上阿闍梨，詐為親相示現無怨，貪著利養，當墮惡處。五法具足比丘尼，應知譬如門閫。五法具足比丘尼，若有智者，若在家若出家，應當遠離如利角牛，謂妬嫉、瞋恚、無恩、惡口、諂曲。如是五法具足比丘尼，應當遠離。五法具足比丘尼，還俗戒聚墮落，更欲出家，諸比丘不得聽。何以故？彼比丘尼不能住法，污染比丘，彼墮地獄。比丘五法具足，於比丘尼邊作諸過失，當墮地獄，不值四佛。五法具足，諸有智者見比丘尼生過患想。五法具足度女人出家，與已正法三分損減。比丘五破壞法，於比丘尼邊污染者，五法具足殺害眾生。五法具足諸俗人等，作不聞法業。五法具足，或有俗人心思出家，而彼不得聽令出家。五法具足俗人富伽羅等，以不正信而墮地獄。五法具足，能令婦人墮地獄中。五法具足諸眾生等，先已和合後還破壞。五種言語法，斷鬪諍根。五大地獄根力故，應當演說。五因五緣妄言取生、五散睡法、五怖流轉、五朋友法而相損害、五朋友如母，五法捨、五法取，五法聖者訶、五法富伽羅應治罰，五自知不

由他，五如金剛想、五不定想、五住想，五同心富伽羅、五不同心富伽羅，五富伽羅諂曲、五富伽羅無明、五富伽羅有疑意，五富伽羅度諸憂惱、五富伽羅如輪山、五富伽羅諸智所讚歎，五法具足富伽羅供養如來、五法具足富伽羅樂破僧，五過去增上言、五未來增上言、五現在增上言，五法合道，五聖言之非聖言，五身證者地，五見到地，五證相聖地，五取別相，五富伽羅如杵、五富伽羅如石、五想具足富伽羅如杵至盡。五想具足害母及父、五想具足於佛所生惡心出血，五想具足造五無間業於一劫住大地獄中。五想具足從大地獄死，生於人間當得斷見。五想具足當得邪見、五想具足當捨重擔、五想具足墮不定聚及離重擔。五想具足富伽羅如優鉢羅，不假善友而善根增，不損不減。五常善讚法，得親近住增長善法。五法具足不親下人，然其境界亦非聖境。五種惡心者誑惑虛無、五毒蛇人空無物者、五法具足不得上閑預處、五過患根、五常不和合。五無攀緣如來不迎，況諸聲聞。五梵行者法、五癡法，五欲事、五非欲事。五斷者、五如[土*瓦]法作所作已令魔減損、五渴愛無義語令生疑意、五決了智能減渴愛、五不消過患。五富伽羅利智、五富伽羅部分分別智、五富伽羅決了智。五法將墮餓鬼、五法於他邊毀謗。五法具足若有得法者，天等世難知，唯我能知。五順轉、五逆轉，五想滿足虛空想、五想滿足世界中間住、五想滿足斷見轉，五分別想、五不分別想，五種說想、五觀想、五度觀想、五攝取想、五折伏想、五不可得想，五瞋想、五不瞋想。有不和合想、有味想、有愛想、有憎想，有想當作想、有想當不作想，有非想非想想、有離想想者非想想者。阿難、於中非想想者，以五種方便當作離想。於中離想想者，彼亦當作五種方便。何以故？阿難！毘婆舍那智有攝取想不折伏、有折伏想不攝取。阿難！於中有攝取想不折伏者，彼五種想當作戲論。阿難！於中折伏想非攝取想者，彼七種想當作懈怠。阿難。此二想中非攝受想，當作受滅。其受滅中，真實想不墮於非想。乃至未增法想中，斷盡生已，生死寂滅，是則最後離天流轉。五種善而有諍鬪。五顛倒意疑，不見語者。五根法入煩惱。五業報故，諸眾生等得大名聞。五速入作不善根，然比丘作想住已，入於修多羅。五惡攝取法，令眾生命終。五種生處，依自身虫生，令諸眾生當成就眼事及憂惱事，頭似白瘡。有五法患頭，命終當苦惱死。五法被刀患、五法不可治即取命終、五寂滅不離住、五法不善根具足當成無子丈夫。五種虫依身體，在臍下胞邊住，得無子丈夫數。既無有子，使脚繚戾、語言麁澁。彼人根中有五種虫：一名無子男、二無子丈夫、三無子婦女。彼有虫名波羅株博迦，住在彼人大小便道中，其形微細頭如針孔，彼等食已，能令眾生一向絕欲，於受欲中懶惰懈怠。有五虫名瞿祇羅，依住於

臍，眾生死時虫飲血故得上氣病，於一剎那一牟休多即便命終。有五虫名娑婆底野目佉，依於人項，眾生臨欲命終，喘息之時搦人咽喉飲咽喉血。有五虫名鴦耆羅尼伽羅(隋言吞吐)，住人咽喉。人食苦食彼虫即動，彼虫動已舌根即動，其味處處令散，以業報故喉生息肉，若熟即死；若不熟者，於眼及喉即成患苦。有五虫名僧鳩吒迦，住眾生脚掌，食肉食血。阿難！時彼僧鳩吒迦虫食足下肉血已，有筋名毘羅途羅，是筋連續眼根。彼筋為僧鳩吒迦虫食已，眼即上舉。行時筋關，不轉即成瞎跛。彼等眾生，如來知無利益、無有善根，彼生眼根生已還滅。阿難！一眾生有五千要節分，如來悉知。彼要節分中，有芥子分，觸者即盲、或瞎或跛、或聾或作傴脊。或有節分如芥子，物觸者，觸已即便命終。阿難！此身如是受生，如是羸劣無有勢力。阿難！五種想如來不說，憐愍眾生故。有五種他廣作慢，諸眾生等所生慢處，有五慢不滅有患。有五種自身不觀者，慢彼大慢故，當作無間業。慢事慢、瞋事慢、受慢、種種稱量慢、順流慢、逆流慢、詐善慢、稱譽慢、見慢、力慢、色慢、語言慢、辯才慢，壞滅羞慚親近等事。有五種富伽羅如破星稱，有五富伽羅如猫兒，有五富伽羅如糞，有五富伽羅如風，有五富伽羅如火，有五富伽羅大患。比丘有五處具足，當作舉罪羯磨，五如法問當令舉。比丘舉已，當不合捨，以五法當捨。五法報最堅，若比丘眾和合被舉者，至他方入比丘眾。五重法比丘犯已當得舉，比丘共和合作法事、若食、若作羯磨、若語言、若布薩、若自恣。或覆藏五法具足比丘，不令與他作舉羯磨。五種法舉者，比丘自身作罪，其作羯磨事壞不成。五法具足比丘，為舉比丘作佐助、或作朋黨，彼還如此作羯磨，五七住處令憶念。有諸比丘被他舉者，若更來入、彼若不入，彼等皆合舉五事。持律者當應斷五事。持律者巧能斷言：我是彼知不知者，有忘失、無有疑莂處，應問彼七聚分處、應問受具戒處、應問四初學者四種恭敬處、應問四恭敬處所。四闕少攝門，應問四闕攝所。四依羯磨，應問四依羯磨等。四丈夫障治罰語，應問四種丈夫障治罰者。四無智作者，如有事犯罪及道所生處，應問彼。若問時，為說是如來印，彼處依修多羅說力。四五二八四轉犯道，應問，彼若堪解依義，應示彼人得成真持律者、無諂說法者。五種法壞本性不應作。阿難！此是四攝持律者、大勢力持律者。若於是中所學持律，七戒聚墮二十千數，善能解釋，知者讚歎，隨順所見。阿難！說此四攝，而無多人許可所說。何以故？魔當覆藏如是說故。阿難！優婆離知此四攝，彼名最勝持律行者。阿難！持律者，五法具足，應施他法。阿難！持律行者，五勝具足，當向勝處、當得勝處。持律行者。五法具足，當墮地獄，被他厭賤、迷本行業。五種論師說迷惑言，四種論師作人言語，一種

論師不歎言說。若說一迷語，彼二種見身。譬如百歲眾生仰面向上，不見前後。如是如是，有一論師不得滿足外道功德，亦不能滿沙門功德。阿難！譬如有一盲人，又復一人得天眼者，如是二人未失人名，並是人也。阿難！如是如是。有一種論師，不捨論師名，共沙門行婆羅門行，然彼等人乃至不及似獼猴戒。阿難！有現獼猴句教示彼等，彼等學已得辟支佛道。五種憂事、五種憂具、五種折伏憂、五種得禪道、五種生明、五滅明、五出明、五行虛空、五同行事、五觀察、五說勝法令歡喜、五忍、五降伏、五背面、五愚癡、五處所眾生各各破壞。眾生死時有五種心生，有一最後心受生處。五生處有二樂、五生處一切無樂。五種戒、五忍、五調伏欲、五頭痛、五眼痛、五鼻痛、五面痛、五面門痛、五食道、五耳疑、五眼根疑，面門得欲歡喜已，速得瞋恚十種惡，耳忘失音聲。五法具足舌根薄，五種善根口業清淨他信受語。五虫依頭名優羅蒲，亦名鉢盧，亦名那羅瞿，亦名波羅瞿，亦名婆帝虱都，彼五法令眼筋羸弱。復有五虫噉食頭腦，名三暮瞿，亦名摩瞿踰，亦名尼帝踰逐都，亦名娑陀藍蒲，亦名娑途馱奴。若數發已食項筋斷，令諸眾生所有言音眾生不受。五種名字說法，能令眾生言語不滿。五離惡平等知故，轉五根本，一切眾生各各鬪競。五得伏藏賊，不能奪五寄付而不欺誑。五爭競本，二十二種相眼當減。此身中有二萬二千筋，有一筋攝，更別有十筋入項中、五筋入懸臃、五筋入肩膊、五筋入咽喉。此身有五十七百千數筋，纏縛此身。一如彼筋數頭髮，還有如許一一頭髮，復有五百五百名字，阿難！彼諸如來於一名中安置建立，五速根、二攝根、二略、二共根、二無根。彼五處應分別，天道、人道、地獄道、畜生道、閻羅王道。五種根相，最後出入息眾生應知，此處捨已當墮阿鼻大地獄中。有四種根相，縛清淨不缺不濁，若於最後出入息時不墮惡道。智者應知，是人此處捨身命已，生三十三天。三種根相應墮畜生，二種根相當墮閻魔羅世。七種根相彼最在後出入息時，如是根相智者當知，如此眾生捨是身已得生人間。」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一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二

隋北印度三藏闍那崛多譯

「阿難！有根名為勝，復有根名為堅勝。宮根生已，當發十心，所謂：一離慢心；二生愛念心；三生歡喜心；四生作業心；五生踊躍心；六彼現前念心；七彼惡色不入鼻不喎曲；八臨命終時心不懷惡；九於愛物中不生慳悋；十彼眼目狀如鬱金根色，歡喜微笑，其面向上觀自宮殿。若有眾生具足如是諸根狀貌，智者當知，是人即生三十三天宮殿之中。又有十根及十種身所作相，智者應知，此等眾生捨此身已，當墮阿鼻大地獄中。何等為十？所謂惡心觀己妻子；手捫虛空不受善教；流淚墮落；屎尿污穢；閉目不視；以衣覆頭；無食空噍；身體羶臭；命欲終時其足破裂鼻根傾倒，左右縮申而取命終；伏面思惟而動左眼，眼色焰赤。有如是種如是狀貌、如是處所，智者應知，此等眾生從此捨身，當墮阿鼻大地獄中。又有眾生五相具足，智者當知，從此捨身生畜生中。何等為五？於妻子所愛心所牽；手足指等悉皆捲縮；腹上汗出；作白羊鳴；口中沫出。如是五種，如是相狀、如是處所，智者應知，此等眾生從此捨身生畜生中。有八種相，智者當知，此等眾生捨此身已，生閻摩羅世。何等為八？轉舌舐上及舐下脣；身體惱熱求欲得水；論說飲食而但口張；眼目青色如孔雀項；瞳人乾燥放糞無尿；右脚先冷而非左足；口言燒我亦云炙我；以右手作捲。何以故？如是慳貪諸過患故，不捨施故而取命終。有如是種如是相狀，眾生具足命終之時，智者應知，當生閻摩羅世。復有眾生十相具足，智者應知，從此捨身當生人間。何等為十？有一眾生最後三摩耶時，有如是心安住不動，繫縛緣中端正可憙，所欲可作無痛無憂。彼臨命終，於最後息出入轉時，求父母名、求兄弟名、求姊妹名、求朋友知識名。其心不亂、其心不迷、其心不諂、其心惇直，付囑父母、囑累朋友及與知識相憙樂者，所發業事皆悉付囑，所有藏伏藏皆悉示人。若世有佛，信如來者，彼稱南無佛陀。若非佛世，當信外仙，彼稱其名作是希有。乃至如是微妙園林河池住處，亦不張口，仰臥端身不作荒言、不受苦惱、不恐不驚。身不皴裂亦無惡色，身體柔軟轉縮任心。有如是等，有如是種如是形相，智者應知，此等眾生從此捨身當生人間，往還七返。如地獄眾生，從地獄還已還生地獄。彼轉業已，地獄捨身當生畜生。彼轉身已，從畜生捨身還生畜生中。彼轉業已，從地獄、畜生捨身已，畜生閻摩羅世。彼轉業已，從閻摩羅世捨身命已，還生畜生及以地獄。十四業有三十種相，眾生旋轉，從地獄出生畜生中，從畜生出生閻羅世，從閻羅世還生畜生，從畜

生還生地獄，二種三十具足。此六十勝業，如來悉知。彼發業處亦知。寂靜發業處各各有相，如來悉知。業各別處，如來悉知。寂靜別處，如來悉知。戒行別處，如來悉知。各別師導亦知非師，如來已知。一切眾生諸名各別，如來悉知。如來名號、十力名號、佛陀名號、知自生智非師智名。亦知帝釋所有名號，亦知梵名，亦知大自在名，亦知不可稱名，亦知善月名，亦知普明名，亦知導師佛名主將，亦名勝導師，亦名世親，亦名不離福，亦名勝陣，亦名勇健，亦名善丈夫，亦名最丈夫，亦名最極丈夫，亦名最雄猛丈夫，亦名商主，亦名師子，亦名須彌山，亦名不動者，亦名普眼，亦名金剛，亦名如金剛，亦名善宿，亦名宿王，亦名月，亦名日，亦名離暗，亦名閻浮金光，亦云普光。阿難！此是諸佛名字，猶如花鬘。如來不可以百千那由他俱致劫而可宣說盡、極其邊際。復次阿難！惟有如來，於此修多羅法本中，五百如來名號，說已為日為月。略說五百名號，日亦五百、月亦五百、諸宿五百、破壞五百、諸見五百、頭名五百、眼名五百、耳名五百、鼻名五百、舌名五百、身名五百、手足名亦復五百，乃至略說有五百善根。若有一善根純熟故，滿足人相，諸相無缺無減，亦不可降亦不可伏，他不能勝不可得邊，當有無量、當有無稱五十二百千等最勝功德。如來足下於脚指間，有一毛畫文(或言一毛聚)出生。何故名毛畫文？更不於彼死身中住，故言畫文。復名畫文，入虛空相當說此業。所有三千大千世界，名曰佛剎，如來以彼畫文住。如來指下者，欲舉須彌山王無量無邊百千等數乃至梵天，而彼如來不盡示現一切無畏大神通力，於彼神通五處最勝，出第一明中五不離別、五棄捨、五行風輪。四界於中所有地界，以四種相於色中說。何等為四？麁、大、虛空染、十方染虛空，同色攝。以往業積集故，五種水：娑囉伽色水、多毘沙色水、薄酪漿色水、頗梨色水、琉璃色水，是為五色水。五忘失事、五善根增長、五事句、五邪行、五道流轉生死、五無益語。日月名有五百，聖諦亦有五百。彼處語，彼處所說。五如法呵責、五百頭患，乃至有五百手脚患、五百非善丈夫成禿患丈夫。有五百勝事，婦人所無。五分具足，婦人不成丈夫。有疽虫室故，婦人多欲。婦人有五腸處，而丈夫所無。女人五法具足，不自由。眾生有五勝。

「六意取法、六作淨法、六寂處。丈夫具足六法，轉男已得婦女身。何等為六？妬嫉故、強婬他婦、白法減少、非道分行、意樂謗法，是為六。婦人有六種法具足，轉婦女身得丈夫根。何等為六？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護己夫主、不妬嫉心、發願為先。有惡比丘六法具足，當墮阿鼻大地獄，後背七佛。何等為六？讀誦外道論、持戒比丘尼令墮戒聚、以非梵行法謗梵行比丘、菩薩乘比丘令

退菩提心、自造佛言詣眾演說、婬五戒優婆塞妻，是名六法，令墮阿鼻大地獄，復背七佛。比丘尼有六法具足，當生驢身，常負苦重、食糞噉穢，多有鬪諍不能生忍，烏鳥啄蹋為人所乘，脚行繚戾多被杖棰。何等為六？有比丘尼，墮人胎或令他受胎、或污他家、令持戒比丘墮失戒聚、誹謗持戒比丘尼、共惡比丘多結朋友、謗佛菩提。此具六法比丘尼，當墮驢中。優婆塞有六法具足，不覺往昔住持，當成惡優婆塞。何等為六？無忍與諸比丘少時愛敬、以一惡事一切皆捨、恒作俗事吉凶、說佛為惡、共惡比丘雜合同聚、散三寶物。此六法具足，成惡優婆塞。六法具足惡優婆夷，當作二根事。何等為六？說佛為惡令比丘墮戒聚、說法為惡復作是言無有涅槃、說僧為惡復作是言無有聖僧、不信業果、將持戒比丘詣於酒處、如來塔中所施花鬘及香奪已自用。此六法具足惡優婆夷，能成二根。六種所作無行，應知六種作平等、應知六緣、應知六四雙、應知六三。應知二十百千拘致說聖諦，應知種種言音，如言苦聖諦四十一百千拘致，聖諦依義演說。六不迷、六迷、六言斷、六止滅、六心恐怖無歸依、六戒果、六聞果、六施果、六智果、六攝爭競、六一切眾生懈怠事。唯除如來六勝諸羅漢，以是故言阿羅漢也。婦人六種幻具足故，言婦女也。六作道法、六作無親法、六說論、六斷論、六常論、六次第行、六法具足諸眾生四大盛壯時命終、六身痛、六種法具足眾生面門臭、六法具足他不受語、六法當麁脣、六法當靼諂曲、六法當不悕望、六法當傴、六法當跛，六法不知母、六法不知父，汝母汝父，如是不知朋友。六法當生旃陀羅家、六法當販猪、六法當生獼猴中、六法當作婦女、六法婬欲不避尊卑、六法當生王家、六法當得王、六法當少分行、六法戒至邊當失、六法當受畜生、六法當得天堂、六法當得象頭、六法當得熟眼、六法當得白羊眼、六法[目*土]當有毛、六法當早老、六法世間毀他、六法屬他一切法、六法不著一切法、六眾生直心、六稱量、六作朋友法、六不詐聖法。

「七菩提分、七根處、七行、七行勝、七梵業、七脫業、七天業、七阿修羅業、七未來、七名業、七種意。

「八分聖道、八界業、八語業、八諸眾生方便、八種眾生友。一切眾生非眾生、一切眾生化一切眾生無有疑、一切意無意、一切聲作已無有、一切無實病、一切病非語言道。一切語道苦，一切苦無智，一切無智盲，一切盲非眼，若無眼於中無智，若無者彼是凡愚，若凡愚者彼有恐怖。以凡夫故則有恐怖，其智慧者則無恐怖。何以故名為智者？以有無邊故言智者。言無邊者，彼無所有。若無所有，彼滅渴愛。渴愛煩惱共丈夫合，彼彼處無，是故言無。言無者滅生，何名有生？若彼處斷滅，彼無有生。若住彼滅復名邊者，

所作皆離。若於彼中作斷想故，彼名捨離。何者捨離？若於中無初亦無有邊，彼何處有中？是故如來說於中法，彼中無處，亦無住持亦無住處、無色無想。彼法可捨。何者可捨？捨貪欲、捨瞋恚、捨愚癡，故言可捨。何者捨名？若於是中無有鎧甲。於鎧甲中，凡夫等輩於五欲功德中苦痛疲乏。何者是五欲功德？如來說五欲功德已，彼諸凡夫愚惑受用。八迷惑行、八聖勝聖諦、八受入道勝、八行力勝、八種辯才。閻浮提中八辯才發業、八辯才戒聚和合，八和合法名字、八名字和合作業。八種八相別名，不能說一切語言名。八意事。八無有發業，於中得慢名。八非住處，住已說法。八真實、八別真實。八虛妄事，十一種有色住。八有色恐怖住處。丈夫七舌根相，當得色八心。痛不慎故，發時不可知，不得現見。八虛妄事、八欺誑事、八初後乏少、八眾生。八法眾生具足妄語，應知彼多作業。有欺誑者共會集聚，好數相看互拍手，作如是言：『彼舍有物，應當施我。』復共相命詣檀越家，更相讚歎使知有德。別離去時，種種語論求物方便。又復遣使向彼求物，云我有所須。復有八法作詐誑名，如是諸法，當有分別、當有分劑。八眾首、八朋黨破壞、八少福處。八善根種，善根熟故，得智具足，此一勝根次第智慧。八發一切法無諂曲，一發起合邊際門、二發起合忍至、第三發起合結憂、四發起合根主、第五發起合集、六發起合苦滅、七發起合壞印、八發起合降伏。八難調伏、八易降伏、八是想眾生、八作作、八斷滅事、八守護伏藏、八不愛、八癡網、八法具足眾生墮邪見、八可捨想、八作業墮。八丈夫法具足，於此捨身，當向賢處。八破，智者應知。八種諍競法，智者應知。阿難！此等印句、不錯句、真實句、不顛倒句、業作入句、聚集和合句、勝句、智句、佛句、現見句、和合句、最勝句，若如此相諸句作義能解入者，過去已入、今現在入、未來入者，彼為一切眾生意所信樂，能取勝智、取最勝法，當得成就最上勝智，當轉法輪得勝支提，當得八百千數諸佛法門，當得入舌根謂如來舌根，具足五十七百千功德。如來以字說，一切眾生各得歡欣。若有一眾生，於如是法、如是清淨、如是光明，若受持讀誦修習，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種諸善根，如來說彼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以為難。何以故？所有諸菩薩行、諸菩薩心、菩薩所作十二根本善根具足，五千種辯才具足，六十四俱致善根增長，當淨佛眼，東方南方西方北方無有障礙。如來萬俱致善根莊嚴，如來住金色身，彼如來身於一切三千大千世界中作大光明。然彼光明，石壁無礙，非山非燈、非須彌山樹林之所障礙，破一切闇已，如來光明最為微妙。若是相，智當欲得者，佛知彼人，於是法中當得勤求。

「九眾生居處、九種過患、九悔死、九攝眾生，九法具足，侵他婦已當受女身。九受供養患、九前後離、九有為印、九可信樂、九朋友無信處、九十九百千俱致所有諸人文字淨、九供養他法、九別異、九法具足眾生於佛不淨信、九法具足眾生於佛法中不淨信、九法具足眾生於眾僧邊不淨信、九法具足眾生誹謗法、九法具足眾生當盲。二十一百千種病，誹謗法者眾生當得。九作不和合，如來分別業處。九分具足，地分所有果樹不與果實。九樹相、九地相、九婦女相、九丈夫相、九時相、九淨相、九道相、九地獄相、九畜生相、九閻羅王世相、九蛇家、九治、九頭脈、九輕、九外取、九眼相、九分工巧。二十二百千治身病九毒，往昔迦葉佛教中顯示，耆婆醫王以此修多羅句，於治病師中最勝第一。阿難！此入根本，於一切法令作歡喜故、一切諸法攝取故。

「如來十力、如來十因、十種如來所說、十種如來生處、十如來寂靜、十如來三昧、十眷屬印、十作廣法、十明力、十根處住、十共知名、十見道、十面門、十觀比丘。十法具足當勤受持，比丘一切闕減。比丘十法具足，至阿蘭若。比丘十法具足墮於四禪，墮已當入阿鼻大地獄中。比丘十法具足，阿蘭若住處，有事物分別、非事物分別。比丘十法具足，速疾早下，不復重迴。十七種事誹謗佛、十六相誹謗法、三十一相誹謗僧、六十九因緣比波婆瞿稚娑娑比低夜、六十七相當不得眾。阿難！十詐善相、十詐善眾具、十詐善思相、十詐善行。何等為十詐善？憍慢詐善、難共事詐善、難得意詐善、多作聲詐善、出家形色詐善、力慢詐善、如騾為相詐善、住高原詐善、家得名稱詐善、現病詐善。此等十詐善邪行活命，彼不見好狀如塚墓，亦如野干、如大毒蛇。破戒沙門猶釣魚鉤、如蛇獼猴、生盲之者，滅佛菩提。十相似說法師、十持律相似、十持修多羅相似、十住阿蘭若相似、十知僧事相似、十優婆塞相似、十優婆夷相似、十住房相似。十施非大施、十施是大施、十斷施、十先施下。十慳面相、十與已面相悔、十告說面相、十怖告諸尊長、十言下、十於先告、十告先相相續繫縛事。十事行悕望得菩提、十信得菩提。十取已疑、十勝事、十功巧處、十知事、十聰明法、十諸健者行、十捨事、十水壞、十作患法、十滅過患、十攝受、十說者、十十者、十業、十世愔、十癡法、十時。十法具足，當滿足黃門中。十大過患、十住處、十種墮、十亂、十捨法、十眾生欣。十龍家，娑闍度阿尼佉摩奴(一)、阿波余帝舍(二)、羅婆諦婆(三)、攝吉盧婆(四)、娑囉氈耶(五)、蘇暮瞿阿陀陀途住(六)、阿儞柘(七)、波施舍(八)、迦車烏阿(九)。十發、十惡道。十婦女瓔珞、一婦女瓔珞。十無節、十小節、十初後乏少、十跛行。一婦女過失勝一切過失，謂婦女欲行不知厭足。寧以蘇油滅大火聚、以獼猴作轉輪王，

寧以狗行於虛空、寧以諸阿修羅至善法堂、寧以糞穢作栴檀香，而彼女不可以百丈夫若千丈夫乃至俱致丈夫令其婦女欲情滿足。」佛說是語已，阿難白佛言：「世尊！我聞婦女如是惡事，攪擾我心。」佛言：「阿難！汝豈不於此處生希有耶？」阿難白佛言：「如是世尊！於此處中可作希有。」佛言：「阿難！於是處莫作如是希有事也。於恒河中可作文字，然彼婦女不可以欲令其厭足。「復次阿難！復有噉虫名曰茶舍迦，微細於尸梨迦多。可得虛空中示其足跡、見其行步，而彼婦女不可以欲令其滿足。一幻二三四五。阿難！略說婦女有無幻法。何故名為母村？以人世間語言，故名母村，非如來耶。謂大人者略說此語，亦名母村。如來知彼故，亦言母村。阿難！丈夫有八萬四千諸過患，令丈夫隨順婦女。有五十七種事具足，婦女於丈夫邊作奴僕想。丈夫有十幻過、十失、十觀入法、十丈夫治罰。丈夫有十法具足，戀者婦女已作羊鳴。十法具足丈夫著糞穢。應知十法具足丈夫，從高墮阿鼻大地獄。十法具足丈夫，當發一心，生得聖人，捨家出家。若有捨家出家者，彼當得五十七丈夫法。若有不捨家出家者，彼當得六十九種百千惡法。十住阿蘭若業、十未來生道、十嫉妬法、十住阿蘭若功德一世間印、十眷屬、十因處、十趣事、十世間希有法、十一切事、十尼乾子語。十世智辯，何等為十？無諂平等世辯、不觀世辯、妄失世辯、勝眾具世辯、當恕幾世辯、當勤求世辯、勝成熟世辯、抖擻事世辯、斷語言世辯、普眾具世辯。眾生十法具足，如實自身過患不知，而得財利十分具足處，應取於中。如來為降伏世辯故，建立五事。何等為五？謂聖諦事、因緣中生巧方便事、於思惟處憶念事、一切法作成就事、於智慧中勝印事。十瞎患、十過患、十僂患、十青眼患、十羊眼患、十少指患、十一指患、十黃門患、十津流患、十城患、十王過患、不畏佛者十病患、十指過長患、十流轉患、十八身節患。於外道言中一句安置，於佛言中不迷佛語、離惡過患。於佛言中更無勝者，佛語無上。若於佛言中有如是念求過惡者，彼等不得取如來為師。何以故？如來世尊無有上者，如來世尊無有疑惑，如來所作皆悉為善，無不善故。於佛語中無有鬪諍，滅盡作業，如是等處無少方便。若有如是不缺少者，如是圓滿、如是具足，如來如是說一切作一切法和合，於一切法平等修行。一切法稱、一切法印、一切法母、一切法選擇、一切法集、一切法相、一切法淨、一切法觀察。若比丘、若比丘尼、若優婆塞、優婆夷，受持讀誦修習者，彼等當得十種處。何等為十？當得勝智得念不忘；當得勝慧得生好處；遠離諸惡諸外論師；來趣向者，如法事中善能調伏；於一日中當能誦持得四千偈；如心所念心所願處，若聲聞乘中、若辟支佛乘中、若佛乘中，彼處彼處得度彼岸；於義中無所闕

少；聞他所說而不忘失；於義辯中、於法辯中、於辭辯中、於樂說辯中而作勝因；當得好色形體端嚴。他不能伏。」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二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三

隋北印度三藏闍那崛多譯

「於中何者名為一？其一者非二非三，此是閻浮提人一作因緣。又言一者無續，此是欝單越人一作因緣。又言一者，非此作，此是弗婆提人一作因緣。又言一者二種作相，此俱耶尼人一作因緣。又言一者滅可愛，此是沙門釋子一作因緣。又言一者善生面，此覆鉢足夜叉一作因緣。又言一者彼歎，此是常醉夜叉一作因緣。又言一者阿鞞囉蒲，此是持髮夜叉一作因緣。又言一者膩磨瞿，此是四天王一作因緣。又言一者不合，此是三十三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比栖那榆(非軍也)，此是阿修羅一作因緣。又言一者涅闍阿奴(捨也)，此是夜摩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比婆大奴(諍鬪也)，此是兜率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比比迦多(離也)，此是化樂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伽闍流波象形色，此是他化自在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娑沙大那悉陀(彼財成也)，此是魔身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比磨帝車(昌兮反)陀(斷倒意也)，此是梵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膩蘇奴，此是梵身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阿那奴賒悉帝(不順教也)，此是梵輔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娑陀瓮利都(常空也)，此是梵眾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阿伽囉磨娑他奴，此是大梵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娑娑浮帝，此是光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刪帝隸，此是少光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蘇目羅，此是無量光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憂羅，此是光音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波羅榆伽(方便也)，此是淨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膩祇，此是少淨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波流荼，此是無量淨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憂四陀，此是遍淨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娑彌帝，此是麃大果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婆施，此是無熱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盧吉迦(世也)，此是善見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謨舍，此是善現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娑婆，此是阿迦膩吒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阿盧伽(無病也)，此是虛空想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帝利，此是識處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阿伽囉(前也)，此是無所有處天一作因緣。又言一者蘇蒲，此是非想非非想天一作因緣。又言一作者，名為不作，故名為一。此是諸天一無作相，亦無有事。若因此文句內心恐怖欲求解脫，無有是處。何以故？如來但以言辭演說作字句說。如來於此一事，以是字句各各名字方便敷演，若一劫若過一劫不可窮盡。諸佛世尊有如是等無邊辯才。雖然，阿難！旦冥一作事，如閻浮提人一作因緣，如是名相一一名字，能知百千俱致等數。又言一者蘇流低，此是不信眾生，善不作故言一作也。如是如是。比榆比榆阿何囉拔帝(發作也)，有時丈夫，或被人逼逐、若復狗逐，于時丈夫叫

復重叫，驚怖熱惱。於彼時中何所歸趣？無所悋告，但作是說、惟唱來來。是名人中所有苦惱，如是最苦、如是極苦。如是一作者，彼彼辯才彼彼名字，具足知已八種法則。
「蘇婆囉拏烏荼婆　　闍荼婆　佉囉荼　三目陀囉　波憂羅娑徒舍　阿子那三迷那憂婆離沙　優佉羅
「如是如是。以此法用語言字句，知是人相，如是等語教令知覺，當令正知、當令正覺。云何如來為彼眾生施設聖諦？阿難！如來為彼諸眾生等，如是如是演說聖諦。如此處言：
「毒佉　毒佉三摩耶　　毒佉尼流陀　毒佉尼流陀　伽彌儞
「如是聖諦。而彼等言：
「阿叔隸三目隸　三迷舍　波囉婆
「此等四聖諦，我為彼眾生說聖諦時，五十七千眾生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生。又言一狗、驢、鞞囉離、野干作是聲音，所謂狗聲、驢聲、鞞囉離聲、野干聲。此四眾生一種聲音，如來悉知。如是阿難！如來知彼眾生所有言音。譬如彼狗、驢、鞞囉離、野干一種言音。如來知彼，為說聖諦如此：言苦、苦集、苦滅、苦滅道。為彼等說言：
「阿侯囉　阿含　跋多囉　婆囉摩
「此四聖諦，如來世尊為彼眾生作如是說。阿難！如來慈念，此閻浮提界北方有一城名曰娑婆伽提舍，難可降化，邊地惡王於彼處中。如來到已說作聖諦，如此言：苦、苦集、苦滅、苦滅道。而彼處言伊荼施荼伽盧那婆陀。此等四種聖諦，如來彼城為是諸人說此法時，六十九千眾生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阿難！有四聖諦，如來作前後說，或有不作。」阿難言：「世尊！云何如來作前後說，或復不作？」佛言：「阿難！如來世尊說四聖諦，或為眾生先說苦道，後說苦、苦集、苦滅。或為眾生，如來先說苦滅聖諦，然後說苦集，後說苦滅道，後說苦聖諦。或為眾生，如來於先說苦集聖諦，然後說苦，然後說滅，於後說苦滅道。或為眾生，如來先說苦聖諦，後說苦集，後說苦滅，後說苦滅道。阿難！設此語句，為彼邊地眾生眾生荷負，我三千大千世界中所說聖諦，彼等入此。
「阿摸馱奴　三摸馱奴　鼻地輸　鼻地婆蒲　阿伽輸瞿　毘娑輸伽娑囉　阿娑伽多[口*甄]泥咩泥多簸多荼簸阿盧婆　遮盧婆　阿邏磨　多邏磨　阿犁奢　奢犁奢　阿嘍舍利　摩嘍舍利　[口*甄]邏婆　地伽邏　伽帝伽　尼侈馱　拔陀邏　阿嗚啼　娑嗚邏　那多車地　摩阿頭摩　阿奚妬　三摩陀嘍迦邏　簸邏阿哆　阿馱舍首奚　舍犁那阿犁那　施犁虱吒　尼施犁虱吒　阿舅舍　摩舅舍　阿怒摩　娑那摩　阿邏婆　尼首伽　婆憂地哆　阿那摩　優嘍娑　阿男摩　毘車陀　毘娑伽　阿嘍遮　尼嘍遮　娑優陀　摩優陀

「阿難！復有北方有城名曰鎧甲，其城縱廣一由旬。阿難！彼鎧甲城，有三十俱致人住。如來至彼說四聖諦，如此處說：苦、苦集、苦滅、苦滅道(然此四諦皆應存彼語音，但此逐易故稱隋語)，而彼城言：
「阿荼婆　那荼婆　娑尼舍　娑那磨
「此四聖諦，如來為彼城眾生說此聖諦時，七十千眾生遠塵離垢，得法眼淨。阿難！復有北方邊地聚落，有城名禰耶伽漫妬。阿難！彼城長半由旬。阿難！彼城有二十百千俱致人住。如來至彼處已，說四聖諦。如此處說：苦、苦集、苦滅、苦滅道。然彼城言：
「頗羅　毘梨伽　阿奴漫　毘浮伽
「此四聖諦，如來為彼城眾生說聖諦時，彼處三萬眾生遠塵離垢，得法眼淨。阿難！北方復有城名支嵐。阿難！彼城縱廣二十由旬。如來至彼城說四聖諦，如此處說：苦、苦集、苦滅、苦滅道。然彼處說：
「毘浮多　阿那摩　多迦　多邏迦
「於彼時二萬眾生遠塵離垢，得法眼淨。阿難！未來世如來滅後，此中國所說四聖諦，然彼處時當有如來聖諦名字。阿難！東方有城名多主，縱廣一由旬，彼城有十四俱致眾生住。如來至彼城，為彼眾生說四聖諦，如此處言：苦、苦集、苦滅、苦滅道。然彼處言：
「波稚目陀羅　毘摩帝車馱　沙尼伽梨沙毘伽梨沙
「彼時三萬眾生遠塵難垢，得法眼生。阿難！有諸龍諸龍王等，所謂阿耨達多龍王。如來至，為彼龍王說四聖諦，如此處言：苦、苦集、苦滅、苦滅道。即彼處言：
「阿娑護　毘舍瞿盧　多奄侈婆　娑波羅賀奴
「阿難！為彼說法時，彼龍王共六十八千龍受持五戒。還以此四聖諦，如來為端正龍王，於彼處五千龍受持五戒。還以此四聖諦，如來為調伏龍王說，即於彼處，有十二五百千龍受持五戒。還以此四聖諦，如來為刪達叉龍王說，彼處四十百千龍受持五戒。還以此四聖諦，如來為當來龍王說，於彼處，四十百千龍王受持五戒。還以四聖諦，如來為常神通龍王說，即於彼處，五十二百千龍王受持五戒。還以此四聖諦，如來為普色龍王宣說示現。阿難！其普色龍王，端正可憙人所憙見。阿難！彼普色龍王，宮殿縱廣七十二由旬，微妙莊嚴人所憙見，七寶所成，謂金銀乃至車璩。第七略說。何故名普色龍王？阿難！彼普色龍王宮殿處中有高臺，縱廣四十由旬，青琉璃所成，端嚴顯曜威相成就。阿難！彼高臺中有八千座，七寶所成，金線為間，清淨衣覆其座上褥，廣半由旬。阿難！時彼座上於一切處有諸龍女坐，端嚴可憙人憙觀矚。於彼臺中現阿耨達多龍王。阿耨達多龍王所受果報，於彼臺中皆悉顯現。彼普色龍王所受果報，阿耨達多龍王皆悉了知。阿難！彼二龍王各各相見、各

各遊戲、各各受報。阿難！彼普色龍王亦名難降伏。阿難！彼龍王亦名阿耨達龍王長子。如來至彼，還為說此四聖諦，彼處四十百千龍王受持五戒。阿難！如來若彼龍王不降伏者，人無飲食施諸聲聞。如來世尊為眾多人大利益故、為眾多人受安樂故，調伏彼龍王令受五戒。阿難！阿耨達多龍王有十千諸子，彼一切中有阿耨婆達多龍王所處宮殿。如來為彼，皆令彼龍受持五戒。阿難！有龍王名多羅殊，如來為彼還說此四聖諦，於彼處六十千龍王受持五戒。阿難！有龍王名毘跋珠，如來還為彼說此四聖諦，於彼處有六十四千龍為受五戒。阿難！有龍王名多囉蒲，如來為彼還說此四聖諦，於彼處三萬龍還受五戒。阿難！多囉蒲龍王有大宮殿，縱廣二十四由旬，二十四由旬水池盈滿，好色端嚴人所憙見，其池涼冷清淨不濁，極為甜美。阿難！彼池四方有四臺起，金、銀、瑠璃、頗梨高七由旬，彼在上懸成一臺住，猶如重閣善化善住。如來為彼亦說此四聖諦，於彼處有九十百千龍王亦受五戒。阿難！有乾陀囉王界，有龍王名伊囉鉢怛囉，如來為彼還說此四聖諦，於彼處有三十百千龍王受持五戒。阿難！如來為優波難陀說此四聖諦，於彼處二十百千俱致龍王受持五戒。阿難！如來還以此四聖諦，為娑伽羅龍王說，彼處六十八俱致龍受持五戒。於彼住處，如來為滿足龍王百千俱致頭首居閣浮提者所有受戒，如來還同說此聖諦法。然如來知諸龍王等龍言、龍辭、龍說，還同此辭說四聖諦。阿難！於中覆鉢足夜叉等說四聖諦，如此處言：苦、苦集、苦滅、苦滅道。即於彼處言：

「阿何薩致迦(隋云苦)、波何薩迦(隋言苦集)、阿那槃那(隋云苦滅)、娑陀槃那(隋言苦滅道)

「為覆鉢足夜叉等說此四聖諦。於彼中為常醉夜叉等說四聖諦，如此處言：苦、苦集、苦滅、苦滅道。即於彼處言：

「阿余伽　多流伽　毘醯那　波囉波捨

「又為此長[此/ 束]夜叉等說此四聖諦。阿難！於中為彼持鬘夜叉等說四聖諦，如天此處云：苦、苦集、苦滅、苦滅道。即於彼處言：

「貫那波裟　波裟呵　阿呼　阿底唎

「為持鬘夜叉等說是四聖諦。阿難！於中為彼四大天王輩說四聖諦，如此處言：苦、苦集、苦滅、苦滅道。即於彼處言：

「伊泥　迷泥　答波　多翟波

「為彼四天王等說此四聖諦。阿難！說此聖諦時，四大天王及七千諸天子遠塵離垢，得法眼淨。阿難！三十三天說聖諦，如此說言乃至苦滅道。彼處言：

「阿那婆奴(苦)、娑陀婆奴(集)、比求虱吒(苦滅)、鉢囉鼻粟諦車馱(苦滅道)

「阿難！如來說此聖諦時，五十七千諸天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阿難！為彼兜率陀天說聖諦，如此處言乃至苦滅道聖諦。即於彼處言：

「比磨娑　阿那鉗　哆哆囉婆　儞差波浮彌

「阿難！說此聖諦時，兜率諸天六十七百千諸天遠塵離垢，法中法眼生。阿難！諸如來以神通說法。諸佛如來以此法教，為上諸天、兜率諸天等說此聖諦。阿難！諸天子及諸天主，諸夜叉及夜叉王等，諸龍及諸龍王等，如來知彼等所有言辭、所有口業，彼等一切如來善知。阿難！阿修羅所說聖諦，如來悉知。如此處言苦乃至苦滅道聖諦，於彼處言：

「三無達奴　比簸囉逾瞿　阿薩盧　比尼跋途

「如是說聖諦。如來為阿修羅說是聖諦，應當解知。阿難！時有一城名曰住邊，彼城中如來說四聖諦。如此處言乃至苦滅道聖諦，彼處言：

「比磨陀悉他奴　阿那夜悉恥都　娑囉初娑磨遮利

「如是四聖諦，如來為彼城中諸眾生輩說此聖諦之時，七千眾生遠塵離垢，諸法中得法眼淨。阿難！此閻浮提有五百洲潭眷屬圍繞，各百由旬。瞿耶尼亦有五百洲潭眷屬，亦各百由旬。東弗婆提五百洲潭眷屬，各百由旬。鬱單越亦有五百洲潭眷屬，各百由旬。阿難！此閻浮所有五百洲潭眷屬者，彼非人住處，多有諸龍、諸夜叉、諸餓鬼、諸鳩槃茶、諸象，皆有眷屬圍繞常共鬪諍，而諸獸等互相遊戲。彼等五類，如來不為說聖諦。何以故？彼等眾生墮不閑處。雖然彼輩所有語音氣息相喚如來悉知，如此處言父母，彼處言阿盧伽簸利迦利沙；如此處言食飲，彼處言薩他那密都盧；如此處言朝廷朋友，彼處言密多羅吐犁夜；如此處言敷施，彼處言鉢茶伽目訶那唏。彼處無佛聲、無法聲、無僧聲。何以故？彼等到不閑處。如是四洲眷屬如閻浮處，應如是廣說，乃至彼等不閑。如是次第，如來種種言辭為閻浮人輩，如來悉知。阿難！此閻浮提北方，蘇名、油名、蜜名、鹽名、沙糖名、婦女名、衣名、國名、處所名，如是等如此處言：

「薩比(蘇)彼北方如來知　波囉珊奴　阿訶利喻　薩奴帝犁　伽舍闍盧　伽鞞阿偷　哆那比多提虱吒　瞿盧驅　儞囉哆囉　比唏都伽　途簸囉簸　帝嘻奴　闍茶盧　毘婆蹉　簸囉餘祇　毘嘻奴　哆多羅步路都

「如來知如是等北方蘇名已，知種種名字，彼等言辭知已。復彼北方油名：

「孟囉褒　俱輸至烏　訢彌都盧　毘濕婆都　毘陀婆都　地舍奴　路馱諸珊儞舍奴　鷄舍利　鞞荼度烏比頗盧訢虎兔　薩陀奴瞿　比舍具盧　三磨都羅
「如是北方等油名，如來悉知種種名字、種種言辭。彼處蜜名：
「磨差逾　磨杜　薩囉剎　地舍悉他　阿囉莆薩摩多　貝羅　簸利多　簸薩多　比訢婆致　那伽摩儞　比摩致尼舍奴馱伽羅破
「如是北方等蜜名，如來悉知。彼處乳名：
「鼻薩多羅尼舍恥　儞盧是　帝那他　必利迦　剌沙拏必利迦　唏曼伊　薩烏舍羅　阿比羅迦　捵奴婆呼　恥致訶那　羅門度阿　訢蜜多羅　阿舍迦　比度曼
「阿難！北方如是等乳名字，如來悉知。阿難！彼處沙糖名：
「尼晝彌　訢曼　可多羅熾頤拔七曼多於首多　比闍鉢持　薩馱首多　帝闍拔多阿薩遮　速迦邏迦盧破具荼
「阿難！如是等沙糖名、頗尼多名，如來悉知，於中更復眾。阿難！彼處鹽名！如來悉知。
「鞞闍若　一舍訢具沙吒　比夜他　致羅彌噉那多訢訶薩　拘沙吒沒馱囉　烏婆舍囉薩那迦　支力抳里　默盧婆瞿　舍婆薩伽他娑真迦　盧那
「阿難！彼北方人輩如是稱鹽名字，如來悉知，更復眾多。阿難！彼處人輩有如是酪名，如來悉知。
「个囉比　度達地　速雞嘻　速雞世　當那梯　娑伽帝　比怖帝　阿泥唏　伽婆荼　羅婆莆　簸舍頗犁　娑馱世　達地
「阿難！如是等彼方人輩語言，如來悉知，更復眾多。所有文辭、所有語言、所有名字、所有證處，彼處彼處，如來如是言辭而為說法。阿難！有如是色名：
「拔勒拏拔帝婆無訶　薩馱曼多囉烏囉遲夜訢度無　多馱奴伽都　比婆伽無　阿多磨婆蒲遮利都盧　憂波夜訖利致醢都　迦途簸邏地簸馱利舍如　阿始生那逾　簸致瑟吒　簸致訶暮邏　比蒲殊哆瞿　烏邏瞿折馱吒　提舍　提舍恥　尼沙奴　娑底夜馱利始　尼蜜都　抳者奴　盧褒
「阿難！如是處所色等名字，彼人等輩所有聲音，彼彼言語、彼彼名字，所有證處所有人中，彼處彼處，國土所有人等語言音辭，彼一切處如來悉知，世間語言、世間名字，於此復更增多。
「阿難！此五陰聚，為諸眾生暗無眼者，信增故說，謂彼色，如來如是如實知見。云何如來如實知色？謂無色是色，是名如來如實知色、如實見色。如是如是。凡夫等輩以無眼故，不能知見色之實相。何者名為色之實相？謂一切色無有常者。以無常性故，言一切色無常是色，如來不說為生。譬如有人身患惡瘡，為治彼瘡成就諸

藥。如是如是。凡夫等輩，以不正念增長色生，以業煩惱無明覆故。

「阿難！睡有十名：

「比磨致　悉恥那民徒　莎鞞荼　阿邏娑　未致比斫初　阿室利　阿那簸利　舍烏　簸利逾馱奴　訶尼

「阿難！此十睡名，如來知已，於中更增。阿難！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知如是處、知如是事，如是名身、如是句身，當知彼人不至亂地，具足成就清淨口業。阿難！依於此處，如來世尊有四辯才，種種語言、種種音辭，如來於此悉知悉覺。於此事中，名字句中學已，當得多種智慧、得無邊智慧、得正憶念、得正心意、得正趣向、得正知足、得無上多聞不從他學，猶如大海不可窮盡。何以故？阿難！我念往昔於此坐處虛空界中，有六十八百千俱致諸佛世尊說此修多羅。彼諸如來，有諸聲聞應受法者，如來為彼敷演說此經。阿難！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受持此陀羅尼品，極善修習讀誦通利，彼則能受四千偈句，聞已能持，持已不忘。阿難！若能受持是文句已百年不念，於後欲念還得辯才。」佛作是語已，長老阿難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證如是法已，為諸眾生增智、增念、增慧、增辯、增趣。世尊！若有人能受此法本，彼受持已得幾許福？」阿難作是語已，佛告阿難言：「汝莫於如來所及如來教中作限量想。若於此如來教中，若在家若出家，乃至四句偈諸佛所說，受持讀誦，為自調故、為自照明實性理故，如來於彼福聚不作限量。何況具足受持此陀羅尼法本，文義不缺、為他敷演，彼之福聚不可限量。何以故？阿難！此法本如來滅後，於百年中時閻浮提極善顯現。而帝釋天王常來於此閻浮提中，有是法本修多羅處滅壞失者，時帝釋天王助彼等故，得受修習不令失壞。阿難！今此法本以魔事故，書寫是已，當四百年墜沒於地。阿難！於彼時間後五百年，多有眾生造諸福業於世間生。時有比丘名曰月，有大威德、有大威力。彼月比丘，於我生處迦毘羅婆大城之中，從彼地處出此修多羅，廣為眾生流通顯現；而彼於後法滅盡時，顯現照已還速隱沒。阿難！譬如油燈，油盡炷在，兩頭俱然，顯照明已當速滅盡。阿難！如是如是。如來教法於後五百年中出現於世，顯照明已還當速滅。阿難！彼時多有百數非法惡法出現世間，於彼時中若在家若出家所有男子女人，為魔波旬纏擾其心。彼等眾生於圓滿具足佛菩提中生不實想、生邪見想，於邪見想中生正見想。阿難，汝觀乃至彼等非善丈夫輩，若出家若在家，有大損減。阿難！譬如有人欲自利益、欲自歡樂、欲自無畏，自用鐵棒自打其頭。阿難！於汝意云何？彼人為有利益、無利益也？」阿難白佛言：「世尊！彼人何處而有利益？而彼癡人以彼鐵棒自打頭已即

便命終。斯有是處。」佛復告阿難：「如是如是。於彼時中，若在家出家，欲修福業，應誦佛語。欲增長智，彼等乃捨菩提，讀外道經典攝受憶念。以誦習外道經故，誹謗佛語，捨是身已當墮地獄。愚癡無智，到阿毘支大地獄中，入不閑處，彼等罪人無所能作。阿難！假使非前非後於閻浮提中百千俱致諸佛世尊出現於世，為彼墮阿毘地獄者演說佛法，不能覺知。是故阿難！有智丈夫勿以隨心誹謗佛法。阿難！以是因緣，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自利益者，一向不得受持誦習外道經典。如是比丘，亦應一向不得親近。」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三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四

隋北印度三藏闍那崛多譯

「阿難！於中應知一入、應知二入、應知三入、應知四入、應知四聖諦、應知眼四聖諦乃至意證知四聖諦。阿難！以此因緣，汝應證知，如知眼故，應當證知四聖諦義。如我告憍陳如言：『憍陳如！眼是無常耶？』時憍陳如即答我言：『世尊！已知已解。如來教知眼時，即已廣說教知四聖諦義。是一句中，亦說四念處、四正斷、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三十七品助菩提法，如是等一切諸法。如是說眼無常時，即已廣說一切諸法故，不更說餘陰界入名。』」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來作如是說，豈可不眼入中即說入耶？」佛言：「如來不教眼入，說眼無常不說眼入，於眼入中佛作捨說。若佛如來作此捨說，彼無常法如來教知。若已說眼，彼入應知。若於中眼滅色想不欲，乃至意滅法想不欲。阿難！於汝意云何？於彼入中，豈復有入可得滅耶？」阿難答言：「不也。世尊！若於入中入可滅者，應當自性捨離自性，以物滅物。」「是故阿難！此惟有名，所謂入名。是故如來為世言語，說入名字。復次阿難！所名眼入者，眼不動作，是故言眼不動作者，名之為忍。又言忍者，名中虛空。又言忍者，名不覆虛空。又言忍者，名上虛空。彼彼沙門法，如不覆虛空、如上虛空。阿難！於汝意云何？頗有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言：『於不覆空中、於上空中，有眼耳鼻舌身意』者不？」阿難言：「不也。世尊！」佛復告阿難言：「如來說此眼，是常想故、是遠離相故、是輕虛相故、是空相故、不覆虛空相故、上虛空相故、空行相故。阿難！此最勝因緣，所謂無作。若言眼作，其眼無物，即涅槃性。何者眼之自性？其眼無有微細等量而可得者、若有常者，不失滅者、若不破壞者，是故其眼性不可得，以彼空故、無有物故、不可著故。諸陰界入有頂生者，無有眼性。若復如來所說涅槃，何者涅槃？無有諸法有可涅槃者。何故？眼耳鼻舌身意，如來所說是世間語言。然第一義中眼不可得，乃至意不可得。何以故？以意空故。於中意空猶如幻化，誑諸凡夫。阿難！是故眼是凡夫小人乃至意，非聖人耶。」
爾時長老阿難白佛言：「世尊！云何眼是凡夫輩乃至意，非聖人耶？唯然世尊！如來應正遍知說三種眼：肉眼、天眼、智眼。世尊！何者名為肉眼？何者名為天眼？何者名為智眼？」爾時阿難作是語已，佛告阿難言：「阿難！如此等義，汝自解說。何者是肉眼？何者天眼？何者智眼？」阿難言：「唯然。世尊！我承聖旨 今當解說。然此三眼我當分別。言肉眼者，依四大生。何者四大？所

謂地大、水大、火大、風大，此是四大。此等四大離有非有，故言四大。」「阿難！以是義故，汝等應知如非有四大，而阿羅漢亦不離大。地界亦大、水界亦大、火界亦大、風界亦大。阿難！於汝意云何？阿羅漢見實以不？」阿難白佛言：「世尊！見實、見非實。」阿難復問言：「世尊！彼阿羅漢云何見實？云何見非實？」佛言：「阿難！見非實者是四顛倒，見非實者是三界，見非實者一切世間，見非實者諸凡夫輩執、我執、眾生執、命者執、福伽羅執。阿難！此等是凡夫法，諸阿羅漢已知彼等。何者是阿羅漢如實見耶？知一切法離、知一切法空、知一切法不定。阿難！阿羅漢見是等實。然於是中所有四大，彼凡夫輩取為真實，所取實故彼等有轉。諸阿羅漢無法可取，以是義故，彼阿羅漢於有不轉。何者是物？貪欲是物、瞋恚是物、愚癡是物。無有物者彼則不取，其阿羅漢於渴愛脫而不和合，是故阿羅漢名無物者、名空行者。何者空行？不取眼故，乃至不取耳鼻舌身意，不取我、不取眾生、不取命者、不取福伽羅、不取過去現在未來。如是阿難！其阿羅漢不分別過去、不分別未來、不分別現在。其阿羅漢於三世中已覺知平等，去來現在三世空故。如是等空，空性不捨。何以故？去來現在不捨離故。於是法中誰得涅槃者？唯餘苦滅，所有苦者彼即寂靜、所有苦者彼即為沒。何者為苦？所謂無智。何者無智？謂不正念。何者不正念？阿難！若無常中常想、不淨中淨想、苦中樂想、無我中我想，四種顛倒，如是名為不正念耶。以是義故，以四顛倒而生三界。言四倒者，彼等無實。阿難！以彼無實四顛倒而生四大，以是義故，四大無實。如是阿難！如來所說肉眼是即為疑、即是為惑，於中何者天眼？所有眼者天身所攝，天所有眼、天修念者，是名天眼。於中何者是智眼？能覺本性，除滅惡道，遠離惡處并及二邊，正向涅槃，不依諸見，智者所歎，能與無畏，善能與力及與辯才，清淨戒聚滿足戒聚，能作堅牢、能護藏戒，最勝戒聚起涅槃道，能轉世間捨欲恚癡，能作實觀滅諸生趣，能作見智，於正道中善能穿達。方便智眼智根智力選擇諸法，念正覺分正見正道，解脫智慧覺成熟果，能斷疑心及與生老，除斷渴愛不復流轉。

「毘羅舊安多僧喻驅致　優波鉢帝尼頗羅婆彌暮　浮多鉢帝　阿毘伽他婆蘇都　阿地那婆賀尼　叉耶地輸　波利呵牟地舍阿婆車度烏奢伽摩　因陀盧遮那摩伽馱陀(隋言能與道)　毘彼式迦(隋言能觀)　阿隸數帝利師那制地迦(隋言能斷渴愛)　多摩制地迦(能斷暗)　阿鞠六波(不瞋)　跋陀羅(賢)　賀羅迦叉毘帝(守護主)　迦羅度叉音(語諳反隋言時無畏)　婆祁羅(金剛)　毘須尼帝尼尸波羅般遮(不可說)　帝栗他(福處)　何勒叉(守護)　阿摩陀(不醉)　阿鉢羅　摩陀(不放逸)不由他能觀割斷教示無疑不分別　帝醯　尼師鉢利耶跋陀那盡印　何波婆

多　雲主堅行曾住閃電作明日面奪解脫隸那迦離(作室)力護無有疑不及不超越生斷邊愚癡　不可說不可攀無癡勤劬觀察　無憂無言無愁無劬　不了無癡不墮常鳴月三牟遮耶　不亂不嗔亂及震娑那途娑那莎帝尼跋陀(無上)　以至無畏巧智勝最勝　不可行不可行處斷諸行住處　不受果避婆魔帝阿蘭若住行無住處　祇羅被力者純直行發一切處　可信彼慈帝帝叉炎蘇途那音(力暗反除憂)　阿瓮舍闍羅婆迦(除老)　觀時可知毘浮多決了印毘求羅作邊界思惟　無上明明閃波羅娑地利沙跋帝婆羅慰羅多婆那頡他兜羅阿地沙那(不可降)　薩婆豆多無相別相能斷邊無物慰伽他三句伽他　因頗蘭那跋帝叫無叫勝縛拔斷器仗　不分別離分別無分別處　不可得處不染智足大勝一切處打

「阿難！如是智處，名為如來之所宣說分別顯示，於三千大千世界中廣說智名。阿難！若人能知此智，是名智眼。諸菩薩所有智眼，皆因般若波羅蜜故，今於此處如來已說。復次阿難！般若波羅蜜者，菩薩摩訶薩之所學處。般若波羅蜜中，我當廣說彼般若波羅蜜。菩薩所住學已，當住十地，當至勝處、至勝色處、至般若勝處、至智勝處、至戒勝處，於一切法得不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速覺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多眾生善巧解脫。阿難！何者是諸菩薩摩訶般若波羅蜜？一般若波羅蜜、二般若波羅蜜、三般若波羅蜜，乃至無量般若波羅蜜，乃至有諸眾生各各諸根、各各相續。如是阿難！乃至有各各諸根相續，如是如是應知應行，復次乃至應知應行如是如是教示，乃至教示如是如是般若最勝應當證知。如是阿難！菩薩一切般若最勝，當具足有。復次阿難！何者是諸菩薩般若波羅蜜、菩薩所學處？阿難！於中菩薩應生意行。阿難！云何菩薩當生意行？譬如利益菩薩。阿難！云何彼利益菩薩當生意行？阿難！我念往昔過去世時，然燈如來出現於世。彼佛教中，有一童子名曰利益，時彼童子已發菩提心。爾時有大魔王名曰染污。爾時染污魔王詣利益童子所，到已告彼童子，作如是言：『童子！汝莫發菩提心。何以故？諸佛菩提難可覺悟、諸佛菩提難可成就、諸佛菩提大受苦惱、諸佛世尊不示現菩提。』時染污魔作如是說已，爾時利益童子告染污魔言：『云何諸佛菩提大受苦惱？』爾時利益童子作是語已，染污魔王即答利益童子言：『諸佛菩提大受苦惱，我乃至譬喻而不能作。雖然童子！我當示現少分譬喻。如我往昔為菩提故曾受苦惱。我本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於彼時既不能成如此事故，尋即退還，受大苦惱，不成己利是故即退。』阿難！爾時染污魔王向利益摩那婆作如是等種種破壞已，令捨離故、不令受故、欲迷惑故，即以兩手牢捉彼臂，示現大海作大神通。如此大海諸所有水，令彼見血。時染污魔王即告童子言：『童子！汝

見大海滿血已不？』摩那婆言：『我今悉見。』魔王復言：『汝今見此滿血已不？』摩那婆言：『我今已見。』魔王復言：『汝見此滿血大海東岸已不？如是乃至南岸西岸北岸已不？』童子言：『我實不見。我今惟見所住地處。』魔王復言童子：『此是我行菩薩行時，於一劫中割捨頭目所出流血，滿此大海。』

「阿難！時染污魔王復作神變，示大頭聚如須彌山，復告童子言：『汝見此大頭聚已不？此頭悉是利刀所斫，種種形相，或有髮者、或無髮者、或剝皮者唯見赤色、或惟髑髏猶如珂雪、或齒墮落或不墮落。』童子答言：『我今悉見。』魔王復言：『童子！此等悉是我於往昔過去世中行菩薩行時，彼利刀所斫，被斫之時所有出血，流滿此大海。童子，汝見去此不遠有三十百千眾生，手執利劍住彼已不？如是東方南西北方皆悉見不？』童子言：『我今悉見。』時魔王復言：『童子！汝復見此四方有三十二千諸大夜叉住在虛空，復有數千諸惡羅剎，形色可畏能奪他威，汝悉見不？』童子言：『我今悉見。』魔王復言：『童子！汝今復見有如是等諸惡人輩手執戎仗。汝悉見不？』童子言：『我今悉見。』魔王復言：『童子！汝見此等諸大夜叉及惡羅剎在於虛空，汝悉見不？』童子報言：『我今悉見。』魔王復言：『此等諸人住諸方者，作如是念：「若當有人發菩提心，我等今者以此利劍當害其命。」童子！此等諸大夜叉及惡羅剎，所奪他威力者、形色可畏者，作如是念：「若有住彼菩薩道者，我等今者奪彼威勢，當隨所去。」何以故？童子！彼諸人等作如是念：「諸菩薩輩是布施者、是布施主。然我等今極飢困，以是故我等今者斫菩薩頭便以將去。菩薩為我必施，我身得續命根、令我富足。」其夜叉等作如是念：「我等今者是奪他威勢，所有羸瘦眾生，我等奪彼威力而去。若有菩薩發菩提心，令多眾生當住於白法，以是因緣其奪威力。」諸夜叉等奪菩薩威，隨心而去。童子！汝見四方有三萬二千諸羅剎女，甚大可畏，執人死屍、食噉人肉。彼等觀看於汝，汝悉見不？』童子報言：『我今悉見。』魔言：『童子！此等三萬二千諸羅剎女，念觀菩薩此處捨身當趣何生，隨其生處或在母胎，我等必當殺害彼命。或復如是在母胎中，以刀割節從產門出。或作如是在在處處，在彼腹中受如是苦。彼等若從產門出，當害彼命。童子！汝見在於虛空中有四火聚熾盛以不？』報言：『我見。』魔王復言：『童子！此等行菩薩行諸眾生等，以諸苦具當墮身上損壞彼命。童子！汝見四方有執靼弓，其箭勁利猶如剃刀，手執擎舉。汝今見不？』報言：『我見。』污魔王言：『童子！有如是等，若有菩薩發菩提心，有如是等用剃刀箭，隨其行處以箭射彼。』時魔王復言：『汝見去此四方不遠，或有三十二由旬或三十三由旬大熱鐵鑊，其下猛火悉皆熾

盛，一一鑊邊各有三萬二千諸羅剎女潑水以不？』報言：『我見。』污魔王言：『童子！此等大鑊猶如火熾，此等潑水。童子！我今語汝、我今教汝，汝今取我善知識教。我等今欲與汝利益、與汝善教，欲與汝樂、欲拔汝苦。若有發菩提心，發已重發，彼當墮此大熾鑊中。童子！此等住菩薩乘諸眾生輩，墮此鑊中燒煮，沒於湯火，舉手叫喚揚聲。汝見以不？』報言：『我見。』污魔王言：『童子！汝於今者發菩提心，汝若迴心則無是苦而觸汝身。』阿難！爾時污魔復作如是等大神通力，於上虛空出現八萬四千諸大夜叉，手擎滿鑊沸熱灰汁在虛空中，告言：『汝避作利益者，不取汝語。不取如是善知識教，我以如是沸鑊灰汁瀉注頭上。』阿難！爾時污魔告彼夜叉等言：『汝等莫卒作是惡事。我更勸化彼童子，兼復慰喻，當復重語令其憶念思惟。我復教示，令彼心得清淨。』復作如是言：『我於今者發菩提心時。』時彼惡魔重復語彼童子言：『汝於先曾發菩提心已不？』童子答言：『我先已發菩提之心，如心所發當如所作。』阿難！爾時污魔復語利益菩薩，作如是言：『仁者！汝能當受如是我所示現諸苦以不？』阿難！爾時利益童子告污魔言：『若如此者，我等應當共詣然燈佛所。彼佛世尊當教示我，我當隨教應如是信。』爾時利益童子作是語已，污魔復告童子言：『我心不喜至彼佛所如汝諮問。』阿難！爾時利益童子告污魔言：『污魔！假令滿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如是可畏恐怖極大熾盛受諸苦惱，復有如汝作利益者滿此三千大千世界，我於彼處不取教示，我亦不畏如是恐怖，我亦不驚。如我今者，唯當隨順然燈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之所教示。』其利益童子作是語已，爾時於虛空中百千俱致大夜叉眾作如是言：『童子！汝今顛倒迷惑。童子！隨我等語及善知識教，汝今應當如是如是得大安樂。』爾時彼處有惡魔子名斷惡者，將三萬天女前後圍繞，詣利益菩薩所，告彼童子言：『童子！我當與汝此等天女以為侍奉，汝共此等受諸欲樂自在遊行。若共此等天女受樂相隨行者，彼等當不老不死，不墮亦不命終。今汝童子！應共此等諸天女眾嬉戲受樂當相隨行。汝復當觀住菩薩乘者，諸髑髏聚今在汝前。童子！是故汝捨如是惡見。是故汝捨如是行心，莫復發心趣向菩提。』阿難！爾時利益童子告彼污魔及魔子言：『我曾如來應遍知所聞，此三千大千世界寬廣無量。假使有許極大地獄，如是遍滿熾然大火同為一焰，而彼焰起如須彌山。如是焰聚滿彼世界，是大地獄如劫燒時。然此三千大千世界彼時火炎俱成熾然，彼焰上起乃至梵世，我能如是可畏焰聚一墮已，任逕恒河沙等大劫，為一切眾生受大燒煮。如是次第乃至所有眾生界，可說中說，我為彼等一一眾生，如是等苦皆悉能受。盡彼大地獄，我無一悔恨之心，亦復不能捨菩提心、亦不能離、亦不能迴、

亦不生懈怠之心、亦不言我不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今且止，我決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今為我作諸障礙，竟有何益？』阿難！爾時污魔復語利益菩薩言：『童子！汝今見此大血頭聚如須彌山王已不？』童子報言：『我今悉見。』魔言：『我今所見諸菩薩等行菩提行所有頭數，此等菩薩今有如是極大頭聚，我見是等諸大菩薩行菩薩行彼皆退還。童子！汝莫如是乘於此乘。』阿難！爾時利益童子復告污魔言：『希有！乃至汝今作我如是大利益事，乃至增我，乃至汝說令我反得最勝，當勤精進。以我成就如是精進已，有諸菩薩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欲退還者，我為彼等作大勸助不退轉中，我當為彼一切眾生令得安住不退轉地，彼等一切皆令得樂。有諸菩薩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為彼等應教此行，當令安住得不退轉。我今為汝更作譬喻，假使如來在我現前，作如是言：「今汝童子當二十劫中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住安樂道。於遠道中，汝必當上得諸天身，復作人中轉輪王正法治化，但住懈怠。汝今當發大精進，於十劫中大地獄出已，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能十劫受大地獄種種極苦，我不用作轉輪聖王，亦不用生天之身及與天王，我唯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我今不用天樂。若如來在我現前，作如是語：「若有眾生墮大地獄，彼住地獄一日一夜。復有忉利天中鋪天寶座，汝坐彼已，於六夜中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若為彼地獄眾生大利益故，住大地獄乃至一日一夜。於彼出已，後日即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坐彼座當受天樂。」而我不用彼天勝樂，我寧在彼大地獄中，為一眾生作諸利益。我發如是弘誓精進，我於此處如是勤修，我於是處如是渴仰，我於是處能住地獄，意不樂坐，乃至當為得佛法故、速欲成就大神通故、成就四無畏故、成就十力故，寧住於彼大地獄中盡一日一夜。何以故？彼佛世尊長讚歎少欲知足、讚歎易滿減省財利，不被譏訶、不作有為，恒常修習頭陀功德，威儀庠序具足禁戒。彼世尊長夜讚歎發精進，是故我今成就如來讚歎之處，信佛入行入履佛跡。如是成就堅固之心，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假使有人來在我前，即以利刀破我身分，或以百[金*(竄-臼+(冂@人))]穿穴我身，復為我作如是等語：「汝受百年如是等苦。過百年已，然後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寧甘受此苦，不迴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更復有人來作如是語，謂我言：「汝來仁者！五欲功德遊戲快樂，而彼宮殿懸繒雜綵，及敷寶座莊嚴，一切果報具足快樂。汝過百年，後當得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諸佛法中得到彼岸。」我今不用受是快樂，我今寧為大利益故，受諸苦楚刀杖打捶及餘多種極大苦惱，我能忍受，我終不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速成正覺。污魔！若汝示我大熱鐵鑊，如是恐怖以恐嚇我。假使隨為一事

因緣，此三千大千世界為一鐵鑊，而彼炎合成一火，我能為諸眾生等，在鐵鑊中受其燒煮等苦而能荷擔，不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難！爾時利益童子語污魔言：『行矣污魔！共詣佛所。而彼如來教示我等當如是住。』阿難！爾時污魔隨利益菩薩往詣然燈如來應正遍知所。阿難！爾時利益菩薩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住一面已，白佛言：『世尊！我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因緣，唯願如來教示我等，令我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利益童子作是語已，然燈如來告利益童子言：『童子！汝觀此法，何者法是汝所問，而言我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彼法不可得若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中誰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譬如有人作如是言：「我今在虛空之中，當令滿跡，若象足跡、若馬足跡、若駱駝足跡、若牛足跡、若諸鳥足跡。」童子！於汝意云何？此人能得上虛空中或象足跡乃至諸鳥足跡得滿已不？』利益言：『不也。世尊！』佛告言：『如是如是。童子！若汝言我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法不可見，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此等諸法離覺觀相，此等諸法自性遠離，猶如虛空。』阿難！佛作是語已，其利益童子復白然燈佛言：『世尊！彼法頗有相似以不？』彼佛報言：『如是，彼法似虛空。』佛復告言：『童子！似虛空者，彼無有似。童子！彼佛菩提無有似者，以是義故，彼佛菩提似虛空。童子！譬如有人作如是說：「我於上虛空中無有住處而作畫印。」童子！於汝意云何？彼人能得上虛空中無有住處作畫印不？』童子言：『不也。世尊！』佛言：『如是如是。童子！於中無有法可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童子！此惟有聲、惟者響，我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童子！有我者，無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難！爾時彼佛作是語已，利益菩薩復白佛言：『世尊！頗有我所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彼佛答言：『有去我所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童子報言：『希有世尊！有我念者當有煩惱，去我所者而無煩惱。』阿難！爾時童子作是語已，然燈佛復告利益童子言：『童子！我所念者無有煩惱。何以故？若有實此非我所無一物者，無有一物是我所作，以是義故，言我所作。童子！譬如有人作如是言：「我有諸聲，若象聲、若馬聲、若駱駝聲、若牛聲、若驢聲、若騾聲、若伎樂聲、若婦女聲、若丈夫聲、若種種鳥聲，拍鼓大鼓及貝角等種種音樂之聲，及以談話之聲。世間所有音聲者，皆安置篋中。我若須時，各於篋中取聲而作。」童子！於汝意云何？彼人是正語不？』答言：『不也。世尊！何以故？世尊！聲不可取故、聲不可見故。世尊！彼聲不從東方、不從南方、不從西方、不從北方、不從上方、不從下方。世尊！聲若可見者應有聚積。』佛言童子：『是音聲雖不可見，而生耳識覺知之相，亦起愛憎。聲不可

見，但以聞時而生苦樂。童子！如是如是。以無智故當生苦樂。彼不可見，若不可見彼即無色，若無色者彼應不著。童子！汝莫如是於彼聲中而生染著，謂我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童子！譬如有人作如是言：「我以氣吹令滿魚網。」童子！於汝意云何？彼人此言是正語不？』答言：『不也。世尊！』佛言：『童子！我如是辯。若欲菩提者作如是說：「分別我我所，當得成菩提。」童子！我念往昔過去有人行涉遠道，爾時非時起大雲雨，是時彼人困苦疲乏極大衰損。於後時間還己家已，聚集柴木及乾糞穢毒藥炭火，聚著崖上作大烟焰，更取糞穢及諸毒藥柴木薪等擲著火中，作如是說：「虛空苦我。虛空苦我。我今在此欲害虛空，以烟薰殺。」童子！於汝意云何？此上虛空可薰殺不？』答言：『不也。世尊！』佛言：『如是如是。汝童子以著我故欲求菩提。何以故？童子！此業虛妄，若以著我故求索菩提。童子！汝於般若波羅蜜當作勤進。何者是般若波羅蜜？一切諸法無量、一切諸法無邊、一切諸法無礙，是名般若波羅蜜。何故名般若波羅蜜？無欲無樂，捨二業、不作二相若我若菩提，無所塵染遠離塵染，是名般若波羅蜜。復次何故名般若波羅蜜？無善故名般若波羅蜜。何以故？與聖智根同相和合，而般若波羅蜜不離聖智根故，有聖智根之所度量。何者思量？若心所思出生等法，一切合集眾緣合者，彼皆無實。若心所生法尚無有實，何況心法和合轉生諸法而當有實。何以故？名心思量，生諸法耶？緣境思念能生增長，以是義故，名心思生法。童子！譬如有人，名蜜瓶、酥瓶。然於是中無有蜜瓶亦無酥瓶。如應名酥、如應名蜜，彼即言酥瓶也、言蜜瓶也。童子！此義一物而得二名，若作二名即是無智。若無有智，不可以無智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童子復問言：『何故名無智？』佛答言：『童子！言無智者，隨心思生非善等法，無智牽攝取非事物，故言無智。童子！譬如有人於春後熱時被燒思涼冷水，若冬冷時還思熱水。然彼人春冬寒冷更無別界，唯諸行轉變。以不善法故種種愛念，以愛念故而生分別，若生分別彼即非善。摩那婆！汝莫為菩提因緣而作分別。童子！所有分別是非菩提。童子！譬如有人在大池岸諦觀彼池，見自身影在池倒懸，見已恐怖申舉兩臂而大叫喚。其大喚時，有諸人眾聞彼叫聲，各疾走赴至彼池岸。時彼大眾告彼人言：「咄哉癡人！汝今何故作是叫聲？」爾時彼人告彼大眾，作如是言謂諸人輩：「我今在池倒懸欲死。」爾時大眾告彼人言：「我等不見汝在池死，唯見汝在陸地。」爾時彼人復告大眾作如是言：「希有！汝等悉皆迷惑。咄哉人輩！汝等可來，我示汝等如我所見在大池死。」彼等眾言：「咄哉人者！今可示我。」爾時彼人於彼池中諦觀察已，舒舉兩臂告彼大眾，復作是言：「咄哉人輩！汝等看我在池中

死。」時彼大眾告彼人言：「咄哉丈夫！汝今顛倒迷惑所致。汝今在陸，此是汝影顯現在池。汝觀我輩所有形影亦現池中。」爾時丈夫告大眾言：「咄哉人輩！我今不獨憂自己身，汝等今者皆在池死。」時彼丈夫搥胸唱叫，速疾走至村。見多人眾，即復告言彼村人眾等言：「人輩！今我自身及諸人眾，皆在池中倒懸將死。咄哉人輩！汝等可來詣彼池中，拔出我身及諸大眾。我等當知汝等恩德。」彼村人言：「丈夫！我等唯見汝在陸地，不見在水而取命終。」爾時丈夫告彼大眾：「咄哉人輩！汝來觀看，即知驗實。」童子！時彼人眾作是思惟：「此人成狂。我等可詣彼池所躬自觀察，彼當云何教我驗實？」爾時人眾詣向彼池，到已告彼人言：「咄哉癡人！何者大眾死於此池而取命終？」爾時彼人見彼大眾在池岸已，自身諦下審悉觀察，告彼人眾復作是言：「咄哉人輩！汝等皆悉在此池中而倒懸死。」爾時村人告丈夫言：「咄哉癡人！此是形影非真實身，何故如是迷惑？」爾時彼人不思成狂，因遂命終。童子！如是如是。彼法無有二相，不得作二。童子！以有二故，當有疑悔。既有疑悔，即生二想。童子！若取諸法猶如形影，如實知者，彼等不作起我分別。於上虛空非烟可死，不可以聲安置篋中，亦不可以影現池中而言我死，亦復不可作如是分別名菩提也、若我當覺也。童子！若有菩薩能知是事者，若有菩薩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寶滿已布施，而此福業倍不及彼。摩那婆！應如是學，豈可地界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乎？豈可水界、火界、風界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乎？若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依佛世尊具滿不空。何以故？此身體實，四大成故。以是義故，一切眾生無非是佛。摩那婆！既是地界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非水界及火風界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摩那婆！是故彼法不可得故，不可作名字；無有名字，亦不可得而作名字。諸佛菩提亦不可得而作名字，諸佛如來亦不可言亦不可分別。摩那婆！不可言中，汝今莫作如是分別，言我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四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五

隋北印度三藏闍那崛多譯

「此大神呪，能令眾生出生辯才。若有受持此大神呪，彼於此處最為殊勝，當令歡喜，決定生力為自為他。復當得於四處無所缺減。何等為四？一者口業清淨、二者意念清淨、三者能斷疑網、四者不作盡邊上生善道。復當得四種不缺之處。何等為四？一者當得持識、二者現得受記、三者於動亂時不生恐怖、四者斷疑不滯。彼復當得四處不缺。何等為四？一語量中持六十三偈分量；能以此隨順授與、如法實作，倍量受持所說法義；所持法義永不忘失，乃至命盡。於中二種根：無明、有愛。復有二根，名慰喻方便、愛渴發處。阿難！復有二種根名：一和合集愛、二不見渴愛。復有二根名：一無明愛、二無明成就愛。阿難！復有二種根名：禪定、愛。譬如優陀羅阿羅摩子，若有如是受生之者，將墜於惡道，他亂渴愛不能知緣。所言根者，一切分異，於中如來住已而為說法。戒及三昧有四根本，彼等知已生於梵行，苦、苦集、苦滅、苦滅道聖諦。「闍茶地(一)　阿泥奚囉(二)　婆婆哆毘逾(三)　伊曇破盧(四)　尼耶摩破盧(五)　三目陀逾(六)　毘蒲伽(七)」

「復次阿難！有非世辯之所和雜，如來世尊知彼言說。如來入已示現諸事，比丘學已知言說處、知所攝處、知破戒聚、知語過失，知過去世增上語、知未來世增上語、知現在世增上語，知婦人增上語、知丈夫增上語、知黃門增上語，知一增上語、知二增上語、知多增上語，知觀察增上語、知細意增上語，知毘尼五種作法、知初戒聚所出七事，知所覆藏處、知不可覆藏處，知減省口業、知妙善口業、知捨離印。以此言教成此義理，世辯語言除滅煩惱，持讀修習。復有世辯，名曰怖輪習慧成熟。如來知已，此陀羅尼修多羅文字句中之所繫屬。若比丘持已巧知言辭，知眾如法亦知時節，知語言住處，以此語言當令安住，彼之所作亦知，說此言已彼無復辯。復知彼處應當請問、此處當問、此已自知，能決此事。知是六處問已，我等而當為作報答。亦復能知不應報處、知問時節、知任力處、知問般若發果之處，亦知四種作因之相。住於彼處當共語論，不得亂語，亦復不得欺誑於他，不得自取，亦復不得作毀他語。若欲共他之所語論，當住四處。何等為四？攝有攝無無發語處，現在無餘故。欲作語言，復住四處當作語言。何等為四？不得瞋恚，正心無倒方便攝取之，不誹謗諸佛菩提，具足成就八解脫禪。欲作語言，復住四處應當共語論。何等為四？而不違背諸阿闍梨，不說有我，知眾住處及世間道之所住處，欲顯示涅槃於彼之中。何者世

辯？如如來於此修多羅句中之所宣說，為莊嚴彼義故、降伏外道故。有路伽耶多名曰阿囉多囉鞞厨，復有路伽耶多名曰郁瞿盧伽囉迦利逾，復有路伽耶多名曰奚羅蔓多羅瞿，復有路伽耶多名曰三摩多尼舍叉般擕(椿據反)。此等四種路伽耶多事，於彼之中，妙行比丘若復觀見，為諸外道欲共論義來詣其所，應作是言：『長老！汝何所須。』若彼當作如是之言：『我今故來欲共言論。』時彼比丘應語彼言：『汝當用何印欲有語論？為當用戲論印、為當用問答印、為當用斷印、為當用路伽耶多印？』彼若聞已作如是言：『我於四印一亦不知。』時彼比丘應語彼言：『若欲言論，無印語者、不護語者，欲作語論隨意出言。而汝今者無印語業，出自意言無有次敘。汝可速去，我不共汝平論法事。』阿難！有異比丘散亂心者，如是法相不知方便，無此口業能如法語，若能斷者無有是處。阿難！若彼外道作如是言：『我已印竟、不印印竟，當作語言。』比丘應語彼外道言：『若汝無印即無諍論。何以故？汝口問印已，若更不語即自破印。而語若破印語，彼名為賊。我不共賊而共論義。』此則名為報答彼語。於彼之中不取外道之所語論。以是因緣，應如是知，如是遮斷。

「閻那施(一)　蘇摩都(二)　阿奴摩都(三)　阿句蔓都(四)　掣陀婆句(五)　漫陀囉娑他(六)　陀舍羅(七)　毘波羅伏娑多(八)　伊舍私鬢多(九)　蘇尼口嚩(十)　帝叉那摩啼(十一)　阿盧句(十二)　阿提兒沙那(十三)」

「復次阿難！復有呪名曰三摸提多，復有名毘舍荼伽、名梨丘摩、名籌憂裟羅、名彌多羅裟他、名三拔陀、名夜叉童女。阿難！彼等有守護夜叉五萬七千，善守護彼。彼等守覆護故，彼夜叉等說此呪句。然此呪句於閻浮提中未曾流行、諸天之中亦未流行，自餘一切諸夜叉中亦不流行。彼等如來已說，守護此陀羅尼故。阿難！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如是等處善轉利已，持著身中當受持者，彼當得地名曰普遍。」阿難問言：「世尊！何者名為普遍地處？」佛言：「所未曾聞諸修多羅中，聞已善知入方便智、善知言辭，知惡之辭，知前根本及後義味，知顛倒言，知相續處非節斷處，於千比丘眾中五百比丘非前後問辯答彼等，當能受持順義相續，善能解釋不失正念、善能自護亦能護他，得淨說意，於瞋惡中自他得淨，得正念心、得正意、得正行、得正住、得淨心，無能障礙亦不由他，所行之處少病少惱無能伏者，有來諮問能決無盡。不多遊行，雖在遠處多人毀呰，若來對現即便讚歎。如是之等不被毀辱，未入王宮有人說惡，若入宮已即便讚歎，亦復當得衣服飲食湯藥所須。種種諸事多人愛敬，語言軟美先言問訊，不重方土所行之處，多得利養。若欲離者亦不言說，如所去處任其自由。若欲來者

亦復隨順，背去復來承事供給而不樂著。何以故？一向增長諸善根故。諸眾生等於是法中生實想住，令發心已而不破壞。阿難！我念往昔迦葉世尊教法之中，有一比丘名曰娑摩婆陀那跋馱，彼有此修多羅句陀羅尼法本。時有五百比丘來詣其所，為陀羅尼故。復有五百比丘尼、復有五百優婆塞、復有五百優婆夷，俱來詣彼，為陀羅尼故。阿難！我不見彼二千人中乃至無有一人愛此陀羅尼法本者，唯有至誠發心觀已背彼比丘。彼等諸人，是比丘所罵詈呵責。阿難！如是七返來詣其所，還復背去不能習誦亦不受持。阿難！此陀羅尼法本難可修習，如是難信、如是多礙、如是多有魔業，此陀羅尼法本中難可得住。阿難！是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自得利益、欲自攝取諸善根故、欲自破壞一切魔業，彼諸比丘於此法本應作勤劬巧知說義，若得此陀羅尼法本已不應放逸。

「復次阿難！於彼法中何者名為一欲？於善法中應生欲心，欲滅一切所有相故。欲滅婬欲、欲滅瞋恚、欲滅愚癡，應發欲心超過有結，應發欲心於無欲中欲無欲事，亦應當知於彼法中何者是欲、何者無欲。言有欲者，有結法中之所縛著。言無欲者，能滅結縛。又復何者是滅諸結縛？謂四聖諦實事句故，名為聖諦。於中苦名是苦聖諦。彼所執著，是故名為苦集聖諦。滅一切苦，是則名為苦滅聖諦。八分聖道是出離處，如是教授、如是究竟、如是門戶、如是道路，滅諸戲論，故言苦滅道聖諦也。此等四聖諦，是諸聖諦故。言聖諦何者？諸聖三結滅故，故言諸聖。及住上地，如實能知四聖諦義，是名須陀洹，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及閻摩羅世，亦終不作無間之業。彼是見法佛子，故言聖也。」作是語已，長老阿難白佛言：「世尊！是諸凡夫有聖諦不？」作如是語已，佛告長老阿難言：「阿難！但以語聲名凡夫人所說聖諦名。然彼凡夫而非是聖亦非聲聞，當知此是見法者，言若聖、若聖聲聞。復次阿難！我於今者為汝作譬。如有智者，以譬喻故能知是義。阿難！譬如有人自不見彼三十三天，於他人所聞有三十三天。阿難！於汝云何？彼人聞已，即便知見三十三天以不？」阿難白言：「不也。世尊！」佛言：「如是如是。阿難！有別凡夫聞說聖諦，亦復不可以聞說故而言此是聖聲聞也。當依波羅提木叉正行具足，微細罪中見生恐怖，成就學戒，彼於是中亦不可言聖聲聞也。以見法故，名聖聲聞。

「復次阿難！未來世中有諸比丘自恃有力，以有力故，憍慢愚癡不見四諦，自作是念：『我是須陀洹。』彼等所作，為利養故唯教在家；及出家，為當作是言：『仁等丈夫！汝今已得須陀洹果。仁者汝今不虛得人身。此是真義。』於佛教中，彼等以聖言故，則名聖聲聞。當如是知，於彼時中有諸比丘有深智者、於空法中無所得者、於空法中能巧知者，彼等彼等邊聞深法已而生恐怖，當生悔

沒、當有迷惑。然彼非丈夫者，不能作如是念：『我等正是最無智慧，煩惱所制不能自由。於凡夫法而得自在，聞甚深法已而生恐怖。』如是阿難！於彼時中，妄語之人遍滿世間。有高慢者，還復教示高慢之人，令彼人等於佛菩提而不信樂。若有欲者，彼等爾時為人輕忽，種種調弄、種種呵責毀其名字。以是事故為人呵辱，不聽彼人住於寺舍。於彼時間，若在家者及出家者，染著魔王，以貪著已，教示在家及出家人捨佛菩提。阿難！其佛菩提難可得知、難可覺悟，微細甚深，唯有巧智乃能證知，不可以彼破戒之人及墮顛倒見者及無行者所能知耶。於彼時中多有眾生，為欲所縛、貪著躁動、嬈亂不定、恐怖邪曲。阿難！於彼時中，多有出家持世法者，棄捨正法。於彼時中，多有出家在家作如是事，彼等當沒此佛菩提，以誹謗故。阿難！於彼時中有諸比丘，在彼空閑蘭若處住，彼等比丘多求利養愛樂名聞。亦有比丘證入實際行者，是等彼時為他輕慢，猶如破戒，如是毀謗。彼時出家者，為調善比丘等，當至於俗人邊說非善事。俗人聞已則不親近，亦不供養復不承事，作如是念：『如破戒者。』如是彼實言比丘，為他毀謗。自身知已，當住空閑阿蘭若處。阿難！以是因緣，於彼時中多有持戒比丘說真如者，至彼邊疆人民之處。此中國人不受佛教故，如是彼時多取邪見、捨離正見。阿難！於彼時中，若有能知一切諸法皆悉空者，於彼人邊起外道想、起邪見想。彼等作如是論：『長老！若汝今者作如是說，一切諸法皆悉空者，誰信汝言？而今我等現於此處，親自覩見彼來彼去，彼與大施、彼取大施。若其爾者，施者受者豈無利益？』阿難！於彼時中，或有眾生生欲心者，彼等眾生少行布施。少行施故，自念我今是大施主。作是念已則失大施。以恐怖故，則取尼乾諍論之義，於說空者多生瞋恚，捨佛菩提取尼乾諍論之義。阿難！此品名破壞散諍義。阿難！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於此陀羅尼佛法本誦持攝受故，彼為攝受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諸佛菩提，彼為如來言說守護作圍繞眷屬。如此佛菩提法當令久住，復攝受諸破戒者。阿難！是故汝今應好至心受持讀誦，為四部眾廣利益故。阿難！乃至令三千大千世界中眾生，為入最上最勝明地，過去三藐三佛陀之所宣說，我今亦說，受持正法故，亦不為彼名聞利養故，為諸天勸請故、為攝受諸族姓子故、難降伏者為降伏故、為不羞慚者挽治罰故。」而說呪曰：

「寫地夜梯曇(一)　冊地末帝(二)　比盧迦婆帝(三)　波羅呵哆(四)　迦吒榛哆(五)　捺哆末帝(六)　比伽(七)　比蒱哆婆帝(八)　野荼(九)　計邏帝(十)　比利哂提(十一)　訢具虱嚪(十二)　佛提(十三)　佛陀末帝(十四)　壹都彌(十五)　脯利婆簸囉呵梨(十六)　阿知多佛陀(十七)　阿那伽哆佛陀(十八)　邏帝鬱般那佛陀(十九)　胝山柘

頤舍囉婆迦(二十)　逾柘帝汝那伽僧伽(二十一)　夜室遮帝沙提婆僧伽(二十二)　逾卑壹呵那伽僧伽(二十三)　逾卑壹呵提婆僧伽(二十四)　逾壹彌嘻鉢提嘻(二十五)　珠地多(二十六)　菩地多(二十七)　三魔利多(二十八)　提婆阿提鉢多夜(二十九)　那伽阿地鉢多夜(三十)　夜叉阿地鉢多夜(三十一)　羅剎娑阿地鉢多夜(三十二)　躬槃荼阿地鉢多夜(三十三)　卑離多哺多那阿地鉢多夜(三十四)　佛陀馱利賒比那(三十五)」

「阿難！我不見若天、若龍、若夜叉，於此佛功德變化所說、實化說已，具足語言。若有比丘能受持此陀羅尼，若阿蘭、若空閑處、若露處欲作惡者，彼時當有帝釋天王、梵天王、娑婆世界主及四大天王當作護助，受持此佛菩提故。阿難！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受持此陀羅尼法本，彼人即當攝受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正法教已。如是等修多羅面門所說當善受持，為自護故、為護他故，當自具足。復能具足守護他人所有善根，當得具足牢固之身。復能具足牢固威力，當得具足普遍智慧。當得具足普至口業，當得三種清淨口業。當得巧便知見之行，當得如意。當得具足如意攝受，當得生行、當得正意、當得正住、當得正念、當得柔軟善持禁戒、當得同行堅固善友、當得善巧於法不疑、當得決定滿足語言、當得具足能破疑意、當得具足普利益智、當得具足清淨廣智、當得具足普遍際辯，有四辯才。彼於此處少用功力而得滿足，彼所生處當得清淨不墮惡處，供養諸佛世尊。不多用功而得淨信，以自辯才住如來前，讚歎如來早得出家。雖在學處而無毒箭，受他供養。當於半月證四辯才，譬如上座舍利弗，如來所說一切智慧最為第一。般若波羅蜜故，能為眾生作大福田。譬如未來世上座末田底，諸天人等皆來迎接，以具足福德波羅蜜，深佛菩提方便度已令多人住。譬如未來有上座名阿濕婆麴簸多，為最勝功德之所圍繞，熾然如來所有教法，以無餘涅槃而般涅槃。」作如是語已，時長老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不知此如來教法有如是等大威神力。諸比丘眾差我為佛世尊侍者，我於彼時自言不堪。」作是語已。

佛告長老阿難言：「阿難！若善男子善女人求利益者，假令雨火滿閻浮提，要當於中行過，為聞如是大利益故、發除生死及煩惱故。阿難！汝觀若有比丘有為此法實生羨樂者，彼於來世當捨彼眾生等知見，示現福伽羅等，能示現知見不空法。於彼時中，若有比丘勤修行者，遠離如是所聞空法，彼受具足二十夏已，以凡夫故而取命終。」阿難問佛言：「世尊！彼等比丘有何具足？」佛言：「阿難！彼等唯有具足之名，具足名已。唯滿貪欲、瞋恚、愚癡，有沙門印，於當來世不得作佛。阿難！汝等應當勤捨我執及與疑悔，應生歡喜踊躍之心，此是清淨離欲盡際。阿難！如來說此出離之地，

汝等應當受持讀誦。」佛告阿難：「二見具足不入涅槃。何等為二？謂斷見、常見。何者是斷見？此最後有，從此後有當更無有有，是名斷見。所有斷見即是邪見。以何義故名為斷見？彼如是見，無有施報、無遮會、無有祠祀、無有善惡及業果報、無父無母、無有此世及與他世、無有眾生及化生者、無有沙門婆羅門信正住者。復作是見，若此世他世自證神通，自證知已向他廣說，此閻浮提所有眾生，彼等一切以大利刀斷其壽命。於彼因緣，無有罪業、無有來處，作如是已不名作罪。此閻浮提所有眾生，彼等一切善事尊重，皆令歡喜。若以供養、若復奉獻、若加愛敬。雖作如是，無有福德、無福來處。雖為如是，不作福業、不作罪業，是名斷見。何者常見？此身常恒、此身常住、此身日日常有是身、此身唯一無迴轉法、此身不動、此身住持，是故此身無有中間斷絕之處、無有損減、無有異相、無有別相、無有衰老、無有流轉、無別歡喜、無有墮法、無有破壞、無別處生、無有他有、無有老處、無有聚破，如是唯常、唯住、唯樂、唯日日有唯不屬他。是名常見。如是所有斷見、所有常見，彼等一切皆名為見。以得見故，所謂邪見。如是如來不說可得，以不取故不生憶念，不憶念故自入涅槃窮盡生際。以何義故名為盡生？不過去生盡、不未來生盡、不現在生盡，故名盡生。如是如來不得滅故說法、不念故說法、不念已故說法，離欲故、滅故、寂故說法。佛所說法，彼非天、非龍、非夜叉、非乾闥婆，無有名字，不可攝持、不可得作語言名字為賊繫縛，滅貪欲故、滅瞋恚故、離愚癡故，無有陰聚。若於此法如是實入越度行信，不沒不疲不住不悔，彼是如來不轉還說、離渴愛說、離煩惱說。若於是法身觸行已，得名為忍、得鎧甲地、得發業事，當得遠離貪欲瞋恚癡中。彼知作業差別無雜，彼知種種語言名字。

「度鉢闍那帝(一)　候帝闍那帝(二)　鼻邏婆帝闍那帝(三)　[病-丙+垔]那闍那帝(四)　味那闍那帝(五)　吒簸闍那帝(六)　哆茶簸闍那帝(七)」

「所有此四聖諦，如來知苦、苦集、苦滅、苦滅道聖諦。彼等名奧穌虱吒、名鼻穌瑟吒、名三菩多、名為鼻浮多。如是辯知種種言音，知身逼切、知顛倒意道、知生疑惑處、知渴愛名。

「鼻鉢羅婆寫(一)　鼻娑婆(二)　鼻薩利鬚迦(三)　陀捨(四)　訢訢摩(五)」

「當知如此所說智辯。

「奧迦(一)　世羅(二)　叉魔(三)　跌利瑟吒(四)　鉢邏鬱邏(五)　那娑(六)　鼻地喻(七)　帝嘻那(八)　盧夜(九)　羅哆邏(十)　魔豆曼(十一)　娑那陀(十二)」

「當知如此智辯名字。阿難！若有比丘能知如是處，彼第二四天下大洲世界中能知智轉，善知書印，巧知行行。如是名字滿足、法式滿足、受記滿足。憶念智慧法手具足，凡所有物一切常滿。如是二世界中，善知言辭，巧知名字，勝智成就無能敵者。能說正義，所未滿者能令滿足，受取方便滿足百偈，善能成熟，能為一切敷演解說，如是正趣、如是正住，皆悉攝受而無有悔。」佛告阿難：「別有二種二見具足不入涅槃。何等為二？謂我見、不定住見。何者是我見？言我見者，若離諸陰而證知我。復次言我見者，若見諸陰淨、見樂見常。若復見住、見日日在。復次言我見者，取於我所，當有我見。」

爾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取他想故有我見。世尊！若復然者，應隨彼數所有他想，還應復有爾所我想。」作是語已，佛告長老舍利弗言：「舍利弗！汝為何事作如是語？然此等法，諸阿羅漢無如是義，所謂我想、他想。舍利弗！若彼他想，即是我想。舍利弗！若是我想，即眾生想。舍利弗！若婦女想，即丈夫想。如是眼耳鼻舌身意。舍利弗！若有色想，即有我想。舍利弗。若有聲香味觸法想，彼即我想。舍利弗！若有道想、實想、佛想、法想、僧想、涅槃想，彼即我想。舍利弗，如是種想、如是種行，阿羅漢無。是故諸阿羅漢，除於地想、水想、火想、風想、解脫想、觀察想。舍利弗！於汝意云何？頗有阿羅漢若來若去、若住若坐、若復經行，語言想不？」舍利弗白佛言：「不也。世尊！」佛復告舍利弗：「以是故，汝應當知。譬如世間有二依處，有中、無中。如是如是，世間有無、世間不離有無。如是欲是世間、不離欲是世間，如是念是世間、不離念是世間，如是語言是世間、不離戲論是世間，如是思覺是世間、不離思覺是世間，如是分別種種分別分別是世間、不離分別種種分別分別是世間。是故我見有彼分別，由彼不實，以是故言一切見不實。舍利弗！是故佛說正見非見。何故言正見？無物分別，故言正見。誰物分別？何等物不可得耶？謂諸色、諸聲、諸香、諸味、諸觸、諸法，如是等物實不可得。於無物中有所分別，如來說彼分別是貪欲、是丈夫欲、所有彼欲、彼物欲、諸煩惱欲。於彼中有諸物欲，彼即無欲；彼中所有諸煩惱欲，彼亦非欲。何以故；彼欲無常。若無常者，彼等非欲。若無常中生於常想，彼名我見。如是不定住見即是我見，我見者即是不定住。誰所有見？彼見即是不如所見，不如所見即是邪見。所有邪見彼即是我，是名我見。以何義故名我見？邪見彼不實見，於無常中分別為常，不如實知彼五受陰猶如聚沫、如泡、如焰、如芭蕉形、如幻、如夢。於彼法中虛無在，於不實法中所有染著。分別我者，染著貪執增彼欲求，是名我見。以我見故即生貪欲、即生瞋恚、即生愚

癡。若於空想生貪欲者，無有是處；若生瞋恚、若生愚癡，亦無是處。如是如是，生欲貪使，故有我見。

「復次阿難！何者名為不定處見？不能曉了方便語故，於處不定，是即名為不定處見。又復何者不定處見？所謂墮見不定處見。何者墮見？墮無智中，是即名為不定處見。又復何者是無智處？於苦中無智、於集中無智、於滅中無智、於道中無智、於業中無智、於報中無智、於業報中無智、於緣生中無智、於黑白諸法中無智、於緣無緣諸法中無智、於形影無形影諸法中無智、於有罪無罪諸法中無智、於承事不承事諸法中無智、於所有中無智。無見亦無有明，不證智道、不能穿徹、不善巧方便，是名無智。從無智生疑，從疑生不定處，是則名為不定見處。言不定處者，墮於惡中。何者名為墮諸惡中？言惡者，是不善因，彼復當生阿鼻地獄，或復墮餘諸地獄中，是名為墮。若生於彼不閑之處，若住彼處若住不停，不承事諸佛世尊、不聞正法、不見僧寶、不取白法，慢緩懈怠不得自在，於諸蓋中常懷憶念，是則名為不定之處。不定處中所有貪著，不如實見、住顛倒心，是即名為不定住處。何故名為不定處見？無因緣故、言不見故，是即名為無定處見。復次無定處見者，乃至唯有識名，具足惡義、執受者義、不觀察義、著眷屬義。如是等法諸句墮落，墮已復墮，不正墮故、名分別故。不定處見，如是義雜、語雜、物雜、言雜。

「阿黎耶(一)　鼻摩帝(二)　摩頭(三)　姿鉢羅首陀(四)　阿木叉(五)　帝嘻那(六)　鼻婆劬(七)　鬱盧(八)　妬盧卑(九)　伽羅姿馱瞿姿(十)　阿奴絁失吒(十一)　鼻摩帝鉢頭(十二)　物陀儞迦沙(十三)　鬱豆留(十四)　度除(十五)　蘇留(十六)　步留(十七)　鼻偷(十八)　鼻摩帝(十九)　遮迦囉(二十)　呵娑帝耶(二十一)　鉢囉何姿帝耶(二十二)　那娑帝耶(二十三)　黎婆(二十四)　蘇蘇囉(二十五)　阿奴摩(二十六)　那(二十七)　提鼻呵咄(二十八)　阿那咄(二十九)」

「如是等文字句味，誦持受已。

「儞失毘虱吒婆囉摩泥(一)　波囉若鞞提夜(二)　阿那摩醯哆泥(三)　阿伽哆蘇尸黎虱吒鼻浮哆泥(四)　娑羅叉(五)　阿伽囉婆哆婆提那(六)　鼻書地波囉(七)　阿伽囉娑囉鉢囉婆囉拏(八)」

「復次說此傳受門月三十句之處。身輪、言輪、意輪、婦女輪、丈夫輪、天輪、人輪、剎那輪、行輪、意念輪、聞生信淨、聽受有力、不諂曲心斷顛倒、超出疑海增未來果、不分別行、波若智行所行憶念、造作諸善善惡堪忍、心不顛倒得無所畏、善能攝受乃與於辯才處。分別見處。其身勇健、究竟口業、心不濁亂、離縛解脫、擁護正法、無諍鬪根、無有怨害、言語濡媚、禁戒無減少、三昧無減、智慧無減、親近般若、所求印剋、能誦受持二百偈頌、出生方

便，當得值遇如是正法。此修多羅句善思惟已，當得示現如是功德、當得如是功能增長。阿難！是名除斷遠離分別放逸之見。以一智當言無智者，謂執著言語故。何者一智當言無智？於有為行中漏智生轉，以彼一智當言無智。」爾時世尊作是語已，慧命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有算印遍巧書智、醫藥等智、種種方便智、言教智巧智，而彼諸智是諸眾生亦愛亦意樂，由彼求得受用果報。世尊！彼智寧復說為非智？」作是語已，佛告慧命舍利弗言：「舍利弗！彼智當有利益成就受用果報，非諸如來所為說如實法智利益。舍利弗！復次有智，名曰阿婆娑羅。舍利弗！何者是阿婆娑羅智？興造家事，我相、眾生相、壽命相、福伽羅相、婦女相、丈夫相、地相、水相、火相、風相、眼相耳鼻舌身意相、色聲香味觸法相，及我所相，漏愛遍滿、等不等壽命、施杖施刀施捲打搭施、十不善業、三不善根、二十種惱，一心煩惱，貪著色欲、貪欲執縛、邪念思惟令心黑闇懷抱瞋恚，巧器仗、巧弓箭地、巧威儀、巧賣身、巧諂誑他、巧作惡業、巧作執著。我如是作。彼如是，我當作，我當作此。如是作已，彼如是作已。作如此已，如是當有彼、如是當有此。如是如是，漏業、漏心及怨業及怨心，不為滅度、不為離欲、不為除斷、不為寂靜、不為菩提、不為沙門、不為涅槃，因轉得轉勝因，是名為阿婆娑羅智。因此智故令心濁穢，地獄滿足、畜生滿足、閻摩羅世滿足，違背閑處至不閑處。如是此一智當言無智。」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五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六

隋北印度三藏闍那崛多譯

爾時彼眾中波斯匿高薩羅王，有一算師大臣名曰財主，而來會坐。即從坐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我以一錢為初，入於百千算數。於彼一錢次第解入百千算數已，從彼一錢破作半已，解入俱致百千算數。然世尊！我有如是微細智慧，寧復說言無有智也？」作是語已，佛告財主大臣算師言：「汝若取芥子破為百千俱致分算數分已，於彼百千俱致分復作百千俱致分入算數之分，汝時於彼如是智慧應當無智。」作如是語已，其波斯匿高薩羅王白佛言：「希有世尊！我等所於彼有智中生羨樂相，如來今者說為無智。」作如是語已，佛告波斯匿高薩羅王言：「大王！諸佛如來不讚此智，所謂有漏。諸佛如來讚歎無漏智，所謂滅諸有智。一智當言無智，何者是一？世間語言執著。何者名世間語言執著？世間語言名字等智，若有執著彼諸名字，便生瞋恚，是名世間執著名字，是為一智名無智者。乃至彼智，彼一切有為，若有為者是即無實，如是有為語言無實，亦無名字亦悉無實。以何義故？名字無實，此名欺誑。以是義故，此名無實。以無實智當向惡趣，以是義故此名無實。

「所言一者，和合集渴愛。言無智者，憶念未來生有，以一無智當言無智。若於聚想而生於智，於界想中、於入想中、於身想中，諸所有智中生於智想，彼智有為，是有為中不名最勝，是故此智當言無智。言無智者，以三種根知彼眾生從合會大地獄中捨身。何者三根？二睛聚視、上瞬轉環、若瞋恚時兩目俱赤。此是有漏和合等智，以如此智應當無智。」時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復以何智當言有智？若於中等智，世尊！若如是有者，寧可復言無有智也？」佛答王言：「於有中無智，是故於彼無處有智。若無有智，彼無有有、彼無有取、彼無無為、彼無有為、彼無戲論，彼即除斷。如是非讚歎非不讚歎，於彼之中讚歎涅槃，於彼時閻浮提人當作是念：『若第二四大洲世界之中，閻浮提人輩讚歎涅槃，作如是言，彼即無聲、彼即遠離、彼無分別、彼無和合、彼即求念、彼即讚歎，無惡煩惱、不可破壞、無想離想，彼即無悔、彼即為吼。』於彼第二四大洲世界中，所有諸天、諸龍、夜叉、諸有勝者，於彼等輩守護攝受此佛菩提。於彼處中，有一夜叉。名曰三摩婆陀那(隋云和合)，說此諸句為生般若故、作不顛倒意故、作智慧者、作彼清淨般若根故、作智慧力勝精進故，隨所有處正修習已，當得正趣、當得正意、得正堅固、當得正念、當得大智無畏辯才，

能破壞他諸論師等，令受其語。譬如月輪初出之時，映蔽一切星宿光明，能滅闇障。如是一切諸論義師既覆障已，威光獨耀。於彼之中有此呪句：

「多遲他遮多(一)　憂婆耶陀(二)　黎婆(三)　阿浮薩黎(四)　鼻帝底(五)　雞迷帝(六)　婆步荼(七)　婆那伽(八)　烏瞿盧(九)　鼻步瞿(十)　阿囉他(十一)　阿那囉他呶帝(十二)　阿羅耶(十三)　鼻薩囉(十四)　婆伽那(十五)　阿那呵帝(十六)　波呵帝(十七)　伊舍哆囉(十八)　多都哆囉(十九)　耶多哆囉(二十)　多伊呵(二十一)　伊舍(二十二)　伊苦制(主裴反)婆(二十三)　多哆(二十四)　多哆制婆(二十五)　娑婆帝婆盧(二十六)　婆帝婆盧(二十七)」

「說此守護之時，有八萬四千諸夜叉眾同時驚懼。爾時彼八萬四千諸夜叉眾樂斷殺生，於彼等邊付囑言教，彼等攝受如是三種護地三品覆護地，歡喜信樂勤斷貪愛。阿難！如是勝法欲隱沒時，諸比丘等無有威力。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能讀誦此修多羅者，能令彼人乃至壽命具足守護，具足守護已常得守護。於彼時雖有奪威力諸夜叉等不生信樂，於彼等邊不能嬈亂，亦復不能奪其威力。何以故？以彼眾生福德攝受故。爾時此修多羅當至彼手，以彼眾生自福力故，當得守護。若於彼時，如是法中有生信者，彼諸眾生福德不少具足善根，於如來所當生實想。阿難！若於如來邊生實想者，彼諸眾生於諸法中能生歡喜信敬之心。諸法能生歡喜信敬心者，彼即當得隨順於法。若能隨順諸法者，彼於甚深佛菩提中不生怖畏。若於甚深佛菩提中不生怖畏者，彼等自不怖畏，復能安慰餘怖畏者。阿難！此諸善法先令是人增長般若、增長憶念、增長心意、增長色、增長力、增長果報、增長名聞、增長名稱、增長正行、增長受記，當得長舌，損減地獄、損減畜生及閻羅王世，阿難！當得解脫，於不閑處當成就一切諸善根本。阿難！然如來所說，為多聞故增長智慧者，阿難！如來依此故說。阿難！如來作此讚歎之說，汝當善受持。阿難！譬如電後即有浮荼，浮荼雷震之聲。阿難！如是如是。如是等諸法轉讚之時，當得大智不以為難。阿難！因此法故，現前證見清淨般若、清淨意、清淨念行，得無所畏、得清淨法。阿難！以此法教，現前證法，及未來世亦復如是。阿難！此之一智及餘眷屬，如來所說不染著無明，亦復不為無明所薰，遠離修多羅分別之相，及嚴熾惡分別之處，能令發覺諸外道等，自得受持三百偈句。既受持已，即能巧智解脫之處，所有諸患即能捨離。若善男子善女人見如是等諸功能已。於此佛教應作勤求。今少有眾生於此無名法中生樂欲者。若有眾生勤修學者。當知彼等已於往昔曾事諸佛。有一欲行當墮地獄。乃至五種欲行當墮地獄。何者欲行當墮地獄？所謂我想。此一欲行當墮地獄。有想無想

欲行，是諸如來作多種說，乃至有眼境界所緣諸法，以意識觀察彼等一切諸物名字，佛悉能知。於彼中所有欲行丈夫，彼丈夫所有名字於中一切皆入貪欲執著。執著已行，彼即為因緣，欲意中彼閻浮提人。於彼丈夫，有如是等種種名字。

「福盧沙(一)　鉢盧他(二)　布摩(三)　摩奴沙(四)　因陀羅(五)　首羅(六)　多吒首(七)　婆盧(八)　那都(九)　婆婆(十)　盧鼻摩(十一)　福伽羅(十二)　頻頭(十三)　瞿盧(十四)　囉慰盧(十五)　鼻伽摸(十六)　摩納蒱(十七)　善都(十八)　烏絺(十九)　施吒陀呼(二十)　婆盧慕(二十一)　阿跋羅(二十二)　阿伽婆(二十三)　波若(二十四)　提呵摩(二十五)　陀烏羅(二十六)　婆波婆(二十七)　烏伽(二十八)　頭叉摩(二十九)　形都他(三十)　何娑婆(三十一)　摩呵(三十二)　婆舍(三十三)　提舍(三十四)　形都破(三十五)　阿伽羅(三十六)　薩那破(三十七)　破求沙吒(三十八)　摩留婆帝(三十九)　摩帝婆頭迦(四十)　阿歌摩(四十一)　于頭摩(四十二)　摩頭迦(四十三)　他婆拏伽那(四十四)　伽摩那(四十五)　鼻地婆(四十六)　那婆(四十七)　迦摩陀(四十八)　形盧陀(四十九)　黎婆波(五十)　鼻留波(五十一)　帝形那(五十二)　那羅(五十三)　摩地(五十四)　娑醯帝(五十五)　紇利鉢者(五十六)　著迷帝(五十七)　帝利伽婆多(五十八)　舍陵那(五十九)　那婆者(六十)　俱利舍(六十一)　那形摩(六十二)　帝物利(六十三)　阿訖夜迷(六十四)　婆伽梵(六十五)　那婆羅烏何(六十六)　鼻摩滿陀(六十七)　羅婆(六十八)　婆者(六十九)　鼻羅伽(七十)　提婆羅梵(七十一)　斯摩都(七十二)　婆烏叉(七十三)　婆羅梵(七十四)　娑蘇伽(七十五)　舍叉(七十六)　憂伽多(七十七)　娑利耶破(七十八)　鼻羅(七十九)　烏奴羅(八十)　蘇迷頭(八十一)　俱闍若(八十二)　瞿都摩利婆娑多(八十三)　薩他阿羅婆(八十四)　婆囉鞞帝(八十五)　蘇目多羅(八十六)　帝羅瞿茶(八十七)　鞞羅伏多(八十八)　初婆那(八十九)　雞摩羅(九十)　緊陀羅(九十一)　蘇目陀(九十二)　鉢利耶迦(九十三)　叉滿哆(九十四)　俱偷紇耶(九十五)　鞞留鉢陀(九十六)　鞞留破羅(九十七)　伊岐儞(九十八)　娑木他(九十九)　樹提摩多(一百)　娑那羅(一百一)　娑婆囉(一百二)　尸婆他(一百三)　施梵(一百四)　慰伽梵(一百五)　阿那他夢(一百六)　阿伽拏(一百七)　帝伽羅(一百八)　娑羅破(一百九)　迦摩沙(一百十)　毒怯羅(一百十一)　鼻偷那(一百十二)　薩羅婆(一百十三)」

「諸如此等是丈夫名，如來已知已見已證。於欲行中安置如是種種名相，名字分別、名字執著，得見名字，滿足一切名字句裏，於有分中染著諍競，墮愚癡中求索果報。此欲行名名字生轉，若我、若我所、若復我中。如是空物，輕無有物，於空自在。若以名字著欲行者，彼是邪行。隨所欲行、隨彼邪行，彼欲行不斷滅故，當墮地獄。

「有二欲行，如來所說，能作光明、作光明法。於彼物中，隨彼所有生名，著於彼中。何者是能作光明作光明法？如言月名金脂(隋云兔)，亦名星宿主，亦名婆奴(隋云光者)，亦名嘔厨波帝(隋云星主)，亦名虛空主，亦名善見，亦名上行，亦名淨主，亦名滅闇，亦名太白婦，亦名宿王，亦名不少，亦名滿地，亦名普鏡，亦名團合喜，亦名勝方，亦名大有眷屬，亦名大廣，亦名方面，亦名等觀，亦名宿門，亦名圓圍遶，亦名明勝，亦名慈放功德，亦名限量墮勝，亦名作虛空，亦名直度彼，亦名天子。此等月天子，名字屬閻浮提諸人輩、欝多羅越諸人輩、瞿耶尼諸人輩、弗婆提諸人輩。一切四洲諸人輩平等共名，名為事愛，亦名心喜普邊行。於須彌山王生起光明，以是故彼名普行，亦名離翳，亦名虛空功德，亦名端正，亦名最極醫師，亦名求縛，亦名決定物，亦名次第流，亦名次第增長，亦名滿足身果，亦名願行，亦名端正，亦名勝色。如是彼中所有光明依彼處已，於彼法中思惟念生，若欲心若染縛著發覺心生。彼作念已、彼依倚已，由多意憙生彼合煩惱。若合煩惱彼即非聖，若非聖者不可讚歎，若不可讚歎彼非丈夫法，若非丈夫法彼是邪見。若邪見若邪見者，彼當生向惡處。若向惡處彼名墮地獄者。如是得欲故生欲，以有欲故有無明，有無明故作惡業，作惡業已墮地獄中。此第二欲行當墮地獄中。

「彼中何者是第三欲行當墮地獄？所有諸法若可讚歎而更毀呰。何者謂法是可讚歎？所謂戒聚、三昧聚、智聚、解脫聚、解脫知見聚、四念處、四正斷處、四神足、四禪、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三十七助道法入於彼法中，若復謗毀如是法相惡欲行。」作是語已，長老阿難白佛言：「世尊！彼等眾生有何等相、忍何境界？若如是相，甚深微細、正和合法，當作毀謗？」作是語已，佛告長老阿難作如是言：「阿難！若有眾生於外道言中、於摩娑迦利義中、專精貪著世間工巧、尼乾論義具足愚癡法中，為彼義味名字所著，身心不解其義，雜非法行不正丈夫，不能入此甚深微細佛教之中。如是業法既不能入，以不入故，以於如來教當作佛，當誹謗。彼等為欲慢被所覆，雜外道語，禮日者、禮月者、禮風火者，當墮地獄，亦復不知一切日名。彼等以空名聲欲取邪見之念，於彼閻浮提中。所有諸人稱日名字，如來悉知。如日名須梨耶(隋云日)，亦名百光，亦名毘脂多婆多(隋云勝者)，亦名賢，亦名熾盛，亦名無上，亦名圓形，亦名普化，亦名令喜，亦名勝意，亦名不瞋，亦名作日分，亦名無畏處，亦名破闇，亦名色主，亦名火，亦名明，亦名除闇，亦名淨光音，亦名鏡者，亦名持地，亦名多名，亦名不可取，亦名讚歎不墮，亦名呪力，亦名朋友，亦名鏡炎，亦名滅翳，亦名普燈，亦名圓意，亦名常成熟，亦名諸方鏡，亦名威主，亦名

滅塵，亦名與熱，亦名真成，亦名眾生成就業，亦名上力，亦名光發，亦名常境界，亦名諸方面，亦名迴向，亦名初出，亦名斷顛倒意，亦名清淨力，亦名陀那婆主(隋云施主主，此阿修羅名字)，亦名毘榆遮囉那(隋云觀者)，亦名不定住，亦名虎精進，亦名普受報，亦名精進句，亦名不可降，亦名圓增長，亦名仙人放逸，亦名無病，亦名不缺最勝意，亦名多幢亦名光攝，亦名作熱惱，亦名諸方顯現，亦名嚴熾意，亦名脫怨讐，亦名住劫迴向，亦名與眼，亦名不失利，亦名滿一切望，亦名一切堅牢莊嚴主。阿難！此等日名字，國土分中一切諸方所說。若有眾生如是名字所演說中，若有聞此日名，若一切持解知義業，不生諍競觀察思惟。阿難！彼等眾生難得難有。何以故？彼等名字難可覺悟，彼等句行不可教知。如來為彼諸眾生等起憐愍故、斷疑網故、增長智故，思惟意行、持智慧行，辯才根諸力覺分智慧增長故、不隨他行增長智故，宣說如是諸法相等，憐愍心、攝受心、利益心、清淨心故。阿難！是故此等月日名字不缺不減，若干邊際更相繫屬。從安慰出生、勝印句生。阿難！如是之處，如是清淨，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能受如是相者，彼即當知日之名字無有邊際，及月名字亦無邊際。丈夫名字、婦女名字，彼人當知最勝之處，於語業中而得成就。於語業中得成就已，當至成就勝授記業。成就勝授記業已，當至成就勝言辭業。至言辭業成就已，復當得至最勝相續非相續處。至勝相續非相續處已，當至最勝斷絕語言。既至最勝斷絕語言已，當至勝善言辭辯才。既至勝善言辭辯才處已，當至最勝最大之行，彼所有行速向涅槃，向涅槃道得涅槃岸。彼行如來說為最勝、說最妙、說最極、說最精。若此行不得者，當得無智、當得不正念、得不正行，不得無畏，以不成故，謂戲增長疑惑懈怠，於佛教中、佛法中、佛覺道中、佛力無畏中、智中、大悲中皆悉遠離。彼等眾生失於往昔所作善根，於現在中速疾增長彼未來世地獄陰聚。阿難，如是一切行業所作，皆由無智故得。得無智已得不善根，得不善已貴重利養，為麁澁言攝取諸物，貪愛執著以取諸物，愛執著故當有守護，因守護故當有多欲，以多欲故成就邪見，如是隨順邪見故當入迷黎。此第三業當向地獄。

「何者是第四欲行，當墮地獄？謂無有善根。何者是無有善根？眾生樂行欲、種種欲事，為欲之所覆蓋。欲是稠林處、是河池處、酒店處、惡莊嚴處、殺事處、屠兒殺牛處、飲酒處、婬女處，嫉妒他家、嫉妒他色、嫉妒房舍、嫉妒衣服、嫉妒他法、誹謗他法，不敬重佛、不敬重法、不敬重僧、不信業報，親近破戒之人、讀誦外道言教，憎嫉持戒之人、持戒比丘，令從戒聚破壞墮落污泥中染穢。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取我為教師者、知佛菩提，棄

捨遠離及如是等甚深諸修多羅，當欲讀誦外道婆羅門所有經典。因彼外道婆羅門諸經典故，反欲誹謗此佛菩提，彼人不得說我為師，亦復不得受他信心檀越惠施。何以故？彼等眾生，如來說是地獄之人。如來所說非我聲聞，不歸佛者，當墮地獄、或向畜生、或向閻羅世。譬如有人有兩種子，一子從彼旃陀羅家，捨是身已來生於此；第二子者從梵天宮，彼墮落已來生於此。若是旃陀羅家中捨彼身已來生此者，彼不似母亦不似父，亦不持戒、亦不忍辱、亦不精進。從梵天宮來生此者，彼人諸根皆悉軟弱，孝敬隨順似母似父。如彼旃陀羅家捨彼身已來生此者，猶如旃陀羅，不似父母。如是如是，若有比丘破戒行諸外道論義境界，彼不似如來，亦不似如來聲聞弟子，亦不似在家出家者。譬如彼旃陀羅童子不能具足父母功德，亦不具足人中語言。如是如是，破戒比丘無所能成。如彼善人從梵天宮墮已來生於此者，似母似父，隨順語言隨順承事。如是如是，若有比丘具足不破戒聚、具足最勝戒行，如彼佛教如是住、如是持，彼人攝取諸佛菩提，能於善根行中能作自利，阿難！彼人不著種種欲行故。如彼旃陀羅家捨彼身已來生此者，勤作不善，當知彼人受種種欲行。以受種種欲行已，當受種種婦女家名字。於彼彼中有如是等婦女名字故，亦名婦女、亦名波迦婆帝、亦名尼奢遲、亦名毘盧迦帝、亦名尸嗤虛奢帝、亦名優多羅、亦名多優阿波、亦名毘摩帝、亦名尼浮多、亦名他婆摩、亦名婆修陀、亦名摩收荼、亦名摩耶摩、亦名摩耶遲、亦名伊羅摩、亦名毘摩佉帝、亦名阿初尼夜帝、亦名烏婁馱帝、亦名毘多羅僈帝、亦名婆祇摩帝、亦名三蔓多末帝、亦名婆蘇達帝、亦名優鞞佉帝、亦名婆闍羅帝、亦名侈梨婆多帝、亦名婆菩婆帝、亦名阿帝隸奴帝、亦名三曼多瞿帝、亦名阿羅曼帝、亦名三曼帝、亦名多曼帝、亦名避摩頭、亦名阿帝尼羅跋帝、亦名迦摩跋帝、亦名毘羅婆達帝、亦名三慕波帝、亦名尼丘摩帝、亦名鳩摩帝、亦名毘優荼帝、亦名洟伽曼帝、亦名求摩都曼帝、亦名婆婆羅帝、亦名他彌多羅帝、亦名摩蘇都婁帝、亦名破羅帝、亦名奚婁遮曼帝、亦名三牟達帝、亦名伽奢馱帝、亦名阿羅婆那帝、亦名烏蘭那帝、亦名刪那達帝、亦名阿羅跋帝、亦名斯婆尼帝、亦名婆波羅輸娑帝、亦名阿奴娑他那帝、亦名帝晒曼帝、亦名娑伽陀伽曼帝、亦名避婁優馱帝、亦名娑尼晒馱帝、亦名娑羅摩馱帝、亦名多羅伊摩帝、亦名阿厨多摩帝、亦名阿瞿摩帝、亦名摩帝、亦名波羅末多羅帝、亦名婆耶那帝、亦名破羅婆帝、亦名晒那佉帝、亦名阿晒他帝、亦名阿馱摩帝、亦名寐迦娑帝、亦名祇牟帝、亦名迦牟他帝、亦名羅細帝帝、亦名迦摩羅帝、亦名蘇都那帝、亦名娑伽那帝、亦名毘舍佉帝、亦名跋陀羅帝、亦名尸利帝、亦名卑離馱帝、亦名娑奢[口*荼]帝、亦名迦地夜帝、亦名那伽鉢

帝、亦名多陀㝹侯婁叉帝、亦名阿晒波羅耶婆帝、亦名唵娑羅也。如是等彼婦女名字分別故生，欲印繫縛心歡喜處。若有如是行業之中所繫縛者，彼等我說如旃陀羅。彼等我說猶如糞除，彼等我說至於塚墓。何故我說至於塚墓者？阿難！我念往昔過去無量時，於此舍婆提，有一婦女名曰賢意，向他丈夫心生愛著。時彼丈夫有緣事故，從城向外聚落之所，逕十五日辦彼事已，還來入城於本處住。然彼婦女因患下分，困苦著床。時彼丈夫喚別女人告言：『汝來！汝可為我語彼婦女。』時彼女人即向賢意婦女之家，到已告言：『某甲丈夫向汝有語。』時彼婦女即便報言：『我今病患身體痛苦，我不能去。』作是語已，時彼女人從彼家出，欲報使人。于時賢意尋即命終，安置床輿，多諸眷屬左右憂惱啼泣，將向屍所，置彼露地而不燒埋，擲棄而還。時彼丈夫聞彼婦女尋已命終，安置屍處。時彼丈夫詣向彼所哭泣憂惱，以其右手按婦女肚。按彼肚已，時彼婦女即從產門出污肉片，爛臭可惡。爾時彼人觀屍處已，以愛欲渴，逼手取肉片安置面門，以是因故得散愛欲。阿難！汝觀彼人幾許無智、幾許癡迷，乃於可惡棄捨屍處身所出肉，以欲事故意中欲食。阿難！若有如是富伽羅等可棄捨者，彼人可言與死人身住處無異。阿難！為惡不善種種諸法，以欲因緣作不善業增長成就，心求彼等諸惡欲行，以具足故當入迷梨。阿難！此第四欲行，能令眾生向於地獄。

「阿難！何者是第五欲行，當向地獄？拔除善巧有無智慧，不見不覺不能穿徹，不善巧便生長無明於中損減。在於無明黑暗之中，不能了知諸名字法，所謂佛名。何等是佛諸名字法？名佛者，亦名如來、亦名自然、亦名為健者、亦名大勇健者、亦名勇健光者、亦名健勝破陣、亦名勝他、亦名勝他幢、亦名普香、亦名天帝主、亦名地王天、亦名世間帝王、亦名天帝主、亦名天帝主幢、亦名帝王功德、亦名功德所生、亦名向功德、亦名師子、亦名大師子、亦名等香、亦名香上、亦名商主、亦名大商主、亦名金剛、亦名石山、亦名鴦祁何羅娑、亦名婆祁囉娑、亦名勝光、亦名蓮華、亦名大蓮華、亦名上蓮華、亦名天、亦名支提、亦名寶火、亦名普光、亦名日、亦名最勝、亦名大最勝、亦名善眼、亦名帝沙、亦名弗沙、亦名多因、亦名因上、亦名多眾、亦名勝眾、亦名須彌婁、亦名大彌婁、亦名最上行、亦名持眾、亦名導師、亦名須彌婁羯波、亦名大力、亦名最大力、亦名名聞、亦名月、亦名晴月、亦名寶幢、亦名無能降、亦名大智海、亦名梵天、亦名大梵天、亦名迦葉、亦名大迦葉、亦名牟尼、亦名牟尼上、亦名釋迦牟尼、亦名火明、亦名持大火光明、亦名大妙光、亦名持妙光、亦名持大意氣、亦名最勝主、亦名圓肩、亦名須彌婁、亦名覺知上、亦名幢王、亦名諸宿

王、亦名諸星宿主、亦名娑羅樹、亦名大娑羅樹、亦名娑羅樹王、亦名難思、亦名持慈、亦名除怨、亦名除暗、亦名妙光、亦名一切處自在降伏、亦名寂靜、亦名得財所、亦名安隱、亦名無怖、亦名花、亦名大花、亦名王、亦名最王、亦名不亂、亦名成音、亦名觀世音、亦名大天、亦名無稱、亦名普功德、亦名最上、亦名眾生調御師。阿難！如來如是知佛名號、知佛吼聲、知佛遊戲。阿難！於彼處中諸佛名鬘宣說之時，若有眾生一名字中、二名字中、三名字中、一切名字中敷演之時，當不愛樂亦不歡喜。阿難！此等眾生當知一向造諸欲行，割斷善根，當墮暗冥，從暗入暗行暗暗道。阿難！若有眾生聞說如是諸佛名字瓔珞之時，當起愛樂，得清淨心。彼諸眾生非小善根，彼等眾生當得非少福聚具足。

「於中何者諸宿和合？諸菩薩輩從母右脇生，有宿名鬼、有宿名歡喜、亦有宿名曰普燈、亦有宿名光炎、亦有宿名眾聲、亦有宿名善名聞、亦有宿名常炎、亦有宿名蘇迷低(隋云善意)，亦名意、亦名別上縛、亦名多留車、亦名伊覆多、亦名阿尸羅婆那(女宿)、亦名頗求那(張宿)、亦名阿朱多(不墮)、亦名藥、亦名善善、亦名過患主、亦名滿足電、亦名牢遍、亦名威力、亦名百光、亦名陀奢那伽、亦名翼宿、亦名不墮、亦名阿羅婆多、亦名歎供養、亦名牢速、亦名娑阿羅多、亦名善喜、亦名提奢毘囉那、亦名住處、亦名喜流、亦名友開、亦名令成、亦名婆伽、亦名次第入最、亦名道合、亦名梵力、亦名勝主、亦名二依、亦名都羅婆伽等宿。阿難！此是彼星宿名字，一夜中住者，於一夜中有出生者。菩薩從母右脇生時，一切和合俱悉有出現。如是等星宿名字、如是等廣多名字而不知者，彼當作惡墮鬪諍中，誹謗如是應可讚歎陀羅尼法。彼誹謗已，身壞命終當墮惡趣諸地獄中。阿難！我滅度後，諸如是等修多羅法棄捨遠離。阿難，於彼時中諸眾生等各各鬪諍不相攝持，其魔波旬於彼時間當作勤營，除滅如是諸佛法故。

「阿難！當有如是諸比丘輩共諸比丘不相攝持，比丘尼共比丘尼輩不相攝持，優婆塞共優婆塞輩不相攝持，諸優婆夷共優婆夷輩不相攝持。阿難！於彼時中有諸比丘，受持讀誦如是等修多羅，為佛教久住因緣故而作諍競。彼等比丘以各相競故，誹謗是等諸佛言教修多羅典。於彼時中復有比丘於此修多羅中起尊重者，然彼別有諸比丘輩，以為調戲而作誹謗，彼等攝持外道語故常作諍競。阿難！於彼時中少有能作如法語者，多有樂作非法語者，亦復各各自相憐愍。此等當墮地獄，此當向地獄。

「阿難！如來置此神通事諦不虛誑，為增長菩提故、增長般若故、增長憶念行智故。阿難！於彼時中，有諸比丘聞如是等修多羅經，生佛語想不違背者，我說彼等富伽羅輩，過去佛邊曾作供養。阿

難！若復有人聞如是等修多羅而生誹謗，不生善心、不生踊躍者。我說彼等助護諸魔，我說彼等往昔曾作外道沙門，我說彼等共破戒者更相親近，我說彼等外道經者，我說彼等未得聖果得聖果想增上慢者。阿難！若於彼時當誹謗佛菩提者，爾時彼人命終已，後於拍手間即墮惡趣。何以故？不能順行佛教故。阿難！是故彼族姓子族姓女善得利益，於如是等修多羅文句味中而勤進者、有生信者。阿難！若不勤進不生信者，彼等被邪所覆至最斷處。若至最斷處者，彼等至最邪見。若至最邪見者，彼墮不正行。若墮不正行者，彼等以被惡欲所降。若被惡欲所降者，彼等我說向地獄趣。此是第五欲行，當向地獄。阿難！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此五欲行能學誦已，有能受持於義行中作歡喜心者，得方便言，具足憶念意行堅住，復當憶念方便受持二百偈句，至彼命終，然後乃捨命根具足，所作多聞恒不忘失。阿難！是故彼時爾所眾生，若有聞已出生如來，於彼時中少所眾生信實如來，少所眾生親近如來有歸向者，少所眾生禮佛已親近如來，少所眾生歸向佛法欲聽法者，少所眾生得聞佛法，少所眾生得辯才智方便言辭，少所眾生聞法受持，少所眾生受五戒者，少所眾生通達聖諦者，少所眾生得漏盡處。阿難！如來今者現在住世，少所眾生知此佛教，何況如來涅槃之後。阿難！如來已知彼等眾生，於彼時間當有受持此佛菩提。阿難！譬如汝今與我對坐不疑有無。阿難！比丘如是如是，於此處中我無有疑。如是等輩諸比丘眾，有能受持此佛菩提者，雖身不端嚴、多被謗毀、為他輕賤，然彼於後多得果報，以能受持此佛菩提故。阿難！於彼時中，如是等諸比丘輩思惟憶念，於自身中當作疑念如來知我。」佛告阿難：「我今語汝，彼等比丘如來已知，自作疑念。何以故？於彼時中此等句味自當現證。阿難！此如是相，如來不為少精進眾生輩令作歡喜。阿難！我以是相方便，令彼族姓子等有所堪能。阿難！汝今當觀是不壞印，有幾許義利？所應作者已作，彼等亦當依增上心供養我已，當至勝處。」作是語已，長老阿難作是語已白佛：「希有世尊！乃至此法本如是微妙。」作是語已，長老阿難涕淚悲泣，復作是言：「如是名相一切遍知、一切見者，彼等眾生當不得見。雖然，世尊！彼等比丘善得利益，能至如來根本之處，此陀羅尼法本當入其手轉已復轉，世尊！彼等眾生最為極勝。譬如世間亂系團轉未遍之頃！若於彼時愛樂是經！於眾生中而作廣說如是修多羅！世尊！彼人成就幾所善根？」作是語已，佛告長老阿難言：「阿難！若能於是修多羅中作廣說者，彼人攝取無量善根。阿難！如四大藏中所有珍寶，於初日分悉能布施。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以此陀羅尼法本為一眾生說，意欲念持安置建立，於彼善根此倍多於彼，若為一眾生建立安置。阿難！我

少分說喻；若我具說廣生善根，更多無量阿僧祇。」作是語已，長老阿難白佛言：「世尊！若有攝受此法本，彼人生幾所善根？」佛告阿難：「我今為汝更作譬喻證明此義，施者受者故。阿難。如恒河中所有沙，還有如許恒河，彼諸恒河沙等有若干寶藏。阿難！彼諸寶藏於一日初分時皆悉布施，日中分時、日後分時皆悉布施。若有為一眾生授此陀羅尼法本，以此善根倍多於彼。阿難！猶是如來少分說喻。阿難！如是次第百千俱致劫數如是布施者，阿難！我猶為說彼無有多福聚；不如受此陀羅尼法本，受已為一切眾生建立安置。何以故？阿難？不聞如是法故，無量阿僧祇劫數，欲作無智、發無智業。阿難！若有正語者，言般若種子、般若根本、最勝般若，當欲令熾盛因緣法故。阿難！此陀羅尼是正說者言。阿難！汝應受此陀羅尼法本，向他建立。」作是語已，長老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來為我作親近者。世尊！我等當受此陀羅尼法本，復為他人建立安置。」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六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七

隋北印度三藏闍那崛多譯

「阿難！何者是一不欲？為一切世間廣宣說故，是一不欲。何者是一切世間？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此名一切世間言說法。此中無有法可別離者，於彼之中所有樹名皆入於此，所有畜生名皆入於此。於彼之中，何者是樹名？有樹名阿奢婆薩他，復有樹名那梨澤迦，復有樹名金富婁沙，復有樹名那嚧，復有樹名奚茶迦，復有樹名羯犍茶，復有名何囉多何囉他，復有名拔達羅目羯多，復有名羯淡婆，復有名毘闍頗羅，復有名毘度鉢囉婆，復有名閻浮，復有名尸羅摩多，復有名優拔囉尸羅，復有名波梨那呵牟羅，復有名闍耶薩他牟羅，復有名毘羅槃多，復有名久舍嘍，復有名鉢囉舍婆帝，復有名阿囉鼻多邏，復有名摩訶波羅穊，復有名摩訶蘇至怛邏鉢茶犁，復有名阿勃嚧闍，復有名娑醯多拔都，復有名阿嘔斯逋嚧拏，復有名鉢囉婆邏拔薩怛邏，復有名羯穊娑，復有名闍耶羅，復有名叉夜多波尸多，復有名毘履沙婆，復有名阿尸毘沙尼雞多，復有名頗羅牟羅，復有名毘尸瑟吒牟羅，復有名跛尸多婆羅，復有名漚陀耶尼鞞舍，復有名毘藪婆邏。復有名鉢履何邏門頭嚧，高百由旬，枝葉遍覆滿五由旬，其根縱廣有七由旬。復有樹名多梨娑牟囉，復有樹名娑陀怒伽。復有樹名佛境界，其彼大樹高百由旬，枝葉遍布覆滿五由旬，其根縱廣具七由旬，然彼大樹最初生葉，亦廣長一由旬，葉形端正。而彼大樹出奇香氣，普遍諸方滿二百由旬。彼樹根下鋪師子高座，名曰阿舍摩那，彼是天帝釋王所化，左右廣一由旬、高一由旬，依倚樹根，其有觸者，猶如迦耶隣提衣。於彼處如來至已，日日行住，豈可眾生知在何處。阿難！我念有如是天眾聚集。如天眾來已，五由旬內皆悉遍滿，如來為彼演說法要。阿難！復有樹名曰善香，復有樹名那茶毘闍多，復有樹名那闍多，復有樹名那穊囉，復有樹名那迷茶，復有樹名嘔叉毘利叉毘闍，復有樹名瞻波牟羅，復有樹名阿地目羯怛迦(去)，復有樹名目提隣馱牟羅，復有樹名阿輸迦牟羅。阿難！如是說有次第。

「跋達邏　鉢囉叉　阿舍嘍呫競(吉真反)手迦何利多迦(呵梨勒)　阿羅施　多羅　舍勃嘍婆毘耶都　迦毘他　婆邏　伊囉叉婆尼拘嚧徒　達梨茶尼摩　佉殊利　迦毘他　波邏奢尼磨　迦梨夜　尼遮臂　盧儞　毬豆留尤留丘　栴檀那　栴檀那欝鉢都　揭闍毘揭闍何毘利器　波那娑　迦娑波履剎多　邏呵邏那比利叉毘婆提婆娑醯多多羅尼(小墻微)　婆邏(百葉墻微)　迦娑嘔多尼臂帝夜娑哆臂帝夜　婆梨駛迦(去)

「阿難！此等是彼所生之樹所受用者，覆蔭受用故、花受用故、果受用故、寂止受用故，彼當取名字故。自餘更有草所生樹，受用藥故、為治病故而作名字。彼等如來皆悉能知。復有最勝清淨一切河沙摩那底諸名，於彼處中墮畜生行。諸眾生等種種名字，隨業分異，如業所造。所謂：

「叔迦(鸚鵡鳥)　奢梨迦(鸛鴿鳥)　拘翅羅(鴝鷗鳥)　時婆時婆迦(命命鳥)　恒娑(鵝)　拘嚧安遮(穀祿鳥)　摩由邏(孔雀鳥)　求求娑妬迦(鷄鳩鳥)　迦茶迦　迦賓闍邏野多奴磨　迦迦(鳥)　迦茶　恒娑(鴈)　謨邏(山鷄)　斫迦囉婆迦(鴛鴦)　婆嗜邏婆邏　迦茶恒婆迦(鴻)　提都囉瑟吒羅　拘拘婆(白鴿)　陀那婆利夜捨磨　尸揵雉都大　迦逋大(班鳩)　迦迦婆迦頻闍邏(雉)　奚陀那磨揵遮　鳩鳩吒(鷄)　地那馱馱那磨迦伽迦迦　鳩邏邏揭利闍(鵰鷲)　槃多捨迦柘邏　奚摩蘇多阿梨耶(鴻)　嘶那夜(鷹)　鞞提那　嘔盧伽(傴猴鳥)　至至夜婆致夜(鶉)　末蹉利也　迦嚧磨伽　迦婆優婆伽

「阿難！如是等彼所生諸鳥名字。阿難！彼中更有餘畜生所生四足眾類名字，所謂：

「迦迦婆　迦俱茶　嘔嚧嚧磨　茶鞞涕裔奚邏　施俐俐　何履俐(山羊)　舍舍迦(兔)　毘邏茶(猫)　烏四夜　迦四夜　娑都迷夜　磨迦吒(獼猴)　帝邏破邏娑陀怒揄伽

「此等復有自餘畜生中生四足者。阿難！於彼中復有水中之類名字，所謂：

「末蹉(魚)　麼迦囉(舊稱摩竭)　帝彌(民陵反)秖邏(舊名低彌魚)　嘔達邏伽　叔叔摩邏(虬)　馱大磨　阿揄詫　私鼻多　毘囉拏羯車婆(龜)　漫塗迦(蝦蟇)　三目呵　達嚧那盧茶　鷄婆邏呵悉帝目呵(象面)　毘娑那伽阿囉輸馱　鞞他　毘荼波

「阿難！諸如是等水生眾類，彼閻浮提諸人等輩語言所喚彼等所有名字，於彼之中作事入者，已取訖竟。

「阿難！自餘復有飲血眾類名字，所謂：

「摩舍迦(蚊)　奚邏涕夜　臂茶娑　臂夜多嘔馱　吒舍　富帝夜跋詫　那磨婆那呵囉　鉢履婆囉婆底　野囉吒(格蜂)　底梨富婆(赤蜂)　磨器夜(蠅)　摩徒迦利夜(蜂蜜)　拔囉摩囉(黑蜂)　蜱梨輸婆(蚤)　鳩馱　侯帝夜娑婆那婆妬婆醯波利娑囉鷄利茶多都彌夜臂卑履也(蟻子)

「此等是彼飲血眾類，所生義中之所攝入，於彼中有如是等句味。有呪方便，名曰一切移行，於此之中皆悉攝入、普平等入、一切總入。

「多緻他系涕(一)　臂利涕(二)　薩帝涕(三)　尼羅涕(四)　乾馱尼(五)　迦那迷(六)　阿囉迷(七)　娑羅迷(八)　娑婆羅迷(九)　阿陀迷

(十)　摩陀迷(十一)　摩帝迷(十二)　娑尼呵收隸(十三)　一恒囉娑伽(十四)　娑夜叉阿脩羅(十五)　提婆那伽尼留吉底(十六)　波利婆邏尼留吉底羅斃(十七)　波羅若波履娑羅(十八)　波羅若羅斃(十九)　悉寐利底波履婆羅(二十)　悉蜜利帝波羅帝羅斃(二十一)　麼帝(二十二)　揭帝(二十三)　地利帝(二十四)　波履婆羅(二十五)　婆羅陀俐波邏波多(二十六)　富利摩雞避三藐三佛提避(二十七)　遮利多漫多(二十八)　阿毘薩他那漫多(二十九)　輸羅漫多(三十)　遮利波羅羯羅磨漫多(三十一)　毘奢何羅地夜漫多(三十二)　(娑夜叉已下，並是諸天及神持呪所得利益，供養迦葉佛。)

「彼等已於迦葉如來應正遍知，供養尊重、親近承事，為增長智故、增長無畏故。阿難！譬如有一丈夫，智巧方便共他親善，得大分陀利花。得已思量分陀利花端正希有，示彼一朋。彼第二朋者有勝智慧，告彼言：『此好泥中生長此花，以何因緣而不端正？』阿難！有一海名曰鬱地耶奴迦，縱廣十二由旬。於彼海中所生分陀利花，高十二由旬。如是如是，阿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當受持此等修多羅，若讀若誦，彼等一切皆增長智、增長思念、增長意行、增長受持、增長般若、增長無畏辯才、增長授記、增長普遍分別語言、增長果報親舊眷屬、增長佛法僧寶、增長好行眷屬施戒禪定般若之聚精進豪勢富自在主、增長阿蘭若、增長出家、增長無量種種宿命智慧作證、增長諸眾生輩生死證智慧、增長漏盡作證智慧，如是增長聲聞智、增長勝聲聞智。阿難！其陀羅尼所生比丘，不以少智入於涅槃，若勝聲聞地取般涅槃、若辟支佛地取般涅槃，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彼因此善根，當得不生不閑之處，不隨他行、不曾顛倒生疑悔意，於諸法中當說決了。然其法師決了語言、正觀語業，語言決斷，節節部分多知少聞，不假觀他所有言說，乾竭憂愁令他歡喜，善御大眾能善教學。五百徒黨當有利智，發精進中不捨重擔，於諸佛邊常不遠離，當得成就轉輪王業，得勝天行，自智他智、天智人智，自因他因、天因人因，自利他利、天利人利，自莊嚴他莊嚴、天莊嚴人莊嚴，滅自煩惱滅他煩惱、滅天煩惱滅人煩惱，捨離貧窮值遇果報。如是無上般若辯才，自得好行，復令他人如如建立。如是如是，至最勝行，到最勝處、最勝禁戒、最勝禪定、最勝般若、最勝辯處、最勝無畏、最勝辯才、最勝如來所有法力，復至最勝諸佛大悲，當得最勝殊特智慧。智慧寂靜不動牢固，勇猛所熏、戒力所熏、施力所熏、精進力所熏、智力所熏、聞力所熏、慈力所熏、悲力所熏、喜力所熏、捨力所熏、所修事業不諂力所熏、如言所作力所熏、知恩報恩力所熏，利益智慧不住言說，遠離憂愁割斷毒箭，當得攝受一切果報、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善能演說一切諸行皆悉無常，如實說法。如是一切所知之中，佛無常智善能轉入，故言一不欲。

「阿難！若有此無常句，如是真正廣說諸法已，能受持者彼當不誑，當能攝受諸佛言教，及佛所說諸功德已，彼等諸法皆悉當得。比丘欲勤學者，此無常句中百六十偈印，應當習誦。阿難！彼中何者是一印？知一切世是一印，婆羅門家呪術是一印。何者謂實言語也？如問婆羅門已，實言語有婆羅門法，此是諸婆羅門一印。波梨婆羅閣有一印，波梨佉因陀羅尼乾陀輩有一印，無諂離諂瞿曇輩有一印。最勝有沙門輩有一印，謂因緣生也。諸賊輩有一印，謂暗夜行。婦女輩有一印，謂瓔珞莊嚴。栴陀羅輩有一印，謂畜狗吠。是為一印。阿難！如是印勝，故口業亦勝。口業勝故，音聲亦勝。音聲勝故，義辯因亦勝。於彼勝印中所有印者，彼印當住是諸沙門釋種子印，所謂因緣也。如是算數書典印，是一切眾生心印。於彼之中何者是心？謂諸物所熏是心、非諸物熏是心，眼是心非眼是心，耳是心非耳是心，鼻是心非鼻是心，舌是心非舌是心，身是心非身是心，意是心非意是心，色是心非色是心，聲是心非聲是心，香是心非香是心，味是心非味是心，觸是心非觸是心，法是心非法是心。何故名非眼是心、非耳非鼻非舌非身非意是心，非色非聲非香非味非觸非法是心？無有一法名意者，緣眼緣色生眼識，如是所有眼識非是意識，所有彼識彼非意。若有彼意者，彼意應無分別。阿難！如是若眼識，彼非識界，可言如是緣耳緣聲生耳識。如是所有彼眼識，不移向耳識中，彼亦不別亦不即是。緣鼻緣香生鼻識，所有耳識不移向鼻識中，彼亦不別亦不即是。緣舌緣味生舌識，彼所有鼻識不移向舌識中，彼亦不別亦不即是。緣身緣觸生身識，所有舌識不移向身識中，彼亦不別亦不即是。緣意緣法生意識，所有身識不移向意識中，彼亦不別亦不即是。阿離！所有意識，彼非身識、彼非舌識、彼非鼻識、彼非耳識、彼非眼識。阿難！如是彼意不從身出、不從毛出，乃至不從便利所出，略說乃至不從髮出，彼亦不別亦不不別。阿難！如是彼意本不可得。從何所起？彼亦不可得。誰是彼意？彼亦不可得。是誰不求？彼亦不可得。阿難！如是一切法不可得故，有意印耶？何者彼意？言意者，所有心意識、六種識身、七種識界。於彼之中何者是心？過去心無所有，其過去心唯有名字。何以故？如來曾說六種識身，如來不曾說六種身識，以是義故，如是有實六種識身及意七種識界。如來不曾說七種識界，以是義故，此是實有七種識界是意。阿難！如是以意離意、以識離識、以界離界，本無所有虛空自在。若本來離，何故如來作是數耶？為邪取故。彼中所有邪取彼即非取，若非取者彼即不受，若彼不受彼無戲論，若無戲論彼不聚集，彼無所有虛空自在。於中何者

是心想心？何者是想？我想、眾生想、命想、福伽羅想、婦女想、丈夫想、童男想、童女想、座想、床想、過去想、未來想、戒想、三昧想、智想、解脫想、解脫知見想、地想、水想、火想、風想、念處想、正斷想、神足想、根想、力想、覺分想、道想、助道想、佛想、法想、僧想、須陀洹果想、斯陀含果想、阿那含果想、阿羅漢果想、得果想、三明想、涅槃想。阿難！如是一切想我想，然彼我想本不可得，是故一切非實，是故言想如陽焰。如是所有若想若識若意彼等和合，所和合者，彼等一數中一切或勝或劣。若想如陽焰者，當知彼識亦如陽焰。若識如陽焰，當知是意亦如陽焰。何故言如陽焰？無因緣故言如陽焰。無道理可說、無方便可說，以是故言猶如陽焰。其陽焰者有何真實？如意有實性有真性者，何者是意自性？何者意真性？若意有真性自性，彼即無物，即為是虛，即是為空，即為自在，乃至略說故言本性清淨心。若有本性，即是涅槃。何因緣故言有本性？無作者故言本性，是為沙門釋子所印。若得是印，當盡生死流轉。」作是語已，長老阿難白佛言：「世尊！豈可生死流轉別耶？彼印復別耶？為當彼印盡生死流轉耶？」作如是語已，佛告長老阿難言：「生死流轉者，所有初。何者初？所有後。何者後？所有中。故言生死流轉。如是三世平等，是生死流轉。若有眾生能證知者，彼等不取如此句義，故言生死流轉。若眾生輩有初中後，彼得未來生陰聚轉。若彼等初所攝受，以不取故，如來說法於中無法，是舊物名者。何以故？一切諸法新新無舊故。若是法生，彼法還滅。於中何者法生？謂無常法生。如是若無常生，彼生時無常。若生時無常者，彼生已無常。若生已無常，彼不成就。若不成就者，彼不可說。若不可說者，彼則為空。若為空者，彼不可得不空。如是畢竟空、畢竟無物、畢竟處、畢竟自在，故言一切諸法不生。一切法應如是見。或言相、或言印，或彼如是名如彼相。何者彼非相？如剎那。云何剎那？若不染著。如是如是，示相攝持諸法相等，於彼之中諸凡夫輩而生染著。此名一印。何因緣名一印？無印印故言一印。阿難！何者二羅叉？謂無明及渴愛。復有二羅叉，愛縛及見縛。復有別二羅叉，煩惱住處及觀察煩惱地。復有別二羅叉，名字及言說。復有二羅叉，不實行及濁煩惱行。復有二羅叉，欲念覺及瞋念覺。復有二羅叉，欲及滅。復有二羅叉，不善念及懈怠。復有二羅叉，雜瞋眠、不實行求欲。復有二羅叉，無明流及有流。復有二羅叉，不隨順及不信。復有二羅叉，不問自浪言及著瞋恚。復有二羅叉，取漫及自煩惱。復有二羅叉，各別相及不順取。復有二羅叉，趣煩惱住處及事物。復有二羅叉，有為諸法及無為諸法。復有二羅叉，諸聖法及非諸聖法。復有二羅叉，世間諸法出、世間諸法。復有二羅叉，諸勝法及無勝諸法。復

有二羅叉，三昧言說及攀緣言說。復有二羅叉，行施想福事及一切思惟所發作福事。復有二羅叉，愛及憎。復有二羅叉，漏境界及無漏遠離。復有二羅叉，置言處及開示法。復有二羅叉，欲及堪能。何故名為二羅叉？作叉那(隋云不功夫)及分別諸事。於中何者分別事？眼是事、耳是事，鼻舌身意是事。色是事，聲香味觸法是事。地界是事，水界火界風界是事。如是二十一心濁煩惱事。三不善根是事，十不善業道是事，不離迷惑是事。如是等諸事，彼等非事。」作如是語已，長老阿難白佛言：「世尊！所有此等諸事，云何此等非事？」佛告言：「阿難！於此中有眼想者生眼事，所有眼想彼即眼事。耳想者、鼻想者、舌想者、身想者，意想者生意事，所有意想彼即意事、彼即非事。如是諸眾生輩，所有非事攝取為事，取事已即生瞋恚心，以瞋恚故生重瞋心，以重瞋恚故即住於害母及於害父及作無間業。阿難！以是義故汝應當知，如有事想者當生瞋恚。阿難！譬如有一丈夫幼稚之年，母所生育長養乳哺增長諸根。諸根增長故、諸根成熟故，得熟煩惱。然彼於他家婦女，身中生於無明。然入無明已，父母為娶納以為婦。納已歡喜，依時非時欲染所牽，於彼婦邊有愛縛心，於父母邊不生敬重。以不敬故，而罵父母及以毀辱。於彼婦女不生厭惡而反繫縛，於父母邊應生敬重應作報恩而反毀辱逐遣令出。此由欲染煩惱，令當來世趣修羅身。若有想者，應須厭惡此等諸欲。如是以眼事是欲者、耳鼻舌身意事是欲者，非是眼諸欲亦非眼事，亦非耳亦非鼻非舌非身，非意諸欲亦非意事；亦非色諸欲非色事，非聲非香非味非觸，非法諸欲非法事；亦非色欲諸欲，非受非想非行非識所有諸欲，然諸眾生作諸欲想。彼婦女非眼、非眼是婦女，非諸欲是婦女亦非婦女是諸欲，彼所有諸欲以分別生。若分別生彼等諸欲，於中迷惑愛染執著，惡分別所起，彼等向造地獄之業、彼等向造畜生之業、彼等向造閻羅世業。如是為地獄諸欲所牽向地獄中，為畜生諸欲、為閻羅世諸欲所牽，向畜生中、向閻摩羅世。如是欲濁將向惡趣。於中若有大惡不證知者，彼為無智，以無智因緣生諸煩惱及以分別，是故名為分別諸欲。丈夫所有貪愛染欲作分別已，於己親邊而行欲事。於中何者是丈夫？非眼是丈夫乃至非意是丈夫，非色是丈夫，非聲非香非味非觸非法是丈夫。如是眼非婦女亦非丈夫，耳鼻舌身意非婦女亦非丈夫，聲香味觸法非婦女亦非丈夫，色非婦女亦非丈夫，乃至法非婦女亦非丈夫。如是若婦女若丈夫皆不可得，唯有分別。所有分別者，彼不從東方來，不從南方、不從西方、不從北方來，不從上方、不從下方來，亦不從方不從非方。如是如是，若不來者彼當何處去？如是既不來者，彼非來相。若無所去，彼來亦不可見。若非去相，彼即無相。是故言一切諸法無有相耶。復有二羅叉。何等為

二？證事想羅叉、思惟已增長諸行羅叉。於中何者實捨增長？若有眾生作實想已，如來於中作不實想，然復如來無有一法而可得者。所有眾生作實想已，於彼之中如來非有眾生想，況復諸眾生輩作是想。如是如來一相具足，所謂無想智，為眾生還說此業。說何等業？若彼業行行涅槃業。誰作涅槃業？若業若煩惱。誰作業？誰作煩惱？謂無明及不正思惟。如是所有無明及不善思惟，彼即是苦。彼若有苦，彼一切世間心不喜樂。以心不樂故有生轉，雖有生轉亦非意喜，所謂地獄、畜生、閻羅世中。譬如糞除上有糞汁，如是所有糞除上所有糞汁，彼等一切皆悉臭穢。如是如是，若以苦緣所生者，彼等一切亦皆是苦。譬如毒樹彼之所有，若根若莖若葉若花若果，彼等一切皆悉是毒。如是如是，苦所生者，彼等一切皆悉是苦。阿難！譬如有人為大利鈇之所斫害。復有一人被他鈍鈇之所斫害。如是，阿難！若為利鈇所害所受苦惱，若被鈍鈇所害彼亦受苦惱，彼一切皆亦悉是苦。如是如是，若有苦受之所生者，彼等一切亦皆是苦。於彼之中八聖道分名字言語，於此閻浮提中以名字喚，如此處言：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勤、正念、正定。然此北方邊地之處，有惡行人城，彼城實大縱廣二由旬，如此處言正見乃至正定，即彼處言：

「彌多羅拔題(一)　偷羅奴佛提(二)　婆羅拔都(三)　那那頗(四)　斯呵那陀(五)　奚羅奴嗚(六)　毘伽羅呵波題(七)　三摩多闡奴(八)　。

「是名八聖道，以此名字語。復次阿難！八聖道言語名字。阿難！於此南方有城，名曰嘶途娑題嚧。阿難！彼城實大。於彼處八聖道名字所說，如此處言正見乃至正定，於彼處言：

「阿茶布(一)　多茶布(二)　尼劫利(三)　毘低祇(四)　阿奚流他(五)　波毘婆他(六)　婆摩波題(七)　娑地尼嗟(八)　。

「如是等八聖道，彼處名字語言。阿難！於此東方有城，名曰阿那婆奚，彼城實大。彼處八聖道名字言說，如此處言正見乃至正定，即彼處言：

「毘摸呵(一)　三摸其叉摩題(二)　毘地拔提(三)　多彌那(四)　尼呵摸(五)　優求多(六)　低呵陀(七)　薩婆僧其叉夜(八)　。

「彼處八聖道，如此名字言說。阿難！此等所作名字，於諸法中名字和雜。

「阿難！於四大天王處八聖道分，所有名字如來曾說，如此處言正見乃至正定，即彼等言：

「毘茶晡(一)　波奢嘶多囉母嚧(二)　娑陀那(三)　三摩低舍(四)　優頭符(五)　毘娑摩尼舍(六)　尼尸犁沙叉(七褚罵反)尼沙波利耶耶(八)　。

「阿難！此等彼處所有名字，如來所知。餘名字中所有語言，教勅此等眾生令住。而如來知彼等眾生諸根各別已，還當如是而為說法。阿難！如來為孫陀羅龍王及為阿那婆達多龍已說此八聖道分，如此處言正見乃至正定，即彼等言：

「囉低(一)　囉咤婆低(二)　嚘嘍求(三)　嚘囉求(四)　迦漫低(五)　三漫低舍(六)　娑俞殺咤(七)　波奢多扠尼(八)　。

「阿難！此等八聖道分名字，為諸龍廣說，以此言說降諸龍王及摩伽陀處所有眾生，令得解脫。阿難！復有一城名曰普熟，彼城廣大。彼處如來說八聖道分，如此處言正見乃至正定，然彼等處言：

「阿羅符(一)　匕嘶使(二)　毘漫都(三)　三漫都(四)　尼蘆度(五)　阿[噓*戈]者(六)　浮寐鉢低(七)　尼波輸扠奴(八)　。

「阿難！此等彼處名字言說，所有如來悉知演說八聖道分。阿難！如是善行事，言觀察事、斷事、毘尼印事，名行轉智，知彼名字，如世間處所有語音、所有言語、各各言說、語業授記音聲，此名字言說，如國土方俗名字，應當證知名字語言。於彼處中諸事句持印，我今欲說。如彼所有名字語言印，應當知，當令得彼不住之眼，所有疑行當令除斷，所說聖喻應當證知，當善受持。」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七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八

隋北印度三藏闍那崛多譯

「阿難。何者一猛健？從凡夫地來一切眾生中，若能迴向發菩提心，彼名為猛健，為一切眾生所歸依處，為一切眾生於中當觀、菩薩之行於中應觀、菩薩之智於中應觀。以何事故言菩薩行？云何名菩薩行？若有菩薩作菩薩行相，彼人不得名為菩薩，是亦不發彼如是行。凡所有行一切世間不可信者，謂菩薩行耶？云何名為菩薩行？如一切行中當不生實相。何以故？如來曾說以菩提故名為菩薩。言菩提者，非婦女非丈夫、非眾生非養育、非命非福伽羅。阿難！如是若非婦女、非丈夫、非眾生、非命、非養育、非福伽羅、非菩薩，以是義故，彼非眾生不名菩薩也。彼等所行不可得說。何以故？然彼等善丈夫，於施戒中、於調伏中、禪定中行。彼等眾生住於彼中，若有施因、若有調伏因、有持戒因、所有禪定因，彼名菩薩耶？如是因者，彼不從東方來，亦不從南方來，亦不從西方來，亦不從北方來。如是菩薩行不可思議。以何等諸法名不可思議？所謂以布施不可思議、以調伏不可思議、以發誓不可思議、以戒定智不可思議。彼人長夜行於持戒，以是義故，名戒眾生也。以何事故名不可思議？以調伏故。彼於長夜行調伏故，是故彼言調伏眾生不可思議。彼何故名不可思議？以彼人長夜行誓願故，是故彼名發誓眾生不可思議。彼復以何事名不可思議？以智慧故名不可思議。何以故？彼人次第行般若、次第學般若。彼何者次第學般若？名比鉢舍那，般若中彼人次第曾學故。名毘鉢奢迦，彼已學。復名成就印業入學般若，是故彼名成就業也。已學普明所作智中故，彼名彼世間光明也。彼人已學不共他智故，名不共智法也。彼人已學不破戒智故，名拔毒箭也。彼人已學斷諸疑智，是故彼名能斷一切疑也。彼人已學海等業智故，名彼等為多聞海。彼人已學一切成就作業巧智，是故彼名大有眷屬也。彼人已學無畏之句不破壞智，是故彼名摧他論師。不為他論所摧伏也，故名能破他論耶。阿難！菩薩已學如是般若中，當向成就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彼如是般若智慧，當斷渴愛、當得深心、當得如帝釋幢不動不轉、當得無畏。成就業故，名彼無畏者。彼等已學故，名無畏勇健也。

「阿難！我念過去無量世時，在曠野中闇夜獨行無有伴侶。時有六十許夜叉奪他威者，隨我後行，彼住我前作如是說：『謂咄丈夫！我等今者欲奪汝威故隨汝行。』彼夜叉等說此言已，我於爾時入諸法性而作是念：『誰名為夜叉？誰奪威力？何法名威者？彼向誰語？復有何言隨其所有？如是方便、如是諸法唯有音聲，唯有一相

所謂無相。』爾時我念彼地方中住三日三夜，以其三昧住彼地方時，六十夜叉即於我邊心得清淨。我念彼等夜叉，以彼善根因緣力故，迦葉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入教法中而作比丘，無餘涅槃而般涅槃。阿難！如是菩薩初發菩提心，以決定故即名為勇健。阿難！菩薩得初發心者有如是處。阿難！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有諸眾生，彼等皆作夜叉奪威力者，可畏可怖，無有是處、無有容處。阿難！若有菩薩初住乘者、正心發行者，彼等一切奪威夜叉，乃至令彼毛豎，無有是處。況復無生諸法中彼得忍者。何以故？阿難！彼如是等善丈夫輩，不著色聲香味觸，於諸法中亦復不著。何以故？彼善丈夫得成就最勝上故。阿難！如是菩薩是等諸法成就最勝，於厄難中已得解脫。何等諸法當得具足最勝？智慧開示故、令歡喜故，不詐作威儀。為利益他事故、捨愛著故、忍辱柔和勤精進故、不等怨故、不嫉妒故、不慳惜故、言語依實故、禪定行故、以般若觀察故、所作地中空無相願行故、不捨重擔故、凡有欲行能勤進故、請問法故、敬重法故、有所聞法受持故、遠離詐誑威儀心故、柔軟純直故、行布施故、大悲故、成就閑業故、以慈遍滿一切眾生故，如是等行方可證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能於此法中學者，彼等名為猛健、彼名勇猛、彼名師子、彼名帝釋、彼名為梵。應當於此陀羅尼法本中應先作願。言先願者，若無有願，彼等諸法無有願處。當得道者，此最為希有，當無著處，彼亦不當而作願也。如是彼等眾生成就最勝第一勇猛。若能入此作業處者，如是等諸菩薩輩，於凡夫地中為一切眾生故名最勇健也，故名最勇猛也、名最無上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可言為一切眾生師，以無畏故，為一切眾生作師也。以是故，彼等可言健者、可言勇猛者。於中何者是一道？言一道者，是八聖道，是名一道。復名一道者，若更無作處，如來所說正見乃至正三昧，於中正見者無有顛倒，所有正見處彼如來說無有見故，是名正見。若正分別，彼如來說非分別故，名為正分別。乃至略說乃至正三昧，如來所說非三昧故，名正三昧。何以故？如來說法皆離諸見，如來不說執著諸見故說法。為離染著如來說法，如來不為所染著故說法。於中道者，若無分別。何以故？若分別道，則於五欲處渴愛分別。以五欲功德是言道也，是故無不有道者。如來說以分別故生欲，如來恒說諸法根本，猶如栰喻，應如是知。若證知者，法尚 應捨，何況非法。」

於彼時間，於大眾中有一比丘，名曰阿波羅(隋云至)，來在會坐。即從座起，乃至白佛言：「世尊！莫作是說，言正見非見也。」然彼比丘作是說已，應時舌根墮落在地，現身即入阿鼻大地獄中。

爾時世尊告長老阿難言：「阿難！於未來世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是等彼時當有如是厭離分智，彼等當得道相、當得戒

相、當有多聞放逸之相。彼時所有諸比丘等住阿蘭若者，彼等以唯得四禪故，當作得想。彼等誹謗如是修多羅經典，各自恃見不共評論。彼等身壞命終，即墮地獄。阿難！於汝意云何？如來為何利說法？」阿難答言：「世尊乃能為一切眾生安樂故、為涅槃故說。」佛復告阿難言：「阿難！汝觀如來境界。阿難！此涅槃名如來所說，為世間故。如來所說，為上智故。若能知者，則於如來生尊敬心。阿難！於未來世有如是不隨順、不調伏諸惡比丘等，於我阿僧祇俱致劫中所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令隱沒。是故如來為斷彼等說如是法，如來不念涅槃、不思涅槃，於涅槃處亦復不念。不生念言此是涅槃，亦不念言此涅槃處，亦不憶念我欲涅槃。阿難！如來如是拔斷一切思想故說法，為向涅槃第一道故。若於如是行中有修學者，彼等當得般涅槃耶。若於是中不修學者，彼等於賣買中而作勤求，於呪術中為他所使，處處遊已行方便活命，或種田業、或作俗業造屋營舍當作活命，當起鬪諍，各相破壞更相言訟，各各背面更相指麾，惡口罵詈各不相敬，不生慚愧共作朋黨，規奪他物輪轉生死，雖手持鉢如栴陀羅。阿難！是故此法本應以智根善思善念、應當觀察。是故如來以種種語言說此八聖道分，若有能知此種種語言，彼等人輩厭離他道，謂相言說此是道此非道。阿難！言道者，於中無所生者，是名為道。

「阿難！何等為七處，沙門諸釋子住於彼處當趣涅槃？何者七處？戒處、三昧處、般若處、實處、捨處、寂滅處、一切縛脫處。阿難！是名七處。復有別七處。何等為七？往昔所作福德、得閑處、值佛出世寂靜、所得利養不生貪著、得出家故、親近善知識、於彼中發勤精進。是為七處。復有別七處，有諸比丘應當安住。何等為七？應當決定捨離世間語言、破壞語言應不染著、於修多羅中應巧勤求、亦不得說我、應當尊重阿蘭若處、不應信一切三界、亦應當求出離之處，是為七處。若有受此七處之者，即當受持一切善法，如依此處即得受持向一千偈。

「於彼中何者是五種破也？於生死流轉中有五種破。何等為五？眼破、耳破、鼻破、舌破、身破、意破、色破、聲破、香破、味破、觸破、法破。如是五道生死流轉中，凡有生處趣，破五陰故名為五破。三十三天墮落時，有五衰相法，故言五破。閻浮提人輩命終之時，有五種衰相法，若有如是相如是形類，當知不久畢當命終：其脚足冷、為他奪心、身作黃色、鼻當曲戾、眼黑深入或作青色，此等名閻浮提人五衰破相。復有五種破，婦人命終之時，糞道胎道破。婦人命終之時，咽及兩喉脈轉動。或丈夫或婦女命終之時，依身所有八萬戶虫，彼等住者亦如是破。若丈夫婦人命終之時，彼之所有守護神天，隨後行者、作威力者、令彼勝者，命終之時將彼威

力背之而去。彼背去已，語言音聲即皆滅盡。如是一破，當有二破。然彼世間本來破壞共行，不離數數破行，破已復破，是名別壞五破。復有五破，破朋友、破和合、破戒聚、破佛塔、破僧，此等名為別五破壞。復有別五破壞，破器、破水漂、破和合父母、破作無間大黑闇等、破呪術，破此等名為五破。於中諸比丘復有五破。何等為五？背戒為破、背正見為破、背行為破、住處破及戒破，此等名為五破。於中如來有五破。何等為五？以無量智聚決破一切眾生疑網，以無量智聚破一切生死流轉生老病死；以無量福事故、於一切眾生中勝故、知一切眾生種種信行，以解脫智說法故、以最妙金剛三昧破一切漏；至一切眾生最勝妙智故、知已斷一切眾生疑故、破無明險惡相根本；如此說法故有是五破。如所有事，當如是持。

「何者是五力？信前行力、戒無悔力、般若於一切諸法邊為最勝妙最初調伏力、於此世他世無慳惜力、菩薩初發心勝信生故於一切眾生為最勝力。此發誓心生為首，為微妙為殊特不可降伏，為最為最大為首。此名為五力。於中所有信力者，彼如來說為種子。為誰種子？為諸善法。何等善法？若一切有為，信為非善，不染著故。於中何者是世間戒力？若知凡夫家戒不正邪見。何以故？如來不說一切凡夫有戒具足。於中有別戒者，唯除垂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以此因緣，如來不讚歎生。雖復凡夫，戒具足故，彼以善行則生天中。以彼生故，雖得善身，後退下生。譬如墮阿鼻地獄中眾生受苦時一向苦惱，彼等肉血散已還生，生已還有樂想。如是如來不說以為勝生。如是此戒聚應欲清淨。何者戒聚當欲清淨？若不取戒而生想心，此是如來說戒清淨。

「何者是彼多聞力也？聞人聲聞非人聲、聞婦人聲聞丈夫聲、聞童子聲聞童女聲、鷹聲鷲聲烏聲、舞弄聲歌聲、法聲非法聲、福德聲非福德聲，聞是聲已，如所聞義觀察了知。何者為聞？無有聞者是故名聞。及彼說者亦不可得，是故言聞。復次何者是彼實聞？若無有實，是故言實。何以故？此是梵言，故名為實。若釋種子等言實者，名色名字，彼不可得而不執著。如是名字法，於中何者是名字？作者名名字。又復何者是名字作者？作者不可得。若所作者不可得故，於彼亦不可得，若有名字無有是處。」

爾時長老阿難白佛言：「世尊！若復有人作如是言：『若一切諸法不得名字，語言亦不可得，於中不可名及與語言，此豈非名字語言耶？謂一切諸法不可得名者。』」作是語已，佛告長老阿難言：「善哉善哉！阿難！若有智慧比丘，彼比丘當作是言：『汝若難我名義，汝當自說。何以故？我作是說言，一切法不可得也。我還問汝，隨汝所解為我解說。頗有一微細法，若色耶受耶想耶行耶識

耶，所有常耶、不動耶、自在耶、不變易法耶？當和合不破壞及有命者。』其沙門釋子得是難已，有自體性應作是答：無有是色，若色常者、不動者、不自在者、不變易法者，亦無彼受想行識，若常者、不動者、自在者、無變易法者。復問言：『頗有是色若色聲得名者？』彼答言：『無如彼色，若色聲可得名者。無彼受想行識，如彼識若識聲可得名者。』應語彼言如是：『汝長老！無彼色可得者，若常、若不動、若自在、若不變易法，彼亦無耶？誰是彼色若受想行識，乃至略說，以是義故色空。誰有是色？色者亦空，色之音聲名字亦空，受想行識亦空。誰有彼識？彼識亦空，隨彼所有受之名字亦復空耶。如是義故，諸法畢竟空。』『汝應為我當如是解，一切諸法不可得耶？更於諸見中無有諍論。』『長老！汝取得邊際，所謂無也。何以故？如來已說有無見處。長老！我意欲令一切諸法無成就者。一切諸法既不成就，於彼之中無有有無。是故我等當有正見，汝是邪見。』阿難！於彼說中若更起諍，無有是處。唯除瞋恚故，當誹謗如是等修多羅經典。譬如現在外道論師不解如來所問答事，而作瞋心從坐起去。阿難！如是如是，不受我法起瞋恚故，從坐而起當背面去。以是義故，若有多聞眷屬、有決了眷屬，以多聞故則有智慧，是故於此閻浮提人輩言般若者。復次阿難！復此閻浮提東方邊際，有一城名天生，彼處般若名曰薩婆多羅婆帝(隋云至一切主)。阿難！復此北方有一城，名曰不慢，彼處般若名曰比羅婆檀底。於彼北方復有一城，名曰比羅魔，彼中般若名曰比利羊迦利。阿難！於此南方復有一城，名曰伏怨，彼中般若名曰比伽多磨帝。覆鉢足夜叉，般若名曰怖邏掣馱。持縵夜叉，般若名曰薩馱邏多那常。醉夜叉，般若名曰波邏舍婆多拔帝。四大天王所生諸天，般若名曰波利都瑟吒夜。三十三天，般若名曰蘇遮利多。阿難！如是等諸法，如來已證。種種言辭、種種名字、種種音聲、種種語言名字，閻浮提人輩所有語言喚呼名字，如來於此中悉已說訖。於彼之中，何者捨耶？若有捨施。言捨者，天所乏少。復言捨者，所謂共知難捨能捨。復言捨者，捨陰聚、捨煩惱、捨生。復言捨者，一切捨中最為勝上，所謂捨法，此最為勝，具一切捨，若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何以故？阿難！住菩薩乘者，彼處諸生死中，已捨妻子及以男女、金銀珍寶、國土王位、城邑聚落、頭目眼耳，乃至捨自身命。世間所有衣服飲食、種種戲具皆悉已捨，世間所有一切樂具亦悉捨已，此最為勝。請一切聲，所謂若菩薩發菩提心，於三千大千世界中請諸眾生，欲施法故。若有於此世間利養行布施者，是有限分。此中菩薩不作第一義想，所謂世間利養也。何以故？是菩薩了知於自身中無所利益，乃至不能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是菩薩諸愚癡中盡邊際也。乃至未轉無上法輪，彼當

滿足一切力也。乃至當來轉無上法輪，如是住於如來十力，為一切眾生滅貪欲故當為說法，滅瞋恚故當為說法，滅愚癡故當為說法。如是如來所說之力，當知聲聞無有是力。所有東南西北方恒河沙等世界中所有眾生，彼等一切眾生所有善根，隨彼善根，有諸聲聞辟支佛善根具足勝出於彼。若復彼一切眾生所有善根，及辟支佛所有善根，其初發菩提心菩薩所有善根，於前百分不及一分，千分若百千分不及一，迦羅分、伽拏那分、譬喻分、憂波尼沙陀分不及一，如是大勇健力勤大精進得度彼岸菩薩。

「阿難！於彼之中，何者是五種語言事？過去語言事、未來語言事、現在語言音聲事、證知語言事、一切眾生與無畏語言事，是為五種語言事。阿難！所有過去語言事者，彼於二處隨眠。何者為二？有見處隨眠、未來隨眠。於中有未來語言事者，彼二處不可作名說，不在現前故亦不得物故。於彼處中有現在語言事，於一切語言事中當作第一。於中此等總結已、和合已、作已、觀見知已、真觀見已、迴觀見已、算數印已，於算印中、真實印中、入算數中作已，言一耶言二耶？言三耶言四耶言五耶？言此是閻浮洲人一二三四五數業事，見十數事及非事因緣，次第中至百數至二百數乃至千數。此等一切處，以語言事中入已，而說如是百乃至百千。當知此等一切處語言事說已，如是入矜迦羅數中。從矜迦羅數至頻婆羅，從頻婆羅數至阿逾多，從阿逾多數至那由多。於彼中復有一數，名曰烏壇梁多比步迷，此是欝單越人輩數名。若有閻浮提人輩，從一起數乃至千數百千數，從百千數至俱致數，從俱致數至阿由多數，從阿由多數至那由多數，從那由他數至壇迦邏數，從壇迦羅數至頻婆羅數，從頻婆羅數至黝羅破數，唯上座舍利弗能知此數，閻浮提中無有一眾生知此數者。從黝羅破數至帝持婆藍婆數，如是唯上座舍利弗能知於帝持婆藍婆住處名字至醯都醯羅。從醯都醯羅至迦羅波，從迦羅波至醯都因陀羅，從醯都因陀羅至娑磨多羅婆，此娑磨多羅婆數行至尼羅婆遮，從尼羅婆遮至牟陀羅波羅，從牟陀羅波羅至阿伽羅牟陀羅，從阿伽羅牟陀羅至薩婆婆羅，從薩婆婆羅至比薩闍婆帝，從比薩闍婆帝至薩婆僧若，從薩婆僧若至比步登伽磨，從比步登伽磨至婆羅叉，如是以此婆羅叉數中須彌山王可得入數，然上座舍利弗以一雄迦持皆能悉知。如是於此之上復有數，名幢頭安置。從幢頭安置復至數名滅，從滅復至數名伊吒，從伊吒復至數名迦留拏吒畢多，從迦留吒畢多。復至數名一切總入。彼數中總入恒伽河沙數，而上座舍利弗還知此數，及上座目揵連亦知此數。於彼數上復有數名最堅實，於彼數中作百俱致羅叉恒伽河沙皆總入彼數中。於彼已上，上座舍利弗不知。如是上座舍利弗希有大智。若如是最小蔓菁子，能令入此俱致百千數，復入彼數，如來了知，而一

切眾生不能了知。上座舍利弗等無有知者，謂彼一切語道事總入者。復有語道事總入，眾生名數滿足，父母所置名，所謂跋陀囉(賢)、跋陀囉婆羅(賢力)、跋陀囉婆睺(賢履)、跋陀囉婆帝(賢主)、施囉(首)、施囉優都施囉婆都(大首)、難陀(喜)、修難陀(善喜)、阿難陀(歡喜)、婆難陀。如是等如是色如是相，似眾生名言語道事業境界。然復有言語道事，出世依住處。依彼已，住梵行，知眼耳鼻舌身意。於彼中何者名眼？言眼者，眼根奚羅那避奚羅那波施羅避波施羅阿婆施羅阿器奚妬都陀寐帝摩訶陀摩阿目睺阿帝優授富囉帝奚羅那地舍目佉瞿拓囉因地麗夜逋利婆波施迦鉢施末波陀低梨膩泥低囉拏叔婆優波叔婆柘妬利陀妬鉢囉婆陀那豆留波陀那豆留波陀豆囉奴泥夜。阿難！此等為眼名，如世名所喚，於彼之中此眼一名。然此眼又說名為眼，以眼應捨眼。何者以眼捨眼？以智眼應捨肉眼。云何應捨也？如棄捨。云何棄捨？如不應取。以取故為眼，以見得故為眼；若無有取則無有得。既自無有，當何可得。何者？無有眼、無有耳鼻舌身意，無有為捨，故說名眼。如是事業觀察發動，當有智慧、當有憶念、當有辯才。何以故？彼眼不作限量，所謂慧眼。阿難！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於此語言品如是說已，如是字相名味句等，如是所說當受當持。及三輪品初作業者，淨菩薩地福德聚行、智慧聚行、勝念聚行、禁戒聚行。如是辯才三輪清淨，一心之力、諸菩薩力。具菩薩力者，當取爾許智聚，然彼不能而作限量。然阿難，我今為汝更作譬喻。以譬喻故，有智之人知所說義。阿難！所有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眾生眾生攝者，乃至細微塵等，彼輩皆得人身，一一眾生有如是等力勢具足。以此三千大千世界，取置肩上隨心所去。阿難！若有初作業菩薩，以三輪清淨勢力具足，以一發心所得福聚，彼福德聚若有形色，彼諸眾生滿足負重取已而去。彼一發品取福德聚不可限量。阿難！汝意云何？於初發心菩薩，以一發心取福德聚有幾所耶？阿難！乃至彼等諸眾生輩皆悉如是勢力具足，以如是等福聚將去，一一眾生如恒河中沙數，重擔荷負將行。如是次第，我今顯示說如是義。如恒伽河中所有沙數，於彼沙中取一沙而去，而彼等恒沙可作限量，有若干去，若干猶在。阿難！而彼福聚不可作限量，言有若干福聚也。阿難！我少譬喻顯示此義。為入此義故，阿難！我今更欲辯說此義。阿難！此三千大千世界中百俱致諸恒河百俱致五大河。阿難！然彼所有百俱致諸河中沙，假使東方有若干世界，如是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各有若干世界。阿難！彼之世界所有河沙於中取一沙，阿難，彼餘殘沙猶可作限量，而彼福聚所餘之者不可限量。謂所有三輪清淨菩薩一發心者，所取福聚。阿難！且置菩薩摩訶薩、大商主者、著大鎧者、大導師者、具足不可思議智者。阿難！若有女人若丈

夫，於如是等三輪清淨具足菩薩之所，以一慈心觀察憶者，我少說喻亦不具足。而彼善男子善女人，於彼三輪清淨菩薩之所，起一慈心觀察念已，攝取若干善根？阿難！是故我今告汝、我今語汝，彼等眾生善得利益。若復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彼等眾生大得善利。若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已，能發三輪清淨心故，彼等眾生善得利益。若有眾生於如是諸菩薩邊，能起慈心觀察念已，將來當行也，及現行已。如是阿難！彼等丈夫以有無量功德法具足。阿難！若能發此三輪淨清者，及此五種語言事，當能如是正觀察已，應當受持一切行處、當得勝出、當得不思議辯才、當得無量無邊辯才、當得無等辯才。於此品中若一聞時，彼應當受滿足百偈。」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八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九

隋北印度三藏闍那崛多譯

「阿難！於中何者是五入？入地獄、入畜生、入閻羅世、入天、入人，是名五種入。於中所有地獄、畜生、閻羅世入，是惡行眾生入；若言天、人等入，是善行眾生入。何故名入耶？彼受諸生流轉故言入。身惡行具足、口惡行具足、意惡行具足，以彼具足故，當入地獄、畜生、閻羅世、是故名入。以善行業、果報信已當受未生、是故名入。是名五入。

「於中何者是五趣？地獄、畜生、閻羅世、天、人等，是為五趣。於彼之中，何者是五陰聚？色、受、想、行、識、是為五陰聚。復有五陰聚、地聚、水聚、火聚、風聚、識聚，是為五陰聚。復有五陰聚，戒聚、三昧聚、智聚、解脫聚、解脫知見聚，是名五陰聚。復有五陰聚，力精進聚、離生聚、離三有聚、離貪著聚、無畏毘婆舍那聚，是名五陰聚。復有五陰聚，聲聞智生聚、辟支佛智生聚、三藐三佛陀智生聚、眾生發力聚、滅諸縛聚，是名五陰聚。此等五種說中，一所說未證當有疑。謂何者所說未證當有疑？謂名滅諸縛聚。於中彼善男子等應如是出，如來曾已說涅槃界。涅槃有何界？有為涅槃界、無為涅槃界也。汝等於此修多羅句中，應當宣說義業，莫作障礙。是為五陰聚。

「於中何者是五病？謂欲病、恚病、癡病、損心病、助魔病。若諸善法不能廣說，是名五病。復有五病，聲聞乘人不順聞故病，欲諸法者障諸法故病，住菩薩乘諸眾生輩俱致百千事中不聞三輪清淨故病，復有菩薩魔障礙故病。如來說生色亦說似生色，有如來說法亦說似法。於中所說似法者，彼於行聲聞乘、若行菩薩乘者，見於世間說障礙。彼若住於菩薩乘者，魔作障礙，不為行聲聞乘者，於中如來為諸菩薩說諸波羅蜜。於未來世，是魔波旬於此閻浮提中，當說似波羅蜜諸修多羅。彼等諸修多羅多有諸人當受持者。阿難！而爾時說彼相似語言似波羅蜜者，住菩薩乘諸眾生輩，於諸法中當棄捨遠離。此是菩薩相似之法，聞故當病。猶如聲聞乘行人顛倒教授，當知菩薩聞似波羅蜜者亦復如是。阿難！是故如來見諸菩薩於未來世有如此障礙故，以言辭辯說諸波羅蜜。但有言音此是波羅蜜，此波羅蜜家修多羅也。復次如來有成就滿足，為諸菩薩說成就滿足勝淨法輪，菩薩篋藏、菩薩學處。彼如是等以不聞故，住菩薩病處，於諸佛法而得損減。阿難！是故若有淨信諸善男子及善女人，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成就諸佛法，於二種修多羅中應勤求修學。何等為二？普發菩薩篋藏及陀羅尼修多羅中。何以故？

如來有如是智，知彼過去有諸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彼等諸佛世尊入此事已，說此一切法優陀那菩薩篋藏已，於彼等諸波羅蜜當得諸佛真實智慧，皆入是中。於未來世，有諸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彼等諸佛世尊亦當說此一切法優陀那菩薩篋藏法本。及現在世有諸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現世住者，及我現在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亦如是說。是故我今亦說此一切法優陀那菩薩篋藏法本。我所說法於此修多羅句中，無有法不能滿足佛菩提者，皆悉攝入無不說者。阿難！是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取利益者、欲隨我學者、欲成就諸佛法者、欲領比丘僧者，應求如是等修多羅。如此修多羅中所示現法，應如是住。何以故？如來為諸菩薩說淨三輪法已，菩薩篋藏純直名為速疾淨菩薩地，篋藏名為住持戒處一切諸義相續和合智地。為行諸菩薩乘諸眾生輩初作業力者，彼於菩薩篋藏中，今已說訖。阿難！於菩薩篋藏法本中，已如是次第說百俱致無所作地，為住菩薩乘諸眾生輩法無所減。阿難！若有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彼諸如來於此脩多羅中已共作耶。若有於此能隨學者，彼等當能清淨彼智。彼等以智淨故，亦當於大眾中能說法如我今也。阿難！是故我隨因住和合因緣，如來如是說法是菩薩道場。諸菩薩輩當自齊集，應善受持。阿難！若復有人於如是等一切相具足勝妙菩薩篋藏陀羅尼中，正念正行正得處、能增廣智慧處、總攝諸善根處，心不順入、不生淨信而不受持，或不讀誦亦不溫習，亦不欲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即說彼住魔事業。阿難！我念過去無量時，有佛名曰燈明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我時於彼燈明佛教中，為此菩薩篋藏修多羅，六萬歲中隨一比丘承事供養。我時於彼比丘之所，以一切樂具，若干年歲供養承事，而不與我此修多羅。隨於何處復三月安居，我於彼比丘所發三輪清淨心中，如諸菩薩有清淨心，如彼如來所說。如是彼三月中，時彼比丘直教我聽亦不教讀，我於彼時不生異心。而我於彼聞已，過彼三月即便命終。以我淨彼地故，當速淨般若。以是故，燈明世尊速授我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多陀阿伽多阿羅呵三藐三佛陀。』阿難！我今若見彼比丘，今生在地獄中者。阿難！乃至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知報恩故，能為彼比丘於大地獄中經恒沙等劫受大苦惱。若於此比丘眾中現前有者，當以金色二手取已，若一月若半月荷負而行，以一切安樂具當承事供養，念彼往昔報恩德故。而我雖作如是事，時於彼比丘猶亦不能具報彼少恩。阿難！於汝意云何？如來是知恩者、報恩者不？」阿難言：「如是。世尊！」佛復告阿難言：「阿難！於當來世有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若聞如是諸波羅蜜聲，當度險岸。阿難！如來知此未來恐怖已，彼及諸處於此修多羅句中已說，亦不作語言名字中說。阿難！是故聞如是法已，應住如如。

阿難！如來已說此病住魔業者，是諸法中當不生實想。雖生實想，不勤讀誦。何以故？阿難！於白法中多有障礙故。阿難！若於彼時於如是諸修多羅，聞已能受持讀誦溫習之者，如來以佛智慧知彼丈夫故，曾於往昔供養諸佛，彼魔波旬不能作礙。阿難！如來今者但如是說。阿難！若彼等眾生今在現前者，如來為彼示現此修多羅。我今應當親執其手勸請彼輩，為有慢者安慰心故、於未來勸受持故、為是諸法不斷滅故。所以者何？彼人得自利故，亦供養我故，我所勸請不虛假故。彼等若能善受正法，彼等所說皆悉不虛。所有眾生請說法者，為彼等故，當於實智慧中住。若是法中能善住者，彼至道場應作是念：『我等已曾為釋迦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之所勸請。』如是次第應脫彼病。

「阿難！何者是五患耶？謂生身患、心患、受業果報患、被他呪詛患、無智患。所謂身患者，彼以種種緣起各相諍鬪，遠相繫縛連續不斷，假使無病以惡人居故即便病生，或食不消故霍亂，或被強壓捺而生濕瘡，或頭痛腦痛、額痛口痛、舌痛齒痛、眼痛耳痛、咽喉痛、出入息膊痛、背痛脇痛、腹痛心痛。或依彼等而起風痛，或不正住臍下絞痛，因大小便塞而致痛也。髀痛膝痛、脛痛踝痛脚痛、諸節疼痛。此等麁痛，何因而起？一切以不謹慎故起、住惡處故起、不善將衛故起、以生冷故起。何者是生冷也？以多食脂膩是故生冷。以彼冷故所以冷生，以冷生故故令增廣，以增廣故即生氣上，即自唱言：『我不正臥，我食不知足，我飲不知足。』所以風起所以黃起，痰陰冷陰眼暗，或因得物貪是故病起。最大病者謂貪諸欲，其餘諸病在世間醫師容可能治，此惡貪欲一切眾生終不能治，唯除諸佛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而此貪欲顛倒妄生，以妄生故住於顛倒而懷信樂。既懷信樂，於佛法僧邊捨於信樂。於佛法僧邊捨信樂者，彼即無有乘行。彼於何處捨信樂；謂於佛邊法邊僧邊，乃至於天上亦無信樂。彼人何處信樂執著？於肉血中信樂執著。如是次第相續，於骨髓中生信生樂。如是如是，次第相續腸肚之中，及以隱處而生信樂。」

爾時眾中有一長者名曰選擇，在彼會坐。然彼選擇長者，有妻名曰光勝立世主。時彼光勝婦女為世間最勝色，端正殊特眾人樂見，身體光澤最為第一。爾時選擇長者從座而起，白佛言：「世尊！莫作如是言。所有丈夫執著欲者，彼即執著大小便處。何以故？世尊！我等增長世主者，少年盛壯名曰光勝。世尊！然我寧捨一切財物頭目，終不能暫捨光勝。世尊！猶如婆梨師迦花，如是如是，我於彼邊恒作是想。世尊！譬如有一丈夫取金鬘已，而不羞慚置己頭上。世尊！如是如是，我彼光勝足下所有塵土，我時即取置己頭上，然我因彼無有慚悔。」爾時世尊現神通力。現神通已，即於坐處去眾

不遠化作光勝所居屋宅，於屋宅中見化光勝。爾時彼長者知己妻已，速起愛著，於世尊前從座速起，詣向彼處化婦女邊。爾時所化婦女見彼長者，即起走避。爾時長者更審知彼實是己妻，而作是言謂增長世主：「如在己家所作諸事。」如是如是，共相語論。爾時世尊復作如是變化神通，令化女在長者前，取彼衣角敷地而坐。時彼化女於衣角上放惡糞穢。如是世尊彼三摩耶復作神通，令彼糞穢出無量百千諸虫。爾時大眾聞此糞臭時各各捻鼻。爾時長者亦不能忍，四方觀看何處有此如是臭穢。爾時座中有一釋種子，名曰婆難陀。爾時彼長者觀彼婆難陀釋種子，觀已各相瞻面。爾時彼長者觀婆難陀釋種子已，告婆難陀釋種子言：「尊者婆難陀！何處有此糞氣而大臭穢？」爾時世尊作是神通，然彼婆難陀釋種之子，見彼長者衣角之處有是糞穢，告長者言：「希有乃至鈍癡長者！既是爾增長世主光勝，於衣角中出是糞穢而不見也。」復觀他面更作是言：「大有糞穢氣甚臭惡。然此長者愛增長世主光勝故，猶不能捨可惡糞穢故。」彼即報言：「尊者婆難陀！我此增長世主無有糞穢。」即報彼言：「長者！汝今起看衣角中所有糞穢。」彼復報言：「有誰疑我妻有是糞穢之惡，可令彼起。」爾時婆難陀釋種之子告彼長者言：「長者！若爾，汝今應自觀衣角。」彼亦不觀。爾時婆難陀釋種子起瞋恚心，忽然從座而起，即告彼言：「癡鈍長者！汝豈不知如來世尊在我前坐，不應以此糞囊而來此處。」時婆難陀釋種之子，即以右手捺長者頂，令就衣角糞穢之中。時彼長者即便叫喚。時婆難陀釋種之子以左手抱持，復以右手捉彼長者，從彼眾內擎持將出擲置遠處。「此非長者。誰作此名是長者也？當知此是糞穢長者。」爾時彼長者尋大羞慚，告化婦言：「汝今何故來在眾中令我羞恥？」彼即報言：「長者！若汝愛著是糞穢坑，其中沈沒生樂想者，汝於往先應可慚愧。」時彼長者生厭離意念欲捨衣，以羞愧故不能棄捨。「如汝長者彼糞穢衣不受不取，而己自羞為彼糞穢污染是身。」爾時婆難陀釋種之子告彼長者言：「長者！汝增長世主有屎尿不？」彼即報言：「如是，尊者婆難陀！有。然我今者，不能出氣，欲取命終。」爾時婆難陀釋種之子告彼長者言：「長者！汝應如是以不出氣當取命終，是則順理。若我等以他糞故，不能出氣而取命終，是則不順。今汝長者！此地方中宜可速去。我等亦以汝增長世主臭穢惡氣作是苦惱。」長者言：「尊者婆難陀！頗有方便令使我等於無智中當得解脫？」彼即報言：「有是方便。若我等眼前不見汝者，可得解脫。」爾時彼長者語婆難陀釋種子言：「希有婆難陀釋種之子！乃能出是麁澁語言。」爾時婆難陀釋種之子告彼長者言：「希有此長者！乃至有如是癡鈍。」爾時彼長者復言：「尊者婆難陀！汝莫於此大會眾現前罵辱於我。」時彼化女如服轉

藥在彼地方，爾時長者告彼增長世主言：「汝於今者有是事耶？令我於大眾前受大羞恥。」即報彼言：「汝應當羞，汝愛著糞屎囊故。」爾時四大天王在上空中住已，告彼長者言：「希有！乃至有是癡鈍長者，乃能如是。諸天眾前見自己婦沒糞聚中。」爾時彼長者告婆難陀釋種之子言：「尊者婆難陀！我今已知自婦諸過患。尊者婆難陀！願我於如來所離家出家。」彼即報言：「若汝俱致百千歲，以一切香塗薰己身，滅糞氣故。若如是者，汝方當得於如來邊離家出家。」彼復報言：「尊者！我出家已當住空閑阿蘭若處，不在於此比丘眾中。尊者！誰能知命或死或生。」爾時世尊展金色臂，告彼長者言：「汝長者能盡命清淨行梵行不？」彼即答言：「我為一切眾生而行梵行，我尚能行；況復自利而不能行？」以是因緣，世尊以柔軟語告彼長者：「善來！汝比丘！行於梵行。」作是語已，時彼長者即成剃髮，身著袈裟、即持應鉢，彼即應時成就出家得具足戒。

爾時婆難陀釋種之子告彼長者言：「來！汝長者今可取衣。」彼即報言：「尊者婆難陀！我非長者，我是比丘。」彼復告言：「不但剃髮名為比丘。」彼即問言：「云何名為比丘也？」尊者婆難陀即以偈告言：

「若斷欲悕望，　復斷諸漏已，
諸法無悕望，　不可說有法，
隨順向涅槃，　隨順趣厭離，
入信到彼岸，　彼成為比丘。
若順於毘尼，　入於境界處，
能住戒聚中，　當得脫諸縛。」

爾時世尊為彼長者比丘，廣說苦聖諦令得安住，開示顯揚分別廣演言教，正說苦諦、苦集、苦滅、苦滅道聖諦，向說名字令得安住，開示分別宣揚顯說。爾時彼比丘聞說勝法已，即於彼地方生無漏法，心得解脫。爾時彼比丘從坐而起，作如是言：「我於今者於欲糞穢而得解脫。世尊！是諸毛道(梵云婆羅隋云毛道)凡夫輩，當何所作？以惡信故。」爾時彼比丘過彼夜已，日在東方，彼三摩耶身著衣服入舍婆提城巡行乞食。時增長世主於路遇見，告言：「長者！汝出家也。此處捨我、棄我、離我、厭我、別我，及捨家已。」彼時答言：「我已出家，最為第一聖中出家。汝於我所已作利益。然汝於我，大眾之前用彼糞穢污染衣角。」女告彼言：「長者！汝謗我也。」彼告女言：「我不謗汝。如來世尊是我證明，及婆難陀釋種之子。於大眾中捉我及汝，擒捉抱持擲著遠處。」爾時惡魔波旬

在上虛空作如是言：「此非是彼，彼是所化。如來如是多種化已，而令眾生得出家耶。」爾時彼比丘告彼魔波旬言：「波旬！如是如是。汝及婦女及彼所化，一切如化。一切諸法猶如陽焰，一切諸法猶如幻也。」爾時彼女聞空法已，如實於彼地方之處思惟此義，彼思惟時遠塵離垢，於諸法中生法眼淨。爾時彼女已見諸法、得入諸法、證入諸法，無復有疑，知教師法。爾時彼女告彼比丘言：「汝已作善，最有所作。比丘！若汝離家不用家法而出家者，而我今者亦隨出家。」爾時婦女捨家離家，出家學道。復作是念彼諸空法，思惟是已，即得作證阿羅漢道最勝上果。

世尊相續隨時說法，知法相續故、其修多羅文句不斷壞故，即告長老阿難言：「阿難！如來所說法，為滅順眠煩惱故。是最病者，所謂於欲順眠此中執著廣起諸苦。所言苦者，是五道流轉生死所起，受者彼名為苦。何者是受？所言受者謂墮落。何者色墮落？謂染著。以誰為染著？謂有顛倒。誰為顛倒？謂妄語。何者妄語？謂無實。何者無實？謂無事分別。何者無事分別？所謂諸空法而作我想。彼名無實，如是次第於不實中而生起色，名順眠處，是名病患悕望處耶。所言苦者，所謂五聚陰。若有染著，五聚陰中受諸聚陰，是為無智。如是次第苦及五聚。若於五聚中無智，彼為大患。何故言患？順向地獄、畜生、閻摩羅世。於地獄中、於畜生中、於閻摩羅世中，一切三界中住，不能分別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故名為患。此為五患。

「於中何者是五根？謂信根、精進根、念根、三昧根、般若根，是為五根。復有五根。何者五根？謂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於中意根者，彼是內根，彼二處和合而行，於法入中說名為入。是為五根。復有五根。何者為五根？謂婦女根；丈夫根；順忍根；心轉根，有心滅已故即生女根；又有一根，須臾時即生女根，於須臾時生丈夫根。此等為五根。復有五根。何等為五根？謂地獄根、畜生根、閻摩羅世中根、人中根、天中根，是為五根。於中應知根之勝處。若從阿毘脂大地獄中滅已出生者，有二種根，一名普熱惱根、二名撲得根，如是色、如是形相，譬如殊提華。於合會大地獄中滅已出生者，有二根相，一名左行根、二名轉果根，如是色、如是形相，譬如甄首迦華。從叫喚大地獄中滅已出生者，有二根相，一名多五根、二名常超越根，有如是色、如是形相，譬如毘離那迦華。活大地獄中滅已出生者，有二種根相，一名墮落眼根、二名事境界根，如是色、如是形相，譬如目真隣陀華、孔雀華，或如孔雀色。從黑繩大地獄中滅已出生者，有二種根相，一名有憂愁根、二名尼私多波帝陀炎(隋云出生)，如是色、如是形相，譬如薝波迦華。此為五根相。大地獄中滅已出生者，又何故言根？以境界

故、諸根生故。若於此處言根者，彼處處依國，或名伊梨耶提，亦名胡求摩帝，亦名多寐帝也，亦名尼西毘多也，亦名作處也，亦名作相也，亦名般若林也，亦名想林也，亦名生也，亦名勝也，亦名稠勝也，亦名盧脂耶，亦名阿波荼婆娑那。阿難！是等諸根名者，如來所知，種種言辭應分別演說。」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九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十

隋北印度三藏闍那崛那譯

「阿難！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知此言辭者，彼則名曰不隨他智。以何義故名不隨他智？如是諸法聞已誦習，如是受持現在諸法，當得諸天、龍神、夜叉、卑梨多及富單那、鳩槃荼等常隨守護。如是如是，彼現見法，當得一切功德諸法，於未來世因，彼不向地獄、畜生、閻摩羅世，亦復不墮不閑之處。何以故？阿難！無有是處，如是文句諸莊嚴法，若無福德諸眾生輩，至彼手中無有是處。若往昔曾供養諸佛諸眾生等，如是諸修多羅方至彼手，當得正信解脫之處證真實義，現在法中及未來世尚得證清淨。阿難！世間無有如是彼諸如來出現於世，彼如是等諸善丈夫有違背者。何以故？此當與智手值遇閑處，能與果報寶手自在及諸財利，由彼信行善根廣大，此悉熾盛清淨作業。如是如是，善受持故，當得捨離一切不閑之處，所發事業當得究竟。阿難！彼等眾生行此行者善得利益。若有受持讀誦修習之者，斷滅一切不善之印，當持一切諸善成就。阿難！汝今應當憐愍於我及諸眾生。何以故？言憐愍我及諸眾生者，若汝等於如是等諸修多羅法，各各顯示、各各相教，是則憐愍。阿難！此諸根命入真勝處，汝今應當為四部眾、諸天人等分別演說(上來廣明諸根竟訖)。」

「阿難！何者是五時？謂行時、住時、去步時、來步時、涅槃時，是為五時。何者是五三摩耶？一名日初分三摩耶、二名日中分三摩耶、三名日後分三摩耶、四名教說誦習三摩耶、五名作衣三摩耶，此等名為五三摩耶。何者為五摩喉律多？一名人摩喉律多、二名天摩喉律多、三名他想摩喉律多、四名顛倒想摩喉律多、五名過時摩喉律多，是為五摩喉律多。於中何者五種最後心生？若取彼生處，從人中捨身有餘殘死(謂於餘趣)，彼處死已，所有生處，若天中、若人中、若地獄中、若畜生中、若閻魔羅世中，於彼處取生。從天捨身已有餘殘死，若生於彼處，若於天中，若於人中，若地獄中，若畜生中，若閻羅世中，於彼處取生。於地獄中捨身，所有生處，若於天中、若於人中、若於地獄中、若於畜生中、若於閻羅世中，於彼處取生。從地獄捨身已，所有生處，若於天中、若於人中、若於地獄中、若於畜生中、若於閻羅世中，於彼處取生。從畜生捨身已，所有取生，若於天中、若於人中、若於地獄中、若於畜生中、若於閻羅世中，於彼處取生。閻羅世捨身已，所有取生，若於天中、若於人中、若於地獄中、若於畜生中、若於閻羅世中，於彼處取生。此等五最後心取生處。於彼中何者是五無有勝？取生處無

勝；意智無勝；各各智和合及解脫無勝；一味因不善諸法無勝；取生中意無有勝，無作譬喻故。是為五無有勝。於中何者是五儉？謂不閑處儉、煩惱儉、飢餓儉、作無間業成就具足為大儉、於地獄中難得脫行路儉，是為五儉。於中何者是五災禍？若有於三寶中偷盜物故，彼等羸瘦爛已極爛，當取命終。此是第一災禍。於持戒比丘不知不見，以三種瞋謗，若破戒中、若邪見中、若威儀不正中，智者知見應當遠離，身壞命終方墮於惡處，生地獄中。此是第二災禍。復次有一人誹謗佛法，以魔所將文句味中不正之道所說之法，教他令住、勸使令學，因是業故生於人間當為狂顛。此是第三災禍。復有一種人作剎利灌頂王，以四種兵共伐隣國王欲相逼切，彼多諸人身被傷害受諸苦惱。以彼業成就故，身壞命終生地獄中。彼命終已還生人間，共彼一時以刀杖等遞相加害，或被火燒、或被夜叉所害、或得極惡重病觸彼身心世間希有，當取命終。是為第四災禍。復次於彼劫燒之時，此大千世界熾然焰火一向洞燃，壞大千世界。是為第五災禍。此為五災禍。

「何者是五種多貪性？諸苟多貪性，為團食故。婆羅門多貪性，為受請故。王多貪性，為得王位故。丈夫多貪性，為求利故。婦人多貪性，為求丈夫故。彼多貪性難滿之中，我說婦人因欲貪性最為難滿。是為五多貪性。

「何者為五神通？種種神通勝證知中智慧神通，知種種往昔念證中智慧神通，一切眾生生死證知中智慧神通，天眼中智慧神通，天耳中智慧神通。是等名五神通。

「何者五可信？義可信，非是文字；如來可信；信可信；精進可信；證誰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彼亦可信，此如來說陀羅尼修多羅法本彼亦可信，轉已復轉。是為五可信。

「何者五不可信？於一切事中諸婦人不可信；比丘不可信，謂惡比丘有破禁戒者；於須陀洹果中，外道婆羅門不可信；於聖教中，比丘尼不可信，謂未證實諦者；闍人不可信。是為五不可信。

「何者是五種恐怖？沙門釋種子於彼他家愛樂執著嫉妒恐怖、諸婦人等婦人恐怖、諸王等他輪恐怖、外道婆羅門輩沙門出生恐怖、諸龍等熱沙恐怖，是為五恐怖。

「於中何者是五怨？婦女怨、舍宅怨、欲貪性怨、諸王等各各相伐怨、諸沙門輩各相鬪怨，此為五怨。此五種怨中，沙門怨最為可惡。何以故？云何已捨五欲功德捨家出家，而愛著他家而生怨嫉，此無義利、此可棄捨。是為五怨何者是五共分？色、受、想、行、識，是為五共分。何者為五順攝？謂正見心解脫當得果；慧解脫當得果；心解脫當得果；功能慧解脫當得果，功能言正見者以持戒攝受，多聞故當有攝受，正念故當有攝受，奢摩他故當有攝受，毘婆

舍那故當有攝受。此等為五順攝。何者是五尊重？於佛尊重、於法尊重、於僧尊重、於戒尊重、於三昧尊重，是為五種尊重。何者是五重擔？謂五陰聚。何等為五陰聚？謂色、受、想、行、識。復有五重擔，先所許可，是為彼大負重擔、隨他持是為彼負重擔、煩惱重擔、數數死為重擔、負重物為重擔是為第五。是為五種重擔。復別有五負重，過多食為重、過飢為重、懷娠婦人為重、失利重、多貪欲重，是為五種負重。何者是五諍事求決斷也？若有比丘作兩舌語以破壞事，假被於他無語妄傳，彼諍事生，是名第一諍事求決斷也。有比丘或不隨順教，是名第二於諍生求決斷也。復次一人多作賊盜，於彼他物不與自取，於彼求故而生諍事求決斷也。復有一人從家捨家，既出家已求活命具，為財利故隨順他人，為他事業不滿所願，以彼因緣故於諍事生求決斷也。復有一人常作妄語，然彼作是言：『我與此物。』彼後不與，彼諍事生求決斷也。是為第五諍事生求決斷也。

「何者是五涅槃身相續繫縛？最勝義中身可厭惡、最勝義中此身被他所食、最勝義中此身非為我所、最勝義中此身無量種虫之所居住、最勝義中此身能作欺誑，是為五涅槃相續繫縛身。

「復有五滅身相續縛，謂丈夫見婦人產時，而於彼中生厭離想，是第一滅身相續縛。復次有一丈夫見婦人被身分患，生厭離想，是為第二滅身而住相續縛。復次有一丈夫於女人邊見臭穢已臭於丈夫，即生厭離想，是為第三滅身相續縛。復次有一人若於婦人邊若丈夫邊，或掖下或大小便中聞臭氣已，即彼中生厭離想，是為第四滅身相續縛。復次有智丈夫於婦人邊生不歸依想，是為第五滅身相續縛。此五法處常有心生，即於一切處當作思惟念，是滅身相續縛。於是法作思念時，此五種滅身法乃至意相依縛事，當有利益相續縛法。何者是五取著想？取著者貪欲想、瞋恚想、欺誑想、不去離想、邪見取諸物想，是為五著想。若有此欲想者，以何事故而取著也？以不實生故、以顛倒想故，諸欲不順而生順想、諸欲可棄生美味想、諸欲苦報生樂報想，如是次第顛倒取故而生妄語。以不實取故以凡夫取，取非聖處故當生是想，是想生已作無間業，彼身壞命終生地獄中。墮地獄已受極苦惱，既受苦惱無有喜樂，無喜樂故更增苦惱。是故名為取執著也。言瞋恚想者，彼住妄語、彼住顛倒、住不實中，自住無利益處，令他住無利益處，亦住無利處已而生瞋恚，以無慈心故生諸患縛，不自利益亦不利益於他，彼最惡患具足。如是如是，復當作無間業，身壞命終生地獄中。墮彼中已，受極苦惱不喜不樂，無喜樂故。此是第二瞋恚之想不喜樂處。有欺誑想者，彼因貪欲想故生貪，而生無明為首，年在盛壯而生歡樂，生樂想而恣情欲盜取他物，取他物已為他所執當斷其命。以瞋恚故，

如是於最後心而取命終，當墮地獄。墮地獄已，受極苦惱不喜不樂，不喜樂故一向無喜。是第三欺誑他想無喜樂處。於中所有不出家想者，彼因欲生、彼因欲出、因多欲想，多欲想故為欲所縛、為欲所覆，親近不淨，信樂不淨、喜樂妄語，如狗齩枯骨，臥不淨處常住欲中，是名不出家想。彼在家已受諸欲時，以欲因緣多貪欲故，為諸欲故，當作如是種種惡業，身壞命終生惡趣中或地獄中。是於彼中受極苦惱，受苦惱故不喜不樂，無喜樂故一向不樂不喜。是為第四不出家想不喜樂處。於中所有從分別起邪見想者，此想大惡非為不惡，若非不惡是最極惡，若極惡者彼取邊見，若取邊見彼即邊見，若有邊見彼即破戒，若破戒者彼壞善根，於不善根而順眠也。若順眠者彼即為取，若為取者彼即造取，若造取者彼即恐怖，若恐怖者墮地獄中。墮地獄已受極苦惱，既受極苦不喜不樂，無喜樂故則著邪見。是則為分別起也邪見想是為五不喜想。於中此等諸想中能生不喜樂者，唯有一想。何者一想能生？所謂於諸法中不生敬重。以不敬重故當不修學，以不學故於般若中而不增長，彼無智已當成愚癡凡夫。此是凡夫所謂五種不喜想，此五想行名為不喜。「阿難當知，彼時於五百年中正法滅時，有諸比丘於正法中無有恭敬，彼於法處無有心想，當非沙門。非沙門已，為團食故，自言如是我有信也我有信也。彼等如是佛正法中說生樂心。時魔波旬為滅其善心故，當作勤劬。彼等於般若中當不增長，以般若中不增長故，彼即當得如是之法謂無有智。無智故，如是法中而不知因，亦復不知功德之處。既不知已當成無智，如是於諸勝法中當得遠離，當得疑惑而不誦習。若於如是諸正法中有遠離者，彼不受持諸佛正法。彼不受持諸佛正法，彼等不名受佛法者。若當不受諸佛正法，彼等於佛教中當得墮落。若於佛教當墮落者，彼等當沒於三惡道。阿難！是故我告汝、我語汝，若有眾生於如是等諸法之中但生信心，而彼如是佛菩提中若不修習，彼諸眾生應當盡心作是思惟：『我於往昔八千佛所，曾已毀損諸佛菩提，而作誹謗正法之業。是故我今於無上佛智之中，還復墮落及違背也。』阿難！非不作福諸眾生輩，如是諸法次第等行，當至彼手或至於身。彼等於如來教中當顛倒墮落，於如來教中而得違背。阿難！譬如此三千大千世界劫波樹上有種種衣皆悉具足。時有一人身著毛[毯-炎+旁]，為取衣故詣劫初衣所。彼人是時見劫初衣便以手觸，觸已驚怖即時悔沒。彼驚怖已，虛言妄說：『此是何也？如是微細如是柔軟。』而彼恐怖，速疾馳走。復有一人見彼馳走，而語之言謂：『汝丈夫！何故如是驚怖馳走？』彼即答言：『丈夫！汝若欲知我為何事故如是馳走，報汝此事。汝不能辨亦不能見。』彼人復告之言：『善哉丈夫！如是之處但為我說，汝為何事如是馳走？』時彼答言：『我不

能住為汝解說我為何事而馳走也。然汝今者我馳走時，汝隨我後隨從我行，然我於後能為汝說。』時彼丈夫為巧方便，順其馳走隨逐而行。時彼丈夫如是走時，不休不息而作是言謂：『善丈夫！在彼樹上如是種種色懸住彼樹。我手摩觸欲取彼衣，而我爾時即生恐怖。若不馳走，即於彼方當取命終。』時彼丈夫而語之言：『丈夫！汝大愚癡。汝不知是劫初衣也。』謂言：『丈夫！汝應可來，今共汝去與汝是衣。』時彼丈夫作如是念：『我先以手所摩觸者，應當是彼劫初衣也。』還復如是心生恐怖不肯隨從。『莫令我等在於彼處，當擘裂我心而取命終。』

「阿難！如是如是。於未來世有諸比丘等，聞如是修多羅名，有如是修多羅名陀羅尼如來所說，彼等當復作如是念：『我等今者求此修多羅故，發勤堅固。』彼勤求時便當求初生得瞋恚，以瞋恚故心不憙見。阿難！如彼丈夫欲求衣者，瞋恚惡心觸劫初衣已，即生疑惑之想，起大恐怖捨已背走。如是如是，阿難！彼等如是修多羅初發欲心讀誦修習，當作疑惑而有恐怖，生恐怖已當背馳走，於是法中而作妄語。於中所有諸餘比丘生陀羅尼者，彼等當作如是語：『汝長老等！何故如是等修多羅而不讀誦攝取受持而背馳走？』彼報之言：『汝等長老若欲知者，汝等無有如此能辯。』如彼丈夫被彼第二丈夫所問，謂言：『丈夫！汝以何故如是馳走？』如是語已，彼報之言謂言丈夫：『若汝丈夫若欲知者，如是汝今亦不能辯。』彼等作如是言：『我等當欲求彼善根，長老輩汝等應向我說。』彼等復言：『此非佛說。』時諸比丘復告是言：『汝長老輩莫作是語。我等於此諸佛法中先已修學，汝長老輩但修學如是如是諸佛法中。』爾時彼等諸比丘輩復作是念：『此等亦復如是邪見。』若如是修多羅受持，因此次第當作誹謗正法，復當訶責持戒諸比丘輩。何以故？如是等癡丈夫輩，著於世間麁弊利養，當作信心而作勤求。彼等於是甚深諸佛聖教中而作恐怖，如彼丈夫於黑褐衣中當作信著，而彼微細劫初衣中反生恐怖。如是如是，阿難！彼等癡丈夫輩，於世間利養中反生信著而作勤求已，彼等於諸佛語中諸佛教中當作恐怖。阿難！若有來世曾種善根諸眾生輩，彼等於是甚深佛菩提中不作恐怖。彼等能生實想，於是法中當度彼岸，彼等於是作中當度彼岸，於一切中當度彼岸。阿難！如是諸法如來已如是知，汝等應當如是生信。如劫初衣，莫復當作唯有黑毛[毯- 炎 +旁]衣也。

「於中何者是五痛？謂身痛、心痛、業痛、熟果痛、世間思痛，是為五痛。於中身痛者，若作身想，若有此身，彼即愚癡無所識別亦無所知。於身本性若有身痛不實取者，此為最痛。於中何者是心痛？意為首行故心痛。復有心痛，若以心思於諸法中，聞他所說住

處憶念思惟，譬如根本廣大鎮石。何者是根本廣大鎮石？言根本廣大鎮石者，是即愛也。阿難！愛所有名字，如諸國聚落中言愛者，彼有如是名字言：

「怛差那　斯婆耶　娑那娜　帝栗瑟那　闍梨尼　阿羅夜　尼岐蹬　阿地耶婆娑喃　阿羅伽　尼槃陀　婢梨蔓　波伽磨　蔓羅跋帝　娑羅帝　娑羅跋帝　優鉢剃(他地反)　伽羅四尼雞多跋帝　娑陀目大邏　波耶跋悉鬈　比牟達邏陀伽拏　鞞大鞞大跋帝　娑迷帝　比蔓呵那　闡陀　三蔓伽

「阿難！此等為愛名字。以此等故當有心痛，愛別離時取事不實故、思惟分別故。於中所有業痛者，此漏業。於中何者是漏？謂身業、口業、意業。何以故？以意多故、意為首故，次有語言名字。於彼中所有善身業口業意業，然彼意業如來猶尚說為有漏。何以故？彼即是業。若有彼業不受果報盡煩惱者，如來說業盡、煩惱盡。於中所有熟果畢，應當受若黑若白者，若有所受彼即是苦。若即是苦，彼即是痛。以因痛故，即有痛處依處而住。復有略說有五種痛，如來所說。何等為五？生死流轉煩惱中，地獄、畜生、閻羅世、天、人，此為五痛。」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十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十一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於中何者是五種痛斷？見佛痛斷、聞法痛斷、見僧痛斷、法中順行痛斷、一切法寂滅痛斷，是為五痛斷。復有餘五斷諸痛。何等為五？善知識者斷諸痛、不生煩惱處者斷諸痛、勸持禁戒斷諸痛、不作無間業斷諸痛、滅諸有斷諸痛，是為五斷諸痛。復別有五種斷諸痛。何等為五？商人方便善成就斷諸痛、於國中隨意而住斷諸痛、孝順養父母斷諸痛、捨家出家為菩提斷諸痛、捨諸欲斷諸痛，是為五種斷諸痛。

「於中何者是五闇？五無間業為闇。何等為五？殺母、害父、殺阿羅漢、破和合僧、惡心出如來血，此等為五闇。復有五生趣闇。何等為五？地獄闇、畜生闇、閻羅世闇、生不閑處闇、被他欺闇，是為五闇。

「於中何者為五闇盲處？取我是闇盲處、於欲中極生貪著為闇盲、懶墮懈怠為闇盲、多睡眠處為闇盲、未至方處為闇盲。此為五闇盲。於中何者為五速疾波浪？瞋恚為速疾波浪；得四禪者若作想言：『我是羅漢。』我慢自高是速疾波浪；小姓攝受未曾得者已得故速疾波浪；持戒因戒起慢是速疾波浪；不滅煩惱故於有為中攝受速疾波浪。此為五速疾波浪。

「於中何者是五羅剎淵？無明為淵、睡眠為淵、生死流轉為淵、無智淵、愛淵。於此之中為第一淵，若於三界，流轉於彼。此五淵中，何者是五種羅剎？惡知識羅剎、不閑處生羅剎、親承婦女羅剎、不善思念羅剎、我想羅剎，是為五羅剎淵。於彼五羅剎淵中，業者所謂承事婦女也。

「於中何者是難度五波浪行？欲界難度波浪行、色界難度波浪行、無色界難度波浪行、若此三界不觀察不正念難度波浪行、彼不正念眾生樂求時不能知處，是為五難度波浪行。何故言難度波浪行？然彼難起難住處，是故言波浪行。

「於中何者是五乏少處？戒乏少、多聞乏少、世間果報乏少、閑處生乏少、善知識乏少，此為五乏少處。於彼五乏少中，多聞乏少於一切處最為乏少。多聞比丘者，捨離一切障蓋諸法，一切邪道皆能除滅，出生一切白淨諸法，於諸佛所而不遠住，於佛菩提而不捨離，最為近住。何者在近？如上座舍利弗、如大目連、如上座須菩提、如汝阿難比丘。阿難！如是多聞比丘當不生地獄中，亦不生畜生中，亦不生閻羅世。在所生處，於一切處恒有大智。有何大智？彼大智者，所謂不作五無間業。多聞比丘能散憂悲苦惱，所有毒箭

最大瞋恚亦能拔斷，無有現在及未來世，無有功德不入身者。是故阿難！欲取我教者，應當勤求多聞。比丘勤求之時，當作三事當受正法，他生疑惑即能除散，彼等決定因彼諸修多羅而取涅槃。此多聞因，比丘若勤求多聞時，當取四法。何等為四？能令他住彼多聞中、能說種種語義、諸天不捨、亦不殺生巧知業報。是等為四。比丘求多聞時，當取五處。何等為五？取命終時心念諸法，此處捨身已上生善處，以諸法義令天歡欣，不被天人之所輕賤。彼處捨身還生人間，不墮地獄、畜生及閻羅世。生人中已，以般若行當作國王。何以故？阿難！如來說此一切施中最為第一，所謂法施。能作如法治世王已，當受大果報，多諸眷屬有大智慧，於王治中能正思惟。如是次第以五法故當得多聞，於諸天人無輕賤想。是故若有智比丘，於多聞中應作勤求。於中何者是無乏少處？多聞為無乏少處。阿難！近多聞故當近般若，近般若故於一切煩惱中不被蹴踏。於多聞處有如是果而不自高，亦無瞋恚及與毒結，不作調戲亦無放逸，曾不輕躁審諦安詳，不作毒害及我慢事，無有恐怖亦不怯弱，至諸大眾無有畏懼，於大眾中不作輕躁。若他所問能為解釋，以善言辭令彼滿足，又令大眾皆悉歡喜。不為諸欲所牽，亦復不為瞋恚所牽，亦復不為愚癡所牽，亦復不為貪心所牽。他輕慢已而不愧赧，得他讚歎亦不自高。得舌根業其舌軟薄，言辭吐納音旨 典正，於辯論中無能過者。眾人遵仰，統御大眾善能教示，常有諸天隨護而行，常為他人智慧施主及禁戒施主、布施施主、生天施主、涅槃施主，如是之等所說功德，於中所作能施正法，能令住功德中。阿難！是故多聞能作最勝施主，當為與樂施主，乃至能與涅槃施主，亦復能作善行施主。以彼般若少布施故能使增多，心不怯弱亦不輕薄。彼等他人無作惡者亦不違背。於作教師，說言具足能攝正法，於他問難報答斷絕。如來為如是等諸善丈夫大利益故轉大法輪。阿難！是故若見如是諸功德已，應求多聞。」作是語已。

長老阿難白佛言：「世尊！若如來已說此多聞功能者，世尊！若有令住於多聞中，彼當得幾所善根？」作如是語已，佛告長老阿難：「阿難！若然者，我為汝作譬喻，智者以譬喻得解義語。阿難！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若樹若草若木，乃至一指大踊出者，假使彼等一切皆有具足葉花果實。於彼中若有一指大踊出草，彼還生若干果實，猶如恒河中沙。然彼所有芽，假使從地踊二指大，彼還有生若干果，猶如有二恒河中沙。如是次第第三指大踊出，所有指還有若干，彼木還有三恒河沙等果。阿難！於汝意云何？彼等果樹豈可能取邊數以不？」阿難報言：「不也。世尊！」佛復言：「阿難！能得彼木一指大有者，所有果可有取邊數；於彼等所有福聚不可得邊數。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至為他說四句偈等，以不染著心不求果

報心，住為利益事故。云何此等眾生，因此法施，願當得須陀洹果，乃至當得阿羅漢果。假令乃至發菩提心，乃至發攝受心，為他說勸受，乃至受四句偈等，此為前福德譬喻所有已當受者，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俱胝百千分不及一，不可算數，阿僧祇不及一，歌羅分，數分，譬喻分，優波尼沙陀分不及一。如是彼善男子當生善根，若當令他住於多聞中，乃至四句偈中。」作如是語已，長老阿難白佛言：「希有世尊！乃至世尊善說。善男子善女人，當於法及法師邊，當云何作尊重？」作如是語已，佛告長老阿難言：「阿難！莫令眾生不尊重不欲法。」阿難復白言：「世尊！我欲法，當於法中作尊重，今欲作尊重。而我今者共世尊朋友以來，未聞如是法。然我世尊，然我今當作如是尊重。世尊！若諸外道、若善男子善女人當作尊重者，世尊！若有少分求樂住於食前，貧家所生、卑賤家中生，出家當欲得法。彼等雖復求佛法而行，然世尊！彼等所有真卑小下賤體，彼等決當示現。世尊！但我今為自利益問，我等云何住？」作如是語已，佛告長老阿難言：「阿難！於此中若當欲法者，若善男子善女人，當受持讀誦教。若欲詣向和上阿闍梨邊，至已應如是欲，問佛語言。隨彼所止行處、若為彼教處，彼應從彼邊而乞依止。雖有減十夏、若有十二夏，但為法尊重故，應當受彼依止。何以故？雖復如來說五夏比丘不須依止，但為彼第一於欲法中尊重。何以故？彼欲學故。阿難！於彼時，彼阿闍梨當應如是與依止，雖不合與依止。若如是、若如教、若當得利、若教授，令莫放逸、令具威儀，應當如是勸教，彼應當如是與依止。如是諸法具足比丘者與他依止，彼當善能依止。若如是莊嚴文字句能與依止者，雖復有比丘百夏，然不知如是文字句莊嚴，彼應當他邊受依止。彼復何能與他依止？若有比丘未有一夏，然彼有如是法具足，堪有沙門，然以彼為法。有依止百夏比丘，不知此法行，彼當應受依止。然若有比丘從他受教者，應向和上阿闍梨所曾作尊重，當應隨順。彼欲受教者，住在和上阿闍梨前，不得現示齒、應不得交脚、應不得觀脚、應不得舉脚、應不得動脚、應不得舉踝、應不得高處坐，不問不應語，若有語不得違背。於阿闍梨邊常須觀看面。彼若住處，住三肘遠，不得在上風亦不得坐。若得教然後坐已，於阿闍梨邊當生慈心。欲受教者應先誦，舊者誦法已，於法中所有疑處，於先乞求解釋，然後受教。受已右膝著地，以二手執師足，禮師已然後而去。若彼地方有嶮者，應當背去求平正路。如是行處，若彼地方有平正。若禮師足已，面前應却行而去，可十肘遠住於他方禮已。所有道處應順彼道行，而彼應作如是念：『我阿闍梨在我後，我更能詣向已不？』或時不能非不能向阿闍梨邊，彼應須知時，應三時至阿闍梨邊。若不來者，應當作如法。若來而不見

阿闍梨，彼應若以土若以木若以草，應當作記。若阿闍梨在內屋行處，彼應圍遶行處，應頂禮彼行處而去。或復應當作別事，唯除大小便業。向阿闍梨不得作麁言，被訶已不得報語。阿闍梨所坐床榻或眠臥處，應當拂拭安隱，若整頓已應更作餘事。日在初分應來隨時。隨時來已，當應問阿闍梨何所須作。阿闍梨入村落，阿闍梨所有衣洗已，手已拭畢已，以己衣拭手已，以二手授彼衣。至已正住處應安置。善作安置已，應與洗面水，於後應安斗篩。安斗篩已應奉與，應為其覆身，次更奉餘衣。彼所受用，為彼應作如是敬重。於阿闍梨前不得棄捨涕唾。於常行處不得覆兩肩，亦不得覆頭。阿闍梨所在處、於經行處應拂掃治。應三時洗浴阿闍梨，應三時行水，為彼阿闍梨應須乞食。若為阿闍梨所經營處者，能盡身力當作勤劬。當應求為洗鉢。若應為洗，應先洗阿闍梨鉢，後自洗己鉢。若不與洗，更不得語。何以故？阿難！有如是諸比丘，應作如是念：『如來鉢無有人洗。』彼等隨我學已，當應自作。然如來許彼等，熱時作涼事、寒時作暖事。彼當所須者，彼為當應奉。亦不應阿闍梨前嚼楊枝。於阿闍梨所有惡事，不得向他說。遙見阿闍梨，應須起迎故。阿難！假使受四句偈處，即為阿闍梨。誰邊誦聞四句偈，若讀若抄寫若當聞，彼為彼阿闍梨邊，應當敬重。若向阿闍梨邊，若不作如是敬重者，當名不敬重，墮於不敬處。住不正道已，當為說不善事。然彼不應取『我為教師。』何以故？阿難！彼不愛佛說，彼說非法者，不敬重者當為受法。彼亦不得入於僧中。何以故？彼癡人，不住正行。然阿難！諸佛語言正行為真。」

爾時長老阿難涕泣瀝淚，復作如是言：「世尊！當來世少有彼等眾生。若住於如是行中，亦應作如是念、應須住如是行中。然世尊！我當住此行中。世尊！若有比丘於阿闍梨邊若和上邊不生敬重心，復說不善事，彼當得何果報？」佛告言：「阿難！若有比丘於阿闍梨邊若和上邊不生敬重心者，復為說不善事，彼非須陀洹，彼是凡夫無有智。應當如是說。何以故？阿難！實有無功德阿闍梨，猶不得向人說，況復有實。阿難！於中彼若為阿闍梨當不作敬重，有一邊地獄名曰尼訶南，於彼處生。彼生已，身有四頭，彼中身熾然火焰然猶如火聚。彼處有諸虫名曰熾然，口食彼舌根。從彼捨身已，生於畜生中，若狼若野干。彼生於彼處，有得名狼。彼於彼處得名狼已，復當得名野干。何以故？彼以罵阿闍梨和上故，如是彼多人見已不喜。如於往昔以作舌過故，以是彼當食糞。而復捨身已當生人中，於邊地聚落中生，當不成就一切諸功德，捨離一切，諸功德不成就。又趣不得人好色，不似父母，彼不為父母所愛。常為他誹謗，常有多病患，當背諸佛世尊、當無有智、當速還墮諸地獄中。何以故當有如是？若有言者、與閑處者、如法阿闍梨者、真實阿闍

梨者，當不作敬重，阿難！更復當得眾苦諸法。阿難！若有受四句偈，若於誰邊抄寫四句偈等安置於經中，彼中所有文字，還若干諸劫，彼阿闍梨若置肩上、若置頭上負重而行，復與一切樂具。阿難！當如是時，猶不稱可供養阿闍梨，何況貴重阿闍梨者。阿難！於未來世有諸比丘，若得如是修多羅已，作不敬重，當作不正依，於阿闍梨和上邊當說不善處。我說彼等癡丈夫向惡苦法墮處。阿難！我告汝、我語汝，如來已說有道及非道處。如諸比丘當有行，彼等還如是當得趣。阿難！汝等作敬重，恒常慚愧。阿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敬重，當有如是法，所謂愛佛愛法愛僧。

「於中有幾種食？有幾種依倚？有幾種持？有幾種無畏世間？有幾種智？何者是第一義？所言智聚有幾聚相？所言智慧何者智聚？何者聚？應知智者，若以煩惱、若以盡智，有幾盡智？俱致百相不攝諸法中，於阿字不合中，彼以阿字應當合，以百俱致阿字與囉字合，所有囉字而不合處，彼即盡相，是名盡智。彼所分別是為盡智。以寂靜法，我等當攝。亦非如言說智智之次第，是智為地，非語言者也。所有諸佛應正遍知棄捨者，於中無有別法可名名為盡，於中所有智慧是則名明，彼明及彼明以滿足故當見諸佛。何者為佛？何者是不和合？於二十俱致佛名字，以世間語言中往昔已行曾行，諸佛世尊以名字和合，彼等以一字應當攝受，所謂遮字名。名者，以遮字共煩惱和合。當知攝受有幾真荼(隋言嚴熾)？有八天真荼，一是人真荼、三是地獄真荼、四是一切真荼。彼八天真荼者，彼等當墮邪道，違背九十諸佛世尊，當墮地獄惡熱惱中。一人真荼者，當復違背二十俱致諸佛世尊，九十九種煩惱之處諸法具足，共地獄真荼一時棄捨，為五百煩惱之所覆障，彼當隨順畜生所害。彼遮字門破分別故，當滿百俱致世界煩惱具足。如是東方南西北方亦復如是。其人真荼者，捨離九十九種破壞語言，以二千種相當入鬪陣，五十五百那由他相為他降伏。彼等文字已遮字和合，所有名字當有墮落。其人真荼，當墮邪道中三種。地獄真荼者，共天真荼而作親近。其真荼真荼共相和合，有五十五相真得真荼名字不知方便，至地獄亦不解脫。六十句俱致歌字名句，諸佛世尊以一名字說。於此名字中，諸眾生輩多背諸佛。其世間中二處依倚多種真荼無明及癡中，此三真荼亦當墮邪道。彼等俱致數劫，以遮字門當應教化，彼等一切當應成就第一聲聞。應說一法，所謂眼識。其眼無常，為佛教化眾生，非是聲聞所能教化。有四種真荼所在不定聚處，為彼人等，諸佛世尊出現於世。彼一切處真荼句者，與平等智二十俱致句，應以阿字門應令和合。四十俱致句以囉字攝，六十俱致句以遮字攝，三十三俱致句以婆字攝，彼等當違背二十俱致諸佛世尊。於彼中四十俱致句以囉字攝，彼當違背六俱致諸佛世尊。所

有六十俱致以遮字攝，彼等當違背八十俱致諸佛世尊，八十俱致劫於流轉生死中。共天諸真荼共人真荼及地獄真荼，少有一切真荼，多有天真荼，多有地獄真荼。有一人真荼在定聚中，已共天真荼及地獄真荼不相捨離，是故名為人中所有真荼。行彼人乘不行真荼乘，故名為人。幾所解行諸乘事？阿難！有俱致那由他解諸乘事。應知於中有百俱致所有平等智，是故彼等各為智者。自餘無智者，彼等一切滿足真荼處。阿難！彼天真荼及地獄真荼，彼等共人真荼不等，是故名不平等。捨離其一切真荼，以二真荼，天真荼及人真荼。阿難！天真荼者是魔波旬。阿難！地獄真荼者是魔家眷屬。何者是魔家眷屬？所謂人真荼和合遠離者。阿難？有九十九俱致句，當應說煩惱雜法。彼等已遮字門攝取，彼於實際中動移，於一切真荼中亦復動移，當具足八十二種不定聚也及邪定聚，是故名為真荼也。遮字門最勝處，應當攝四十相。遮字門隨順，應知有千俱致阿字門，所有言辭文字不具足也，以減文字減少故。當有我不具足，以我減少故。當有語言，於諸王中不可信受，何況三藐三佛陀邊。復當違背諸佛世尊，無有勝處故，當不得涅槃。阿難！少有眾生住於無勝之處。依住住勝眾生，背其天真荼，當得彼便。得彼便已，不曾厭於地獄生趣，不曾得度三世真荼。非如諸阿羅漢見生死患，見實入向如實實際中。諸阿羅漢以如是見故，故言度彼岸也。見實際已更不復觀，故言已度彼岸也。已於行處善觀見故，不思惟已滅愛煩惱，是故言已至彼岸也。囉字門有百千俱致諸字門，以十分破毛道凡夫等猶尚不及波囉字門，故名波囉字也。那字門三十分減少有十種，諍鬪義六十九，往相續返義七十七，虛妄語言五。其間所有諸患造作之者，有九十九百千俱致欺誑語言，為彼苦處有六十九。當作隨順說法處。有二十龍結、十種天結、十八種人結，難知至處，以少法行故、闕少法故。當至不生處煩惱際中，不得淨眼。二俱致阿字門為天眼障，住懶惰所縛。其懶惰所縛者，以歌字為因作障礙縛。何者歌字因？謂不善知識。何者不善知識？那字門是。何者是那字門？若不教示此道此非道、若輕若重，如是不教名惡知識。其惡知識者有何因？其惡知識以無明為因。何者無明？教破明處。復有無明說九十九名字。復有無明十五種事。何者為事？謂念不善有三十種，不善念六十種，莊嚴諸凡夫輩不思念處，分別五十五欲之毒箭，六十四瞋恚毒箭。阿字門俱致數癡毒箭，五百生中處違背諸佛出現於世。二十九種柱、三十種樹、四十娑羅、一毒藥、九十九相覆藏、四十種火、以一因故應當見因。有九十八瞋恚事、二十種眼翳破分、五十五種福伽羅如尸陀林、四十一種說、九為癡者、九種為閹人、有二閉塞耳事、五種相為百舌事、九患處為老業、有十種相當盡命、四十種相遠離煖氣。有八千婦人名字，有二

十俱致般若名字。有一大信行，有五種過患，以心不淨故有十種覆藏患。以心不定故，閹人有十種樂患，是故一心。不解脫九十九煩惱為生者，當有二十二業兩相調戲。有七十四迷惑行當滅初禪。有一為般若滿足，譬如睒電，亦如金剛。有十一種耳識，以一法應當說。彼等不知於佛菩提，彼等不知失覺分有何名。何者覺分？若無彼，何者無？彼所有名字，何者是名字？若未曾有，何者是未曾有？謂覺分名字，即世所名。若世所名，彼顯覺分。非如凡夫輩所受執著有八種名字。具足覺分者有二十，過患覺分有十種，有五百字事，於中智者不起鬪諍。有一名字當滿惡趣，有十種染著，有三十種世名字染著，有一行為聖聲聞。有九十九種法具足者，名曰聖聲聞也。以一句應當攝有為名字。有九十九種說，彼是無為，如諸佛所知。於中何者為所知也？謂不證也。何者為不證也？謂佛諸法也。」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十一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十二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阿難！其佛諸法，阿難！譬如駛流河中畫諸綵色。阿難！或時有人百由旬至而覺知不？」阿難言：「世尊！而彼自下筆畫，畫師猶尚不知，況遠來者。」佛復告言：「如是如是。阿難！諸佛之法應如是見。阿難！譬如空中，足迹不現。如是如是，如來諸法不可度量，此是阿字門入義之處。以八百千俱致相說那字門義，於四種說中有不知阿字者。阿字門於那由他數中，當滿足夜叉語言，應知迴捨處、應知二和合、應知二不和合、應知四十道別離、應知九十九減少事、應知二十一方便所言、應知二言辭、應知四言辭、應知一言辭、應知不一言辭、應知十六言辭、應知三十二言辭、應知六十言辭、應知五百言辭、應知千言辭、應知四十千言辭，應知東方所受音聲、南西北方四維所受音聲，婦人語言，四十種煩惱、四十種失利、四十種堅固，四十種顛倒取一出已應當知，若復多者以三十二種方便語言分應知。應知負重、應知三十二時。若清淨已捨應淨。三千種取味從一門出，聲應三處出。應觀丈夫最勝語言。有九十九煩惱，所有口業不淨。我欲說丈夫勝言、婦人勝言。有三十口業以一心攝取。應知有九十五作和合法，若如是法和合已，當有利智眾生。猶如今因汝阿難也，當有九十九作和合法，當有利智眾生。觀他面已當得慈忍，當得十種相，應作是語、應欲作是語，此心中應作是思念，當如實知。應生九十九正念巧智，於一言中應生二十正念巧智方便。於丈夫言中應生二十解脫印。於三世中應當生七十七不退轉輪，不為他降，於諸輪中當生二十種無畏。應欲觀一面，應當出生四十種眼，應知六十四種惡眼。瞋恚丈夫有十種，面與面相應，當知齧下脣瞋恚之時。瞋恚之人有十種相，以五十二種相當生瞋恚。若言有八種意患，當生七十七種。於身中輩捨身有十種名，復有六十百身名。有二十二種超越語言。身有一定、心有一定，非身有定，以心定故則得身定，以心勝故心得寂定。有七十七種詐稱聖事。以二十五種法具足，詐稱言聖當墮地獄。十句名字以一名取，失十種味，於是味中應當消行。有二十二心，毒箭之所覆，住覆藏心詐示現聖。有十種入起乞食，乞食受有二十種心諂曲。當滿足廻轉時生四種想，行想、食想、得想、足想，於四想中有入二十種煩惱。四種顛倒中，我慢眾生有此等心患，非聖共住。有十種亂不問他，當得十種意，以彼惡意鈍意，以彼等十惡意故得惡意名。剎利人有十信，婆羅門得一信。有信者得見二十種功德。以信分別、以信行故生四十種事。若當捨家出家者，彼十種相生一

真相。四十種渴愛不可清淨，彼等捨已住於梵行。見功德者無有涅槃，見過患者便有涅槃。有十種痛行。有一慢緩一明。十種無智九十九相，具足之者，處在家內當生天眼。有八十因緣生巧方便，應當知彼七食方便。佛有十力、聲聞四力、辟支佛七力、婆羅門一力、凡夫二力、母村(梵名母村此名婦人)有五力，應當證知非身力也。有七十七因緣，應知母村狀猶如海，彼以幻行。母村有十種心別不和合也。母村有九十九百種誑行、六十諂曲 。有於三十虛空中取智慧者，應觀母村譬如虛空。母村有六十種生死流轉過患、一百莊嚴二十破失，故言母村也。有十種虛空黑闇稠林、二十九種分別。諸比丘入不善處所，觀察已生五百分別。不教示比丘故，有九十九種住處具足，不教比丘以自在行故背違戒律，捨禁戒已有所損減。比丘依利養故，生九十九俱致數煩惱，得無間地獄，譬如提婆達多。愚癡丈夫有一信墮落，一信墮落故違背十佛如來世尊，譬如我第七佛修那剎多羅七十七。於欲果報若生已，諸凡夫有執著故，而起害母、害父、殺阿羅漢、破和合僧、發彼惡心出如來身血。六十種欲染，九十九種諍鬪根。諸比丘等有一種行者於住行處，彼作諸欲生厭患者，求滅諸有神通經行，有五十種魔王眷屬。比丘後住一二魔身起千數分別，於中得智，比丘當不住相。有何因緣不作相也？以其一因緣故，為無相也。所有因緣於彼之中，以無所得彼名無相也。空行比丘思空解脫，在經行處求索道者、行精勤者、在空閑者，有六十魔王天身隨順後行。彼彼天生二十種分別。復次於彼三摩耶時，若有空行諸比丘等，於四禪中而得自在。彼從禪起已，是諸天等於面門中示現面像，即生羨樂，譬如阿難陀渠比丘。何以故？如空行想者如是欲想，彼則不可名空行者。何以故？誰空想者如是欲想，彼不可名名空行者。何以故？若我如是生心，彼亦如是心生，是名相行不名空行，脫是想已當言空行。空行比丘有五十五想，內有欲故，住於一地不得禪定，不住於地得阿羅漢法住。受持經行得二功德。有四種功德住經行處。受持經行有八種功德、住持經行有十六種功德、住持經行復有三十千功德。受持經行不食之者有一果報三昧，於二處中魔不能至。經行受持三昧之者，於十處中不可得到。何等為十？歌聲、諸天讚歎聲。經行受持三昧，乃至不到一切禽獸及諸鳥聲。以經行受持三昧中故，應見九十九俱致諸功德也。迴轉遠離非安隱法，他不得便，亦不聽聞五分音聲，當得滿足比波舍那地。經行住持三昧，有二十種滿擇法覺分，精進喜滅，當得滿足捨覺分。經行住持三昧當得滿足七覺分。經行住持三昧當得五百名字，以一名攝，以精進故、應當遠離二十二捨故。五十七因緣，諸聲聞人於諸法中當驚怖，應入慈三昧百千俱致種數如來境界。生轉法印，如來成就大悲。何者法印？彼有一印隨有所須。有

八萬四千破壞印，如來滅彼愚癡，比丘執持受行彼等七十七種。捨背佛相有百千種，當捨離諸法。復四十種相當捨離眾僧，九十九種因緣不能得果，百千議論而生驚怖。百種相鼓吹法螺，於墮落中而墮落也。有六十六俱致生中受用果報。於人身中丈夫根具已，有三十種病不生子息，有四十相當生二根、十惡眼相。少年者於四大中身體顏容普遍端正，至年中時身體容狀成一瘡肉，一切醫師不能療治。何以故？阿難！彼業果報不可失故。其業果報有九十九名字，入一名中，所謂觸病。二十種口門有一明，二十種名以一名為因。一切諸法無有根本，如如來所知，不以別智故。如來八萬四俱致那由他界智生轉因緣。如來往昔行菩薩行時，斷除殺生、攝受持戒，彼所有果報，一切眾生難可得知，唯除諸佛如來世尊。阿難！彼諸世尊於彼諸法所可知者，汝莫作疑。有二十二頭惡應以刀害。有九十九眼病。譬如栴檀那猫子，當用眼手。有二十種行布施鬘(或云慢)，有二十種修持戒鬘，有二十種行頭陀鬘，有二十種空行鬘。三種不倒有，有大慢者當生迷惑，生迷惑已得彼十種嚴熾之處。以迷惑故得二十損減，受二十損減已當復渾雜佛塔僧物，彼得九十九諸疥癩事，當得二十五飢惱事、當得三十種嚴熾事、當得十五種朋友別離法、當得二種繫縛項頸、當得二十種棄捨語言。既棄捨已當得十種食具，於自身中住著食想，彼自食肉而取命終。彼命終已，當得二十二惡處、當得四十五趣向地獄法。生地獄已，當得十種出生處法、當得十四種逼切處、當得九十種煩惱門、當得十種近事、當得一由旬身、當得其身上出炎過百由旬、當得九十九種守地獄報。一一處當得五百群眾，當得十四種灰色之身，兩手相拍揚聲叫喚。當滿八大地獄，於彼生處百千俱致年歲壽命，違背二十俱致諸佛世尊。此則略說。我慢行者。當得九十九種貪欲毒箭、當得二十一種下賤果報。如是智慧減少諸佛世尊所為事者，所謂世間語言也。有二十五俱致名字非有名字，佛世尊知。何者無名字？尼流薩多羅聲(隋云無上聲也)，此略說為陀羅尼方便。若得人已當熟千偈，亦不違背。阿難！汝今應當熟誦令利，以此陀羅尼應為多得覺悟，能如名字於法業中。阿難，如此法教，過去諸佛世尊之所宣說，我今亦說。所說眾偈若所得者，當種菩提善根種子，彼應滿足。阿難！是為多聞初因。

「阿難！於中何者是四種食？如來所說、如是所說。我為何因故如是說？所言食者，彼為立志。所言食者有四種食，團食，或麁大或微細；觸為第二；意思念為第三；識為第四。復有四種食，色是眼食、聲為耳食、香為鼻食、味為舌食。意不可見，若言見意，彼即邪見。以邪見故，生我有身，言此為身。是邪見身，為一切眾生乃至未證知者。何故言邪見為一切眾生食？從邪見故生取我處，以取

我故即有趣處，當得地獄、畜生及閻羅世、天身、人身等。所當得者彼即諸有，以是義故，於中諸有不可得離。若不離者，彼等當得滿諸苦法。滿苦法已，當向苦趣，是以當殺生乃至邪見。彼成就不善因，故諸有不斷。如是闇處，黑闇輪轉故，於生死中而流轉也。於彼之中是為大食，所謂邪見，以邪見故而生我體。言團食者，彼住我想及團想已，住一切想已，所謂麁食或復微細。言觸食者，彼猶如火，是聖聲聞所不喜念，以無我想故。言意思食者，彼如來說無有形色亦復無善。何以故？以思所生一切諸法是意境界，所有意者彼即是識，若得想者彼即生受若樂若苦不樂不苦，乃至為彼所牽。若意所生諸法，是則彼名為諸有食。是故邪見取流轉，故是名為食。如來所說名為食者，是不正念為無明食。所言意者，說意為食。所言調戲，說調戲為食。所言悔者，說悔為食。所言疑者，說疑為食。所言嬾惰者，說嬾惰為食。所言少精進者，說少精進為食。所言小發心者，說小發心為食。所言小入處者，說小入處為食。阿難！殺生者，殺生為食。為取我者，取我為食。邪見者，為五趣為食。阿難！無有天等世間，若魔世、若梵世、若沙門世、若婆羅門世，及天、人、阿修羅世中，若有一天、若一龍、若一夜叉、若一乾闥婆、若復一人、能於此等諸食。如是略說者，唯除如來應正遍知。

「彼等一切名字諸食等，於此之中皆悉攝入，是故如來知一切眾生，著名字故、著諸食故、墮名字句、以染著名字故，憶念未來名字，於名字中受觸生已、知一切世間染著名字已，為聲聞說如是諸法；是名字體中無復有名字，為名一法故，此等皆隨行，為彼聲聞說自體性。其凡夫輩著於名字，是故名為住於食中。其聖聲聞彼無有食，滅除不正思念故，乃至滅除貪著我故，是聖聲聞輩於心生中無有我取，況復因我而作殺生，無有是處；況復乃至當有邪見，無有是處。何以故；其聖聲聞尚無正見，何況邪見，若聖聲聞有正見者，應生諸有，所謂欲有、色有、無色有。若聖聲聞有邪見者，應墮邪中，或墮地獄及與畜生、閻摩羅世。既聖聲聞無有正見、無有邪見，以是義故，彼聖聲聞為不食故而著鎧甲。若聖聲聞或有正見或復邪見，是即有食。何以故？所有見處即為邪見。既有邪見，即取邊見、斷見、常見、非見，而見無我有我、無壽命中有壽命、無戒中有戒、無明中有明、無解脫中有解脫、無滅中有滅。於畢竟中無有生處、畢竟中無有食，以是義故，彼聖聲聞無有食也。其彼無食聖聲聞等，若住一劫若減一劫，不為他人受衣服飲食臥具湯藥是等諸物，亦不經行不一處住。假使劫燒之時，亦不因彼而生恐怖，亦不因彼為身為心而受苦樂。彼悉無有。何以故？其聖聲聞一切愛憎悉皆滅故。阿難！若有菩薩以團食住者，其聖聲聞則亦不能或住

一劫或減一劫不破加趺，亦不說語言、亦不動身、亦無愁慼、亦無愛憎而得住也。阿難！如來既知段食能與貪欲、能與瞋恚、能與愚癡，能令諸有不斷絕故，是故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說彼團食是其顛倒，說無真實。彼等眾生以顛倒故，不知此等四分之食。若有眾生不顛倒心，能捨團食；若不斷者，彼等是則名顛倒也。若有眾生知已見已，如佛世尊滅憎愛已，若住一劫若減一劫，彼亦不曾生於身想，況復能生團食想也。何以故？此凡夫輩攝取執著所謂團食。阿難！如來欲一加趺坐中一向受樂，若住百千俱致劫或過於彼，欲住無量阿僧祇劫不以為難。何以故？阿難！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以滅諸分別故、以滅身故、以滅見我身故，滅彼團食、滅色滅聲滅香滅味滅觸滅法。何以故？以方便相續說諸法故。而佛如來無有法想、無有我想，如來一切諸想悉滅無餘，不作非不作，非過去亦不念過去、無未來亦不念未來、無現在亦不念現在，亦不念名亦非不念名，不順念亦非不順念、不隨念非不隨念，亦不言不說，亦不可以過去見、亦不可以未來見、亦不可以現在見。何以故？如來無有色可以色而作名字，受想行識亦不可作名字，如來無識可以識作名字者。若有實者，如來亦無有色，如一切眾生有色。阿難！莫作是見。何以故？如來畢竟不得是色，若色是我、若我是色。如來說色猶如泡沫，畢竟無色。何者色性？唯有音聲。何者為聲？謂言道分。但如來說色，如世語言。」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十二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十三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何者世間語言？謂色、色處及色生處。是故名色，為老死生故。若作色及色處，所有作處彼無有物。言無物者，彼無有性。是義不可說言如來有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以盡色故，諸佛如來而得解脫，不生不滅非不生滅，是亦無體。何者色盡？是色畢竟無性。彼何所盡？彼即盡體，彼無生處。何者無生處？以無處可生故言無生。無生生處是悉無有，故言無生。是無生者，即見如來亦無生處亦無滅處、不優不劣。何故言不優不劣？諸佛如來不共世諍，而彼世間共如來諍。諸佛如來無有優劣，以是義名無優劣。言無優劣者，窮盡無明，滿足明故。其明無種，若無種子即佛世尊。諸佛世尊無有渴愛，諸佛世尊已度彼岸，諸佛世尊穿徹通達，諸佛世尊不起鬪諍，諸佛世尊無可譏嫌，諸佛世尊無說惡處，諸佛世尊無害他處，諸佛世尊無有邊際，諸佛世尊本性寂靜。何者如來本性寂靜？無真性是名世尊本性寂靜。諸佛世尊窮盡寂靜，故名寂靜。」問曰：「世尊！何因緣故名如來也？」答言：「如如如來，故言如來。」復問言：「世尊！是義要略，我不廣解。」答言：「阿難！汝言不解者，是即此義。何以故？諸法難知難解，甚深難見難覺。何以故？諸佛世尊過心境界，諸佛世尊不可思議，諸佛世尊已度諸食。言過度者，謂過不善思念乃至取我者。諸佛世尊無意思想，是故如來不可名求。諸佛如來如如來，無有來也。如來彼等諸法如如示現。何者如如？如如者，無有變異，猶如虛空，無有說處，無詐諂者、無言語者、無有濁者、無攀緣者、無有縛者。如來之體狀如虛空，不可以名字說。何以故？如前如來，未來亦然，現在亦然。如來體性今如是說。其如來者，三世平等，以是義故名為如來。亦無去處，故名如來。復無處可來，故名如來為如來也。既無處來亦無處去，故名如來為如來也。如一切法如如，如是如來故名如來。過去世空，以過去世空故未來亦空，未來空故現在亦空，以現在空故過去亦爾。如彼過去，未來亦爾現在亦然，而不捨作行，清淨常住無畏寂靜，故名如來無有異說。何者無異說？如四倒，涅槃亦爾。是故阿難，如實說者何者？不異說，凡所悕望無有異處，遠離鬪諍。如來離故是則為智即是如如，以無識故即是如如，以有明故即是如如，即是虛妄無明如如。是無如如、是無異體，是故如來名阿囉呵三藐三佛陀也，亦名無有黑闇。如如來無黑闇處，不可得暗亦不可得黑。如來既除如是黑暗，故阿囉呵三藐三佛陀欲住恒河沙等劫不說語言。何以故？如來無有分別之處。既無分別亦無如如，

既無如如亦無世間。諸佛世尊無和合處，故名如如。阿難！此是少分譬喻，令證知義故。若汝等欲知者，亦不可以譬喻以說，令汝得知。如來所說，為於汝等。雖然，阿難！言恒河沙等劫者，所有恒沙，假使有爾所恒河所有沙數，若干劫中如來能住，而彼等劫以一彈指頃即能念知。何以故？如來之力無有長遠生死故。如來有智，如來長遠無有生死，如來無有度彼岸事，得真如體故名無食也。阿難！此第一食者，謂生死不斷故，所謂無明無明緣行，略說乃至生死，有如是苦惱聚集生起。言聚集者，阿難！何故聚集？言聚集者，阿難！此是迷惑眾生等法。若不聚集者，即是生已即是頭生白髮。彼既見已，作如是言：『我髮白耶？』告治鬚人言：『以金鑷子拔此白髮著我右手。』爾時彼治髭鬚人即以金鑷拔彼白髮著摩訶提婆王(隋云大天王)右手中。爾時摩訶提婆王說此偈言：

「『今我頭上分，　如是生白髮，
故名為天使，　出家時到也。』

「阿難！於汝意云何？豈可一人頭上生天使已，餘人頭上亦天使乎？阿難！汝莫作是見。阿難！所言天使者，謂渴愛也。阿難！若以頭生白髮為天使者，所有諸人以被衰老故而取命終，彼等一切應生天上。阿難！其摩訶提婆王生白髮者，非天使也。阿難！彼摩訶提婆王，即於八萬四千歲中行於梵行。以善行梵行因緣故，時摩訶提婆王命終已，後生梵天宮。阿難！以是義故汝應當知，言渴愛者謂天使也。阿難！以分別故，言渴愛者天使也。阿難！其渴愛者生乾竭也，當生恐怖，故名畏也。亦言現前。為何現前？謂地獄現前，畜生，閻摩羅世現前，故言渴愛為現前也。阿難！復言渴愛現前者，有二種身成就故。更無異體，言無解脫。無解脫者，謂流轉生死也。以是義故言染著也。故名不照也，亦名鬪諍，亦名上孔，亦名知者，亦名燒然，亦名惡生。阿難！略說所有諸苦皆緣渴愛，故名渴愛為恐怖也。阿難！何者為緣？謂妄語也。阿難！其妄語眾生說我作緣，彼觀察已，所有緣者彼是渴愛。若有緣者，彼言緣滿足。阿難！怨者，為一切眾生向種子處。言渴愛者，趣向愛處。愛者以愛故有，於中以何因緣得名？以立名故行故，故名名也。誰有有故具足阿羅漢。彼眾生能覆藏，以何事故彼可覆藏？言信解脫。何者名信解脫？謂解脫也。何者名解脫？若自解脫已令他解脫，諸習滅故。以不見故，名滅諸習。其滅諸習，名無滅習，於中無法可得而可滅者。其外道等以我慢故，執著滅處而言有滅。彼如是說者，彼等所有果報之處，如來悉知。彼等有何果報？謂有地獄名為熱惱，是等生彼順邪見法。有何因緣名曰順法？隨順眠故趣向地

獄。亦隨順眠故，趣向生死隨流順行。彼等眾生不能逆流行，故名隨順也。若見如是隨順之法，彼等還復如是隨順而行、隨順展轉，以是義故，彼癡人輩故名隨順法也。復以何故名行行也？彼無行行是離行行，墮失諸佛及諸聲聞，失戒定慧聚，是故彼等名非正人，故名集聚也。亦名墮迷，名墮迷者名曰失也，亦名人間諂也。阿難！所有眾生作諂濁者，彼等皆名妄語，從妄語起。何者妄語？取得無物。何者名無物？所謂集滅。何者名法？謂無有集，如來如是之法皆說邪見。其言集者，謂能聚集。無有處來無處來者，亦不可來亦無來者，誰當為滅？若言有集即執有常，若言有滅彼即有斷。是等諸法無有執處，彼等如來之所宣說，所謂空曠。空曠是何言？空曠者所謂虛空本無所有。言虛空者，謂上虛空、無覆虛空。無覆虛空者，更不可覆，故名虛空。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猶如虛空，以第一義故更復宣說，不可得異、不得說者、不得智者。若異知者，名為無智。言無智者，謂言我得彼名外道。言外道者，彼皆妄語，無明所暗。若無明暗者，彼等以無明暗迷，墮無明暗中。不可以名字說，此是阿字門初真如義次第所言。阿字者，即言生處，亦言無智。如是言者，是即當有生大食也，謂多無明。以何相故名為煩惱？所謂阿字名為無明，亦名為王，亦名為行，亦名不墮落隨順，不違諍論。於方便中，亦名婆耶斯迦(黑闇)，當滿法間，為無染著法故、無上聖中不發精進故。彼等言，無有朋友、不得解脫，故名食也。求覓勝處起違背事，謗佛菩提、遠離威儀、無有正行，故名難共事。言難共事者，欺誑惡言不隨順教，所供養處不隨順取，行行雜穢失彼戒行，顏色麁澁觀不齊整，墮他言中。言惡口者，不捨疑惑，疑惑積聚。所言疑者，積聚疑心。又言至愚癡處。亦名使者，以魔使故。名惡語者，復當更造惡業之行。身口意中以是因緣，名為破者。從何所破？於聖道中。具非聖法，故名無聖行。亦名行者，亦得名食，亦名造行，亦名妄語，亦名渴愛，亦名集聚，亦名無明，亦名諸有，亦名無正住。如是一切法持受持，隨眠起生住，故名食也。

「阿難！又言食者，是至患處。阿難！何者至患處？不捨行行，作結縛處、住墮落處，我慢增慢、增造節縛、諂曲顛倒，難與共事。貪求利養無有信行，語言優劣言語麁澁，現前麁語習獼猴禪，於四方中無有正行，恒常欲見婬逸之人。如是之等一切諸法，自之所作不隨他教，厚煩惱故，是故名食。此廣縛根本，所謂五欲娛樂，親近深著迷之受苦，以不證團食故隨眠三界。何者遠離團食？謂知五欲之事、所著渴愛，一切一切處，一切皆悉遠離，不熱不惱故，名盡渴愛也。滅彼得處，於第一義亦復不得。於中此滅，所謂無得。何以故？其執著者有名字處，彼可捨離；若無執處，彼無可捨。若

可得處，應當捨離；若無得處，亦無捨處。如出睒電，眾生當知必有天雷。如是如是，有所得處，佛世尊知當滿足食。其睒不出，眾生即知不起電相，況復雷也。如是如是，既無得處亦無可滅。何以故？得處既無，竟何所滅？其學人輩彼體生思想，是無智執，所有澄寂無實攀緣，於是之中無有學名。況復學人學寂滅者，若有螯聲於先可捨，螯名既無故無實聲。若有人言我眼見聲，彼實無有，彼非善丈夫，即有妄言無有實處。如是如是，若有人言有我之者，即非成我即是無義，彼求我時理不可得，況復文字。若有我者，即無我處。既無有我，以是義故，一切諸法本無有我。譬如有一丈夫作如是言：『斫頭。亦無有人而可斫頭，亦無破傷亦不見人。誰被斫者耶？念刀刃故亦無刀刃，亦復無彼被斫頭者。』如是語中，彼之丈夫豈不作彼妄語之乎，無有實言。如是如是，若言有我，如是言時豈不妄語。何以故？一切諸法皆悉無我。猶如有人作如是言：『有彼風聚，彼無有聚。』如是言者，豈復非是妄語之乎？無有是處。如是如是，若如是言：『色是我耶？其色如聚。』彼作是言，豈復非是妄語之耶？若言有彼色聚，但有譬喻，不言是色；如彼聚沫不說是識，猶如彼幻。其有因緣若言如幻，言幻者無實虛妄妄語之法。其涅槃者非妄語法，以是義故，其五陰聚言如彼幻。彼輩如實不知，是五陰聚猶如彼幻。所不知者，彼即可說為姦猾也，亦名無實語也。名能幻化者，是名幻師。若有作語言想彼，名幻想也。彼名無正體，彼名戲論，彼名無定性，彼名為癡，無有智者彼至癡處，以是義故名為癡也。彼於何處受癡報也？謂地獄、畜生、閻摩羅世中。阿難！是故如來不與陰聚想者出家，亦不與具。如來曾作如是之說，若智人來，不曲不諂無諸過患，可與出家。阿難！何因何緣言有智者？有智有慧故言智者。何者名智？以解實故名之為智。何者解實？若知有世間妄語，彼如來教中言有智者。何者世間中知妄語耶？五陰聚如是言時，世間妄語諸界諸入無有。如是說時，即是世間妄語。於聖教法中，諸界諸入皆悉不實，彼等諸法應如是知。彼於世中是則為實，無有妄語，於諸聖中亦為實語。以是因緣故，如來作如是故，世間共我諍，我不共世間諍。況復別有陰聚也，別有世間也。阿難！汝莫作是見，諸行皆空。阿難！其福德者，是為五陰聚義，是方便名，能作有為諸行，故言作行耶。如是色受聚受想行識聚造作，即言是色。何以故？誰有作者，彼還受者。如是受想行識作者，彼即受者。何以故？誰為作者？還為受者？如來如是不得色受想行識。如來既不得者，彼若當作，無有是處。以此因緣，如來說一切諸法無有諸行。諸法生時自生，諸法滅時自滅。若有生者、若有滅者，此是凡夫之所取著。如諸聖令所受取，於彼之中無生滅者。何以故？一切諸法畢竟悉空，一切諸法皆

畢竟虛。若持諸法不實之者，彼等轉實於不實中轉。既為不實，即無有食、無有倚處，不依十大，故心亦不起受持財物。若識不淨，意為前行故。是故一切諸法意為前行，以意持義，故於後無恐畏，故言食也。阿難！雖然，所言食者所欲得食，五十四種色為食想，是諸虫戶所生之食，八十蛆戶還以色為食。是諸人輩以業為食，為煩惱故。煩惱食者，為受果報。果報者，為諸法食。如是業果報以為意食，其意食者為諸善法，以受持故名之為食。色想乃至法想故，故言為食。有為之中，畜生等輩各相食噉。其閻羅世及諸地獄，以鐵丸為食。諸等人輩有二十一心，功德為食，無明心為煩惱。其外諸仙意濁為食，以濁心故成就滿足，不歡喜處分別滿足。如是色聲香味觸乃至意，以法為食。有四種食染著者，說十二緣生為食。勤求禪定者，以寂滅歡喜為食。空相者，以寂滅為食。無所念者，以空為食。若於是身無彼物者，所有彼食何者為食？四正念處、四正斷、四如意足、四禪定、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善逝明解脫，乃至略說解脫想者解脫為食。復次乃至隨有彼想，若所隨想者、殺生者、不與取者、妄語者，乃至略說邪見者邪見為食。於色渴愛，於聲香味觸法渴愛，以法渴愛為食。所有無明，以無明為食。所有不正念，以不正念為食。以有食故，生於三界，求覓有者。復次如是等食如來所說，以有所愛以愛為食，有眼著處是為煩惱，非無煩惱處。為煩惱所濁者、如來失念者非不失念者、普失念者非不普失念者、有取者非不取者。何者是取？有四種取，欲取、見取、戒取、我取。有何緣故取說我取？以欲因緣故說我取。何者是欲？若於欲縛著。何者欲體？事為欲體，及諸煩惱為欲體。於中所有若非事者，謂諸煩惱欲。何以故？所有煩惱事不可得故。於中所有煩惱欲體，彼非事欲，是故正有一欲無有二種。有事欲者彼即顛倒，若有顛倒彼即無實，若無實者彼是意法。復次若有彼意，意之所生，彼即分別，一切分別悉為非善，以不正念故生。欲無住處，何有事也？譬如有一丈夫作如是言：『我作屋宅覆上虛空，出入無礙。』阿難！於汝意云何？彼丈夫所言之處，可信以不？未安基址，於上空中能著覆不？」阿難言：「不也。世尊！」「如是如是。阿難！無分別住處，豈可能生不正念分別也？」「不也。世尊！」「阿難！其分別者，諸聖聲聞知其不實，彼則不為分別所牽。以是義故，諸聖聲聞無有分別，是故名為無有他法之所牽攝。凡夫如是為諸煩惱之所牽攝。是故言不可牽攝，謂聖聲聞無有食也。是故不作三昧分別，更不著鎧，豈得復名須陀洹也？豈得復在須陀洹位？今已斷滅須陀洹道，於上不復更有修作。此等諸食為凡夫輩，以於生死迷惑流轉，住不正道故名凡夫，具足屍法常有所作，妄失正念業言諸法，執持刀劍詐為聖相，具煩惱濁

隨順煩惱，多諸瞋恚心無定性，隨順憍慢為魔所使，住無定處面向，將墜地獄、畜生及閻羅世，空重未來所見之法，雖有皮覆無利壽命。譬如駛風吹兜羅毛，凡所得處即於中住，於彼生愛於彼生縛，未得解脫五種無間，所有作處常說有我、說有眾生、說有壽命、說富伽羅。彼等厭背不樂聖人大乘梵行，凡所作處多喜鬪諍，惡口罵詈猶如怨家可厭可離。如是凡夫煩惱之法成就具足。復此以上更有煩惱，故名凡夫為凡夫也。於中有何義說言凡夫也？各別有體，若駝面、若牛面、若驢面，世間種種因緣故，故言凡夫也。彼等各受身體、各捨身故，故名凡夫也。無四種食非不離欲者。何以故？誰盡離欲，彼亦欲盡，彼三界中是欲亦盡。何者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食者於三界中滅，阿羅漢滅五種縛故、不樂食故，不為諸食之所牽攝。如是以食故，當有諸食。如是等食，可歎地中別名種種食也。何者可歎地？謂無相想。何者為相？相有五種。何者為五？阿那般那念，薰出息入息因緣；念我遊行，我因緣；我行若干出入息，數息因緣；身不濁垢，是身因緣；我應當得涅槃，涅槃因緣。此等五相，以湛足故當生邪見。」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十三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十四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若初相行我遊行我相故若干出出入息，此等五相當有七十七患。何者七十七？瞋者相、烏居摩相(隋云不急)、不曲相、不受果報相、身相、色聲香味觸法相、語言相、捨相、滅相、治罰、攝取、來去他處、非處、淨處、住身處、我身體、我所、他所　及他方、閻羅世、天世、人世、鉢囉朋伽(隋云破壞)　婆闍尼娑婆啉(隋云聲音)　胡盧多于陵伽(隋云聲分)　尼伽利賀(隋云治罰)　阿闍儞波羅鉢多(隋云止知處)　伊舍多多囉提舍(隋云此處彼處方處)　波羅提舍(隋云邊處)　阿羅伽(隋云欲)　提鞞沙(隋云瞋恚)　慕何(隋云癡)　慰蹉婆(隋云多饒)　彌何囉(隋云行)　阿藍婆那(隋云攀處)　[跳-兆+尃]婆訖利沙吒(隋云濁也)　阿薩那(隋云近)　波囉那耶(隋云清)　鞞夜伽(隋云施)　三大屣伊陀利達羅阿婆比阿那婆帝　摩訶毘釋羅居盧薩闍婆何啉[跳-兆+尃]阿濕婆娑波羅　濕婆娑比器鉢多伊迦伽囉阿迦舍優波達那鞞耶　佛陀達摩僧伽　修多羅蘇提舍　修多羅涅提舍羅睺迦俱盧迦尼彌多旃陀羅尼彌多蘇利尼彌多，乃至略說，如是一切想當應宣說。乃至所有想中，比丘具足當有狂顛。其錯亂心，於三昧中而生迷惑。彼八十想當得本心，因善知識不離教，還聞彼地方處。何等八十種當得本心？以食息具足除斷之業，彼安住已，作彼所作靜坐無語，柔軟手足應身無乏。於彼地方勿令有彼諸鳥獸聲，念出入息，應當念作虛空之想，如是等想勿令少一不具足者。若復乏臥起已，應當向善知識所恭敬而立，恐食不消而致病患。命看病者令得將息，或能自起與食令足，能作語言，若能觀察。」

作如是語已，長老阿難白佛言：「世尊！何者食應當觀察？」佛告阿難言：「觀察食者，破陀羅尼行。阿難！何者破陀羅尼行？過度精進及三昧行。阿難！其過度精進三昧之者，唯上座舍利弗成就具足。阿難！假使若天世界、若魔若梵、若沙門婆羅門、天人等世界，得如是神通力具足，譬如上座大目揵連。彼等於上座舍利弗智慧之力或神通中，百分中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其上座舍利弗有如是神通智慧具足，若入精進最上三昧時，於一切眾生如目揵連等不能令起，亦不能動一毛道等。若舍利弗入最上精進三昧之時，假使能動一千世界，亦不能令舍利弗動。」阿難問言：「世尊！其上座目揵連豈可不得最上精進及三昧也？」佛言：「不也。無有一聲聞能得最上精進及三昧者，唯除上座舍利弗。」阿難復問言：「世尊！何因何緣，上座舍利弗得上精進三昧之力，餘聲聞無也。」佛告阿難：「上座舍利弗，已於往昔五百生

中，如是心想思惟學已，能入四禪。阿難，其上座舍利弗若不值佛，即應當得成辟支佛因。」阿難問言：「世尊！何故如來所說，上座須菩提最上第一具足福田？」佛告阿難：「有三昧名無有上，尊者須菩提具是三昧。以是故，如來說為第一福田。」阿難復問言：「世尊！其上座舍利弗，豈不具足彼三昧耶？」佛告阿難：「其上座舍利弗亦不具足彼之三昧。」阿難復問言：「世尊！自餘聲聞，頗有具足彼之三昧如上座須菩提不？世尊曾說上座大雲得是三昧，如是三昧甚難可得。無有三昧力，上座大雲不具足耶。」佛告阿難：「其上座大雲有如是念，念須菩提想；其須菩提無有上座大雲之想。其上座須菩提，於此想中無有名字、不說名字。其上座須菩提入三昧時不作是念：『我入三昧。』亦不作念：『我於今者已入三昧，於三昧中無著無縛。』其須菩提於一切法中不縛不著，其上座舍利弗不能量度，上座須菩提亦不能思如是等想。得禪比丘有是果報，離一切思想。如來所說出入息念，言入者是常，言出者是斷。以何義故？以取著故，故言出入息念。言出者無明，言入者是欲，其隨眠者彼三世方便，念者觸三世平等，是名出入息念。言入者是意，言出者名諸相，彼所念處是名出入息念。言入者是意，言出者是意，若於中所有思念處是名邪見。著出入念想者，於諸行中無有盡想。言入息者隨眠也，言出息者諸有渴愛令墮三界中，故言出入息也。言入息者謂怯弱，言出息者是懈怠，若於此等無有得處，是名精進三昧。言精進三昧者，此是證道。又言入息者名為少食，言出息者名為多食，若於是中平等平等，是名精進三昧。言入息者無去處，言出息者是名去處，若於是中有所得處，思惟亂心得平等故而得解脫，盡諸漏故。言差別者，隨順諸行，復言過去。若過去者，是即名此。所言此者，何故言此？無勝作處唯一思念，生時即生，生及與滅此不可得，此是超越。超越誰耶？謂於三界。何者三界？所謂欲界、色界、無色界。此是世間麁分語言。若有微細分中三界可說，我今欲說。所言入息者是名欲界，言出息者是為色界，有所得者彼悉是著，若悉著處彼即難度，以是義故上地難超，是故名為無色界也。或令染著未來還去，故言邪見也。如是等諸相、如是等諸色是為不善。何者是如來說出入息念？墮無明中遠離者是名清淨。以捨離故，既無有根，即無有果。除無生故，先不有生。若於是中不求生者，是則名為如來所說，名曰我不生耶。言入息者是不覆虛空，言出息者無有住處，不覆虛空相及不住想，彼想平等，是故言出入息念。其五種相，此等諸法亦名篋藏，或名為雙。於中若作親近，或作念者，彼即行想、彼即為念。彼以念故即親近愛憎，以無根故即盡渴愛，信一切諸法信已復信。一切煩惱愛為根本，能生一切憂愁啼哭一切諸苦，是故言說渴愛為食也。言食

者有四種。何等為四？遍行面門為食，普遍轉住為食，諸有順眠為食，不動為食。復次具足懈怠故，滿足三種食，譬如優陀羅阿羅摩子。復次有四種食：病患為食，所謂生死流轉住。國內為食，以技藝醉故老死滿足，謫罰為食，謂所不喜法。何等所不喜法？謂怨讐所與彼力者，以是故滿惡趣。因緣為食，父母和合故。是為四種食。復次有一種食，破和合女。何者破和合？若厭他婦為行欲故，身壞命終當生惡趣。是為一食。阿難！復有二種食。何者為二？一切諸法中不知過患，不知過去最上語言、不知未來最上語言、不知現在最上語言、不知一最上語言、不知多最上語言、不知婦女最上語言、不知丈夫最上語言、不知黃門最上語言、不知不生子者最上語言、不知出聲處、不知遮制呵食、不知求索食者、不知足食、不知苦方便、不知食相、不知護寶處、不知不和合諸法、不知示現諸法、不知不住道。此等言辭名字，若於中覺知者、言辭者，所謂不住尊重。彼等如是修多羅文句莊嚴受持已，當知住處非住處、一切住處一切非住處，一切住處解脫皆悉覺知、十八言辭處應為巧知。若於此等言辭中不巧知者、不信者，彼名無智者。若有我慢言有智者，彼等貪著世間語言，失於正見。彼等自知我已誤錯，於中智者當知此是縛著，彼等不錯我等誤錯，彼等以語言錯。彼等名著末伽梨義，彼等名為邪見。彼等以邪見為食，生諸有中故、趣不善處故。地獄為食，邪見諂曲縛故。何者是諂曲？諂曲有三種，欲為諂、瞋恚為諂、癡為諂。如是三諂，諸眾生等之所縛著。以欲所縛不得解脫，為魔所縛。瞋恚所縛不得解脫，為魔所縛。癡所縛不得解脫，為魔所縛。何以故名為欲也？見欲在近而不見遠。言近者，是彼現前尊重之法。不見長遠造作業行，以造行故於三惡處不得解脫。言瞋恚者，不相和合、自相違反伺求他過。何者名為自相違反伺求他過？有二十種自相違反伺求他過，遠離愛處自相違反伺求他過、事不喜處自相違反伺求他過、親近欲樂自相違反伺求他過、不作知足自相違反伺求他過。言不知足者，兄弟姊妹、朋友親舊、宗族知識、朝廷同侶、父母，於彼彼處所有苦惱而生隨喜，是則名為自相違反伺求他過。如來何緣讚歎朋友，應當於一切眾生邊而作朋友，不應彼邊而作怨仇。如來曾說，世間無有眾生易可得者。若於此長遠道路流轉之中，於彼前世不曾作母者不作父者、兄弟姊妹、朋友知識共事者、不作共居者，如來種種方便，以於往昔行菩薩行時，有相破壞諸眾生等，悉令和合住和合法中。其佛如來於佛智中無有不知。若於往昔愁憂苦惱，凡所作已無不報者，如來為一切眾生而生朋友、畢竟朋友，若有不隨順者，彼名畢竟伺求他過。此是第四自相違反伺求他過，當成求過。何故成求過也？當取地獄中住，是故名為自相違反求他過。而復云何名為自相違反成伺他過住

地獄中？阿難！以於見色數數覩見，多有所作，聞眾音聲、或聞歌曲，多作惡法墮大地獄。多有善報尚自迷惑，況復有彼少善根者。以此義故，名為伺求他過。復次阿難！復有諸大城中，以尊重人共居故而共行欲，若共母、共姊妹、若共舅母、或伯叔母共，應不行處行，行已還復共已婦，或有於彼他所攝者強壓伏之，或比母者、或比婦母者、或比女者。然彼於彼，是具足煩惱，或被他捉即當斷命。若有如是流類等者猶慊彼惡，況復餘者及孝養父母邊者，彼亦違背趣向地獄。復次阿難！彼諸大城違背之處，有人睡眠，夢見他人受歡欣樂踊躍之時、隨喜之時、遊戲時、作音聲時，聞歌詠聲，彼人覺已愛念彼聲，因發欲心即行欲事，乃至共已婦行婬欲事，彼非為善。阿難！如此亦是城違背處伺求他過。復次阿難！復更有城違背之處。諸佛世尊出世之時，於世間中有諸比丘尼。然彼比丘尼輩在大城中，居住比丘尼寺中。然彼等尼眾於俗家事常作勤求，於善法中恒有欲少。彼諸尼等於善法中少求欲故，當速捨離半婆羅分(謂捨半加趺也)。彼等以食豐足故，而得豐美端正可憙，他人憙瞻，多有肉血身體肥滿。所有勤作者，勤作者多有煩惱。彼諸尼等向丈夫處，而作喜樂歡笑光明。何況丈夫向彼語者。時彼俗人相染著已，共諸比丘尼行非梵行而作欲法。彼等污染比丘尼輩，令比丘尼輩破壞諸戒，彼等人輩當向地獄。雖欲出家，應當莫與令彼出家。何以故？如來說彼不生法中。若有持戒諸比丘尼令破戒者，彼違背七佛世尊，於地獄中盡受諸苦。寧使自身投火聚中，不以欲心共比丘尼語。阿難！此亦是彼大城之中違背之處。阿難！彼等諸城為諸丈夫諸惡人輩成大火業，是故諸城言諸城也。彼等於聖教中失已復失，彼等諸人不得勝處，如所造業乃至欲生天上而不得生。阿難！彼等失已復失，是故彼等言城也。諍鬪違處，當取種種生趣之處違背諸佛，是故言食也。阿難！言食者，心有二十一煩惱。於當來世有諸比丘，不勤修身、不勤修心、不勤修戒、不勤修般若。彼等作如是念：『我等當住阿蘭若空閑之處。亦如過去諸佛世尊，住彼空閑阿蘭若處作於勝業。』彼等即住空閑阿蘭若處，然彼等不用多力，自然多得利養名聞，四部之眾皆悉恭敬，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比丘尼當來向，彼彼等數見暱故、非法見故而生欲想，即欲彼等行非梵行、行於欲法。諸比丘尼欲見彼等，諸比丘等而不得見。諸比丘尼等即作是念：『使諸弟子數數參承。』常來見故因相染著。諸弟子等知己師主於戒慢故，即於戒中而生慢緩。以是因緣，多諸慢緩朋友。彼等多取勸化信施，以利養多故，即便捨戒住卑賤中。彼等為欲所縛、為恚所縛、為癡所縛，彼等癡人，名為凶者。阿難！何因何緣彼名凶者？隨於誰邊平等一心受彼信施，即在彼前捨離戒法住卑賤中，彼等當復多有損減各各離背。阿難！

汝看如來功德之聚。如有一種輩人，彼雖下賤所住惡者，而與種種少物施彼，愛念令住。以念佛故而作是言：『汝既見如是諸眾生輩，云何違背諸佛教法？』阿難！彼等如是非善丈夫墮於咄處。彼等非丈夫故，名為咄也，於卑賤中被欲所劫。我如是說，彼等如是違背人輩非是丈夫。以五種欲取為功德，以是義故名為卑賤。彼等人輩非善丈夫，縱意放逸，於彼五欲功德中醉，是故言彼名卑賤也。阿難！譬如三十三天宮殿之中有諸天子，從彼墮已生猪豚中，生已食糞當被刀殺。如是如是，彼非丈夫。於法王教中從彼墮已，住在猪法染著臭穢。阿難！如大龍象常在山林中，被堅牢皮繩所縛，將出向城，在厨舍處而受飲食，常念大山林藪之中，意樂處所而生苦惱。如是如是，阿難！彼等人輩是不善丈夫，以五欲故為彼所縛，當住惡處卑下賤中。彼等於先串受樂故，念於如來功德之處，還當欲住於彼樂中。彼等已住卑賤之中，不能為王作使驅役，彼等還憶先比丘身，亦復憶念往昔所住空閑林野省事之處，即復還念具足諸欲。如彼病兒為治病故，住在室中心作是念：『不用功力求湯藥具。』如是彼住於屋室中，共彼大小諸眷屬等憶念欲求受諸苦惱，不隨心故。彼等人輩捨是身已，後當生於彼諸地獄中。阿難！此則名為住阿蘭若空閑違背伺求過也。阿難！於未來世著阿蘭若滿此世間，阿難！此是沙門違背求過。阿難！復有名為論師違背過患之者，汝應當知。阿難！何者名為論師違背過患之者？言論師者，樂欲恐怖、愛憙恐怖、信淨恐怖。阿難！言論師者，於如是如來之所，宣說諸修多羅，唯有口言受持，然此等人不知真義。阿難！何者是真義？何者非真義？真義非真義者，何者無明。若無有明、無有明見，是名邪見。阿難！於當來世有諸比丘，彼等言我自以見明為他說法，如來所說法於真如中不知，彼等妄語，以妄語中為他說法。何者妄語？名妄語者，以犯彼捨墮故名為妄語。彼等癡丈夫輩破壞禁戒，以求果報故，唯以口言我是法師。然彼法師輩似像法師。何以故名為似像法師？言似像者，不似像故。彼等癡丈夫輩當墮惡趣，彼等是此果報。若見色像已，當為他說法，彼不善丈夫犯捨墮者當墮惡趣，故名流轉諸地獄中。彼等如是似像者，何所似像？無似像者。言不似像者，阿遲瞿流伽摩(隋云樹梳堅結)故，言阿遲瞿流伽摩。亦名調伏也，亦名白羊也，亦名泥沙鋪沙也(隋云白帝唅)，復名頭羅浮羅也(隋云不正聲)，復名呵梨翅(居祁反)摩也(隋云厄牛)，復名恒河牟[口*伽]也(隋云恒河口)，復名浮耶娑他也(隋云癡斷事者)，復名那盧奢耶也(隋云不實讚歎也)，復名阿俱不多叉也(隋云瞎眼者)，復名何荼輸伽也(隋云愁不知者)，復名婆羅跋那也(隋云色力)，復名伽伽遮婆也(隋云呵牛)，復名伽羅摸頭多也(隋云被村趁)，復名婆梨師陀耶也(隋云趁他者)，復名毘娑婆羅也(隋云浮雲)，復名毘梨虱吒牟

伽也(隋云欣面)，復名畢梨耶伽婆也(隋云愛牛)，復名修羅丘婆也(隋云酒醉)，復名呵耶毘荼也(隋云諂罵)，復名瞿盧吒求波也(隋云似駝)，復名阿那他也(隋云非正伎人)，復名毘求致也(隋云踧眉)，復名申陵祁也(隋云戴角)，復名似像法師也。如來猶如牛王真實所說，而彼等非善丈夫住不如法中作如是說，彼等可言娑伽吒也(隋云濁者)，復言娑伽吒取(隋云羅酒帋)。阿難！此等名為四洲世間中諸法師名字。若一切諸法說不正者，一切皆墮於惡趣中。是故阿難！我語汝、我勅汝，不得說法如彼酒帋，當莫受持增法而說。阿難！我般涅槃後，此閻浮提中當有受持增法具滿。阿難！我涅槃後，當有如是等法師違背求過，亦言違背難降。自違背已，復說違背語言不斷，是故言違背也。阿難！彼違背，其三十三天名達舍俱吒(隋云十種椽打)。阿難！此等違背臭穢沙門，應如是說，當趣向彼不閑之處、當向諸有、當向生處、當向老處、乃至略說憂惱之處。阿難！諸有聚集是食聚集，是故此食為眾生輩住有聚集。復有別四種食，力威為食、著涅槃為食、婦女相為食、忘念為食。是為四種食。忘失念食，若有忘念者彼無有沙門處，若無有沙門處亦無涅槃，無有涅槃故即造漏業，彼即造作身漏業、口漏業、意漏業。若有漏業，彼等即有造諸行食。此等名為四種食也。復別有四種食，如法得為食、若能念者、過去住念者、未來有住念者，於彼之中所有染著，此名為食，此等為四種食。更復有四種食，無明為食、無生為食、不生調戲為食、不生誨為食。何處名言食者？當地獄生故，名向阿鼻脂，故名向下也。此為四種食，阿毘娑羅也(隋云不留行)娑娑薄迦羅(隋云嗢戾)阿娑羅耶(隋云令留行)娑摩娑羅耶娑牟後何囉邏耶婆頭婆那，故言為食也(此他方語不可翻)。」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十四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十五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復有別四種食，行住處為食、穢相為食、行步為食、行淨為食。於中何者行淨而為食？若初覓食求善根果，願我得是處所、願我得如是行、願我得如是發處、願我得有如是時、願我得如是語、願我得如是辯才、願我得如是取處、願我得如是殘、願我得如是劫壽餘殘，彼歡喜心而不和合，以不和合故不得造作。與誰和合？謂與惡道和合。何者是惡道？欲是惡道？瞋是惡道？愚癡是惡道。此極惡道者？謂染著處。以染著故當有諸有，若得諸有處是為食也。

「復有別四種食。何等為四？少愛、離著、取鎖、一切想，是為四種食。於中所有一切想食者，從無明生。凡有見處即念於彼，若有念處即有渴愛，若有愛處彼即墜下。何者是下？言下者所謂為垢。何者是垢？貪欲是垢、瞋恚是垢、愚癡是垢。又言垢者所謂幻也。又復垢者所謂是魔。何者為魔？取我是魔。何者取我？謂取他法。何者取他？謂執法也。於中更無餘法，能令速入滿阿鼻脂。如執我者，言執者是作怨讐，言作怨讐者是共鬪諍。若鬪諍者，彼非我聲聞，彼等乃至共如來鬪諍，彼無別解脫，唯除值遇如來而共和合。若值遇如來共和合者，彼等於無餘涅槃入般涅槃。譬如有人有屋宅而有七門，然彼丈夫於七門中，有種種食及諸果報、諸調度等。時彼丈夫有承事者，若奴若客若使者，然彼惡口所欲使處而不隨順。彼人逼切呵責已，彼承事者作如是念言：『我走去。』即入宅內。然彼丈夫見其入已，默無所言亦不憶念，唯見在內。是時內中若食若飲將向外置，將外置已，彼等眾門皆悉閉塞善作藏隱。然彼癡人作如是念：『我已走也。我已走也。』彼住或時五夜或時六夜，飢渴逼切至彼門下，觀視喚呼大叫揚聲，復作是言：『我在於此。我在於此也。』然彼丈夫即告彼言：『汝道何也？』彼復答言：『我今飢渴，我在於此。』時彼丈夫從彼出已，與其飲食令得充飽，復語彼言：『我更當走。』時彼丈夫語彼人言：『汝當莫走。』復作是念：『我要當走。』然彼人於後即更逃走，爾時丈夫亦不趁逐。阿難！如是如是，如來為諸眾生利益故、安樂故而為說法。於彼之中有癡人輩作惡口者，背走恐怖，不受如來佛菩提法。彼等思念：『我已走也。』當至藏處。阿難！如來所說藏處者，是阿鼻脂大地獄。彼等被火所逼受大苦惱，為火所然椎胸叫喚，復作是言：『彼沙門瞿曇善說，惡行還得惡果。唯願我等還當得值如來教法，於彼之中當如教住。』阿難！如是發心得具足故，地獄之中諸眾生輩，速得出離除滅渴愛，以利智故無有爭競。阿致迦羅業比丘具足者，

還速墮於阿鼻地獄。何故名阿致迦羅也？言阿致者是摩致，言摩致者是諂言，諂者是幻言，幻者是惡念。言惡念者是枳致耶多，彼等以幻諂曲具足故，是故言作迦致迦。何故言幻？無有身體故言幻也。至於幻處故言幻有；慢處來、慢處去，故言幻也。以誰來誰去故名幻者？彼何所來、彼何所去？謂非去處作去，非來處作來。是說第二食處，以是故言食也。

「復別有四種食，濁是食、不濁是食、海是食、有頂是食。何以故言有頂為食？無有眾生從有頂處捨是身已生天人中，多有叫喚，已墮於阿鼻中，盡一切善根故。彼處捨身已，具不善根故，常墮阿鼻中。」作如是語已，長老阿難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緣，彼阿鼻大地獄中捨是身已，彼無有善根復無功德，何故從彼生天人中？」佛告阿難言：「若有諸佛世尊出現世間，爾時彼大地獄以光明照。彼光明所觸味，彼觀察已生愛念心，欣愛已從彼捨身出大地獄，即生人中，以七十七相中當應教示。雖無諸佛如來世尊出於世間，然諸菩薩有得順忍者，時諸菩薩等當得順忍，於彼時中一千世界光明遍滿。彼等受是光明觸味，彼觀察者即生愛喜，彼等發心生喜愛已，即時從彼大地獄處捨身當生人中。雖復諸佛如來世尊不出世間，亦非菩薩得順法忍，但劫初盡，乃至有地獄諸眾生輩，若復畜生、若閻羅世、或天、或人，彼等皆生光音天中。所有地獄諸眾生等業未盡者，彼等擲置於別世界地獄之中令盡彼業。雖諸佛世尊不出世間，亦諸菩薩於諸法中不得順忍，亦復無有劫燒之時，但有諸天子往昔曾見諸佛世尊者，彼等觀看大地獄中，見諸眾生作諸惡事，彼等當作如是之言：『南無彼世尊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也。』然彼地獄眾生念彼如來曾聞是聲，聞已心淨，得如是心，即便命終當生人中。阿難！亦有此因此緣，所有彼處捨是身已當生人中。言有頂食者，是取著名字，亦如織經迭相縛著，故名為食。又何故名織經縛著？從此至彼？從彼至此，於流轉中不出不迴，是名織經義，故言食也。

「復有四種別食，作限梵行為食、得道為食、得財是為食、迷惑為食。以何義故以迷惑為食？以迷惑故，名迷惑為食。言迷惑者，謂分別。以分別故，心散亂不得解脫。以不解脫故，從此世流轉來向彼世流轉，從彼世流轉向此世流轉已復轉，猶如莎草、猶如蘆根相縛相著。不知自理不知他理，亦復不知忘失本念，不得自心牽取不實，取不實已即滿惡趣，生彼惡趣故言遠行也。復以何義故言遠行也？於先不信遠離沙門婆羅門，是故生惡處，言遠行也。彼言：『汝遠來者欲何所須？』彼即答言：『仁者輩！我飢渴也。』即撲仰臥於鐵地上，令大張口，即取鐵丸內其口中。彼等於時即便當受極大苦惱，是故彼等言遠來食也，亦言遠來也。逕暫時過，言暫

時。暫時者，隨幾時作不善業，還爾所時爾所時受極苦惱，故言暫時食。言見者何？言見者苦。言苦者不善。何者不善？而無有善。何者復無有善？若諸佛世尊不值遇故，彼等不善丈夫言卒作事，是故不善者也，亦復不成閑預生處，亦不能成滅無明處，雖常共住各相違背。所言住者是塵，言塵者是業、是煩惱、是渴愛。然渴愛者牽取，是故言食也。

「復有別四種食，破坼、作各別想、濁病、無有處染著。何者是無有處染著？言無有處染著者是色，於彼之中所染著處，是名為食。言無有者是受想行識，於彼之處有所愛著，是名為食也。復有別四種食，牢靭縛為食、別離為食、世間思為食、發起為食。於彼中何者是牢靭縛食？言牢靭者謂極牢，業牢已復牢業，彼造作已當有和合。何者和合？謂自身體和合，諸骨和合筋依肉血生。凡有生者彼名為色，然彼色者不從東方來、不從南西北方來，唯因業煩惱果報，故彼無有相、不可以我所見、於彼之中無所取執言我體也。從他來者還至他身，當知此是凡夫所見，是為邪見。言我身體，以是故言我體也。何者是更造作者作不憙處？於中所有執著，未來所得以生分別，故即成他物。以是故言如是我體。有如是他體攝取住持，是故言取色也。若無取者彼是邪見，以無明行成就是色，以其色故有所造作受想行識。識亦造作，於造作處而生我想，彼以為色所縛、受想行識以識色所縛，故言為縛。受想行識所縛，故名為縛，當作有物、當得成就、當作我所分別。我所分別已復起分別，分別分別所牽，牽已復牽，以有牽故言牢靭所縛。其牢靭者，謂三種縛，欲縛、恚縛、癡縛。後牢靭纏者，何者為後？言後者背面造業。彼等諸業不現面前，應先應作者而於後作。作彼彼已，於後命終當有悔恨，以有悔故無善命終不得好時，至彼惡時即便滅沒隨順司命，以魔波旬隨意所作。復言縛者，謂相續不斷，故言被縛也。以是故言牢靭所縛。此等四食所順眠處、取愛味處，彼是流轉流行，不能越度攝取種種受生之處，是故言食也。

「復別有四種食，無畏處恐怖相、恐怖處無畏相，嬾墮者、我者於彼之中所有此食。無畏處有恐怖相，言無畏者所謂涅槃，言恐怖者謂得諸有。得諸有者無有涅槃，無般涅槃者彼即可言有諂曲也。言諂曲者，東方諸人輩言摩奴沙羅，閻浮提人輩語言即彼瞿耶尼人輩言阿伽奢也。其鬱單越人輩彼無賊盜，若當有者彼皆知醜。此等四種是大賊也，猶可治罰。若此教中偷法賊者，彼不可治。何者法賊？言法賊者，如來法言不異不別，若分別不分別法、此合此不合，如是之人名為自辯，以自辯說言佛所說，當知彼人於妄語中而作誹謗。假使一切眾生成辟支佛，有人謗毀種種訶責，不實語中而作誹謗，或有信者或不信者，作分別行以自辯才演說諸法，此名誹

謗如來也。假使誹謗爾所辟支者，如來所謗法之罪此重過彼。若人作如是言：『我毀戒也。我毀佛也。我毀法也。我毀僧也。』若以自辯置立言辭捨教師語者，當知一切皆已毀謗。阿難！此名法賊。何以故？安慰諸佛子已捨佛語言，以自辯才為他解說，此是佛語此是佛語。阿難！若復有人，於一切眾生所奪取一切財寶及穀米等。若復有人，如來所說修多羅中乃至一句等捨已，或諸師所作、或自辯中自語言中意欲具滿，如是人輩最為大賊，名偷法也，亦名壞法也。阿難！若有具足偷法賊者，彼於佛邊有清淨心，及法僧中有清淨心，無有是處。復應當知，彼暫所聞諸修多羅即生誹謗，此合此不合、此著此不著。如是彼人有不善根，具足成就有智我慢，彼捨身已命終之後，當生諸地獄中。雖生人間，得鈍啞報語言謇吃，或復無舌、或有兩舌、或有少舌、或有塊舌，當得靼舌、當得缺舌，無有滑利語言之業，當復墮落無節度中。當得啞吃、當得失語，喉中咽塞、口中臭膿氣、口生重舌，或得齒痛、或復喉痛、口如滿鑪，得白羊口，當得舌濁、當得惡色，如被索縛。當得減色，無有醫師為說藥法，得涕唾病、或得乾病，彼以如是無善根故，誹謗修多羅具足故。有四種虫生舌根中，口利如針，於舌根中復生二虫，一名不知足、二名毘荼途呼。是舌根中復生二虫，一名阿輸吒蒲、二名優波斯那迦。此等四虫常為彼作不淨面門，以膿血故。復於上下齒行之中，復有四種蛆虫出生。上齒行中生一蛆虫，名曰娑都遮耶。於下齒行中有一蛆虫，名曰阿奚那摩。下齒行中復生二蛆虫，一名婆婆荼、二名浮耶吒。復於咽下邊生二蛆虫，一名波盧沙吒、二名毘婆羅迦。此等蛆虫被彼食已住於面門，譬如猪口上脣反出而覆鼻孔，有如是等不善事住。若以自意測量佛語，以自語義安置建立，是故阿難，所有諸師具足受持諸修多羅，於彼之中欲求佛菩提者，莫缺莫少莫覆莫藏，文句莊嚴教化眾人令他建立。阿難！汝等應如是學。」

阿難問言：「世尊！有何等法當淨道？」佛言：「阿難！即此陀羅尼法本，若如來所說受持已，當應正念、當應正行、當應生智、當善言辭。復次阿難！諸修羅教證四諦義，此處言苦有第一實諦，彼處言阿羅遲耶尼。阿難！諸阿修羅攝持有第二實諦，彼云毘尼荼婆荼。阿難！阿修羅復第三攝持當有實諦。阿難！彼云波梨尼師絺多毘伽闍呼者，即為第四攝持當有實諦。如來為諸阿修羅說，而復言道也。此四種實諦，於九十世間中，於東方有一攝持、一安置立，南西北方一相置立。是故阿難！於實諦中我說第二。汝應善受善思已，應為他說。阿難！如此中定共聖諦者，彼覆鉢足夜叉中言毘荼婆。阿難！若此中言第二聖諦，彼覆鉢足夜叉中言阿盧荼尸。阿難！若此中言第三聖諦，彼覆鉢足夜叉中言毘毘梨毘迦。阿難！若

此中言第四聖諦，彼覆鉢足夜叉中言波荼盧呵。阿難！若有諸眾生輩能知此等名字語言，彼等當得疾智利智。若知此等語言者，是等當知彼未受胎，當知種種印行。阿難！此四種實諦，如來為彼娑伽羅龍王所說，為孫陀龍王、為阿那婆達多龍王、為伊羅鉢多羅龍王、為難陀跋難陀龍王，如來已說。阿難！若有如是言辭所作印中墮落之者，彼等當如野干作鳴叫響，復作鳴聲如毘囉梨(此野狐類殺人食噉狩)，彼等當受種種陰聚。阿難！彼等法賊，以彼缺少故，住於卑賤缺少之中，無有牢固無明之中，無有牢固我慢之中，無有牢固流轉之中，以是之故名為食也。復別四種食，阿婁哆侯婁多食、阿羅呵謨呵都食、宿忌利波食、怨讎繫縛食。有何因何緣。而言怨讎縛食也？言怨讎者有二十種。何等為二十？婦女怨讎、丈夫怨讎、生處所怨讎、起發怨讎、無羞愧發起怨讎、相欺誑怨讎、兩破壞怨讎、在國土怨讎、墮落怨讎、所聞怨讎、為阿闍梨怨讎、為和上怨讎、破戒怨讎、捨為怨讎、遠離朋友怨讎、選擇利養歡喜朋黨怨讎、相欺為怨讎、望方怨讎、王被驅怨讎、遠離聚落為怨讎。此等為二十種怨讎，名為怨讎也。阿難！上虛空有諸風，名曰毘嵐婆。阿難！彼毘嵐婆諸風等，高九十九百千俱致由旬。彼等諸風是何由旬？是人間由旬。復有幾許大由旬？若人輩百千俱致由旬，是彼風家一由旬。阿難！如是由旬有六十八萬千俱致由旬，其毘嵐婆風高如所也。阿難！於毘嵐婆上虛空之中，復有諸風名曰尼僧阿羅(隋云可收)。阿難！彼等諸風如是牢靭，若須彌山王在彼處者，彼等諸風能破壞之，如散土一掬。阿難！彼尼僧阿羅諸風，高二十百千俱致由旬。阿難，大鐵圍山在彼處者，雖不破散而擲置諸方所。有第二四洲天下，上虛空中不可收風，等彼將大鐵圍山如是擲之，從此向彼、從彼向此，如乾樹葉亦不墮落。爾時彼等諸風次第來已少分觸地，而於大鐵圍山上如少沙墮，彼大須彌山王峯聚破壞，或百由旬大、或二百由旬大、或三百由旬大，聚皆吹破。譬如巧調象師取象縛勒，一日令行四十由旬。彼象脚中擲置銅盤，而彼象龍如是速行，如是四十由旬，彼一銅盤不令墮地。如是如是，大鐵圍山彼諸風吹擲置彼處，從於彼處擲置此處。阿難！彼諸風上，於虛空中復有諸風名曰阿鳩羅迦羅(隋言作亂)，其作亂風上虛空中。復有諸風名曰上行。阿難！彼上行諸風，高七十一百千俱致由旬。其上行諸風上虛空中復有諸風，名曰婆吒三毘多那。其婆吒三毘多那風上虛空中復有諸風，名曰地奢目佉(隋言方面)，無量百千俱致由旬。阿難！彼諸風上虛空中復有諸風，名曰須斯洟羅(隋言善住)，無量百千俱致由旬。乃生略說，其善住風上虛空中復有諸風，名曰避荼那。避荼那諸風上虛空中復有諸風，名曰闍婆那輸陀那(隋言疾走淨)。其疾走淨諸風上虛空中復有諸風，名曰毘多毘盧遮那。其毘多毘盧遮那風

上虛空中復有諸風，名曰富吒避陀那(隋言片破)。略說如上應知。復有諸風名伽帝尼避奢伽伽那揭波，復有諸風名遏顛多悉洟帝迦，復有諸風名阿迦奢毘奢毘迦多，復有諸風名阿住[示*只]囉，復有諸風名避多博叉，復有諸風名施利伽摩，復有諸風名迦多婁惡，復有諸風名娑那帝囉那，復有諸風名阿奄呵伽，復有諸風名阿輸伽阿多羅，復有諸風名波利延多施沙婆多。阿難！我於波利延多施沙婆多風，晝夜說時亦不可盡。阿難！其波梨延多奢沙風等上虛空中，復有諸風名刪尼覆娑那，復有風名曰阿嵐婆娑蘇都(隋言發事)阿難。此風名字如來悉知，如彼名字已上所有風輪名者。阿難！復有二十千種風輪，如來所知，普如數知。此最後風輪上，有上非想非非想諸天，於其中間中間所有風名字，乃至如來所知。於彼非想非非想天上虛空之中，有六萬八百千俱致由旬以上，復有風輪名曰毘毘梨洟(隋言開示)，於彼最上復有風輪名曰首楞伽摩(隋言健行)，高六十萬八百千俱致由旬。彼上虛空中有水聚，高六十八百千俱致由旬。如是數、如是大小、如是作事中、大千世界中，如是水聚悉皆遍滿。復於此上復有地界，厚六十八百千俱致由旬。彼處復有閻浮提無畏之處，豐樂廣大甚可愛樂。於彼閻浮提中，有七十百千諸城，皆悉無畏安隱豐樂意憙可樂，多有人民充滿於彼。是諸人輩，見在壽命九十九百千俱致歲。彼處現有如來說法，名曰大燈明如來。彼世尊初會有四十百千俱致比丘眾。然彼世尊為於聲聞如是說法：『我於今者以劫濁時出現於世，汝等發勤精進，以未得者應令得之，以未至者當令得至，以未證者當令證故。』」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十五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十六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阿難！彼佛世尊有一大智比丘，於聲聞眾中最為第一，名曰降勝，猶如我今上座舍利弗。彼佛世尊有一神通比丘，名曰寂行，譬如我今上座目揵連。彼佛世尊有一侍者比丘，名曰善生，譬如汝今為我侍者阿難。我今於彼一切比丘眾能稱名字，一切比丘尼眾、一切優婆塞、一切婆優夷亦能說其名字。及彼世尊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所有法住，乃至彼佛世尊隨所住世未般涅槃九十五百千俱致歲，正法住世一日一夜。彼佛世尊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般涅槃後，六十一劫中空過無佛。即彼佛剎所說實諦，如此處言苦聖諦者，彼處即言烏奢羅迦聖實諦。若此處言苦集聖諦者，彼處即言婆蘇妬毘耶若(女迦反)聖實諦。若此處言苦滅聖實諦者，彼處即言叉耶何利他那聖實諦。如此處言苦滅道行聖實諦者，彼處即言阿訶囉佛地垢聖實諦。阿難！此等四種聖實諦，我說彼聖諦，彼說我聖諦。譬如我與汝對面共坐各各相知，汝今知我、我亦知汝。彼亦如是，彼亦知我、我亦知彼，如我念彼、如彼念我。阿難！我若一劫、若百劫、若千劫、若百千劫、若百千俱致劫、若復過彼無量諸世界，一切世界之數及以無量無邊若干諸佛，佛悉能知，佛眼無礙、佛智無礙。於彼之處，如來入涅槃者尚不可盡。阿難，如來有如是智，不可思議、無有邊際。阿難！我今當說是義，為證知此故。阿難！所言風風者，有諸比丘欲有風者，為彼等故方便而說此義。以是義故，當成就如是大智。此方便為名字，若如是者，大智當不成就。阿難！若以世間語言故說般涅槃，我如是說時過百千俱致劫說復過於彼。阿難！汝等當取實義，於實義中當勤方便，莫為文字莊嚴、莫共諍鬪，莫共相競言，相諍競者皆是風也。凡有怨讎皆從競起，為諍競者無有盡邊。凡所諍競，皆令墮戒、令墮三昧、令墮智慧。阿難！如來涅槃之後當來之世，多有諸法師等，彼自欲風謗教師法。彼等癡人，縛在於彼色渴愛中，於聲香味觸法渴愛之中，為欲風所縛。阿難！住渴愛中，以欲縛故當向地獄。為食因緣多作種種妄語，阿難，此食名破論師。名從風起，名為維陀義、名怨讎本根也。

「復有別四種食，和合為食、闇為食、災怪為食、業果報為食，是故眾生得住壽命。言和合食者，處處和合。言闇食者，所謂聲鳴。言災怪食者，若不捨無明。何者不捨無明？謂住處不和合。何者是業報食？若未來處中欲求果報。求果報者當無有施，以此諍鬪，當名執著富伽羅者，是等癡人當名增上作。

「復有別四種食，如法所得為食、施物為食、施法是為食(梵本脫一種食)，此等四種是名為食。彼四種食中，法施為最為勝、為精為妙、為無上為上上。何故言法施為食？為不生貪性，故法施為食。為不罵辱，故法施為食。何者為不貪性？言不貪性者是不罵辱；言不貪性者是無所求；言不貪性者於甚深諸修多羅如實所說捨離非法，不欲非法逼切於他。言不罵辱者，不罵辱佛菩提，亦不誹謗。云何不罵辱不誹謗？如所聞法隨順受持，精細非不精細，為自降伏故、為自寂靜故、自般涅槃故。比丘有十種事故，如是修多羅罵毀誹謗。何等為十？自言我是多聞，我未曾聞如是等修多羅。彼作是言：『此從誰來？此非佛說。我是持法人，我本於先不聞是等。』彼以多聞慢故，當誹謗此修多羅。復次阿難！雖復比丘不住如是多聞慢中，但彼和上阿闍梨等作如是言：『我等今者久行梵行，我等未曾聞此。』彼從聞已還作是說。復次阿難！比丘不以多聞故住於我慢，亦不隨和上阿闍梨意故住於我慢，但彼朋友所共事者彼有多聞，或彼朋友和上阿闍梨亦復當有多聞，久行梵行多人所讚，亦有多人讚彼名聞。然彼等作如是言：『此非教師所說，於彼之中我等不信』。彼不信樂故不生希有，作如是言：『我等當作如是，如尊者教，於彼時間當所尊重者。』彼命終已生驢胎中。於彼之中，魔王波旬作勤方便願作助護，願諸婆羅門長者居士為彼沙門造立寺舍。彼造立已，彼等當得供養飲食。阿難！彼中所有和上阿闍梨尊重之者命終生驢胎者，令彼負重鞭杖捶打，背負世間種種財具造立寺舍。阿難！有是因緣，於彼時間受驢報者，遍滿寺舍。阿難！於彼時間諸俗人輩作如是念：『我已造寺，我今已與世間果報，我今已與世間負乘財物果報，今復應與守護之者。』即於彼寺境界之中不遠之處，於一界中、於一寺內，施與女人及諸丈夫，供養僧故。阿難！於彼之時有諸癡人，穢濁污染沙門法者，當作是念：『今日檀主已與我等寺舍，供給供養眾僧已與奴婢。今者彼等皆悉由我，我於今者應取此已，隨我所用行非梵行。』遂向彼邊作如是語：『我已得汝，汝是我物。我所語者隨我意不？』時彼婦人而作是言：『如尊者意，當作如是。如汝所言，我不敢違，隨爾心想。』阿難！如是次第，彼等癡人於彼時中，當有隨順滑利而行違背禁戒，於下賤中隨順而行。是等即於彼處而作僧奴，或有即住彼中作比丘身供養眾僧。如彼昔日奴婢供彼，亦不悔彼下賤等事。彼等命終已生驢胎中為他作乘，如彼過去他與作乘。阿難！汝可觀察，於彼時中當尊重者和上阿闍梨，還復為彼而作驢身，極負重檐以杖拷打。彼等捨驢身已，當生阿鼻大地獄中。阿難！此等誹謗，從和上阿闍梨相傳教來，各各相承；或從寺主知事，各各相承，當作增長滿地獄事。復次阿難！是魔波旬於諸比丘作是住持，願此等修多羅

不作光顯。若有於中勤求方便，雖初勤求後還退失不復勤進；初安置已彼不安置；初勤方便於後當行，欲向他國，或有病患、或多事業，彼以念諸業故損失正念，初正行已後不正行、初發趣已後不發趣、既安置已還不安置、我當欲信還復不信。於如此等修多羅處、當欲勤求作究竟業行、即於是處心生厭離，生厭離已求餘業行。彼等被魔作是住持，以住持故而生瞋恚，生瞋恚已復當誹謗如是修多羅。阿難，誹謗法者最為大惡。阿難，是故我告汝、我勅汝等，若有智慧正梵行者，為求此等諸修多羅故，或應當行若一由旬，若百由旬，若千由旬，若百千俱致由旬。何以故？阿難！假使於一切處有極苦惱，亦應當行，為欲求此陀羅尼法本故。阿難！如來手者，所謂此陀羅尼法本是。阿難！正法手者，所謂此陀羅尼法本是。阿難！正法意者，所謂此陀羅尼法本是。阿難！言世父世父者，此陀羅尼法本是。言世間世間者，其智慧人凡所求者皆悉得之，故不誹謗。所言智者，若能求此陀羅尼法本，是名智者。此陀羅尼法本為於智者。阿難！若人發心求此修多羅法本故，於彼時中有障礙者，阿難！於彼時中決作是念：『今此障礙是魔事也，此是魔業所起。』阿難！以魔業故，於未來世諸比丘等，當有誹謗如是修多羅。阿難！於後當來五百歲中正法滅時，此陀羅尼法本於彼北方出現於世，還復速滅。有一比丘意欲修習，自餘諸比丘初欲修習此修多羅，彼於後時復不修習。阿難！為此陀羅尼法本最後之時當有誹謗。阿難！若有諸比丘等，此修多羅至彼手者或復耳聞，彼等來世當得作佛。如來已知，彼等已成就具足種諸善根。阿難！彼智者於彼時中應作是念：『願種善根。』發是心已當得涅槃。阿難！於彼智者正梵行者，我付囑此陀羅尼法本。阿難！於彼時間有諸比丘，多求利養及與名聞。以念利養及名聞故，彼等勤求利養及與名聞。聞此修多羅已，而生疑悔復生疑惑。彼等以墮疑惑中具足不信，不信滿故即不受持。何以故？阿難！於彼時中諸比丘輩，多有愚癡少有意欲。如於今時諸比丘輩，若晝若夜意樂經行，即於彼時飽飲食已，於床睡眠乃至日沒。彼等比丘以被大小便逼切急故，從重睡眠於床起已方大小便，大小便已還詣床臥設當睡覺。彼等當作滑利言話談說國事，論其利養，說其男子婦人之事。唯當愛樂種種言談，亦當不念如法談話，猶如劫賊群隊之話，當話戰鬪村落城邑、市肆飲食、衣服香鬘、婦人婬女，而作雜話防邏鎮戍，話世間處及話自身。如是等種種所不應話而作話也。從初夜話意專樂已，方取睡眠。以身重故，或復展轉懶墮纏身。以長夜中於深夜中還復睡眠以展脚足，乃至第三更至於後夜。彼於爾時從睡覺已，依倚俗家，為諸分別之所齩噉，應從此處當至某處、應從某處還至此處、從彼處所應將某物。彼等以求果報故，於日初分中當入村落城邑王家市肆

等處。彼等入已，於彼多種不精之處作犯戒已，更復於彼不生止心而出去也。阿難！於彼時中，俗人白衣尚不如是於諸欲中而重貪求。彼癡人輩作如是言：『我是沙門釋種之子，作如是知。』彼等癡人至寺內已，晝夜常作是非善事，彼等癡人當復何用如是等修多羅及正思處。若如來今者說三種業所有讚歎，彼等癡人於彼時中捨此三業皆已遠離，於三業中作勤方便求美飲食、床上臥眠、大小便業等。此三業者，所有眷屬彼共親近已，皆悉當墮地獄。阿難！汝諦觀彼諸癡丈夫懈怠懶惰故，如是等諸修多羅文句如來所說當不受持，亦不勤求亦不意樂。誰是陀羅尼法本所為？不知此義。阿難！譬如有人，無力少力無護助者，亦無朋友無子無婦，無倚著處無有飲食，苦惱壽命。彼至空閑阿蘭若處，為求食故負極重物。彼求物時，忽然遇值三種大藏諸寶悉滿。彼既見已生大恐怖，捨彼重擔即背馳走。時復迴顧向後觀察，觀已復觀作如是念：『莫復有人欲來害我。』阿難！於汝意云何？彼癡丈夫得彼大藏而更背走，得為善不？」阿難白言：「不也。世尊！」佛復告言：「如是如是。阿難！於彼時中諸比丘等，聞如是諸修多羅已，捨已背走生大恐怖，當得墮落於大墮中。若諸比丘作是方便，勤求如是修多羅者，於彼之處不生淨信，當不用心。彼等見已，當作惡意欲作害想，亦復不作勤劬，不設最勝所須鋪具，亦不與彼勝好衣服飲食湯藥等，及隨時怛鉢那(麨漿)，或復別與羹飲漿水。彼逼切已，當速捨背遠離而去。見彼去已當生歡喜，默然而住復作是言：『汝一去已願更莫來。』阿難！如來見此義故，為彼智者諸善丈夫，當付囑如此陀羅尼法本，乃至令不滅沒故。阿難！此法品名勝大將。若有比丘於此法本中觀察者、勤劬者，彼當印護守護此修多羅法本故，當得千偈陀羅尼之所利益。阿難！於此品中無穢濁偈，應如是知。阿難，應莫生恐怖，如被杖捶當應忍受，勿生惱悔。

「阿難！我念往昔，於彼時中有一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名曰寂行。然彼寂行如來應正遍知涅槃之後，有一比丘名勝身分，彼人受持此陀羅尼法本具足無缺。時有一王名曰勝然。彼勝王從他人聞，有一比丘名勝身分，有陀羅尼法本具足受持。『聞如來所說，當能增長般若，我於今者應當往求。』爾時勝王遂即向彼勝身分比丘之所，到已頂禮其足而白彼言：『尊者！我聞大德有陀羅尼法本具足受持。若尊者不倦，我欲諮問。』阿難！時彼比丘為彼勝王說此陀羅尼法本。於彼會中，五百眾生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爾時勝王即發無上菩提之心，從彼聞已即施比丘六萬具衣及四種兵力。於彼比丘兩手接足，布身頂禮而作是言：『善哉尊者。』於彼時中有八萬四千諸眾生等，見彼勝王布身頂禮，彼等亦皆布身頂禮，咸作是言：『善哉尊者！為王說陀羅尼法本，願莫停住。』於

上虛空復有八十百千諸天，復作是言：『尊者大德！願為勝王說是陀羅尼法本，莫暫停住。』時有一魔名曰怖畏，即作是念：『此陀羅尼法本，若當至彼多人之所，此即不善。我於今者應當住持此比丘身。』尋即住持彼比丘身。爾時勝王及四兵力，并彼八萬四千諸眾，及彼無量百千諸天，即於晝夜伏地不起，慇懃請之。然彼比丘不許為說。爾時勝王過晝夜已即作是念：『如我今者，應當如是如是承事，今此比丘儻能與我此陀羅尼法本。』爾時恐怖魔王知彼勝王心所思念，知已還作如是之願：『我今亦當不捨此比丘身，恐畏與此陀羅尼法本。』爾時勝王從伏而起捫面及膝，歸命頂禮彼比丘足，圍繞三匝合十指掌在比丘前。及八萬四千眾生之類亦復如是，從伏而起捫面及膝，合十指掌頂禮彼比丘足，圍繞三匝合十指掌却住一面。

「爾時勝王合掌已，白彼比丘而作是言：『尊者！我於今日更白尊者，為攝受我故，受此夏中四月日請。』彼以魔王住持力故不許受請。時彼比丘，王三請已亦復不許。時王向彼而問之曰：『尊者！今欲詣何方所？我等隨尊至於彼處。』即報彼言：『隨我所之當有樂處。』阿難！爾時勝王即作是念：『我若於彼比丘之所逼問至三，今者欲往何所坐夏？若逼切已，或有是處，儻不與我共相見也。我應今者私令訪察，隨在何處我應詣彼。』爾時勝王共彼八萬四千眾生，頂禮彼足圍繞彼比丘三匝已，而白彼言：『尊者！隨意所須，我等皆為給侍供奉。』作是語已，合十指掌背面而去，離於比丘眼所不見。彼既去已，勅令安置二十丈夫，隨所去處必奏我知，乃至彼比丘住於彼處若干時節。彼王四部兵馬勢力往至彼處，見彼比丘乃與羹食。時彼比丘即從彼處，不諮彼王移徙而去，至二十由旬外非勝王境而夏安居。爾時彼王守護比丘，彼諸人輩見彼比丘去已，速報王知。彼王聞已，共四部眾兵馬勢力還至彼處，供養比丘經夏四月。然彼比丘雖得王供，猶不為王說佛所說，乃至四句偈等。雖復如此，王心不異，唯於內心常作是念：『今日應說、明日應說。今者應當作如是耶？今者應當與如是耶？』彼王既見過四月已，白比丘言：『尊者！豈不憐納我等？』彼即答言：『我於今者不能與汝應汝所作，隨汝意作。』爾時彼王白比丘言：『隨尊者心安隱我住。』爾時勝王復作是念：『我於俗法已作供養，我今應當於比丘所捨家出家，為此陀羅尼法本故。』即白比丘：『尊者！我今意欲為此陀羅尼法本棄捐王位捨家出家。此陀羅尼世間希有，我念意樂受持讀誦。』爾時彼比丘默然而住。王復白言：『尊者！有何意故而默然也？』彼復白言：『我於今日不逼尊者，令決與我如是法施世間富伽羅希有事也。尊者！我意如是，願仁家內為受我食。』彼答之曰：『若爾之者，隨汝意作。』爾時勝王復作是念：

『我於今者應自將此比丘而去，於白法中多障礙故。』爾時彼王與四兵眾勢力，圍遶比丘置令在前，漸漸次第至己宮殿。至宮殿已恭敬尊重，以諸飲食供養彼已。集諸宮內諸婇女等，作如是言：『慎莫放逸，當習善法。我於今者，此比丘邊捨家出家。』時彼勝王作是語已，爾時彼處上虛空中無量諸天千數眾等即稱：『善哉善哉！汝善丈夫！如是應當修習善法。』說是語已，彼婇女眾即大悲哭，咸作是言：『仁既出家，我等今日亦隨出家。』所隨眷屬諸童子等，亦復皆作如是言曰：『我等亦復隨父出家。』諸臣百官亦作是言：『我等今者隨王出家。』時彼勝王身有一息童子，名曰勝持，彼作是言：『我不出家。當用出家竟作何事？我今當知王之庫藏建立王事。』爾時勝王及以八萬四千眾捨家出家。出家已，如是承事彼之比丘，行坐之中如是供養，方始為說陀羅尼法本。時彼勝王既出家已，爾時怖魔哭泣悶絕背之而去。阿難！汝莫疑惑。爾時彼王名曰勝者，為此陀羅尼法本因緣故，捨愛妻子及其王位，供給承事彼之比丘種種供具，調伏彼魔，未證菩提為菩提故出生精進，求佛勝法及菩提分。豈異人乎？阿難！汝莫作異見。何以故？爾時彼王名曰勝者，我身是也。時彼比丘者，於今現在，名曰薩波達多(隋言蛇德)是也。於彼之時所有魔王名恐怖者，彼即魔王波旬是也。而於彼時彼勝王息名勝持者，而不出家受王位者，彼難陀比丘是也。難陀比丘於彼時間恒請我等，施諸飲食衣服臥具種種等物，皆悉與之，請已皆悉供奉所須。我於爾時為彼八萬四千諸眾生輩，為讀誦陀羅尼法本故，讀誦陀羅尼法本時，彼所聞者，彼等皆悉發心作願：『願同菩薩所生之處，我等亦願於彼中生。若仁當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願我等輩，亦為仁者作其眷屬。』阿難！我之所有此一千二百五十諸比丘等，於彼之時此等是也。在彼八萬四千眾生之數，所有現在瞿多彌等五百比丘尼者，當知彼時勝王宮內諸婇女輩是也。彼時所有自餘諸眾生輩、四部兵馬勢力者，今如來於摩伽陀國中所有人輩調伏者是也，及伊羅鉢龍王并諸眷屬詣我所時調伏者是，及上天時所有眾生彼等是也。自餘所有眾生，如來現在說法令得解脫，彼皆證法及得果者、得信利者是也。如來世尊一切皆知，往昔已曾供養諸佛。若有於未來世後五百年中，諸比丘輩心意憙樂如是甚深修多羅者，彼等爾時一切為勝王子孫次第是也。何以故？阿難！彼時勝王於金葉上抄寫此陀羅尼法本，置於眾寶篋藏，是法本王祕藏中。若當有次第相承王位，得聞此已當種善根。如是次第有八萬四千諸王，從祕藏中出此陀羅尼法本已，受持讀誦。如來滅後藉彼善根，於後五百歲中，以無餘涅槃中當般涅槃。一切所有發菩提心者，彼等往昔因陀羅尼法本，修諸善根因緣力故，彼於後時還復發心，於彼之時如來世尊亦曾念我，彼慈行者從久遠來已

攝我等。阿難！應當精勤莫捨重擔。阿難！應當學我往昔之行，為欲受持佛正法故。阿難！如是學者當有是食，欲求白法不得虛誑。阿難！無有彼法可虛誑者，若黑若白。我已往昔行極苦行證佛菩提，唯為汝等，應廣受持莫令後悔。如是名為真實食者，莫墮懈怠放逸之中。阿難！如來所說食之事者，是為欲也。欲為一切諸法根本，是故如來所說法者名為食也。阿難！誰有如是法者，彼則無有具足違背之事，彼當欲斷，違背事故。

「復有四種食，於真實中違行為食、離師宿住無所依止為食、毀謗和上為食、破戒者作布薩業為食。於彼中何者為破戒？有十種破戒。何等為十？殺生是為破戒。凡所作業念護諸有，是為破戒。其心一向決定缺少，是為犯戒。一向起誹謗諍鬪，是為破戒。一向於戒磨觸初不了知，後則分別憶追來果，是為破戒。一向決定污比丘尼，是為破戒。一向決定有其諂曲，是為破戒。一向決定偷奪物利及與根本，一向舞戲及造賊行，是為破戒。一向決定烏羅羅耶，是為破戒(烏羅羅耶者謂一向念種種戲樂)。一向決定謨陀茶磨，是為破戒(謂一向作樂遊戲也)。一向決定波[口*荼]彌囉伽，是為破戒(謂處處求衣)。一向決定烏迦邏哆毘奢囉，是為破戒(謂一向執著外道心廣邊作之)。一向求覓種種雜物，是為破戒。此等十種為破戒。」

佛告阿難：「何者是無諍義？言無諍義者，是名一業，是為一生。又無諍義者，名為非義。又無諍義者，名破諸有胎，於上行趣，復有一向五種破戒。何等為五？殺母、殺父、剎阿羅漢、破和合僧、於如來所惡心出血，此等為五，一向破戒。」爾時世尊作是語已，長老阿難白佛言：「世尊！若爾、此五破戒、十種破戒，世尊！有何等異？有何勝劣？有何差別。何緣是等名為無間，彼不得名也？」佛言：「阿難！如來若說十五種皆無間者，如來則不付囑教招令尊重父母，亦不付囑令使恭敬諸阿羅漢及諸眾僧，亦不付囑供養如來。此五種付囑中，如來付囑何者？所謂父母？非諸羅漢、亦非眾僧、亦非如來。所以者何？夫僧者不可破壞，眾僧牢固不動而住。其阿羅漢自身已作歸依之處。其如來者，為一切世間之所親友。復次阿難！但如此等名為重法，於彼之所應作尊重。復次言破僧者，謂破戒已毀謗佛所教戒，彼名為破僧也。以評論故，名為僧也；彼等人輩，於評論處不攝是數，故非僧也。彼等破戒？何者不攝僧？謂若有犯處、若不犯處而不能知故，彼自念言：『我住沙門法也。』如是思已，亦不知念我如斬首。忽復值遇多聞之人巧知律者，方知自身狀如斬首。彼等在空閑處毀訾自身：『嗚呼我身！嗚呼我身！失於善行，非正師、非正和上、非正朋友、是惡知識。嗚呼、法王之教既值遇已，當復斷絕。夫違背破壞，此是我破、此是我壞，我於此處當無救護。我於今者當趣何方，有能散壞憂愁箭

處？』在空閑時作如是言：『嗚呼！佛陀！善教說者。嗚呼！達摩！厭離欲者。嗚呼！僧伽，善住諸行中者。我今已缺諸佛戒行，我今已少諸三昧行，我今已缺佛之智慧，我今已缺佛身解脫，我已缺少解脫知見。我已現前惡處遊行，善行中今已閉塞。我當必死、我當無有、我當不渡諸有流轉，我今當聞不甜美聲。墮地獄已，我身當然，被獄卒逼，我時叫喚當馳何方？誰當與我無恐無畏？誰信者邊受取飲食？彼等在我前手執杖棒，我當求及誰？當瞻仰誰？若復獄卒、若狗若烏、若鐵[口*(隹/乃)]口、若執鉗者，我所走處隨其方面唯見恐怖。』見蘭若者，當作如是言：『嗚呼！此為快樂。而在空閑阿蘭若處，無所悕望而住，其無心患亦無身病。我等今者無一吉祥，我今少福。如我今者，共諸俗人受用產業隨宜活命。為佛出家應當欲樂沙門信法，今值破戒丈夫富伽羅輩。我若親近人持戒眾，於彼之處當被憎厭、當被分別。若我彼處住宿之者，濡善比丘當見我已，當觀察我、當瞻視我。此從何也？此是誰許？此是誰也？或時持戒或時破戒。我當彼時被他瞻視，我時慚愧卑下羞恥，我時儜弱在彼輩前，我不娛樂背面而迴。譬如鵂猴於日出時，從窠張口觀察四方，此無烏也？彼時夜出從夜出已，所應見者彼不能見，唯見大山往詣彼處。』如是去來遂便夜盡，時鵂猴還未至窠中。然彼復有若烏若鷹若鷂趁逐飛走，彼恐怖已還求闇處。復觀諸處，大恐怖已瞻烏群隊。如是如是，破戒比丘如彼鵂猴，若在沙門眾僧之中共布薩業。若沙門業各各議論，無俗人故。彼破戒者生大怖畏，恐被驅逐，畏人言道：『是人在彼比丘眾中，彼問夏臘不道多少。』亦不問他、不觀他面，低頭視地而在彼坐。若彼應說，我報何言？當何所作也？比丘散已彼隨後行，恐我出時有所言語。如是破戒比丘於彼時中，從說欲中出已，觀察四方。譬如殊迦薄迦多囉在稠鬧處宿，其若見濡弱比丘，彼如是說：『今此比丘如是，彼中諸長老輩不得信彼。』是人知已，觀比丘眾，於此之中是誰我例、誰與我等有如是者，我當依住。彼當住於此。若復不得如是之者，彼恐諸比丘逼切於己，向非道去。而彼之處，無有言道者、無有說者，汝當如是、彼當如是。阿難！此是破戒比丘，名如虵也。如飲殺毒飲。何以故？譬如將殺者，最後與食、最後與飲、最後戴鬘、最後鼓聲。如是如是，破戒比丘而信處受食而食。如是如是，如最後受食，亦於後聞佛之音聲、後聞法聲、後聞僧聲，後得人間住處，此處捨身當墮阿鼻地獄。阿難！是故我語汝、我告汝，此所作業具足成就一向行處。阿難！如彼之食攝出家者，必應至彼阿鼻地獄。」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十六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十七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阿難！復有四種食，承事尊重者是為食、摩訶羅所作業者是為食、調戲是為食、覆藏者是為食。於中所有作摩訶羅業者，是名為毒。何者名毒？所謂不自在自在。何者名不自在？墮不教示上，氣不安隱、不吉祥，被抑、怖畏被捨被棄，故名不自在。是為摩訶羅毒也。又言摩訶羅者，若有如是等果報滿足已，及俗家諸業等，復欲滿足沙門之業。彼等捨家出家已，見有慚愧悔作惡者年少比丘，訶責彼等而為示現不隨順法，以幻惑法中令他歡喜，種種語言中入在家色。何者名為幻惑之法？言幻惑者，謂在俗家時住放逸地，所犯諸法彼等當皆悉示現。然和上阿闍梨告彼等言：『汝今已得出家，莫作如是。』作是語已彼猶不悔，是故和上及阿闍梨欲棄捨彼。彼等即作是念：『今者善哉！今者快哉！今者快賢！我今前後久已厭棄，所謂多有語言相似故。捨妻子已來入佛教，云何和上及阿闍梨更復調伏訶責，我等應作如是、應不作如是。』作如是語，故名不自在。又不自在者，是謂破戒也。既不自在即便破戒者，彼名無所悕望，亦名羸弱。言羸弱者，謂摩訶羅雖持袈裟，於沙門法中虛無所得，空食他食，亦當不取他隨順事，乃至獼猴威儀之中依倚佛已，說俗語法不隨王業。此第一摩訶羅力。以如是摩訶羅力具足故，向摩訶羅地。何者為摩訶羅地？謂地獄閻羅世是也。若有和上及阿闍梨於彼邊作如法教示語者，爾時彼即不受，復語和上阿闍梨作如是言：『我家所有足自活命，何用汝邊衣食。汝衣食而更縛我，我於今者不用汝教，若自作終無休悔。若其不爾，我更至他處，豈當無有如是不隨順教。佛剎寬曠，我已受持袈裟衣服，隨我意欲當至彼處。』阿難！其摩訶羅有是難受隨順教，如是於諸梵行持戒行中，捨遠戒已行卑下中，還復承事妻子眷屬。此是第二摩訶羅力。其摩訶羅如是力具足，至摩訶羅行，我之所說。為何緣故作如是說？為彼等故。因彼等故、緣彼等故。何者彼因？何者彼緣？謂地獄、畜生、閻羅世，故名因緣。何者為緣？所謂為惱。何者為惱？所言惱者所謂無色。何者無色？所謂無財。何者無財？所謂黃色眾生色，非正色金色。不缺少不可拔濟，於地獄聚中住大地獄，故言生於彼處。譬如餘諸地獄輩，有立住者不得橫臥，身壞命終已生於彼處，生彼處已故名攀緣為攀緣也。以其先世不能隨順食他信施，是故言因。和上及阿闍梨所不重教誨，是故言因。此是攀緣，以攀緣故多失諸法，故名攀緣也。以是因緣，受地獄身，意持彼處，故名攀緣也。我者有何義？以自作惡業，故當生惡處，在地獄

中口自唱言：『我我也，苦也極苦也。』彼等以自作業生是智相：『我等先世不受正教、棄捨正教，故得最後法意順彼。』是故如來說彼處年少之時不修學故，故名年少摩訶羅也。得他教已，若彼若此、若輕若重、當有當作。如此等五種法具足，故名不受順法摩訶羅也。彼無此法故，故當生大熱惱地獄之中。阿難！又何因緣言摩訶羅也？以彼具足作摩訶羅法，故名摩訶羅也。何者作摩訶羅法？摩訶羅法有五種。何等為五？於苦行處懶惰懈怠被他訶責摩訶羅、惡戾眼視瞬摩訶羅、橫有語言不作正說摩訶羅、蹲坐低頭摩訶羅、樂不正道行摩訶羅。此等為五種摩訶羅。復有五種摩訶羅。何等為五？住處不正、行處斷絕、不問自語、非正方行、於波羅提木叉中不能正行，此等五種摩訶羅垢也。復有五種摩訶羅垢。何等為五？非時入村落、好毀訾他、恒憘欲往他方之處、好噉多食、勤向天寺及祭神處，是為五種摩訶羅垢。復有五種摩訶羅垢。何等為五？所食殘餘不立淨施、所造食處不知護淨、先已淨處而觸彼淨處、愛本生地、隨自心行不可遮止，是為五種摩訶羅垢。此等具足五摩訶羅垢法，當得羸弱形體瘦燋悴，被他棄捨。言羸弱者，作諸惡法故名羸弱。彼以穢濁而取塔物及眾僧物，若得若取三寶之物，復至村落慈心與他是食，彼當至食行中。言食行者，當趣地獄、畜生、閻羅世等，故言食也。當生種種陰聚決定成就。彼等以如是染著故，名染欲垢瞋恚垢愚癡垢。至如是處，而為彼等幻偽所牽。言牽者，謂無明也。為於三界業煩惱所牽，是故言牽取也。

「復有四種食，烏囉哆吒伊陀阿伽帝伽彌比(隋云此岸欲去者不去)、薩浮彌薩奴薩多囉拏(隋云言彼岸難度)、婆這伽呵拏薩烏折底(攝取名字而說)、娑制婆耶制婆弗利莫句也烏折帝(隋云如彼還爾如前所說後復爾)。所言俗人，無有修作相續威儀。若有具足成就威儀，可得令彼坐布薩業。所言初者，未曾依倚，彼應當說，是故名為初，未曾有故。譬如丈夫當發如是心：『我於某處當作屋宅，為捍風雨故。』彼發心已然不造作，時遇天雨，走向於彼造屋宅處。至彼處已，還被苦厄。阿難！於汝意云何？彼人為有利益、為無利也？」阿難白言：「世尊！無利益也。」佛言：「如是如是。阿難！若有人被俗家逼切已，彼等作如是念：『我當出家。』彼等出家已，還在俗家造作俗法。阿難！彼捨家出家已，當作利益也、非利益也？」阿難白言：「世尊！彼作利益，非無益也。」佛問言：「作何益也？」阿難答言：「於他人處得食而食，而於其身無所乏少。世尊！今有如是作利益處。」佛言：「阿難！莫作是語。阿難！莫作是語。當知是彼名無利益。若食他食已，當至阿鼻大地獄中。當知如前，後亦復爾。阿難！以是義故，先行無明作諸惡業，彼於後時無明還滿。今復入此佛教之中捨家出家，當養育身。彼等如大函滿，復寫穀

聚，如先在俗後亦復還作前業。先發信心捨家出家已，於後還悔：『我何所作也？若我捨家出家，應所作者而不作耶？』阿難！此食大重，行處滿足，當滿驢趣、滿自違背處、滿惡趣處、滿、野干地處。阿難！此等比丘名不住戒，如鵰鷲在籠，不細精行至於亂行，有穢濁行名向惡處，向惡處者名為破壞，為破壞者名向三種破。及有穢濁故，名向惡破壞，當作叫喚彼作稱天。於和上及阿闍梨所，當生貴重恭敬之心。後得脫已，心念勤求讀誦修習，正心當欲入於涅槃等五法具足。是摩訶羅在少年時應置教故。譬如有丈夫走時，復有一人作如是言：『汝於今者欲何處走？』彼時即住。如是如是，摩訶羅被他教示，言：『如是作、應如是行。』彼即還作如是順事。彼摩訶羅當言取隨順也。言破者，佉那地也(隋云崛)、毘娑牟吒阿提迦邏拏(去聲隋云破壞僧作)、波度陀鞞馱那(去隋云破住處)、毘復夜伽闍師哆(隋云高作事如象頭)。阿難！如來已知如是諸法。於未來世中當有年少摩訶羅輩法，阿難！彼等非善丈夫，不正活命。若於此教中信心捨家出家已，而起貢高，當入娑他浮陀中。言娑他浮陀者，當墮於阿陀浮陀地獄中，是故言娑他浮陀也。言貢高者，馳向不善處，謂村落中向非沙門所作諸法中。何者非沙門所作法？阿難！於未來世有諸比丘，彼等以取塔廟莊嚴之具，取已莊嚴城邑村落。若於今者如來所說正攝威儀應入俗家，彼於後時種種調戲，非正威儀或跳或擲，至村落中觀看諸鳥及蚊虻等或觀流星，於彼之處而生愛喜，樂於彼中當作勤劬。彼等比丘身壞命終，定當墮落諸地獄中。阿難！我今與汝骨肉兄弟，所有如來凡所用者及袈裟衣，我不捨與亦不許與，汝能用不？」阿難言：「不也。世尊！」佛復告言：「阿難！我之所有衣鉢應捨施者，應當無有別異之人可捨施與，唯除於汝。何以故？汝為如來侍者亦是兄弟，共佛世尊居住一處故。阿難！若為如來凡有所施，乃至一縗縷等，彼天等世應好藏舉尊重供養。阿難！若為如來諸塔廟等施諸衣物，而盜取者，彼當滿足非沙門法，除作是心欲為藏舉，若洗若染、若熏若香，自餘諸事。何以故？彼等尊重物所布施者，云何戲笑而受用也？阿難！彼等所有諸戲笑事，必定當墮於苦逼中。阿難！何者苦逼？言苦逼者，於鐵地獄中當被填壓。」爾時世尊作如是神通令大地劈裂，彼阿鼻脂極大地獄忽來顯現眼前。此地獄處建立諸幢，一切所有地獄眾生並皆集聚，幢頭熾然身體懸住。彼等懸時，有大鐵釧燒彼身。爾時世尊告長老阿難言：「汝見此等五百幢頭極大猛火熾然，一向如焰盛以不？」阿難白言：「如是。世尊！」佛言：「阿難！此等眾生，於迦葉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世尊塔處，取諸莊嚴種種具已，莊嚴村落城邑舍宅。彼時所有破戒之者，若取如來塔上諸物，今生此中。阿難！於未來世我涅槃後，有如是時如是三摩耶，有諸

俗人信敬佛者，為供養如來故，若施諸蓋或幢或幡，於我塔中用作莊嚴。彼等沙門凡出家者，從彼塔中取物造作蓋裝飾幢頭，或於村落城邑而作端嚴，當為糞穢之所污染。彼中所有或餘殘者，或時自著、或與他著，彼等眾生身壞命終，當生惡趣諸地獄及阿鼻大地獄中。阿難！有百千俱致幢頭，從此教中捨是身已，當生地獄。彼等以取如來塔廟之物嚴飾幢故。如是如是，身在鐵幢而住。阿難！以此因緣如來故說。阿難！如來所有若衣若鉢，彼為無等世界為作支提，世間無有堪受用者。阿難！如來所有欲供養者，應著勝處合掌禮拜，所得利益所有果報，彼一切果生，於千劫中受不可盡。阿難！如來幢幡十指爪等合掌供養，所說善根尚有爾許勝妙果報，況復有為如來支提懸幡幢蓋。阿難！其如來禁戒、三昧、智慧、解脫、解脫知見無有邊際。阿難！是故如來支提之中所施物者，汝等莫取，如來不許如是之事。如來所有支提物者，彼應頂戴荷負供養。阿難！我非是彼摩醯首羅天主之天。如來殘花，一切眾生不得取著，應當莊嚴如來支提，不得以彼如來支提裝飾之具而用莊嚴城邑村落。阿難！出家之者，於當來世有如是業、有如是等非法之事，非是俗人所作事業。所以者何？阿難！彼三摩耶所有俗人，當施衣服及諸供具。而出家者，反盜支提供養之具而自受用。阿難！有如是食，當作怨仇，非為慈處。阿難！如來宣說所作福事莊嚴之具，修供養者將來獲福。有如是等裝飾之具自供養者，如來說彼當墮地獄。何以故？阿難！誰有莊嚴供養訖已，阿難！彼等於彼還自取用？阿難！彼等比丘於後世時依佛出家已，欲供佛故，或衣服等而自著用。阿難！其釋子沙門等當有是食，當復結集地獄陰聚。阿難！誰所愛者豈不尊重而供養耶？我於彼時而為彼等不作愛重。若於彼時愛重我者，如來支提幢等諸物莊嚴之具，應當守護不得侵犯。阿難！當彼時白衣有是勝異，非同出家剃除鬚髮著袈裟者。阿難！於彼之時出家之人多饒煩惱，非諸俗人在家之者。阿難！彼三摩耶時，出家之人所作生活，種種具度如在家人，譬如侍者若奴若僕。或有水器或復酥器或有脂器，彼等觸已復還洗淨，無所簡擇自取受用。阿難！如是如是。彼於後時有出家者，一切非善法中具足當行，於俗人所而作諂曲作出家垢。彼等以意垢具足故，身壞命終次第當生於諸地獄中。阿難！此食當破皮，破皮已破肉，破肉已破筋，破筋已破骨，破骨已破髓。阿難！所言食者，若於彼時令墮非法行者，彼名食也。復有四種食，捨勤精進，此由法寶不攝取故、棄捨遠離、不正威儀，故名為食也。所有語言彼還訕答，如來語中不正言說於中有疑，此名為食事。尊重者是名為食。言尊重者，謂欲是也。所言欲者，謂不正行。復言欲者，謂苦聖諦是也。所有聖諦彼少染著，若少染著彼處無貪，若無貪者此是諸食斷處。若有此

等四種聖諦，以聖諦順眠者，彼等貪欲順眠增長，以順眠增長於三界中隨順流轉，故名為流。隨眠住處為食。此等為四種食也。

「復有四種食，觀察般若是名為食、呼喚法是名為食、修正梵行是名為食、住於障礙患中是名為食。阿難！如來所說患者，謂不滿法想。此四種患具足滿者，當生三界。此四種患有可除滅而有眷屬，而諸眾生不能覺知，唯除如來也。五法具足能生食愛，阿耶吒陀耶波梨拏摩多夜(隋云雖行布施不如法廻向)、佛婆若多夜(隋云於是知故)、摩囉波羅余伽多夜(隋云承事魔故)、彼有八十戶蛆蟲唼食故，所以生飢。此等四種食，如此諸法以為眷屬。言眷屬者，若令勇猛、或復發起，故言眷屬。又言眷屬者，由被他食，由他活命，為他利益，由他缺少。是故此食名為食也。

「復有四種食，依欲界為食、依色界為食、依無色界為食(章中有四列名，梵本中少一)　，是為四種食。

「復有四種食，尼祇多舍羅為食(隋云噉毒箭為食)、勝住處為食，及棄捨鉤釣為食、染著為食，是為四種食。

「復有四種食，般遮多婆蹉為食(隋云五種苦行為食)、阿那舍茶為食(隋云不諂曲為食)、慰提沙吒都利也為食(隋云相似故說為食)、淨信瞋恨為食。於中所有淨信瞋恨食者，此食具足沙門釋種子，於今時中及未來世，乃至正法滅時。云何淨信瞋恨為食？謂沙門釋種子輩。諸沙門釋子輩而自念言：『我是沙門。彼等開示商道，彼等於商道中私竊覓勝而作商事，勿令有人知我。』復次何者是彼沙門釋種子販賣物也？謂販賣佛語以為賣物，及諸威儀以為賣物。云何販賣佛語以為賣物？阿難！諸沙門釋種子作是念：『我當求法，以此法故令他歡喜，願使有人請我與食。』彼人依倚糞穢法，住糞穢已，勤覓如是佛菩提法。彼人至彼俗人之間，作如是言：『如是應當思惟憶念，以菩提法如是出入息念，應當憶念如是念處，如是正斷處、如是諸神足處、如是諸根、如是諸力、如是菩提分、如是八聖道分。我能知此，我於此中身已得證。若能思惟如是等法，汝於彼時當生光明或見害輪。汝於彼時極須閉目，若閉眼已或有眼痛，汝於彼時當應如是憶念思惟：「此是魔業。我應不久當得果證。」』吾若來已，隨其所有還如是說。如是沙門釋種子商道方便，彼去已後至空閑處，作如是思惟：『我於今者已生朋友，當應隨時觀看親近。』彼過夜已行狗道中，非自威儀不正威儀行道路中，如是思惟：『我今應當作如是語。我應此語，我應語彼。』不住正念不住諸根，行狗行中。彼人行時，所有正信諸天龍夜叉，彼等見已戲笑毀辱：『彼貪迷惑，異觀而行。』彼人去時但感自身，以慢看故生瘡出血。彼至村落，若見信家諸沙門釋種子所，即往彼家。入彼舍時，除其狗行，作悉利伽羅野干之行。譬如悉利伽羅，以飢渴逼求覓飲

食，遙見群羊心生恐怖，即便反擲遍行圍繞。見是相已，直以舒舌斷舐而已，或來或去。其悉利伽羅忽得羊，便即捉羊項，彼羊即便舉頭怖走，至一千步猶懸彼項，譬如斛領垂胡。以牙利故羊不能行，即便倒地，時悉利伽羅隨欲所作。時驅護羊人或覺知者，即便逼切悉利伽羅，羊因得活。如是如是，彼等比丘所至家處攝前語言，後以方便令作已事，於彼舍中共語言已，即便停住示現身瘡，於俗人所種種誑惑種種教示：『彼應與我，如來付囑汝病者所須。』彼即報言：『汝明日來，如己家無異。』得是言已便即出去。彼非善丈夫，乃至所見皆悉諮覓。彼後次第還到彼舍，到彼邊已，隨身所須即從彼索。俗人見已便起恭敬，請令彼坐，示現忍相。比丘坐已，彼俗人言：『尊者！今日為何所食？我今作何也？』阿難！時彼俗人以信敬心請彼，以意重故即告彼言：『我長夜中以果報故，恒被人誑惑、為人所呵，而問我言：「汝作何也？汝得何也？汝今何證也。」雖然，汝等俗人多有事業，隨汝所有，若多若少而行布施，得福無量。』彼即報言：『如尊者說，實如是耶？』時比丘報言：『我阿闍梨和上亦復如是示我道路，今汝具足。我住於此十年勤求，猶尚不能得是諸法。如汝今者於一夜中已得是法。善哉丈夫！汝今應當生歡喜心。汝今已得須陀洹果，汝真是佛子。汝當亦應堪受一切眾生之所頂禮。而汝今者能為我作最勝福田，況復餘者。若更有餘善男子等，非是沙門而似沙門，彼等來已而語汝言：「此不應也。非佛所說。」汝勿信彼，汝莫放逸。汝於今者真是須陀洹，真是斯陀含。』阿難！是於彼時，為世間果報故，為糞除塗瘡，讚歎自身及說師法，復為他人作如是說：『汝等亦應當作如是。彼為諸俗人令歡喜故。』時彼俗人即作是念：『我實是須陀洹，我於今者應供養師。』時俗人等於彼沙門即生歡喜，便請比丘，多與衣服飲食臥具湯藥種種諸物。時彼比丘既被請已，作如是言：『如來曾說言，從信邊應受，非不信也。若如是者，我今應受。』彼如次第漸漸親近數數來往，以數見故作漏語言，如前後亦爾，作如是業，常來俗家攝受白衣，道相染愛捨離戒行，在彼俗家作卑下業。阿難！此是沙門釋子諸弟子等當有如是不淨行業，減損上天及解脫果，當滿地獄苦惡果報。是惡比丘之所作者，若更見餘沙門釋種子等，不生信心亦不親近，亦不供養亦不承事：『此亦如彼惡比丘者，何假親近莫共語言。』因是事故損減信心，戒行、多聞、施及般若皆悉損減，損減已當墮於惡趣，所謂於地獄、畜生、閻羅世。是故阿難！莫為食故作如是諸惡行。阿難！如是次第如是因緣滅此法教。阿難！其誰聖者當住六月，於後知已移行他處，彼惡比丘唯有如是所作方便。諸惡沙門釋種子等，所在住處具惡方便，污染如來如此法教，閉甘露門捨佛菩提，毀辱佛教不喜法

教，當棄捨僧教。阿難！彼於如來法教作不善事，況餘凡夫練行之者、具足精進信行之者。阿難！於彼時中以食故，罵辱如來呵責毀謗。阿難！云何以食故，罵辱如來呵責謗毀？是惡比丘知此俗人於如來所有信心者故，在彼前毀辱如來，却住一邊，行詣彼所作如是言：『此為非善，非為正受。此當知僧勝，佛不如也。當供養僧，當供養僧已即供養佛。佛於聖僧中非為外也。』彼時無智眾生受不正語故。如來曾說：『為瞿曇彌施衣具時，瞿曇彌汝施僧，施僧已有大果報。而施僧者我亦在中，汝可布施於聖僧中。』其瞿曇彌即施眾僧，以供養故即成波羅蜜。如來曾說：『若有如是聞者信者、如是知者，彼等即住天勝之處，所謂施僧成波羅蜜故。若作異者，此是顛倒。汝莫作二，此義是一。若供養僧，即供養佛。何處有一？何處有多？若如來於僧外者，不應坐布薩中。如來曾為眾僧說波羅提木叉，如來不為一人說波羅提木叉。如來既坐彼眾，當知如來即入僧數。』阿難！如是彼時於世間中唯有二寶，佛及法寶。一切所有佛法語言，當於彼時皆悉棄捨。所有僧寶，於彼時中彼當無也，唯有極大叫喚之聲。阿難！其彼最大叫喚滅已，當惡運起。於惡運時，和合僧者唯在三年，過三年已彼皆破壞。既破壞已，時有一比丘多聞持力，年已老邁生來百歲，當令是人入一朋黨，作如是言：『我前聞說，於惡運中無有大像名和合之者，唯有空名。如此空名應善受持。』阿難！此大僧者最後得名。阿難！汝當觀察彼三摩耶，唯有空名無和合行。時有如是諸惡比丘，彼等多有俗人及惡比丘共結朋黨互相佐助，於惡運時入諸寺舍，執持器杖捶打比丘。阿難！如是惡運世中，所有僧眾諸沙門等自無力故，唯當空有大僧之名。阿難！彼三摩耶無一比丘行梵行者，彼布薩中各立制約：『汝等不得言有梵行。若復言我行梵行者，彼即斬首或時撾罰。』阿難！如是次第於八聖道當被誹謗。彼等於彼布薩之中，當共行籌誰有梵行。若言我有梵行者，彼可取籌。若有自言我有梵行取籌之者，彼惡比丘即不共彼同布薩業。阿難！彼三摩耶有五百許比丘作如是言：『我是梵行。』阿難！彼等五百比丘，一夜之中皆悉斷命。至夜曉已，時城中王既聞此事即大瞋忿，捉彼所有三千比丘一時斷命。復作是聲號：『誰為城王捉得沙門將來之者，賜與金鬘。』彼於是時有貪眾生，處處走趁沙門釋子，隨其所在諸有沙門釋種子處，或阿蘭若、或復山林曠野之處，皆悉詣彼處處求覓。當時諸寺山林靜處，諸阿蘭若皆悉空曠。其諸弟子不知和上去住之處，亦不守護。依止侍者亦復不知阿闍梨處，亦不守護。阿難！其沙門釋種子，於彼時間，此閻浮提內甚大迮陿無走避處。阿難當知，彼時所有比丘摩訶羅者，彼王捉得皆悉奪命。阿難！誰有金錢，彼得度河。阿難如是，於彼三摩耶時有五百比丘，無金錢故，

為大水聚之所漂沒，無得度河。阿難！彼三摩耶時，諸比丘等至北道多剎尸羅城，作和合住，面向北觀，看和上及阿闍梨。彼等各各議論作如是念：『我等今者可共彼王作大戰鬪。』彼三摩耶處處普方各各來者諸比丘眾，爾時當有九十百千諸比丘等，悉著鎧甲還向北方相隨而去，共彼城王極相戰鬪。如是阿難！彼三摩耶，布沙波祇(隋云花主)王所居城中極為戰鬪。阿難！彼戰鬪處有三千許諸沙門眾，皆悉為彼刀杖所害。當時彼王被諸沙門之所逼切即便逃走，為諸沙門之所奪命。阿難！如是彼王所有采女及諸軍眾，彼三摩耶為彼沙門釋種子輩於半月中之所受用。阿難。彼三摩耶於荼蘇地(隋云邊地)當有一王，名曰婆睺羅舒婆(隋云多馬)。時彼王聞沙門釋子輩斫殺燈王，斯有是處。若彼等來必奪我位，令我墮落及失四部兵。時邊地王即來向彼布沙波低城，其釋種子輩因離彼城。阿難！如是彼三摩耶於北道中當最後見諸沙門等。諸比丘等當還向彼持叉尸羅大城(隋言削石城)。」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十七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時彼城中所有人民，皆悉聚集而作誓言：『今者不聽沙門釋種弟子入城。』爾時彼中復有於佛教中信行之者、有淨心者，作如是言：『佛出世難，但令沙門釋種弟子入城，還共此沙門釋子等打邊城王，令我等勝，以其逼切沙門釋種弟子輩。』於彼城中諸人眾等，或作如是或作如是，言論不定。爾時魔波旬勤求方便，願彼沙門釋種弟子莫令得入彼特叉尸羅大城。阿難！若沙門釋種弟子得入特叉尸羅大城者，於三年中諸沙門等應作城主。阿難！於彼時中，魔王波旬化作大軍，莊嚴畢已，出特叉尸羅大城北門次第巡行。復作是聲：『汝等好打沙門釋種弟子，汝等急捉，汝等當令墮落，汝等令破諸沙門釋種弟子輩。』其諸沙門釋種弟子，聞如是聲及見是相，怖怕逃走，不能在彼於前而住，亦不能入特叉尸羅大城。阿難！如是彼三摩耶，帝釋天王及四大天王并八萬諸天子速下閻浮提，如來所有支提之中有舍利者，皆悉收取擎持而去。阿難！即於彼中淨居天等，見阿蘭若空閑之處，并諸塔廟及僧伽藍，作如是言：『嗚呼嗚呼！此釋迦牟尼法教(如是三說)。』阿難！於法教中當有淨信諸龍王等，於一夜中遍閻浮提所有一切諸塔精舍，皆悉收入龍宮殿中，所有禪窟經行之處，及阿蘭那一切所有，彼三摩耶皆悉空曠無復人居。其多馬王將其部伍來至逋沙波婆帝王所居城，時沙門釋種諸弟子皆悉逃走。時多馬王既知走已，所有伽藍放火燒然。何以故？畏其沙門釋種諸弟子輩還復來歸住此處故，於彼時中放火燒然。即於彼是，地居諸天當作是聲：『嗚呼！此如來教。此如來教於此破壞。』其地居諸天作是聲已，四天王天復作是聲，復作大聲令遠處聞：『此如來教於茲失耶。此如來教於斯破散。』如是彼時一切諸天展轉相叫，乃至梵世彼悉聞知。沙門釋種諸弟子被苦逼切，一切諸方各各馳走，向拘睒彌王所居之城於彼而去。時彼拘睒彌王，即與沙門施彼無畏及諸飲食。彼三摩耶名最後食，亦名最後沙門聚集，亦名最後般遮之會(隋云五年大會)。彼三摩耶，當有二十百千比丘聚集。彼三摩耶，四大佛塔隱沒不現，以首陀婆諸天護故，其帝釋天王不能收取於中舍利。菩提道場轉法輪處，及阿羅摩村塔，此方特叉尸羅大城之中所有法塔，此四大塔於閻浮提中隱沒不現。時拘睒彌國有一比丘名曰修羅多(隋言調柔)，唯此一人是阿羅漢。彼三摩耶，復有第二比丘名曰尸梨沙迦(隋言頭者)，多學三藏。時尸利沙迦彼布薩內，在彼比丘大眾之前，從坐而起作如是言：『此大眾中頗有一比丘，當依世尊學戒者不？若有學者，彼向我

說。』作是語已，時彼一切諸比丘眾皆悉默然。如是再三，復作是言：『若有依世尊戒學之者，彼即應說。』第二第三亦復如是。其修羅多阿羅漢，即告彼比丘僧言：『我學世尊戒。我於今者是阿羅漢，善得心解脫、善得證知。』爾時修多羅比丘即從座起，合掌而住，作如是言：『我即是彼如來世尊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實學中學，而我今者無有憍慢，我是阿羅漢。』阿難！彼三摩耶！彼尸梨沙迦比丘之所！有一比丘侍者名曰波婆遮吒(隋言惡諂)！復有第二比丘名曰陀那婆羅羅(隋言財力)！復有第三比丘名曰何羅奴殊迦(隋言不直)。其修羅多比丘作如是語已，又作是言：『我是世尊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依教誡中而修學也。』爾時彼等三惡比丘遂斷修羅多比丘命根，斫作三段。彼三摩耶，金剛手夜叉時有一弟，名曰難提牟佉(隋言鼓面夜叉)。雪山王中復有一夜叉，名曰摩羅毘闍耶(隋言鬘勝)，當來彼處。其海龍王時有長子，名曰摩訶毘盧遮那(隋言大顯赫)，來彼處。爾時海龍王長子取彼波婆遮吒惡比丘身，擎高三十由旬已，然後擲放，憂悲啼哭，向波吒羅弗多羅城而去，將波吒羅弗多羅城中大支提塔向己宮殿。其難提牟佉共摩羅毘闍夜叉，同共殺彼三惡比丘，遂令斷命。阿難！如是之時，一切世間大地震動，可怖可畏身毛皆豎。無量百千一切諸天，於彼時中呻號啼哭，大叫大喚作大憂惱。其尸梨沙迦惡比丘等，共拘睒彌王即向北方，欲逼切婆睺奢波迦王，因欲斷彼命。其拘睒彌王亦復斷彼尸梨沙迦惡比丘命。時彼比丘即墮阿鼻遮大地獄中。阿難！於此之時，所有比丘無供養者、無貴重者、無恭敬者、無承事者，無羞無恥，從於酒肆還至酒肆為酒椀故。阿難！復有如是如來教中當生大惡。阿難！此食還從沙門所來，非從外道所來。阿難！如是之食，沙門釋種諸弟子輩，具足成就增長身聚。阿難！當知此等四食，極為大苦、極為大惡。阿難！何者是取？我已於前所說因緣，此等因緣我已說訖。

「阿難！復有四種食，不和合為食、高下不平等為食、迷惑為食、讚歎生趣為食。於中若有讚歎生趣食者，彼則毀佛毀法毀僧。所以者何？阿難！如來應正遍知而不讚歎說有生趣；唯除一者，誰勤方便勝菩提中者，彼應勤教勸。阿難！除此一眾生已。阿難！若有比丘不行大乘，作如是念：『我今復欲取後復生。』彼不得言我為教師。所以者何？阿難！於世間中發勤精進具足法者，彼等一切如來攝受，聽為出家受具足戒。阿難！若有比丘為第二比丘讚歎取生，彼中勸化我等當作如是，我等當復作此，彼中取滅(正本云欲取隨生處以為滅度謂涅槃也)。彼長夜當得欲箭、得瞋恚箭、得愚癡箭、得憍慢箭，當得具足順入愚癡，取卑賤身，增長卑賤朋友知識、卑賤諸趣。彼長夜中當得多食、彼長夜中多生貪欲。言多欲者所謂惡欲，言惡欲者令其墮落。何者墮落？謂墮戒聚及阿鼻脂地獄之處。復言

多欲者，多諸住宿、多有貪性、多覓歡欣，於惡不善根中當得具足，以貪不善根中、瞋不善根中、癡不善根中當得具足。復言多欲者，饒諸煩惱，被諸思念之所纏覆。佛所讚教不受不行，譬如惡馬不受鎧甲調御。阿難！如是如是。彼不善丈夫，當不隨順、多不觀察，住不正道。阿難！言不正道者，若於無我法、無眾生法，如實不知，說有我者，如是名為非正道處不正觀察。第二持法比丘，欺詐降伏發覺說惡，令彼憶念或破戒中、或墮邪見、或墮不正威儀中，此等名為取不正道。彼如是等不見事中，於持法比丘所發覺令念。又復何者為非正道？謂住非正道。言不正道者，謂遠離和上及阿闍梨，於諸罪中不知得失，不知有殘及非殘者，亦不巧知罪之與福。第一罪中不知十處，第二罪中不知三處，第三罪中不知一處，第四罪中不知罪處，亦復不知堅牢之因、不知不和合處，七犯罪聚不知所起。如來曾說五十七種犯罪之處，第一罪中第二罪中六十九中，第三罪中四十一中，第四罪中九十九中，不住諸法不和合行，諸法出處別離之行彼悉不知，亦不能知失沙門事。不知初禪中十種智方便，不知第二禪中有三種障礙，不知第三禪中二十五種作歡喜處，不知起調戲，不能了知第四禪中五種隨眠行處，不知為彼作懈怠處。不知比丘向飲食時當有十種失沙門法，不知親近如是尊重巧知比丘欺教示者，不知心有十種救護，不能了知二十五種入村落事，不知十種受乞食法，不知受食有二十五過失諸想。彼等不知十種心行，不知與他戒法有五過患，不知十種住於經行。如是等分非善住處，持非道已名為比丘，不在正道不順教師，所有教法但常犯罪，食他國中所有信施。阿難！少有比丘見知此等所有事者，或當知者。阿難！唯優波離比丘，能知此等諸法諸事。若承事者，彼等亦知此等諸法。阿難！比丘此食不巧知者，當令滿向阿毘脂地獄。阿難！汝應觀察，彼等自言：『我是持戒。』亦當不問他諸智比丘、此等諸法能行知者。阿難！是故我告汝、我今語汝。若有比丘，如是修多羅等文句莊嚴知出入者，彼則名為智慧比丘，為善欲者、欲涅槃者、欲求解脫於地獄中求自樂者。假令身盡肉血雖羸無力，應詣彼處。所以者何？阿難！寧住於人間雖羸無力，當求如是諸勝妙法，不用當受向惡道處。阿難！此食當損沙門之行。是食分別品中今已說訖。

「阿難！如是言語有幾尼迦沙(隋云磨瑩選擇)？我如是言說因緣，有十種尼迦沙。何等為十？為自許尼迦沙、為他尼迦沙、為自他尼迦沙、邊境尼迦沙、姓尼迦沙、佛陀尼迦沙、達摩尼迦沙、僧伽尼迦沙、持戒尼迦沙、三摩提尼迦沙、斷尼迦沙，及詐聖尼迦沙、歌詠者尼迦沙、多尼迦沙、一分生處尼迦沙、調柔尼迦沙、比丘尼迦沙、比丘尼尼迦沙，此等為十尼迦沙。於中此比丘尼尼迦沙者，彼

二種因緣應作尼迦沙(謂摩拭選擇)。若比丘戒中清淨、若墮大罪中，此等二種應作尼迦沙法。言尼迦沙者，隨惡變悔。一者欲沙門法，亦不見他人雜種諸罪，亦不可得義別說有比丘從罪起出，及為經營煩惱清淨故，乃至身命因緣不得妄語。比丘有如是者，應作尼迦沙羯磨。何者為事？事有五種，不知淨業此是第一事，不知善，不知五種嚴熾義利，五口不知滿，不知輩忍亦有離結界，比丘具足此五種法，當不得作尼迦沙羯磨。」作是語已，長老阿難白佛言：「世尊！頗有如是因緣，若是等五法具足者，比丘不可教示，亦不可作尼迦沙法。」佛告言：「阿難！有一因緣。若一千比丘眾，有一比丘欲發作尼迦沙羯磨，彼別因緣不可作尼迦沙。何者？為離一切眾事故，不可得作尼迦沙。若有比丘具隨順忍者，彼亦不能作尼迦沙。所以者何？犯罪相者應知舉處，若無罪相行即是行處。比丘具足此法，不能作尼迦沙。

「阿難！有五種尼迦沙處，如來所說。假令比丘住一由旬，或有比丘在此住處應作尼迦沙，於彼處亦應作尼迦沙。何等為五？若有比丘為諸比丘所聞，某甲比丘犯某甲罪。或有比丘，為彼比丘欲作尼迦沙羯磨，彼比丘先還一朋友比丘往至彼處，彼比丘遣眾出河道，然彼河道用繩裹量以為結界，或一揄闍那或半揄闍那。彼朋友比丘令出已住於彼繩界門。彼等作量議已，彼迦羅中、彼三摩耶中、彼呼律多中，令彼比丘住彼繩境界中，然彼各各別異契約，令罪比丘至彼界處。彼等比丘令諸比丘作尼迦沙，若一揄闍那中、若半揄闍那中所有繩頭安置者，面向彼處。然彼繩頭，若以脚大指、若手指、若脚掌，或蹈或[石*甲]。然彼等各各應當作如是言：『大德等聽！某甲比丘，今在縗邊住，犯某甲罪。如是我等今日為彼作尼迦沙。』應如是作，次第因緣成就具足。一揄闍那中間，不令罪比丘得見尼迦沙。比丘不分別者，作尼迦沙羯磨。比丘五法具足，當作尼迦沙羯磨，稱和上名，作非義說、無問自語，建立惡義愚癡人故。如來所說，愚癡之人應當捨離。愚癡人者不可令學，應當遣住結界之中。彼罪過人，一因緣不得著羯磨處，攝住支提耶莊嚴中。即於是時，其比丘舉罪已，將比丘來，教羯磨處墮罪法中。若比丘尼被舉者，亦應入結界中。然彼比丘有朋友者，彼來已應告彼言：『汝捨支提迦莊嚴。汝欲去者，隨汝意欲。』若比丘彼教說中不巧知恐怖法者，彼應告言：『若舉者、若未舉者，應生歡喜。』復次阿難！復有比丘，雖不說和上名字，非義緣故，而說和上作阿闍梨名，於法教說而不順行。此第二法比丘具足者，當應堪作尼迦沙也。復次阿難！若有比丘凡有事者，受佛法已，念教師法念欲學知。而彼比丘既不顛狂、亦不散亂、亦不瞋恚、亦不被賊捉、亦復不為諸國王之所逼切，入婬女家，行梵行眾應當遮斷。以彼比丘不

取佛教及與僧法，而不背彼。若有比丘具足是法，雖念佛教，如是非法行中心不毀壞。若和上若阿闍梨，欲益彼故應須教示：『汝當獨住阿蘭那也。』彼若答言：『我能住彼。』師主應言：『汝莫求伴，不得更覓第二之人而住彼處。』若作是言我不能在，彼師復語言：『佛法難遇。隨汝去處使善法增長，於白法中當令滿足。』不得語言汝應還俗。所以者何？我是一切天人世間教師。如來尚不作如是說令人還俗，但以慈悲教誨令不入僧中。阿難！菩薩在家有何名也？阿難！菩薩在家，無有人能作名字者，阿難！而虛空中首陀婆娑訶諸天來已，作如是言：『此童子者極大端正，觀者無厭。有大威德，光明具足。』我於彼時有是名字號大莊嚴大莊嚴也。是為菩薩在宮殿中，諸天神等安立名字也。而過去世作燈如來安立名字者，彼是如來捨家出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安置名字，號曰釋迦牟尼也。以是義故，天人世間知我如此婆伽婆，名曰釋迦牟尼名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既成佛已，復有如是名字出生，我亦不曾念知如是。若梵摩娑婆世界主、若帝釋天主及、四大天王、若復別有諸天子等，若喚如來名字者，唯作是言：『是教師婆伽婆。天人世間為見佛故，我等可詣彼婆伽婆所。』」作是語已，長老阿難作如是言：「世尊！名婆伽婆者，何故名婆伽婆也？」佛告言：「阿難！是為讚歎如來，非如來名也。阿難！如來已滅諸有，度眾和合破煩惱聚，故名婆伽婆也。」阿難復白言：「世尊！豈可人少智慧而非天也，而人喚如來名字也。」佛告阿難：「人少智慧，非為天也，而非一切。何以故？所有於身正見比丘，彼為命因緣終，亦不喚如來名字，況復瞋罵。而彼不信諸比丘輩求活命道，彼須臾時或二或三，乃至第四日五日十日二十日，乃至百千日，喚如來名。於如來所，若虛若實毀罵如來，意欲求過。」阿難復白佛言：「世尊！於是義中我少辯問。」佛告言：「阿難！應知是時，隨意辯問。」阿難言：「世尊！若有於如來若實若不實毀罵，若求誹謗或復求過，世尊！此當得幾所罪聚？世尊！而彼實語及不實者，寧復平等俱獲罪耶？」佛言：「善哉善哉！阿難！汝為多人欲作利益故。阿難！汝為多人欲作安樂故，而汝今問如來如是義。是故阿難！我還問汝此義，如汝所忍還當如是為我解說。阿難！於汝意云何？其布沙他羯磨(隋云戒增長)為誰作耶？為販雞者、為販猪者、為當為彼捨家出家者？」阿難答言：「世尊！於中販雞販猪等當作何？世尊！為勤方便修禪比丘等說布沙他羯磨。」佛復告言：「阿難！今者何因何緣復問如來如此之義。所以者何？若有妄語和合具者，我不為說；而實語者我為說之。」阿難復白佛言：「世尊！其破戒果報可無言乎？」佛言：「阿難！於中有可說。阿難！若破戒妄語罵毀如來及誹謗佛，彼乃至其身正分及非分中所有毛

孔，還如是等百千歲於阿鼻脂大地獄中受苦。」爾時長老阿難悲泣流淚而作是言：「嗚呼如來大德！嗚呼諸眾生輩墮極罪處。」爾時長老阿難即從坐起，四支布地頂禮佛足以口嗚足。「唯願世尊受我懺悔。唯願修伽多受我懺悔。我或於如來所說名字行所作業者，雖尊重稱言南無婆伽婆而成毀罵，南無婆伽婆而作是已復為毀謗。」爾時長老阿難頂禮佛足。時上空中無量千數諸天子等稱最善哉。作是語已，佛告長老阿難言：「汝阿難起就坐。」於是長老阿難從地而起，以土坋身而以兩手捧按世尊足而禮世尊，拭面及膝却坐一面。長老阿難坐一面已而自捫淚。

爾時世尊告長老阿難言：「阿難！汝勿悔惡。阿難！我不見汝若實若虛若毀罵佛、若誹謗佛。」作是語已，長老阿難白佛言：「世尊！我有少分入白法中，以是故我實不敢毀謗如來世尊。我自思忖不曾知見若實若虛罵辱毀謗如來世尊。」爾時世尊仰觀虛空。仰觀虛空已，爾時虛空有八萬諸天子等，在世尊前合掌恭敬。爾時世尊告彼八萬諸天子言：「汝諸天子！以何義故住於虛空，為長老阿難稱最善哉？」爾時彼天眾中有首陀婆娑身天，名曰摩醯奢婆囉，集在彼會。彼却住一面，告彼諸天眾言：「如來世尊所問之義，為汝等釋、為我解乎。」彼等報言：「汝應解說如來所問。汝既現前，何須我輩。」爾時摩醯奢婆囉天子整理衣服偏袒右臂，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我有辯說。修伽陀！我有所辯說。」佛告彼言：「摩醯奢婆囉！汝當辯說。」佛作是語已，摩醯首邏言：「世尊！我念往昔長老阿難前宿命中，於五百生處，世尊！我不曾見亦不曾聞長老阿難而作妄語。世尊！我為長老阿難持如是未曾有法。唯然。世尊！我作如是念：『如是善藏、如是善護。』世尊！如是眾生善覆藏口業者、如是善護口業者，彼聞如是名字已即作是悔。世尊！是故我見如是熾盛眾生已，今故稱譽最上善哉。」作是語已，佛告摩醯奢婆囉天子言：「汝摩醯奢婆囉！汝少見也。摩醯奢婆囉！我念往昔九十一劫已來，而長老阿難於彼處生中，不曾為妄語故而作妄語。」於爾時眾中有五百比丘集坐彼會，彼等復為長老阿難稱最善哉。

爾時長老阿難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修持禁戒未證果者，若復戲笑，或實不實隨所有處欲誹謗罵辱如來世尊，彼得幾所無福德聚？當生何所？」作是語已，佛告長老阿難言：「阿難！若有比丘持禁戒者，知犯罪處，於智者邊當悔作惡，後更不作。彼勤方便時、勤精進時，應得須陀洹果、若得斯陀含果、若向證阿那含。彼等為魔波旬見，欲向證阿那含，變化作佛如來威儀來在其前，彼人因即承事，於彼彼人當得二種果報。以業報故，若發舉時，更復於彼若實若不實，意欲誹謗如來世尊。彼身壞已，當墮阿鼻脂大地獄

中。隨說幾所語言，還若干歲，於阿鼻脂大地獄中當受燒煮。」如來說此語已，彼時眾中有六十許諸比丘眾來集會坐。時六十許諸比丘眾，從外道中所出家者，以得邪故吐大熱血，彼因命終墮阿鼻脂大地獄中。爾時世尊即便微笑。時長老阿難整理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而白佛言：「世尊！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所作微笑非無因緣。世尊！有何因緣而現此微笑？」作是語已，佛告長老阿難言：「阿難！此等六十諸比丘輩，從外道中而出家者，以得虛妄故向於如來，若實若非實毀謗罵辱。彼等作如是念：『若如來世尊作如是言，於如來邊毀罵誹謗墮地獄者，無有是處；彼等悔過，亦無是處。』彼等身壞命終，即墮阿鼻脂大地獄中。」阿難問言：「世尊！彼等當於幾所時間而受燒煮？」佛言：「阿難！一一比丘當二萬歲中當受燒煮。阿難！是故我語汝等。阿難！汝等捨於非善，當念諸善作大利益。阿難！當來世有諸比丘，彼等聞是甚深所出修多羅已，當作大不善根。彼於後時，如是修多羅當來彼前，是等聞已而生輕笑作名字說。所以者何？彼等已多輕笑如來。彼等自住下賤之業，自知瘡已，當言此非然也、非如是也。彼等身壞命終已，當墮阿鼻脂大地獄中。彼等身體肢節及非節分中，隨所有毛，彼等還復若干百千歲於大地獄中受極燒煮。」作是語已，長老阿難復白佛言：「世尊！一一眾生有幾許毛？」作是語已，佛告長老阿難言：「善哉善哉！阿難！人所有毛還有如許無毛者，阿難！若有饒毛。彼於頭上有九十九百千俱致毛孔，於彼九十九百千毛孔之中而不生毛亦不出毛。」阿難復問言：「世尊！是何處所？」佛言：「謂脚足手掌之內，口中及眉間。除是以外，有八萬四千毛孔。阿難！又除項中及兩足下不生毛處，其間節及非節依倚毛孔者二十百千俱致。阿難！此等已為一一眾生，若童男若童女、若婦人若丈夫，我今已說若干毛孔。」作是語已，長老阿難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諸婦女人無有髭鬚？於彼身中亦不遍滿諸毛等耶？」作是語已，佛告阿難言：「阿難！婦人饒欲，彼以欲火燒毛孔故，以被燒滅諸毛孔處。譬如有人以炭火滿坑，持草覆上於上種樹。阿難！於汝意云何？彼樹能增長根不？增長莖不？增長葉不？增長華不？增長果不？頗有如是諸樹影不？能斷熱惱不？」阿難白言：「不也。世尊！」佛告阿難言：「豈不種彼樹也？」阿難言：「種也。世尊！」佛言：「何故不與果實，若葉若花？何故不生？何故不增長莖也？」阿難白佛言：「世尊！此樹種已，火坑熱故熏令盡滅。下有火界，多饒乾燥半被燒燼，云何當得增長根耶？云何當得增長莖也？況復生葉及與華果。世尊！彼亦心解，而種彼樹根在空虛。」佛言：「如是如是！阿難！其婦女人多饒煩惱，欲所惱故，正節及

節分生諸毛處而不增長。所以者何？以有欲火燒然其身。」阿難復言：「世尊！豈可婦人多諸煩惱，非丈夫也？」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十八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十九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佛告阿難：「此非正問。雖然，阿難！我今為汝而作譬喻，為明此義令汝知故。阿難！於汝意云何？若於春末月中正熱惱時，大火坑內鐵鍱擲中，析一毛道以為百分，取一滴水置彼鍱上。阿難！彼之水滴當盡已不？」阿難報言：「世尊！日之熱惱猶能盡滅，況大火聚。世尊！我意觀察，彼之水滴未至鐵上，滴在虛空如是火熱尋時即盡。」佛告言：「阿難！汝意分別，寧以少水滴此大火聚，當可應滅？阿難！莫復分別，未見實諦諸婦人等若干數人，以受欲故令歡喜者。阿難！譬如有大沙聚，針孔之中有一水滴墮此沙聚。阿難！於汝意云何？彼一滴水能潤彼沙大聚已不？可徹過不？」阿難白言：「不也。世尊！」佛復告言：「阿難！汝意分別此一滴水，潤此沙聚可令徹過。阿難！汝莫分別。若一婦人以千數丈夫，受欲果報令知足者，阿難！譬如苗稼遍滿大地下諸種子，於三月中極大旱熱。阿難！於汝意云何？此之大地為渴以不？」阿難言：「渴也。世尊！渴也。修伽陀！」佛告言：「阿難！若上虛空蚊子飛行所放尿滴，能令大地得潤澤不？又令生長大苗稼不？一切藥草諸樹木等，若大地中一切水滿，始從此岸至彼岸不？」阿難言：「不也。世尊！」佛告言：「阿難！汝意分別，寧以蚊尿潤洽大地，增長苗稼及諸藥草諸樹木等，并諸園林置一切水，始從此岸復至彼岸。阿難！汝莫分別。若一婦人以千丈夫，若百千丈夫，受欲果報令歡喜者。阿難！婦人無有二法怖及慚者，乃至半由旬地眼道之所及方處，追逐丈夫為多欲故。阿難！其婦女人三法具足，不知厭足而命終也。何者為三？自身莊嚴、於丈夫邊所受欲樂、哀美言辭，此為三種。阿難！譬如丈夫身有癩病諸根純熟，而彼支節及非節處有八萬四千瘡，一一瘡門有八萬四千蛆蟲，悉如針鋒兩頭有口。彼等蛆蟲食不知足，無須臾時而得停住，常於彼人所有瘡處鑽刺唼食。食已復食唼已復唼。而彼丈夫設有四手在火聚前，爾時諸蟲更得火熱，以熱惱故復動馳走，走已復走搔故復搔。阿難！於汝意云何？彼之丈夫為諸蟲所食噉不？」阿難白言：「世尊！我聞是已身毛皆豎，況彼丈夫蟲在其支節及非節處耶？」佛言：「阿難！彼丈夫為彼諸蟲之所食噉，以四手搔自身體時無有厭足，然無有樂。爾時瘡間以手搔刮，如是如是，蟲更開張。以蟲取味，指甲頭搔瘡痒不止。阿難！於汝意云何？彼之丈夫厭污身不？以膿血臭穢厭惡不喜，觀察之者亦不喜見。」阿難白言：「如是。婆伽婆！如是。修伽陀！」佛告言：「如是如是。阿難！然其婦人多有煩惱，可厭可

惡，不憙觀察、不憙覩見。婦人多欲常不知足，以愛欲故得復欲得更復欲得，欲欲不止常求常覓無知厭足。阿難！其婦女五蛆蟲戶，而丈夫無此。復次婦人五蛆蟲戶在陰道中，其一一蟲戶有八十蟲，兩頭有口悉如針鋒。彼之蛆蟲常惱彼女，而食噉之令其動作，動已復行。以彼令動，是故名惱。其婦女人此不共法，以業果報求欲方便發起欲行，貪著丈夫不知厭足。阿難！其白精道最為穢污，內空不淨臭穢可惡。阿難！勿須親近如是女人，亦莫承事。所以者何？阿難！無有如是不淨之坑如女人者，極大臭穢最為可惡，於世間中如爛狗屍。阿難！如爛狗屍不淨爛臭，其青惡色身體薄皮，諸蟲所滿如臭酪漿。而狗屍上復天注雨，然彼狗屍更復濕潤。時彼諸蟲被雨漬已，轉更增動，動已遍動處處普行，行已復行。其雨復雨。於彼方處，有諸住人聞彼臭氣。阿難！於汝意云何？彼等丈夫取彼味不、聞彼氣不？」阿難言：「世尊！我已聞彼即欲嘔吐，況復在彼地方住者。世尊！應當覆也。修伽陀！應當覆也。所以者何？世尊！如是彼爛狗屍最為臭穢。」「阿難！於汝意云何？若復有人，於如是等爛臭狗屍不淨膿血臭穢青惡之色，身體薄皮諸蟲所滿殘臭酪漿，若取若持若抱若擎持已。豈彼丈夫應得他人歡喜供養禮事以不？或得恭敬或得尊重或得親近，為得多人所讚歎不？」阿難言：「不也婆伽婆！不也修伽陀！應當遠離，應不憙見、應不親近、應不讚歎。世尊！如是丈夫應不須見，何況有人而讚歎者。所以者何？世尊！如爛狗屍不淨臭穢青惡之色，身體薄皮諸蟲遍滿，狀如殘酪懷裹擎舉。」佛告言：「阿難！如來如是許彼丈夫，若爛狗屍不淨膿血臭青惡色身體薄皮諸蟲遍滿如殘酪漿，若取若持若抱擎持？阿難！如來亦不許彼亦不讚歎。彼之丈夫，或以財寶諸瓔珞具莊嚴婦人，旃檀塗體猶如香篋，細滑柔軟善巧裝嚴，年盛色美無病無痛耳目端正，乃至不讚彼之丈夫以脚拇指觸彼婦人。何以故？阿難！我說彼之丈夫甚可惡厭。或以財寶諸瓔珞具莊嚴婦人，栴檀塗體猶如香篋，細滑柔軟善巧莊飾年盛色美無病無痛耳目端嚴，乃至不讚彼之丈夫以脚拇指觸彼婦人；而不毀彼丈夫，抱爛狗屍不淨膿血青臭惡色，身體薄皮諸蟲遍滿似殘酪漿，若取若持若抱，乃至置於懷裏以手擎舉。所以者何？阿難！其婦女人最劇臭穢最可棄捨。何以故？阿難！不為抱爛狗屍，地獄，畜生及閻魔羅世之所出生。阿難？諸眾生輩於世間中所出生者，所謂杻械枷鎖、若生貫穿，或秤上秤開絞以木用鋸支解，若以釿斲或以針穿，爭鬪相競截其脚足推黑闇井，或推擲坑塹。然此等所作，不為抱持臭爛狗屍之所出生。阿難！為眾生輩於世間中所有損害！或苦或惱種種災怪！所謂割手截脚刖耳斷頭，一切皆為諸欲所生，因欲持欲之所出生。阿難！如來為此因緣作如是說，寧使丈夫臭爛狗屍不淨膿血青臭惡色

身體薄皮眾蟲遍滿如是之體，應取應持若抱若置懷裏擎舉，勿欲丈夫乃至以脚大拇指觸彼婦人。阿難！譬如毒樹，若根有毒根亦能殺，若莖有毒莖亦能殺，若岐有毒岐亦能殺，若枝有毒枝亦能殺，若葉有毒葉亦能殺，若花有毒花亦能殺，若果有毒果亦能殺，若影有毒影亦能殺。阿難！如是如是，一切婦人為不除欲諸丈夫輩若來若去若住若坐，為不除欲諸丈夫輩皆能取心，若睡若覺、若欣若笑、若歌若舞，若復音樂、若行若步，為不除欲一切丈夫皆能取心。若莊嚴若不莊嚴、若著好衣若不著好衣、若裸形不裸形，為不除欲一切丈夫皆能取心。若命終若依時過、若開示若燒，為不除欲諸丈夫等皆能取心。所以者何？阿難！我念往昔，時有二人共行在路。於中一人告第二人謂言：『丈夫！此地方處有婦女人，端正可意觀者無厭壽盡命終。』彼如是說，既聞是已心生別異。是故阿難！若實言時、若正言時，言毒樹者喻彼婦人，是正言說是真言說。所以者何？阿難！不以臭爛狗屍有眾生抱，當向地獄、若向畜生及閻魔羅世。阿難！以有眾生抱彼婦人，當向地獄及畜生中或閻魔羅世。阿難！如來見此過故，作如是說，寧以臭爛狗屍不淨膿血青臭惡色形體薄皮諸蟲遍滿似殘酪漿，若取若持若抱若置懷中，不得以諸財寶莊飾婦人眾瓔珞具之所莊嚴，栴檀塗體猶如香篋，細滑柔軟盛年色美，除諸病苦眼目端正，乃至不欲令彼以脚大拇指觸婦女人。所以者何？阿難！譬如工匠，要以韝囊以風滿故吹出風氣。阿難！如是如是。諸婦女人，他不搖動未發言時，而自呻吟動氣出風。是故阿難！若有智者，當知婦人如匠韝囊。應如是持。阿難！其婦女人，若見丈夫即作美言瞻視熟視，視已復視瞻仰觀察意念欲事，面看邪視欲取他面，齒銜下脣面色青紫，以欲心故額上汗流，若安坐時即不欲起，若復立時復不欲坐。木枝畫地搖弄兩手，或行三步至第四步，左右瞻看。或在門頰嚬呻出息，逶迤屈曲，左手舉衣右手拍髀。又以指爪而刮齒牙，草枝剔齒手搔腦後，宣露脚脛嗚他兒口，平行而蹶急視諸方。阿難！如是等相，智者當知。婦女之人欲事以發，厭離棄捨。所以者何？勿令於我流轉生死大暗中住。是故阿難！應當住彼勤觀行中。阿難！當如是學。阿難！婦女之人具五種相，於彼沙門釋種弟子而作染著，於彼之所欲心最生，非餘丈夫。何等為五？此沙門釋種弟子恒常梵行，未曾經共婦人為其欲事，如是丈夫甚難可得，手脚柔軟少作事業。阿難！此等五相，婦女之人最為染著沙門釋種弟子，生極欲心，非餘丈夫之所比類。復次阿難！復有五相成就具足，婦人最極染著沙門釋種弟子，生最欲心，非餘諸丈夫之所比類。何等為五？此沙門釋種弟子輩，多有善根具有福業，有多氣力，多有勢望，多有精進，多聞巧知諸論。阿難！此等為五相，婦女之人最為染著沙門釋種諸弟子，極生欲心，

非餘丈夫之所比類。阿難！復有五種相具足，婦女之人向沙門釋種諸弟子極生染著，生極欲心最生欲心，非餘丈夫之所等比。何等為五？此等沙門釋種諸弟子等，普遍端嚴具足威儀，覆藏諸根隱密諸事，不令他人有所疑念，應數數來，我當得子及與財物。阿難！此等五相，婦女之人最為染著最生欲心，非餘丈夫之所等比。」作是語已，長老阿難白佛言：「希有世尊！乃至穢污婦人所有欲行，如來所說。」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於中所有希有之事，我心有疑。云何一切世間最上世尊，未得成就行菩提前菩薩之身，從兜率天降神母胎住其右脇？世尊！我不能作如是宣說，如其菩薩從兜率天降神下生，入母右脇在胎而住。」佛告言：「阿難！汝今欲見菩薩所受胎處已不？如其菩薩在右脇中所受胎藏。」阿難言：「世尊！今正是時。修伽陀！此是三摩耶。如來於先菩薩之身在母右脇，菩薩所受處母胎中示現令見，見已我等將大歡喜。」

爾時世尊作是神通，作神通已，于時梵天王娑婆世界主與六萬八千百千等數諸梵天輩詣向佛所。到已頂禮佛足，圍繞三匝却住一面，合十指掌向佛恭敬。爾時佛告梵天大王娑婆世界主言：「汝梵天王！受我往昔菩薩身時所用樓閣寶臺已不？」梵天白言：「如是如是。婆伽婆！如是如是。修伽陀！」佛言：「汝梵天王！今在何處？」梵王言：「世尊！在梵世間。」佛言：「若爾，汝梵今者可以顯現樓閣寶臺。我等當知云何莊嚴之所住也。」時梵天王娑婆世界主告於彼等諸梵眾言：「汝等且住，乃至我等將彼菩薩先所受用寶莊嚴具樓閣來也。」爾時梵王娑婆世界主頂禮佛足已，乃至住梵宮殿。爾時梵王娑婆世界主告善梵天子言：「汝梵者來。從此已下乃至三十三天，告語令知：『今者欲將菩薩先所受用樓閣臺等示現如來。若欲見者，應勤方便作行向彼。』」爾時善梵天子從梵天宮以下乃至三十三天，即發聲言：「菩薩樓閣先所受用，今將詣向如來之所欲有示現。若欲見者，應勤方便作精進行。」爾時梵王娑婆世界主與八萬四千百千俱致等數，將彼菩薩先所受用寶臺樓閣置大梵宮，是梵宮殿三千由旬中央安置。中央安置已，與無量諸天百千俱致諸天圍繞，將來詣下閻浮提中。又於彼時，欲界色界一切諸天皆悉聚會，為彼菩薩先所受用樓閣臺等，作天音樂散諸天鬘，及諸天香諸天末香諸天妙花，諸天受用諸天圍繞。而帝釋天王在大海中遠處觀瞻，以手遮面，眼或開合而不能覩。所以者何？諸梵天等有大威德，三十三天於彼天處甚極卑下，夜摩諸天、兜率諸天彼等諸天尚不能見，況釋王也。

爾時世尊作是神通已，而彼音樂翳滅不現，不令閻浮提人所得聞也。所以者何？恐閻浮提人聞天樂已悉迷悶心亂。爾時四大天王白帝釋王言：「帝釋天王！我等今者欲作何也？我等不能得見菩薩先

所受用寶臺閣等。」釋報彼言：「我等今者亦何所作？我以今者亦不能見。雖然，我等今者且觀如來。」四王報言：「應速往見。」釋王報言：「若可速見，即應得見。而今我等且待須臾，乃至令彼勝威力天慰喻如來先共語論。」彼時帝釋王等却住一方，以手映面瞻仰如來。

爾時梵天王娑婆世界主，將彼寶莊嚴具菩薩昔所受用詣向佛所。彼寶莊嚴具菩薩先受用者，可愛端正甚可瞻覩，有四寶柱上有樓閣，如是大小，譬如六月所生童子如是高大。彼臺閣中有一床榻，譬如六月所生童子所臥之板。彼寶莊嚴具菩薩往昔所受用者，有如是色、有如是形，而天等世無有如此比類色者。然諸天輩見彼菩薩所用受已，生希有心，彼等眼轉不能正觀。◎

◎彼時樓閣在世尊前，譬如新融閻浮檀金，巧師磨瑩無諸垢穢。如是如是，彼於三摩耶菩薩輦輿明曜顯赫。於彼菩薩所受用榻，而天等世中無有如是比類色者，若金若寶。除菩薩頂(正本云鉗蒲其梨婆)，彼梵身等所著衣服，在彼榻前無有光色，譬如風雨久漬羖羊毛[並*毛]。然彼輦輿，牛頭栴檀之所成就，以末一捻價直千世界。以彼如是牛頭栴檀圍繞臺閣，彼普遍間錯。其內更有第二重閣，在彼第一樓閣臺中，不著不縛自然而住。復更有榻，在彼第二樓觀臺中，眾香所覆，重更覆彼牛頭栴檀，然彼牛頭栴檀有如是色。◎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十九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二十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如青琉璃最勝最妙。彼香臺閣周匝，所有最勝天花彼等不種，以菩薩業報力故自然出生彼臺閣中。復有最勝最上妙鬘，間錯圍繞周匝四邊。彼等一切於彼處所皆現出生，以菩薩往昔業果報故。彼臺閣中，有十千數妙淨食名具足威力，天等世中無有如是眾生生是食力。唯除菩薩，世間無有如是喜者、世間無有如是樂者。若彼臺閣中先無有者，以彼菩薩往昔業報力故，然彼臺中自然如是成就具足，內外善成如是柔軟。譬如迦真隣提衣，此是非分說喻。彼寶臺閣菩薩所住，價直三千大千世界，及諸天人等一切所有。

「爾時菩薩以往昔業報力故，作如是念：『菩薩決定當生人間。生已出家，決定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生家中若在右脇中，於彼之處先須有此寶莊嚴閣母右脇中。』又彼菩薩從兜率天降神下已，在臺閣寶床榻中結加趺坐。其母夢見大白象龍，入普處念。彼如是坐已，帝釋天王及四大天王、二十八部大夜叉主，有一夜叉種姓，名曰密主金剛，執手夜叉所生。彼知菩薩在母右脇，恒常隨順親近守護，及四天王常逐菩薩隨順守護。復有四守菩提道場婦女神天，所謂一名郁丘梨、二名目丘梨、三名陀婆闍、四名頗羅頗婆帝。是等四神，知彼菩薩在母胎內，常來守護。而彼帝釋天王共五百天王，亦知菩薩在母胎中，常隨後住親近守護。其梵天王娑婆世界主，乃至三千大千中所有神天威德勢力，皆悉將與彼菩薩身安置而住。復次菩薩在母胎內，其身譬如大山頂處，夜闇之時有大火聚，彼能照見一由旬內，亦能照見乃至四由旬內。如是如是，菩薩在母胎中，身相如是成就具足，可意端正甚可瞻覩。彼之菩薩，在彼妙香樓閣之上結加趺坐，如淨琉璃藏真金色。彼菩薩母，亦見菩薩在母胎中，譬如從大雲聚出於閃電曜大光明。如是如是，菩薩在母胎中，以大威勢以功德色力，照彼香樓閣已，復照第二大寶樓閣。照彼第二寶輦輿已，普照母身。普照一切母身體已，復照母座。照彼座已，復照一切諸寶宮殿。既照一切諸宮殿已，從下出光照于東方，南西北方皆悉遍照。菩薩在母胎中，周匝一拘盧奢也，以功德威力及以色力皆悉遍照。時四天王及二十八部大鬼神等，時共五百夜叉周匝圍繞。日初分時欲見菩薩，故來詣彼所。是時菩薩在母胎中，先舉右手而共議論。其菩薩母，亦見菩薩在右脇內如真金形，申手轉時、徐舉手時、安置手時。而四大天王欲還本處，菩薩及菩薩母圍繞三匝，菩薩放捨揮動右手。爾時四大天王作如是念：『菩薩今已放捨我等，我等應去。』此第一因、此第一緣。若

菩薩日初分時，共四大天王言詞慰喻，申舉右手周匝轉已，正念安置。

「復次若菩薩見有人來，若婦女若丈夫、若童男若童女。菩薩是時先語慰喻，後菩薩母亦復慰喻，彼等即生希有之心：此是誰也。彼時菩薩在母胎中，於先以能慰喻他人，若天、若龍，若夜叉，若人若非人，無有能作於先慰喻菩薩之者，但以菩薩於先慰喻彼諸人等。日初分過已至中分時，爾時帝釋天王及大天子欲來見菩薩者，爾時菩薩遙見帝釋天王及三十三天已，即舉右手真金色臂，慰喻帝釋天王及三十三天，即以一指指示座處。其帝釋天王於菩薩教不能遠離，時帝釋天王受教而坐敬念菩薩。時菩薩母即面向彼所，隨其菩薩欲向何處揮動手。時其菩薩母預知童子共誰言語、慰喻誰耶。彼之樓閣，見帝釋天王及三十三天影，無別餘影如是善好清淨。菩薩受用在母胎中，而帝釋天王若欲還者，菩薩即知，為動右手示發遣相。爾時帝釋天王知發遣已，圍繞菩薩及菩薩母然後而去，是時菩薩思惟正念安手本處。日西分時，其梵天王娑婆世界主與無量無數諸梵天王共相圍繞在菩薩前，以天最勝味向菩薩邊。其菩薩正念梵天王娑婆世界主來已，爾時菩薩還舉右手慰喻梵天王娑婆世界主及諸梵天并諸天子。是時菩薩，梵天王娑婆世界主欲有所去，菩薩知已，還復示現發遣相貌而舉右手。彼時梵天王娑婆世界主梵身諸天，三匝圍繞菩薩及菩薩母已，然後乃去。復有四大天王，還來親近守護菩薩，勿令惡心向彼菩薩而得便者。爾時菩薩在母胎時，其母不為欲火所燒，亦復不為恚火及以癡火所燒。其菩薩母於彼之時受持五戒，不於丈夫而生欲心，亦無丈夫向菩薩母生欲心者。若有婦女若復丈夫、若復童子若復童女被諸病苦，其菩薩母即授彼藥，彼等眾生皆得安樂無復病苦。乃至從地取一草葉與諸病人，彼等眾生皆得安樂無諸病惱。阿難！菩薩具足有是神通，住母右脇滿十月已，從母右脇正念而出無有污染，不如餘人為胎所污。是時帝釋天王及梵天王娑婆世界主，在菩薩前起正念已，敬受菩薩。菩薩在母胎時，所居臺閣於中住者，即時梵身諸天將向梵宮以為支提，為供養故。爾時菩薩無人堪受，唯有諸天。爾時菩薩降下地中已，觀視四方，猶如師子、如大丈夫。彼時菩薩業報力故即生天眼。而彼菩薩具天眼已，菩薩觀視大千世界及城邑聚落村巷國土一切眾等地，及天、人、地獄、畜、生閻羅世。是時菩薩即知一切眾生心之所行。爾時菩薩觀察思惟一切眾生心，於中或有眾生若當似我者、若持戒若三摩提、若般若行善根。爾時菩薩即見大千世界中無有眾生與我等者，何況有勝。爾時菩薩猶如師子無有恐怖、無畏無怯，心正思惟。正思惟已，稱量選擇一切世間一切眾生知心行已，無人扶持即行七步，至第七步猶如師子，觀察諸方作如是言：『我於世間

最為第一，我於世間最為殊特，我當作盡生老死邊際！』菩薩作如是語時，大千世界其聲遍滿。此是菩薩業行果報真所生法，是為菩薩最後補處，生已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故，彼有如是等諸神通。於彼之時，一切眾生身毛皆豎，大地震動甚可怖畏身皆戰掉，一切世界光明遍滿。爾時虛空有大音樂歌舞等聲，普雨無量種種諸花。阿難！略說彼時有不可思議希有之事。以是菩薩出現於世，一切眾生皆得安樂。阿難！汝今見寶莊嚴臺閣已不？此是菩薩母之右脇，菩薩處母右脇經行之處。」世尊為彼天帝釋王及四大天王及諸天龍夜叉等，示現眾寶莊嚴最勝臺閣，菩薩先受用處。

爾時長老阿難即從坐起，整衣服偏袒右臂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菩薩於一切眾生具足希有未曾有法，況復今者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我於今者第四第五乃至無量百千歸依佛陀。」作如是語已，佛告長老阿難言：「阿難！於未來世有諸比丘，不熏修身、不熏修戒、不熏修心、不熏修慧，猶如小兒愚癡無智，言我是智，我慢貢高無正威儀，疑惑不信，沙門垢膩。彼等不信菩薩有如是清淨入胎，彼等各各聚集作如是言：『汝等觀菩薩在母胎中，彼有糞穢垢濁。』彼從母右脇生，時胎垢不污染。以胎垢不污染故，彼即非丈夫輩和合。當如是知。成就善業諸眾生輩，不住糞穢身無垢染，如是眾生善入胎住。為諸眾生起憐愍故，菩薩生於人間，不以天身當轉法輪。所以者何？勿令眾生當墮懈怠。彼作是念：『世尊是天，我等是人。我等不能具足成就彼等諸法，如彼成就諸法。』是故即生懈怠之心。彼癡人輩為偷法者，當不作是念：『而彼眾生不可思議，我等不可作彼稱量。』我得菩提時，猶不觀察我之菩提及與神通，況復菩薩諸神通也。阿難！汝當觀察彼癡人輩，若當誹謗諸佛功德，卑賤生盲，染著糞穢名聞利養，當作幾多無福德聚。」阿難問佛言：「世尊！於未來世諸比丘等，要誹謗如是賢直修多羅也。」佛告言：「彼如是等相修多羅，要當誹謗亦不隨順，復當更作無量惡業，不用沙門法也。」阿難復白：「世尊！彼等非善丈夫，當生何處？於未來世受何果報？」佛告言：「隨所有人壞滅佛菩提所生處，若於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而誹謗者，彼癡人輩所得生處亦復如是。」

爾時長老阿難遍身毛豎：「嗚呼佛陀！」作如是已，復白佛言：「世尊！我今身心迷悶熱惱，聞彼等輩非善丈夫如是行故。」佛告阿難：「彼非善行，唯有惡行。阿難！彼等以不善行故，當墮阿鼻脂大地獄中。阿難！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於如是修多羅不信而生誹謗者，彼等捨身已，當墮阿鼻脂大地獄。阿難！汝等於如來所，莫作限量。阿難！如來深廣，無有邊際、不可限量。阿難！若復有人得聞如是修多羅已歡喜踊躍，彼等眾生善得利

益，彼等不但空得人身及以善行，彼等已得至真脫諸惡趣。彼等不但空得壽命，已自關閉一切諸惡趣門。彼等當作佛子，已得一切善業，彼等福利信不虛也。彼等善食國中所有團食，已於最勝眾生之所，已得淨信、斷諸魔網，已得度脫長路曠野，捨離憂悲毒箭，已得歡喜之事，已到善受歸依之處，已是應供養者。於世間中難可出現，最為福田者。所以者何？彼等於佛難法一切世間不可信處而生正信。阿難！彼等眾生善根具足無有缺少。阿難！彼等眾生非一生得我朋友者。阿難！有人聞已有愛而生歡喜，不以見故。阿難！有人以見故有愛而生歡喜，不以聞故。有人見聞已有愛及喜；復有人雖復見聞不生愛喜。阿難！若有人見我聞我生愛喜者，阿難！汝等應作是念：『彼等眾生非一生處為我朋友，彼等眾生如來親近當令解脫，彼等眾生於如來所等共分者，彼等已到我歸依處，如來已攝彼眾生，而彼等眾生應為如來之所攝受。』阿難！我於往昔行菩薩行時，一切眾生有怖惱者，來至我邊求乞無畏，我於爾時施彼無畏；況復今者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難！汝等於信法中應勤劬方便，如來唯告如是事耳。阿難！若汝等所應作業，當欲乾竭我慢網者。阿難！聞朋友處應到一由旬，見朋友已當得安樂，況復因我當種善根耶。阿難！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當知彼等眾生先為如來朋友，彼等如來亦為我朋友。以朋友故更相愛憙，隨彼愛喜亦還愛憙彼等眾生。阿難！是故我今告汝、我今語汝，汝等但生信心，我當付囑未來諸佛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彼等如來知我朋友已，當滿所欲願。阿難！譬如有一丈夫唯有一子，隨順語言、隨順受教。而彼丈夫多有朋友。彼命終之後，彼之一子當應不困，以父朋友多攝受故。如是如是，阿難！若有眾生當信我者，彼等我當攝受付囑，彼是我子以歸依我。阿難！如來多有朋友。阿難！如來彼諸朋友皆實語有、不妄語者，我當付囑彼實語者，所謂如來諸朋友未來三藐三佛陀也。阿難！汝等但於信心中勤勞方便，於汝等邊我有如是教勅。」

爾時世尊說此經時，彼等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二十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